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第十七回 江湖空抱幽兰怨

武玄霜一看，果然是她堂兄武承嗣的字迹，信上写道：“惊闻吾妹远赴漠北，欲召回李唐遗孽，作旋乾转坤之谋；吾妹冰雪聪明，奈何欲自召灭门之祸？此为愚兄所大惑不解者也！皇帝春秋已高，惑于狄仁杰之邪说，圣聪容有闭塞，圣虑容未周祥，吾妹未加劝谏，反从而助之，万一归宗李唐，果成事实，则不但今日之繁华富贵，化作云烟，吾武氏其尚有噍类耶？吾妹其再思三思！盼吾妹见此信后，速返长安，从长计议。兄承嗣。”

原来自武则天称帝之后，改唐为周，关于帝位继承的问题，一直就在朝廷上争论得很激烈。本来按照“家天下”的观念，既然是姓武的做了皇帝，就该姓武的子孙继位。可是一班有力的大臣，却主张武则天传子不传侄。武承嗣一心想做皇帝，另外也勾结了一班大臣拥护他。在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，武承嗣便运动了一班人，以凤阁舍人张岑福为首，儿百人签名上表，请武则天明令以武承嗣继承帝位，当时的宰相岑长倩极力反对，事卒未成。武则天为了缓和两派的争执，一方面以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旦改姓武氏，封为“嗣皇”，一方面立其侄儿武承嗣为魏王，武三思为梁王，其他诸侄皆为郡王，姓武的势力大大压倒了姓李的。武则天本来要封武玄霜做郡主的，武玄霜不愿受封，但却因此更得武则天的信任。

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虽受封“嗣王”，顾名思义，似乎武则天已准备把皇位传给他，但李旦极为平庸，武则天始终没有明令立他为太子。武承嗣仍然极力图谋继承帝位。狄仁杰担心会造成内乱，劝武则天召回她的第三子卢陵王李显，立为太子。他上表道：“姑侄之与母子孰亲，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大庙，承继无穷！立侄，则未闻侄为天子，而祔姑于庙者也。”他明明白白的反对立武承嗣，指出了即以亲疏而论，儿子也要比侄儿亲得多。这几句后很打动了武则天的心，再看一看当时的情势，立武氏为帝，内乱势将不免，再一想李显的才能虽然也并不高，可是武承嗣也不行，而李显却有一班有能力的大臣拥护他，权衡之下，武则天终于决定接纳狄仁杰的主张，将卢陵王召回，准备将来立他为天子。武承嗣听到这个消息，把狄仁杰恨得牙痒痒的，但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信任的人，武承嗣不敢动他。

武玄霜看了这封信后，心头大震，想道：“将来李氏为帝，武氏确有灭门之祸！只能看谁做皇帝对天下较好一些了，一家一姓的利害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姑姑也不是曾经屡次这样说吗？”想到此处，豁然开朗，把武承嗣的信撕碎，纳入口中，一口便吞下去了。

那两个武士愕然相顾，猜不透她心意如何。武玄霜冷冷说道：“我不回去，你们是否便要取我的性命？”封牧野急忙陪笑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那两句话不过是想劝姑娘回去而已。千岁爷但求姑娘能够回去，他说，最好不必露面，便能劝阻姑娘前行。是小人们斗胆，用了江湖上的虚声恫吓的手段。姑娘你也是惯走江湖的了，这种江湖上的套语，难道还会放在心上吗？姑娘若然见怪，小人在这厢给你赔罪。”武玄霜听他言之成理，猜测武承嗣的本意，大约也是希望非到必要之时，不必将这封信交出来，便道：“既是我哥哥的意思，何须你替他赔罪？”眼珠一转，扫了他们一眼，祝见章道：“我们穿上这突厥武士的服饰，姑娘想必见疑，这是为了便于行走的原故。”武玄霜冷笑道：“那是为了便于追踪的原故吧？哼，哼，你们敢冒突厥武士，这胆子可真不小！若然碰上了真的突厥武士，或者碰上了天山剑客，你们可

就要自找苦吃。你们回去时，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吧。”封牧野道：“多谢姑娘处处替我们着想，姑娘金玉良言，自当遵照。那么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回去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什么咱们？你们回去告诉王爷，就说他的信我已经看过了，一切听从圣上，请他不要自作主张。”封牧野与祝见章面面相觑，见武玄霜执意不回，他们只好自己回去。

武玄霜目送他们的背影下山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姑姑改唐为周，做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女皇帝，她岂是只为一家一姓着想？承嗣他们这样胡搞，不但武家要蒙上恶名，黎民也要受他灾祸。但求上天保佑，让我姑姑多活几年，有我姑姑在世，他也许还不敢乱作非为。”

武玄霜尚未知道，她堂兄武承嗣为了想继承帝位，已经和突厥可汗暗通消息，突厥可汗得知李逸隐居天山，便是武承嗣派人给他报讯的。武承嗣想突厥可汗杀掉李逸，突厥可汗却另有打算。至于那封祝二人，便是给武承嗣送信的人，他们早已见过突厥可汗，他们那一身武士服饰，便是突厥可汗赐给他们的。他们隐藏面目，本来想把武玄霜擒着，献给突厥可汗，领功有赏，不料反而险丧武玄霜剑下，这才迫得他们献出武承嗣的信件，将事情都推到武承嗣的头上。

武玄霜将那两个武士打发之后，继续追踪长孙璧的足印，越上越高，到了一座山峰，忽见一间屋子，座落在林木丛中，武玄霜心弦颤抖，心乱如麻，想了好一会子，终于鼓起了勇气，上前敲门，好久，听不到人声回答，武玄霜大为奇怪，想道：“除了他们，还有谁住在这里？或者是他们不愿见我么？”鼓起勇气，叫了一声长孙璧，又叫了一声李逸，仍然听不见回答，武玄霜咬了咬牙，下了决心，一下子便把门推开。

冷风扑面吹来，室中杳无人影，不但没有李逸，连长孙璧也不见了。武玄霜心头酸痛，想道：“你竟然没有一点故人情份，我万里远来，你却也避而不见么？”随即想到：“莫非是长孙璧不许他见我？长孙璧呀，你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！你把我武玄霜看作何等人？我岂是与你争汉子的人！”

一抬头，忽见墙上留有几行字迹，那是两首绝诗，第一首写的是：“十年梦醒相思泪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同命鸳鸯悲命薄，天涯何处是我家？”第二首写的是：“愿将热血洒胡尘，且把遗言托旧人。应念李郎家国恨，留他同赏雪山春。”

墨沈犹新，这是长孙璧刚刚留下的笔迹。武玄霜痴立壁前，不觉呆了。细味诗中之意，第一首间长孙璧的自悲身世，她把与李逸的十载姻缘，当作一场幻梦，如今幻梦醒来，唯有相思之泪。因此她宁愿弃家出走，在西风万里，黄沙漠漠之中飘泊。诗句并不很工，但却凄恻动人。武玄霜心道：“这固然是长孙璧的自白，但却何尝不也是为我写照？我横穿瀚海，独上天山，不也是只赢得十年梦醒？”再想第二首诗，那诗意就更辛酸曲折了。似乎是长孙璧特别留给她看的。诗中说她“愿将热血洒胡尘”，大约是表示她为救爱子，不惜一死。第二句“且把遗言托旧人”，那就分明是对武玄霜说的了，武玄霜与李逸相识在前，她把武玄霜称作李逸的“旧人”，实有双关之义，诗意是说：“好吧，我现在走了，我拼着血洒胡尘，这个家我是不会回来了。我将他让给你，你是他的旧时相识，你应该知道他有家国之恨，请你不要迫他回长安去，那样做是会令他心碎的，你爱他，你就留下来伴他同赏雪山的春天吧。虽然雪山之春那是远远比不上中原的阳春烟景，但你应该体念到他的心情呵！”

这首诗不但透出一股“酸”味；也透露出长孙璧对李逸的一片深情，可以想像，她在写这首诗时，心中情绪一定复杂得很。武玄霜读了这两首诗，也不觉心伤泪下，顿时间思潮起伏，一片茫灰。想不到长孙璧对她是这样误解，对武则天的改唐为周，所含的故意又是如此之深！而最令她感动的则是长孙璧对李逸那种执着之极的爱情。武玄霜呆了好一会子，蓦地心中想道：“我何苦妨碍他们夫妇之情？罢了，罢了，即算是国家大事，也权且抛在后头，就让他们两人在这天山终老吧。我这一生再也不要见他了。”

武玄霜怅怅惘惘，心乱如麻，想要离开，双脚竟然不听使唤，眼光一瞥，忽见室中还留有李逸的那具古琴。武玄霜突觉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，痴痴的坐下去，一滴泪珠，洒在琴弦之武玄霜睹物思人，想起以前的琴歌互答，更为怅惘，情不自禁的手抚琴弦，弹起了曾为李逸奏过的那阕楚辞：“君不行兮夷犹。蹇谁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”心中想道：“以前我借这琴韻歌声，问他有什么心事犹豫不前？而今却问我自己了。”

一曲奏罢，余韻袅袅，武玄霜正待推琴而起，忽听得远处有一种极微细的声音传来，好像是踏在雪地上所发出的“嚓嚓”声响，武玄霜心头一震：“难道是他们又回来了？”倚窗遥望出去，只见山幼处转出一人，武玄霜吃了一惊，原来是毒观音，在她的后面还有一个青衣男子，刚好被岩石挡着，一时之间，看不清楚他的面容。

武玄霜在这里见到毒观音，虽然有点出乎意外，却也未曾将她放在心上，令她吃惊的是后面那个青衣男子，若然是毒观音的师父天恶道人的话，这可不易对付。好在转眼之间，那青衣男子就转出山坳，武玄霜看清楚了不是天恶道人，松了口气，想道：“我且静以待动，看他们来做什么？”于是又坐回几前弹琴。

过了片刻，那两人的脚步声已到了门前。只听得毒观音格格笑道：“李公子，你好闲情逸致呵，老朋友来探望你啦。”武玄霜不理睬她，仍然继续弹琴，她正弹到楚辞中的“日与月其不待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琴声凄苦，将毒观音的笑声压下去了。毒观音待得琴声断续之际，又再扬声笑道：“老朋友这般慢客岂非太过不近人情？我还未见过你的新夫人呢，为何不请我进去？”那青衣男人说道：“叫他不要再弹了吧，听得人极不舒服。”毒观音道：“是呀，你弹琴迎客，也该弹些好听的调儿。喂，休开不开门？你不开门，我可要自己闯进来了。”

两扇木门被毒观音“呀”的一声推开，毒观音对那男子道：“你不进来拜见主人么？”那男子道：“你将他们揪出来就行了，我不屑与小辈动手。”

毒观音踏进门来，望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原来是李夫人在弹琴。”武玄霜披着斗蓬，低头弹琴，毒观音与她隔别多年，一时间认不出来，把她当成了长孙璧。毒观音又笑道：“以前的长孙姑娘，现在的李夫人，你还认得我么？在骊山之下，你们杀了我的师兄，这件事情你总该还记得吧？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向你讨命的，我只是来请你到一个好地方去。你乖乖的随我走吧！”武玄霜仍在弹琴，毒观音阴恻恻笑道：“李夫人不肯动身？那么我只好亲自来请你的大驾了！”缓缓的走到了武玄霜跟前，手就向武玄霜一拉。

她一边伸手，一边笑道：“好妹子，我这手上可是有毒的呵，你愿意要我搀扶你么？”她手掌有如羊脂白玉，说话温柔动听，确是名实相符，不愧“毒观音”的“雅号。”

毒观音笑声未绝，忽然发觉了对方是武玄霜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咽喉好

似突然给人卡着一样，笑不出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方同时出手，但听得“啪哒”一声，武玄霜长袖一拂，毒观音连打三个筋斗，翻出屋外，身形未起，立即便射出一把“透穴神针”，武玄霜拔剑一挥，银虹一绕，化成了一道光圈，将那一蓬银针，都绞成了粉屑。

武玄霜低头一看，只见雪白的衣袖上已印上了一个黑色的掌印，毒观音的手掌有如羊脂白玉，而手掌按处，居然沾衣如墨，可以想见她手心毒气的厉害。武玄霜也不禁骇然，想道：“这女魔头的功力又高许多了，幸亏我没有轻敌！”当下一跃而出，按剑斥道：“毒观音你到此何为？还不与我实说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青衣男子长袖一卷，离身三尺，便把毒观音卷了起来，伸掌在她背上一推，轻轻将她送过一边，毒观音的面色本来惨白如死，转眼间便红润起来了，喘气笑道：“武玄霜呀，今日可由不得你逞强了。你到此何为？还不与我实说！”她敢这样说话，分明是恃有靠山。武玄霜也吃了一惊，原来她刚才使出铁袖神功，料想那毒观音禁受不起，岂知被那青衣男子在举手拂袖之间，便把毒观音身上所受的内家真力卸开，这份功夫，比起武玄霜来还要胜出一筹。

那青衣男子睨了武玄霜一眼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便是八年之前，曾在峨嵋金顶捣毁英雄大会的那个女子么？功夫果然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材，你不如拜我为师了吧。”武玄霜大怒，一剑刺去，那青衣男子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是谁教你的剑法？”武玄霜出剑如风，这瞬息间剑尖砂已指到了他的鼻梁，那青衣男子腰向后弯，陡然间伸出左足向前一扫，脚尖踢到武玄霜持剑的虎口，腰向后弯，居然还能够向前踢出，功力之深，招数之巧，武玄霜见所未见，几乎给他踢中，幸而武玄霜轻功了得，变招机灵，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有如飞燕掠波，青霜剑扬空一闪，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，又刺到他背后的风府穴。

那青衣男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剑法虽好，却是难奈我何。”未及转身，反手便点，他背后竟似长着眼睛似的，手腕微抬，刚刚避过剑锋，便点到了武玄霜右臂的“曲池穴”，手指弹处，劲风飒然，认穴奇准，凌厉非凡，武玄霜迫得使出移形换位的功夫，避开了他这一招，跟着还了一剑，刺他腰间的“阳关穴”。两人此来彼往，转瞬之间便交换了十余廿招。每一招都是极精妙的上乘功夫，把毒观音看得眼花缭乱。

毒观音叫道：“好呀，神君，你欺负我，我不跟你了。我回去向师父说去。”那青衣男子笑道：“我怎样欺负你了？”毒观音道：“你不肯替我出气，还说要收她做徒弟呢，好吧，你要她去，我不跟你。”

原来这青衣男子名叫灭度神君，做事但凭自己好恶，他也精于医术，这十多年来在域外寻采几种中土罕见的药草，所以那次峨嵋金顶的英雄大会他没有来。在武林隐逸之中，他与“金针国手”夏侯坚是两个精通医术的奇人，名气也不相上下。不过夏侯坚的医术是用于救人，而他则有时救人，有时却为了试验药性，用毒药害人。因此他自称“灭度神君”。毒观音的师父天恶道人因为那次试验毒掌，被夏侯坚妙计破解，回去再闭门苦练，准备用十年的功夫，练成天下无敌的毒掌，灭度神君从西域采药回来，到昆仑星宿海去拜访他，正值天恶道人闭门练功，未有见他。灭度神君乃是来找天恶道人研究一种毒药性能的，见不到他，甚为失望。却幸见到了毒观音。灭度神君想学天恶道人的使毒本领，毒观音也想得一个武功强的人作为倚靠，何况她的师兄恶行者已死，她又正在寂莫之中，于是两人便勾搭上了，这次是因为毒

观音探听得李逸与长孙璧结婚之后，同隐天山，毒观音一来是要找长孙璧报那杀师兄之仇，二来是要缚架李逸，她不怕长孙璧，便却有点害怕李逸的剑术，于是便邀灭度神君与她一同上山。却不料李逸夫妇不在，意外的碰见了武玄霜。灭度神君的武功分明在武玄霜之上，却迟迟不肯施展杀手，是以毒观音出言激他。要知灭度神君乃是天恶道人的好友，亦即是毒观音的长辈，他与毒观音暗中勾搭，若给天恶道人知道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为情。这时也听得毒观音如此说法，面上一红，故作若无其事的哈哈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醋味真大，我怎能不要你呢，我不过是爱惜她的武功罢了。”其实他见武玄霜容貌武功，均胜毒观音十倍百倍，不但收她做弟子，还确有将武玄霜来替代毒观音的意思。

武玄霜听他们一问一答，柳眉倒竖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无耻妖人，吃我一剑！”青霜剑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一口气疾攻了十五六招，灭度神君空手对敌，还真有点难于应付。就在他与毒观音说话之时，稍稍分心，笑声未停，“涮”的一声，衣襟竟被武玄霜一剑穿过。

灭度神君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心道：“莫非这女子是他的徒弟？怪不得她不肯服我，我可得给点厉害，让她瞧瞧！”待得武玄霜攻势稍缓，他突然一声长笑，在背上取下了一柄精光闪闪的兵器，道：“你赶快拜我为师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！”

武玄霜一声不响，招数一变，唰的便是一招“流星赶月”刺将过去，这一剑戳胸斩肋，历害非常，却被灭度神君的兵器一翻一抓，武玄霜突觉手腕一紧，青霜剑竟给他的怪兵器抓着，夺不回来，幸而武玄霜应变机警，一觉不妙，立即顺势向前一送，借力消势，这才把长剑掣回。

灭度神君的兵器乃是一柄长可三尺的短锄，名为“劈云锄”，是他平日用作采药的，却不知是什么金属所制，发出刺目的光芒。武玄霜的青霜剑虽然比不上李逸的大内宝剑，也是能够削金斩铁的利器，但一碰上灭度神君的短锄，便发出一阵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，对方的药锄毫无所损，武玄霜的宝剑，剑锋反而卷了。不但如此，灭度神君药锄上的五支尖抓，还可以勾拿兵刃，又可以当作点穴镢用，刺对方的穴道，这样一来，在兵器上灭度神君也占了上风。

转瞬间双方又斗了二三十招，灭度神君挥锄乱劈，招数古怪之极，时而撕抓，时而刺穴，时而劈斫，竟然好似几种不同性能的兵器同时向武玄霜进袭一般！武玄霜仗着绝顶轻功、上乘剑法，也是无法反攻。灭度神君的攻势愈来愈紧，越攻越急，武玄霜给他迫得透不过气来，有如一叶轻舟，在波涛汹涌、巨流急湍之中，震得飘摇不定。毒观音格格笑道：“神君，她那柄宝剑，你给了我吧。”她看准了武玄霜必败无疑，竟把她那柄宝剑，当成了囊中之物。

武玄霜银牙一咬，自知这样困斗下去，时间一长，必无幸理，只好拼死反击，剑招再变，把平生所学最精妙的剑招施展出来，飒飒连声，浑身上下，便似闪起千百道精芒冷电，与灭度神君劈云锄发出的光华，互相纠缠，互相冲刺，灭度神君的攻势稍稍受阻，但却纵声笑道：“好剑法，只是你这样一来，真力消耗太甚，败得更快，而且可能要大病一场，不如趁早服输，拜我为师的好！”毒观音笑道：“我可不要这个师妹！我只想要她的宝剑。”

武玄霜知道敌人的说话并非虚声恫吓，但她如何肯认败伏输？仍然挥剑对攻，拼死恶斗。激战中忽听得嗤嗤声响，毒观音又向她发射“透穴神针”，

若在平时，武玄霜自然不惧，此际，她既要防御灭度神君，又要躲避毒计，登时剑法大乱。

就在这极度紧张的时候，树林中忽然发出一声长啸，声音好似自空而降，震得山鸣谷应，枯枝摇落。灭度神君与武玄霜都大吃一惊，想当世高人，是谁有这样的功力？心念未已，只见树林中突然窜出两只怪兽，皮毛一片金黄，原来是两只金发狒狒。

狒狒是猿猴的一种，面形比猿猴更像人类，本来是在热带丛林中生长的，这时却突然在雪山之上出现，灭度神君和武玄霜都大为奇怪。

这两只狒狒披着满头金发，十分好看，灭度神君虽在激战之中，也不禁分了心神，看它一眼。忽听得那两只狒狒怒吼一声，双双跃起，伸出利刃似的长爪，倏的就向他们头顶抓下。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急忙舞剑防身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但听得狒狒狂嗥，神君骇叫，武玄霜定睛一瞧，只见灭度神君的肩膊已给狒狒撕去了一片皮肉，而其中的一只狒狒，也给灭度神君的药锄勾裂了前腿。

原来灭度神君自恃武功高强，并不把两只狒狒放在心上，他瞧着武玄霜手忙脚乱，趁势进招，仅仅挥动长袖，防御那两只狒狒扑来。灭度神君运起真力，长袖拂起了一阵劲风，力道之强，足可飞砂走石，即算一般江湖上的好手，也挡不住他这么一拂。灭度神君想那两只狒狒能有多大能为？这一拂之下，定可将它们击晕。为了要把这两只狒狒生擒，他还害怕伤了它们的性命呢，所以只用了四五分内力。

岂知道两只狒狒乃是天生异种，又经过高人调教，灭度神君的长袖一拂，竟然挡它们不住，待到灭度神君觉出不妙，狒狒的利爪己抓到了他的肩头，幸而灭度神君功力深湛，一觉不妙，立刻运用“沾衣十八跌”的上乘内功，将两只狒狒弹开，同时反手一锄，勾裂了一只狒狒的前腿，可是他也终于被狒狒抓伤了。

灭度神君骇然失色，他是练过金钟罩的护身功夫的，寻常刀剑也伤不得，而这狒狒居然一抓就能将他的肩头抓裂，足见是只天生异兽，力大无穷。

灭度神君大怒，喝道：“我且先收拾你这两只畜生！’”飞身疾起，向一只狒狒抓下，这狒狒识得历害，竟然好像高手过招一般。懂得趋避，而且懂得乘隙反击，灭度神君一抓抓空，但觉脑后风生，那只狒狒的长爪竟然抓了到来，灭度神君这次不敢轻敌，早有防备，玄功默运，加上三分内力，又是挥袖一弹，这一下那只狒狒禁受不起，跌出了一丈开外，然而居然一跃又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只狒狒又一齐扑了上来。

武玄霜突然得到两只狒狒助阵，又惊又喜，想道：“它们刚才助我脱险，我岂可看它们受伤？”挥剑上前，她初时还怕狒狒不辨敌友，连她一齐攻击；后来一见狒狒如解人意，一左一右，帮她夹攻灭度神君，而且配合得非常之妙，这才放下了心。那两只狒狒趋闪灵活，纵有绝顶轻功的人也比它们不上，不须多时，灭度神君又吃狒狒抓了一下。

灭度神君大怒，药锄一举，“　”的一声，荡开了武玄霜的长剑，左掌挥了半个圆弧，一个“圈掌”推出，只听得“噼啪”两声，两只狒狒的脑盖都吃他打了一掌，那两只狒狒迅逾飘风，居然给他以闪电般的手法击中，武玄霜也不禁骇然。

灭度神君的掌力非同小可，寻常的武学之士，若然给他这样的击中一掌，怕不当场肝脑涂地？幸而那两只狒狒乃是天生异兽，周身刀枪不入，天灵盖

部分，又有浓密的金发保护，这才得以不死，但却也给掌力震得跌出两三丈外，闷叫一声，晕在地下。

武玄霜只道那两只狒狒已给他打死，暗叫不好。毒观音道：“这两只怪兽交给我吧，神君，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？”灭度神君道：“能救活最好，但你可得小心！”毒观音上前一拨，那两只狒狒动也不动，毒观音奇道：“咦，天灵盖尚未破裂，怎的就死了？”正要拔狒狒头上的金发，岂知那两只狒狒乃是佯死，这时养好了气力，被毒观音一拨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只听得“嚓”一声，狒狒的利爪，深深刺入了她的手臂，竟然抓裂了她的一块骨头，灭度神君见状大惊，急忙一个劈空掌发出，那两只狒狒凌空跃起，一只狒狒向灭度神君扑来，另一只狒狒仍然继续追扑毒观音。

毒观音被利爪抓裂筋骨，痛彻心肺，百忙中发出一蓬毒针，那只狒狒竟似经过高人调教似的，识得毒针厉害，长臂一伸，抓下了一条枯枝，居然使出刀剑的招数，枯枝旋风一舞，身子也跃到树上，有几口毒针给它拨落，还有的则给它避过，但听得它“桀桀”怪叫，攀着树枝一荡，好像打秋千一般，荡到了毒观音的头顶上空，突然又扑下来。

另一只攻击灭度神君的狒狒，吃过了一次亏，学得乖了，并不近身，只是和他游斗，灭度神君出手虽快，可是那狒狒总是和他保持一丈左右的距离，狒狒走动灵活，而且双臂又长，便于攻击，灭度神君打不中它，还得防备它突然进袭，只是两只狒狒也还罢了，旁边又还有一个剑法非常精妙的武玄霜，灭度神君本已无心蛮战，这时听得毒观音大叫救命之声，更是着忙，激战中但见他长袖一挥，药锄盘空一舞，倏的飞身便起，武玄霜叫道：“哪里走？”唰的一剑刺出，岂知灭度神君早已料到她有这一招追击，伏下了极厉害的后着，他身在半空，居然硬生生的将身形扭转，呼的一掌拍了回来，招数古怪绝伦，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急急变招刺出，但听得“嚓”的一“声，灭度神君的足踝中了一剑，武玄霜的胸口也给他的手指拂了一下，登时觉得一阵酥麻，几乎窒息！

武玄霜挽起一朵剑花，护着身躯，不敢追赶，但见灭度神君身形疾起，如箭离弦，霎眼间就追上了毒观音，那只狒狒正从树上跳下，长臂利爪堪堪就要抓到毒观音的脑门，灭度神君呼的一掌打去，那狒狒识得厉害，又跳上树去了。灭度神君赶走了狒狒，拖着毒观音便逃，他脚踝虽然中了武玄霜一剑，仍然行走如飞，片刻间就在风雪之中没了踪迹。

武玄霜吁了口气，心道：“这厮好厉害的掌力，若然没有这两只狒狒，只怕我今日难免受辱。”正想过去逗那两只狒狒，忽听得树林中啸声又起，那两只狒狒好像听到主人呼唤似的，都跑进树林去了。武玄霜在为奇怪，想道：“看来这两只狒狒是有人养的，它们的主人定是世外高人。”抑制不住好奇之心，便也走入林中，追那狒狒。

武玄霜跟着那狒狒的足迹，跑了一程，忽觉胸口隐隐闷痛，武玄霜调停了一下呼吸，待要不追，忽又听得狒狒的叫声，武玄霜转过一处山坳，前面豁然开朗，只见一块高逾数十丈的冰岩，就像一座屏风般矗立面前，那两只狒狒贴着冰壁，竟似“挂”在冰岩之上一般。武玄霜喜道：“狒狒大哥，多谢你啦！”忽听得有人应道：“姑娘，你累啦？”

武玄霜吃了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却原来有个白衣男子立在冰壁之下，而那两只狒狒则蹲在他的肩上。只因他衣裳如雪，而那两只狒狒毛色金黄，衬托之下，所以刚才武玄霜一眼看去，但见狒狒，未曾注意到还有个人。武玄霜

见那两只狒狒蹲在他的肩头，想他当然是狒狒的主人无疑，正要向他道谢，只见那白衣汉子已先迎着她走来，两道眼光，古怪极了，滴溜溜的在她身上转来转去，武玄霜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若他是个坏人，这回可要糟了。”

心念未已，忽听得那白衣男子叫道：“你背过脸去，快把上衣脱下来！”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惊疑之中，不暇推究他的用意，但见他旋风般的向自己冲来，武玄霜立即挽了一个剑诀，唰的一招“横指天南”，横剑削出，想把他的来势缓住，再问清楚。那男子忽然“咦”的一声，随手折了一枝树枝，树枝一挑，似戳似刺，竟然穿进剑光圈子，直刺到武玄霜胸口的“乳突穴”，使的竟是一招极厉害的剑法，武玄霜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想道：“果然是个坏人。”这时已不容她分神说话，百忙中一个盘龙绕步，避招进招，从“横指天南”一变而为“摩星摘斗”，这两招一气呵成，正是她师傅的最精妙剑法，那男子又“咦”了一声，树枝抖动，顺着剑势，向上一挑，倏的就跳出了剑圈，竟似熟悉她的剑法一般！

第十八回 屈子迷途尚未还

武玄霜奇怪极了，要知她师傅授她的这套剑法，不但变化精微，而且招数繁复，虚中有实，招里套招，式中套式，她自出师门之后，仗着这套剑法，不知会过多少高人，从未有人能够破解。即使是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这等厉害的大魔头，也不过凭着功力比她深厚，将她打败而已。如今这个白衣男子，仅仅用一根树枝，竟然能够轻描淡写的将她那样繁复的剑招一一化开，分明极为熟悉她本门的剑法，这是从来无有的事情，令得武玄霜大惑不解！

那白衣汉子使的虽然仅是一根树枝，但出手快捷，招数凌厉，而且内力充沛，挥动起来，呼呼带风，劲道十足，若给他戳中，实不亚于刀剑。武玄霜哪敢怠慢，当下将师门的精妙剑法疾展开来，一剑紧似一剑，端的是轻如柳絮，翩若惊鸿，攻似狂涛拍岸，守如江海凝光。但那白衣汉子只是随着她的剑势，或则轻轻一挑，或则微微一晃，便往往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化开了她的攻势，避开了她的杀手。武玄霜越战越觉惊奇，正欲喝问，陡然间但见那白衣男子树枝一颤，武玄霜一剑击空，背上的“灵枢”“中府”“大椎”“维道”“归藏”“阳厥”“少阴”七处穴道在瞬息之间，都已给点中，武玄霜手腕一麻，　啷一声，长剑跌在地下。

那白衣汉子道，“武姑娘，请恕无礼，你赶快运口真气，辅助体内那股热气，逆冲三关。”武玄霜忽觉体内有股热气冲击她被点的七处穴道，试依那白衣汉子所说，运口真气，辅助体内那股热气，逆冲三关，片刻之际但觉气血畅通，舒适无比。那白衣汉子看她面色渐转红润，这才笑道：“你中了灭度神君一掌，非得如此，不能化解他那阴毒的掌力。”武玄霜这才明白，白衣男子用重手法点她七处穴道，乃是助她打通经脉，化毒疗伤。这样看来，刚才他叫自己背脸解衣，大约便是想替自己疗伤的，只怪自己一时误会，没有问明，便即动手。可是武玄霜心头还有疑问，那白衣男子的武功分明比她高强得多，却何以既不明言，且又直到数十招之后，才下手点她的穴道，莫非也是有意试招？

武玄霜想至此处，便拾起宝剑，先向他谢了一声，跟着问道：“敢问恩公高姓大名，尊师是哪一位？”那白衣汉子哈哈笑道：“你跟我来，便会知道！”说罢转身便走，那两双金发狒狒咧开了口怪叫，也好像欢迎武玄霜的样子，伸直两双前臂，向她打了个拱，便从树上跳下，走在前头带路。武玄霜疑惑极了，心中想道：“他既然替我疗伤，想来当不会存有坏意。”于是跟在那白衣汉子的背后，两人两兽，直入深山。

雪峰插云，冰川如镜，天山景色，壮丽无伦。武玄霜展开“登萍渡水”“踏雪无痕”的上乘轻功，紧紧的跟在那白衣男子的后面，便见他在冰岩峭壁之上从容举步，好像毫不费力的样子，武玄霜竟自不能超越他，心中不禁暗暗佩服。

走了半天，但觉气候渐转温暖，上到一座山头，只见花草繁茂，面前豁然开朗，原来山顶上还有一个小湖，湖光云影，鸟语花香，在冰封雾锁的雪山上突然见到此等景色，当真似是来到仙境一般。那白衣男子道，“这便是著名的天池了。据说此地本来是个火山口，火山熄灭之后，火山口化为湖泊，所以地气温暖。”绕过天池，有个石窟，那白衣男子推开封洞的石头，向武玄霜招手道：“请进来罢。”

武玄霜略一迟疑，想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武功远胜于我，若要害

我，也无须引我到这里来。”顾虑一消，迈步便进，石窟里凿有小洞透光，武玄霜举目一望，忽见洞中有张石案，石案上有个尼姑，盘膝而坐，周围围着透明的玉石屏风，似是一尊神像，但神色栩栩如生，却又绝不像是泥塑木雕的偶像！

武玄霜好像发梦一般，呆了一呆，突然双膝跪下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！徒儿玄霜来了！”石案上的尼姑动也不动，武玄霜奇怪极了，道：“师父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！”那白衣男子低声说道：“你师父已死了三年了！我等到今天，才等着你来！”

武玄霜叫道：“什么？”她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杂，急忙跳将起来，将石案的屏风稍稍移开，伸手进里面一探，但觉触手如冰，她师父的尸体早已僵硬，有如化石。武玄霜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颓然倒地，好半晌才哭得出声来。

那白衣男子待她哭了一会，说道，“师父无疾而终，只等你来，了却她一桩心愿，我们便可送她入土了。师妹，你不必大过悲伤了。”

武玄霜倏地跳起，凝视着那白衣男子，那白衣男子道：“玄霜，你不认得我了。你十岁那年，我见过你，到如今算来已有十六年了。也难怪你认不得我了。若不是刚才我试出了你的剑法，我也不敢与你相认呢！”武玄霜拭了眼泪，再望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呵，原来你是裴大哥。”那男子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裴叔度。师父临死的时候，是我待候在她老人家身边。”原来这裴叔度正是武玄霜师父的亲侄儿，他的武功乃是姑姑所授，所以也称她为师父。武玄霜在师父门下的那几年，他早已出师，在外闯荡江湖，因此两师兄妹只在小时候见过一次面。

武玄霜满腹疑团，问道：“师父她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

裴叔度道：“师父留下了一本诗文集，嘱你带回去献给天后，她说天后是最知道她心事的人。这本诗文集你可以先看，看了之后，就可以知道她老人家为什么到这儿来了。”

武玄霜打开这本诗文集一看，只见扉页上所题的第一首诗便是：“欲倩青禽寄语难，心随明月到天山。三十年物换星移后，屈子迷途尚未还。”武玄霜心头一震，她对师父的生平略知一二，知道她有过一场情孽，如今看了这一首诗，这才知道，原来她几十年来，一直怀念着的那个人，就是李逸的师父尉迟炯。

这本诗文集的许多首诗都是“纪事诗”，武玄霜匆匆一览，对师父的身世与她暮年的心境都已明白，她拜着这本诗文集，眼泪不自禁的又一颗颗的滴下来。

原来她的师父俗家名字叫做裴琼香，她的父亲裴文庆在唐太宗的时候曾官居“仆射”之职，是个颇有名气的大臣。当时社会上有个风气，富贵人家的子女常常送到寺院里去做“记名弟子”，甚至“带发修行”几年，据说这样可以借“佛力”保佑孩子“长命富贵”，裴琼香出生之时，她母亲给她算命，江湖术士说她“命官”不好，多灾多难，所以到她八岁那年，她母亲便将她送到京都一间专收容贵族妇女的寺院——感业寺去，做一个记名弟子，“带发修行”。

感业寺有个老尼姑名叫妙玉，她的丈夫本来是唐太宗的御前待卫，武艺高强，剑法尤其精妙，不幸在贞观十八年征高丽之役阵亡，没有子女遗下，他的妻子便在感业寺削发为尼，法号妙玉。妙玉在寺中精研剑法，身怀绝世武功，但阖寺人等，却无一人知道。待到裴琼香入寺之时，妙玉已经年老，

两人甚是投缘，妙玉也想留下传人，便在暗中传授裴琼香的剑法。

不久，妙玉逝世。那时唐太宗李世民亦已逝世，武则天被驱逐出宫，也到了感业寺来做尼姑。武则天怀有雄心壮志，处处物色人才。裴琼香一见了她，就知道她不是平凡的女子，两人遂倾心结纳，成为知己。有一次武则天的仇敌入寺行刺，便是裴琼香暗中将刺客赶跑的。

后来武则天被高宗皇帝（李世民之子李治）接入后宫，从“昭仪”（次于贵妃的一种封号）一直做到皇后，裴琼香带发修行已满，也随武则天入宫做了女官。不久武则天开始揽权，贬削王公贵族。许多大臣，都预感到唐朝的江山必将转移到武则天手中，于是结成党羽，晴中反对武则天。其时尉迟炯身为神武营的龙骑都尉，他也是反对武则大的一个重要人物。他反对武则天不打紧，却弄到了裴琼香的处境极是为难。原来他们二人乃是中表之亲，而且自幼有了婚姻之约。

尉迟炯知道裴琼香甚得武则天的信任，便找个机会，与未婚妻私下会面，求裴琼香暗中帮助他们。裴琼香听得朝中的一班大臣结成党羽，密谋起事，要将武则天一举推翻，吃惊非小。她离开了尉迟炯之后，回到宫中，想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终于向武则天告发。武则天何等精明，不动声色的暗中布置，布好了天罗地网，突然抢先动手，将最重要的两个人物——国舅长孙无忌和西台侍郎上官仪杀了，接着连杀了三十六家公卿贵族。尉迟炯武艺高强，又见机得早，幸而逃出京城。这样一来，反对武则天的人物，在这一役中几乎被一网打尽。

裴琼香并没有后悔，因为她知道武则天若然做了皇帝，不但天下女子可以扬眉吐气，对老百姓也会有好处，可是她虽然没有后悔，却不能不因此伤心，她保护了武则天，却永远失去了她所爱的未婚夫了。

裴琼香不肯接受武则天的封赏，这件事情过后，她也离开了武则天，武则天知道她的心事，请她将尉迟炯劝回来，可是尉迟炯已恨极了她，根本就不愿意再见她了。裴琼香伤心之余，便也削发为尼，回到故乡隐居，一面潜心武学，一面传授她侄儿裴叔度的剑法。在这期间，武则天到各处去视察民情，也曾去见过裴琼香几次，武则天当然希望裴琼香回到她的身边，裴琼香却再也不愿回去，但她和武则天的情谊仍是非常深厚，她顾念到武则天没有最亲信的武功高强的人帮她，便答应给武则天调教出一个文武全才的女弟子，这便是她后来收武玄霜为徒的由来。

待到武玄霜技成之后，裴琼香重入江湖，访寻尉迟炯的消息，终于给她打听到尉迟炯在天山隐居，于是便离开中原，远走漠北，这时候武则天早已称帝，而裴琼香也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了。她怕自己一身的武学失传，答应了侄儿裴叔度的请求，携他同行。这便是她和裴叔度来到天山的经过。

武玄霜看完了她师父的那本诗文集，眼泪不自禁的又一颗颗的滴下来。她们两师徒的际遇是何其相似呵！她师父去找寻尉迟炯，而她则在找寻李逸。如今尉迟炯的骨头早已化灰，她的师父也死了。李逸虽然尚在人间，但只怕李逸也像他师父一样，不愿意再见她了。何况在李逸与她之间，还有一个长孙璧。这比她师父的情形，更要复杂，更要难解，纵然李逸愿意见她，她自己也不想卷入这个旋涡去了。长孙璧对她是如此猜忌，她又岂忍妨碍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幸福？又岂忍令长孙璧刻骨伤心？她捧着师父的诗集，好久，好久，才拭干眼泪，问裴叔度道：“那么你们到了天山之后，可曾见过尉迟炯么？”

裴叔度道，“大约是见着了。”武玄霜道：“怎么说是大约见着？连你也不确实知道么？”裴叔度道：“我们来到天山之后，在天池旁边找到了这个石窟，就定居下来。那时我并不知道姑姑是来找她的未婚夫的，也不知道尉迟炯就住在下面。有一天晚上，大雪过后，月色清明，我姑姑说要去见一个朋友，叫我在家中守门户，不可外出走动。我很奇怪，在这样高的天山雪峰之上，姑姑哪里来的朋友？那一晚我听见姑姑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在冰峰上长啸，不久就有另一个啸声从下面隐隐传上来。我遵守姑姑的吩咐，不敢出去看。过了一会，啸声也就停止了。

“这一晚，姑姑整晚没有回来，第二天一回来就病倒了！”

武玄霜诧道：“我师傅内功深厚，当世无匹，她怎的会病倒了？”裴叔度道：“姑姑回来之后，精神非常颓丧，看来她根本就没有运用内功治病。她病倒之后，就陷入了昏迷的状态中，不断呻吟，说：“好冷，好冷！”我给她生火取暖，安慰她道：“姑姑待你病好之后，咱们就回南方去吧。”姑姑瞪着眼睛望我，好像不认识我的样子，忽然尖声叫道：“尉迟哥哥，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了！”我这才知道，她昨晚所会见的人敢情就是她的未婚夫尉迟炯。姑姑的婚变，我是听长辈说过的，我除了恨尉迟炯无情之外，一点也没有法子安慰她。第二天我出外去拾枯枝，在雪地上还看见凌乱的足印，一个是姑姑的，另一个较为长大，看得出是男子的足印。凌乱的足印踏遍了山头几里方圆之地，推想他们两人的心情，也一定是像足印那么凌乱。”武玄霜心里叹了口气，想道：“尉迟炯虽然不肯与她回去，但肯与她长夜倾谈，他对她的怨恨想来也该消解了吧？李逸却未必肯推心置腹，和我作这样的竟夜之谈呢。”

裴叔度歇了一歇，继续说道：“姑姑的病一天沉重一天，有一天我在她的病榻之旁守候，翻阅她所著的剑谱，看到一处不明白的地方，想起姑姑若有不测，以后不知向谁请教，眼泪不自禁的就滴着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姑姑忽然睁开眼睛看我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剑谱还没有写完，没办法我只好多活儿年了。”自从那天过后，姑姑的病便一天天好起来。

“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的光景，姑姑叫我随她去采了许多野花，编成两个花环，她拿着花环，我跟在她后面，就在冰峰下面的转角之处，发现了一座新坟，墓碑上刻的是“天山剑客尉迟炯之墓，门人李逸偕妻长孙璧敬立。”姑姑将花环放在墓前，默默无言的拜了三拜。这时我才知道尉迟炯已经病死了。姑姑行礼之后，突然哭了出来，哽咽说道：“玄霜，玄霜，你也好可怜呵！”’

武玄霜心弦颤抖，想起了一件旧事，当她学成剑术，拜别师门之时，师父曾对她言道：“李唐皇室之中，有一个人名叫李逸，武功人品，都还不错。只是他一定反对你的姑姑，你若碰到了他，能劝他与你同一路走固然最好，若然不能，你也要手下留情。”如今想来，师父可能是因为她和尉迟炯已无复合之望，所以希望下一代成为好友。大约我和李逸以后的事情，师父，她，她也知道了。要不然她不会在尉迟炯的墓前说出那两句话来。裴叔度看她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姑姑时常怀念于你，她大约是感怀身世，所以又想起你来。”其实裴叔度如今尚未明白，他的姑姑在自己极度伤心之际，却为什么反而说出可怜玄霜的话语。他哪里知道，武玄霜与李逸之间，也有一番情孽纠缠！

武玄霜稍定心神，问道：“师父她后来怎样？”裴叔度道：“自从那一

天上坟之后，姑姑就在石窟之中闭门不出，苦心修练她的剑术，过了将近五年的时光，她的剑谱已经写成，有一天晚上，她将我叫来，吩咐我两件事情。第一件是：若她去世之后，要我暗中保护李逸夫妻，但却不许我与他们往来。第二件是：要我在这里等你，她说你迟早会寻到这里来的，等你来时，要我将她的诗文集和剑谱交给你。她还叮嘱我，说是若然发现你到天山，最好立即引你到这里来，不要让你经过下面的那座骆驼峰。我知道尉迟炯的故居便在骆驼峰上，看来她是不想你和那对夫妻见面。我对她的吩咐，感到奇怪极了，为什么要我立即将你引来这里，不想你与他们见面？”武玄霜避开他的眼光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师父的用意。”声音哽咽，满怀凄楚。其实她当然知道师父的苦心，不过她不方便对裴叔度说出来罢了。

裴叔度也觉得她的神情奇异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当时已感到有点不祥之兆，想不到第二天我的姑姑果然无疾而终。我遵照她的嘱咐，将她的遗体涂上药料，等候你来，再行送她入土。天山这样广大，我怕你来时我没有发现，便天天叫这两只狒狒出去探望。这两只狒狒是我姑姑在南疆西双版纳丛林之中收服的，极通灵性，我姑姑将你小时候的衣物——那些东西，她一直保存下来——给它嗅过，若是你来，它们可以闻到你的气息，便会来报告我了。”武玄霜听到这里，这才知道刚才那两只狒狒，何以会帮她打退灭度神君。心中想道：“师父，师兄，你们虽然用心良苦，我却仍然是见过了长孙璧，也到过骆驼峰尉迟炯的故居了。”裴叔度歇了一歇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妹，你以前认识李逸夫妇的吗？”

武玄霜双颊微现红晕，低声说道：“都认识的。”裴叔度道：“我曾偷看过他们练剑，长孙璧的剑术，好像是峨嵋一派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不错，她正是长孙均量的女儿。”裴叔度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他们两夫妇都是剑术名家的衣钵传人，确是珠联璧合了。”

武玄霜抑下心底的辛酸，听他说道：“长孙璧的造诣未深，不过，若在武林之中，也算得一把好手了。她的丈夫比她高得多，我偷看过他几次，一次比一次高明，看来他已把师父与岳父这两大家的剑术融会贯通，造诣之深，差不多可以跻进一流高手之列了。”武玄霜甚为欢喜，道：“那不错呀。”裴叔度微笑道：“可惜我姑姑不许我与他们往来，要不然相互切磋，倒是彼此有益的事。以他现在的造诣而论，再过几年，只怕我也得甘拜下风。还何须我暗中保护他们呢？何况他们在天山隐居，难道还会有什么仇人到这里来寻他们吗？”

武玄霜这才知道师兄刚才问她认不认识李逸夫妇的用意，敢情乃是想探听他们有没有什么厉害的仇人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师父那样吩咐，想来必有用意。大约你未知道，李逸乃是唐室的皇孙身份。”裴叔度道：“哦，是吗？不过依我想来，他若是不反对天后，天后也断不会派人来刺杀他，你是天后的侄女，天后的为人，你当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。”武玄霜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此次就是奉天后之命来找他的。天后想传位给她的儿子卢陵王李显，想请他回去辅助呢。师父既然不想我见他们夫妇，这事情就请你转达好么？”裴叔度道：“要不是见你今天到来，我几乎就要下山去寻找他们了。我奉了师父之命，要暗中保护他们，所以很留心他们的行踪，昨天却发现他们夫妇都先后下山去了，这是几年来从所未有之事，我想去打听一下。”

武玄霜道：“你不必打听了。他们大约是去找突厥可汗去了。”裴叔度奇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武玄霜将在天山脚下所碰见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却略去

她与长孙璧私下会面的这件事情不说，裴叔度道：“原来是他们的儿子被突厥可汗掳去了。既然还有一个月的期限，待我们埋葬了师父之后，就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吧。师妹，你坐一坐，师父还有一样东西给你，待我进里面去拿。”

武玄霜独自凝思，既感辛酸，又觉欢喜。想道：“有师兄去暗助于他，我可以放下心了，但我就真的从此便再不见他了么？”眼光又落到她师父在扉页上所题的那一首诗上，心里吟道：“欲倩青禽寄语难，心随明月到天山，三十年物换星移后，屈子迷途尚未还！嗯，这一首诗也好像是为我写的呀，我在长安之时，多少个月圆之夜，也曾心随明月，梦到天山。如今万里迢迢来到此地，难道就这样的又回去了么？”

武玄霜读她师父的这一首诗，自自然然的想起了上官婉儿，这几年来，她们二人亲如姐妹，无话不谈，只除了一件事情，她没有把心中对李逸的爱意告诉婉儿，因为她察觉婉儿对李逸的思念之情，实不在她之下。她记起了婉儿所写的那一首诗：“江湖空抱幽兰怨，岂是离骚屈子心，楚泽长安难并论，天涯何苦作行吟？”这一首诗的意思和她师父的竟是完全一样！当年她曾把这方诗绢插在古琴之中，叫丫环追去，送给李逸，想来李逸是定然看过的了。想不到的是李逸也与他师父一样：迷途屈子，竟不知还！

她又想起这次出京之时，婉儿曾托她将几句话带给李逸，如今她已不愿再见李逸，可是婉儿这几句话却是不能托师兄转达的，这又怎么好呢？她可以忍受刻骨伤心，却不忍负了婉儿之托。

武玄霜但感有如乱丝塞胸，正自委决不下，裴叔度已经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刚才那本诗文集是师父托你转交给天后的，这本剑谱则是留给你的。你的聪明胜我十倍，将来发扬本门的剑术，继承师父的衣钵，可得倚仗你了。”武玄霜接过剑谱，向师父的遗体叩了三个响头，感到师恩深重，眼泪又禁不住滴了下来。

裴叔度道：“你送师父入土之后，就准备回去了吗？”武玄霜低声说道：“嗯，是的。李逸的事情拜托你了。”裴叔度道：“你回去也好，我也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”武玄霜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裴叔度道：“你认识金针国手夏侯坚么？”武玄霜心头一动，说道：“八年之前，曾见过他一次，他也曾问起我们的师父呢。”裴叔度道：“你怎么回答他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我出师门之时，师父曾吩咐我不许向任何人提及她的名号，所以我就用花朵排出不可说、不可说六个大字。”裴叔度道：“夏侯坚见你这样回答，他又怎么说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他也用花朵排出如之何？如之何？六个大字。”

裴叔度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姑姑在婚变之后，与夏侯坚相识，夏侯坚当时不知道她有这段伤心之事，对她非常倾慕。我姑姑心中只有一个尉迟炯，当然不会答应他的求婚。可是他们二人也结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。姑姑在天山几年，曾采摘了几朵天山雪莲，还有几样她以前在各处各山所采集的灵药，她临死之前，将天山雪莲和这几样灵药都放在一个玉匣之中，叫我将来交给夏侯坚。你反正要重回中土，那么就省得我多跑一趟武玄霜更觉心头沉重，正想说话，忽见那两只狒狒在洞口企立起来，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似的。忽然发出吱吱的怪叫。

裴叔度笑道：“想是有什么生人了。好吧，你们要去，就去看看吧，可不许胡乱伤人。”那两只狒狒奉了主人之命，箭一般的窜出石洞去了。

裴叔度道，“这两只狒狒嗅觉听觉都非常灵敏，若有生人的气味，它在六七里外，就可以闻得出来。”武玄霜不胜诧异，心中想道：“这里冰峰插

云，非是武功高强之士，不易上来，这来的又是谁呢？是那青衣男子去而复返，还是李逸来了呢？”裴叔度道：“这两只狒狒经过我姑姑的多年调教，纵许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，也未必胜得过它们，师妹可以放心。”歇了一歇，又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道：“幸而有那个金针国手夏侯坚，要不然你就看不到师父的肉身了。”武玄霜道：“怎么？”裴叔度道：“保持肉身不坏的药材，是夏侯坚在二十年前送给我姑姑的。那时姑姑还没有削发为尼，夏侯坚送给她一瓶香料，说是可以保持颜容不老，我姑姑生前没有用它，想不到死后却用得着了。”

武玄霜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事情我也曾听师父说过。师父当时笑道，我是出世之人，这种药料我用不着，你们年轻的姑娘倒是合用。我，我没有要她的。”原来当时武玄霜说的话是：“咱们又不是寻常的女子，何须以色悦人。”她师父很赞赏她的见解高超，因之提过之后也就算了。这两句话，武玄霜不方便向师兄说出来。

武玄霜想道：“如今想来，师父那时已是心如槁木，所以没有用他的药。不过，夏侯坚的这片深情，也着实令人感动。”她对师父与夏侯坚的交谊，以前也略知一二，所以在八年之前，才有送李逸到夏侯坚门下求医的事。如今看了师父的诗集，其中有几首便是提到夏侯坚的，又听了师兄的这一番说话，才知道夏侯坚的一片深情，还超出她想像之外。想至此处，再想起李逸，心中有感，不觉茫然。

过了一会，那两只狒狒还未见回来，裴叔度渐渐现出忧虑之色，问武玄霜道：“你刚才碰见的那两个敌人是谁？”武玄霜将那手使药锄的青衣男子形貌描画一番，裴叔度微有诧意，说道，“原来是灭度神君。还有一个呢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另一个是我认识的，她是天恶道人的女弟子，在江湖上有个匪号叫做毒观音。”裴叔度失声叫道：“怎么她也来了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毒观音的武功尚在你我之下，怎的你却好像更看重她？”

裴叔度神色有点不安，未曾回答，忽听得那两只狒狒的哀鸣之声，转瞬间就跑到侗口，裴叔度眼光一瞥，不禁惊叫失声，原来那两只狒狒竟然受了重伤，鲜血一点点滴下。

这两只狒狒乃是天生异种，铜皮铁骨，周身刀枪不入，刚才灭度神君也不能令它们受伤，可知来人的武功实是非同小可，最少也在灭度神君之上。

裴叔度将这两只狒狒唤来，察视了它们身上的伤状，说道：“幸而兽类的经脉穴道和人类不同，要不然那剧毒循着穴道攻心，这两只狒狒只怕早已毙在那人掌下。”武玄霜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莫非来的是天恶道人？”只见裴叔度掏出一个银瓶，瓶中盛着碧绿色的丸药，裴叔度嚼碎了两粒丸药，给那两只狒狒敷上，说道：“我害怕的不是毒观音，而是毒观音的师父。”武玄霜道：“天恶道人的武功，确是在你我之上，不过咱们两人联手斗他，也不见得就输给他了。”裴叔度道：“你斗过天恶道人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八年之前，我在骊山之上，与大内三大高手合力斗他，打成平手。”裴叔度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天恶道人这几年来苦练毒掌，听说他准备用十年的功夫，如今开关复出，想必是提前练成了。而且我怕来的还不只天恶道人，你听过域外三凶的名字吗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没有听过。”裴叔度道：“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和另外一个名叫百忧上人的和尚，合称域外三凶，除了百忧上人之外，天恶道人和灭度神君都曾败在我的姑姑剑下，据姑姑说，三凶之中以百忧上人的武功最为怪异，也最为厉害，我姑姑遁迹天山，除了要接近尉迟炯之外，

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防备域外三凶来找她寻仇。如今毒观音随着灭度神君出现，只怕域外三凶会联袂而来！”

刚刚说到这里，便听得一声怪啸远远传来，初听之时，好像还隔着一座山头，转瞬之间，回声震荡，便似到了门外，武玄霜与裴叔度不约而同，跃出石窟，裴叔度忽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来的果然不止一人，师妹，你回去保护师父的法体，若是我抵敌不住，你就护持师父的法身，从后洞逃出去吧！”

武玄霜尚未发现敌踪，稍一踌躇，只见雪地上一团黑影，俨若里丸飞驶，转瞬间就现出一个人来，正是天恶道人，但却也只是天恶道人，武玄霜心道：“莫非是师兄听错了，天恶道人可并没有帮手呵！”

天恶道人来到了裴叔度跟前，拂尘一指，说道：“你是优云老尼的徒弟么？快去禀告你的师父，说是他的老朋友找她来了。”说罢忽又笑道：“其实不须你去禀报，她也应该知道是我来了。”接连又怪啸三声，一声高似一声，震得武玄霜也觉得有点心旌摇摇，好像就要神飞魄散的样子，心想：“这妖道的功力果然又高了许多了。”看裴叔度时，只见他夷然自若，反而好像比刚才轻松了。

裴叔度道：“你这恶道鬼嚎作甚？杀鸡焉用牛刀，看剑！”倏的就是一招“冰川倒泻”，剑光疾展，向天恶道人疾卷而来。

武玄霜怔了一怔，随即恍然大悟，想道：“是了，师兄故意将话说得含糊，不让他知道师父已经逝世，好叫他有所顾忌。”

裴叔度这一招精妙非常，但见剑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端的有如繁星殒落，雪花纷飞，天恶道人拂尘一卷，但听得一片铮铮之声，好像几十只手指同时拨动琴弦一般，非常好听，随即飞起了一篷尘尾，乱草般飞舞空中。两人心中都是大吃一惊。原来天恶道人暗运玄功，拂尘有如千丝万缕，罩将下来，每一根尘尾都硬似银针，故此与剑锋相触，发出金属般的声响。他本意要用“拂尘刺穴”的独门武功，一举将裴叔度制服，岂知裴叔度的这一招剑法，神妙无方，攻守兼备，剑光一展，立即将全身护得风雨不透，天恶道人那万缕千丝的拂尘竟然无隙可入，反而被他削断了十几恨尘尾。

天恶道人的尘尾乃是乌金炼成的玄丝，裴叔度使的不过是一柄普通的青钢剑，居然能将它削断，不亚于削金截铁、吹毛立断的宝剑，这份内家功力，实是不在天恶道人之下。

武玄霜见师兄的剑术如此神奇，心神稍定。转眼间，天恶道人与裴叔度已拆了二三十招，裴叔度一着得先，紧握先手，一剑紧似一剑，暴风雨疾攻而上，天恶道人仗着一柄拂尘，只有招架之功，连连后退。武玄霜大喜，正拟上前助攻，忽听得天恶道人一声怪啸，拂尘一展，化开了裴叔度的剑招，倏的就是一掌按下。

这一掌按下，立即卷起一股腥风，中人欲呕，裴叔度身躯一侧，回剑要削他的手掌，天恶道人的掌势飘忽之极，裴叔度一剑削空，他的第二掌又拆了过来，掌心黑如浓墨，裴叔度不由得再退了一步，就这样的缓了一缓，立即被天恶道人反客为主，改守为攻。

裴叔度的剑法虽然精妙，但他要运气防御天恶道人毒掌所卷起的那股腥风，一心二用，不免相形见绌，天恶道人以拂尘缠着他的利剑，掌势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裴叔度给他迫得连连后退，但虽然如此，他的步法剑法仍然丝毫不乱。

天恶道人忽然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优云老尼果然死了，你这个小辈不是我

的敌手，再斗下去，枉自送死。你将她的剑谱与天山雪莲献给我，或者我可以饶你一命。”裴叔度大吃一惊，不知他何以看出破绽。天恶道人趁着他惊惶之际，催紧掌力，又是一轮急攻，裴叔度险险给他打中，剑法稍稍凌乱。

武玄霜吃了一惊，随手在地上抓起一把石子，用“刘海洒金钱”的手法向天恶道人洒去。武玄霜已练到了“摘叶飞花，伤人立死”的上乘内功，这一把石子洒出，实不亚于武林高手所用的金钱镖、铁莲子之类的金属暗器，可是天恶道人只是将拂尘一扫，便将她打来的一把碎石，扫数拂开。不过，这样稍稍一缓，裴叔度便即恢复了常态，一柄青钢剑纵横挥霍，又把门户封得非常严密了。

武玄霜眼光一瞥，只见她的师兄也正向她望来，示意叫她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武玄霜也听出了远处敌人的声息，天恶道人果然还有帮手同来，武玄霜想道：“裴师兄大约还可支持一会，凭着他这手精妙的剑法，纵然落败，大约还可以逃脱，师父的法身若然给人毁坏，这罪过可是不小。”权衡轻重，只好舍了师兄，回转石窟，看看情形，再作区处。

天恶道人挥掌狂攻，过了片刻，又将裴叔度的剑法打乱，哈哈笑道：“灭度神君，我说优云老尼已死，你不相信，现在可以相信了吧。还不快来捡便宜去！”话声未停，山坳转出一个人来，果然是灭度神君。

原来天恶道人乃是为了访查他的女弟子下落，毒掌功夫一练成功，便即追踪而来。他在天山的骆驼峰下，碰到了灭度神君与毒观音。灭度神君大是尴尬。天恶道人本欲要向灭度神君大兴问罪之师的，见毒观音受狒狒抓伤，而灭度神君又败得如此狼狈，便将问罪之事缓提，先问他的经过。灭度神君说是碰到了武玄霜，怀疑她便是优云老尼的徒弟，并将那两只狒狒助阵的情形对天恶道人说了。

天恶道人以前曾见过优云神尼这两只狒狒，闻言又惊又喜，原来他曾听得传闻，说是优云神尼已死，不过未经证实，终是半信半疑。如今听说这两只狒狒在山上出现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两只狒狒乃是跟随优云老尼的两只神兽，既然在此出现，优云老尼也必然住在此间，是死是生，此迹当可揭破了。”他和灭度神君都曾败在优云老尼的剑下，对她甚为忌惮，天恶道人生怕优云老尼未死，自己独力难支，便邀灭度神君同去探个究竟。好在毒观音受伤不重，便留下她在天山脚疗伤。不久，那两只狒狒又来，被天恶道人用毒掌将它们伤了。

灭度神君终是因为惧怕过甚，到了天池，竟不敢前进，藉口说是要暗中相助较妙，先躲起来，待看得分明再说，天恶道人虽然不满，也只好由他。待至天恶道人与裴叔度激战了半个时辰，裴叔度已经危在瞬息，却尚未见优云神尼露面，灭度神君心想：“天恶道人将她的两只狒狒打伤，如今她的弟子又已不敌，眼看就要伤在天恶道人的掌下，若足优二老尼还在，断无不出来之理。”这时他才确信优云老尼已死，于是大了胆子，出来助阵。

裴叔度见是火度神君，心中暗暗叫苦，想道：“两只狒狒已受了重伤，师妹一人，如何敌得住这个魔君？但盼她能及早见机，快些从后洞逃走。”高手比斗，最忌分散心神，裴叔度挂虑师妹的安危，他自己的形势便更加危险了。天恶道人毒掌所激荡起的那股腥风越来越烈，裴叔度渐觉头晕目眩，剑法更显得凌乱无章。

灭度神君这时确信优云神尼已死，跑到洞前，哈哈笑道：“武玄霜，你躲也躲不了，快出来向我磕头吧。”他也是像裴叔度那样的想法：两只狒狒

已受了重伤，只剩武玄霜一人，还不是手到拿来？

洞内静寂无声，灭度神君笑道：“ 你不出来，我只好将你掏出来了。 ”跨进石窟，忽然好似遇到了什么怪异的物事一般，笑声突然中断，张目结舌，登时呆了。

你道他看见什么？原来他看见石案上优云神尼的肉身遗体，他哪里知道这是夏侯坚的灵药之功，霎眼间一见优云尼颜色如生，两只眼睛半开半阖，嘴唇微启，似是正要向他说话，登时吓得他魂飞魄散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 原来优云老尼未死，我上了天恶道人的当了。 ”他以前曾被优云神尼打得重伤，回山再练十年，才恢复得原来的功力，他本来是与天恶道人、百忧和尚这两大魔头并驾齐名的，经过了那一次重伤之后却落在这两大魔头之后了。当时优云神尼将他打得重伤大败之后，并曾对他说过，若是再碰到他，定然要将他琵琶骨挑断，废掉他的武功。故此灭度神君对优云神尼实是恨到了极点，这时一见优云神尼的肉身遗体，心头大震，惊恐之余，哪这里能够分辨优云神尼是生是死？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灭度神君失声惊叫，转身欲逃之际，武玄霜突然从师父法身之后跃出，一剑飞来，那两只狒狒也突然扑上，但听得“ 喀咧 ”一声，灭度神君的两块肩肿骨给狒狒的利爪抓袭，臂弯的“ 曲池穴 ”也给武玄霜一剑刺中，一条手臂登时麻木不灵，武玄霜道：“ 师父不必你老人家亲自动手啦。 ”接着学她师父的声音道：“ 徒儿，你替我将他的武功废了。 ”武玄霜自幼追随师父，声音口吻，学得非常之像，莫说灭度神君现在已经受了伤，即算未曾受伤，他也绝不敢转过头来与武玄霜再战，他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跌的窜出石窟，没命飞逃。

武玄霜抹了一头冷汗，原未她是师法古人“ 死诸葛吓走生仲达 ”的故智，将灭度神君赶跑的。那两只狒狒在受伤之后，再护主伤敌，这时也倒在地上喘息不已！武玄霜定了定神，立即又生出一条妙计。

第十九回 河梁诀别痴成恨

此时裴叔度与天恶道人斗了将近百招，业已精疲力竭，更加上毒掌腥风的侵害，头晕目眩，更是难以支持，但想到在此重要关头，能拖延得一刻便是一刻，否则自己若然被大恶道人击倒，他们两大魔头合力追捕师妹，师妹只怕更难逃脱。裴叔度思念及此，随强运真气，拼死支撑，改守为攻，苦苦缠斗。

天恶道人胜券在操，却是从容不迫，裴叔度狂攻不逞，已是强弩之末，天恶道人满怀欢喜，正拟乘隙而入，施展杀手，忽听得灭度神君骇叫之声，随即见到他在洞中如飞跑出，看情形竟似受了重伤，天恶道人大吃一惊，正待喝问，蓦然间听得优云神尼的声音冷冷笑道：“ 天恶贼道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趁我闭关的时候，到这里来欺负我的弟子么？ ” 但见洞门开处，武玄霜推着一辆独轮车走出来，车中盘膝而坐的，可不正是优云神尼！

这一下饶是天恶道人胆大，也自吓得魂飞魄散，“ 这老尼原来是在坐关练功。 ” 心念未已，裴叔度蓦地一声大喝，掌劈剑截，一招 “ 星汉浮搓 ”，剑尖颤动，掌风荡开了他的拂尘，剑尖连刺了他三处穴道！

天恶道人本来比灭度神君心细得多，刚刚听出声音有点不对，惊魂未定，便受了剑伤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大怒骂道：“ 你这小子敢施暗算，你也休想活命了！ ” 倏然转过身来，反手一掌，势似奔雷，裴叔度那一剑已是尽了全身气力，幸而刺中，心情一松，真气渲泄，这一掌如何还闪避得开？但听得 “ 蓬 ” 的一声，他刚刚跃起，便给天恶道人一掌击中腰胯，震出了三丈开外。

天恶道人这时已看出了优云神尼已死，依他的心意，本要把武玄霜也毙于掌下，可是他被裴叔度刺中了他三处穴道，虽然暂时用闭穴之法，凝聚真气，打了裴叔度一掌，但这一掌打出之后，他的真气亦已消散，但耳鸣如雷，目眩金旱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只得再强提口气，疾奔下山。这时若然武玄霜敢追上去，天恶道人已是敌不过她，定要被她杀死，可是武玄霜见他中剑之后，仍然能够伤人，怎知他也受了重伤，何况她的师兄又已倒地垂危，她当然只好放过天恶道人了。

武玄霜停下了独轮车，跑到师兄身旁，只见裴叔度面如金纸，口鼻流出瘀血，却犹自露出淡淡的笑容，说道：“ 师妹，你想得好妙计，靠着师父的神威，终于把这大魔头赶跑了。真险。真险！ ” 那辆独轮车乃是裴叔度搬运柴火用的，武么霜将师父的遗体放在车上，当成是师父的座车推出来，天恶道人若然再镇定一些，立时便可看出破绽，武玄霜侥幸成功，越想越险，额上的冷汗，不禁涔涔而下。

裴叔度的脸上虽然露出笑容，说话的声音却是渐渐微弱，脸色越来越是骇人，武玄霜待要给他把脉，裴叔度连忙摇头，挣扎着低声说道：“ 你把我身上那支小银瓶掏出来，不可触及我的皮肤。 ” 武玄霜低头一看，只见他露出来的皮肉变成了猪肝一般的颜色，那自是中了剧毒所致，看来他的手脚都已僵硬，不能转动了。天恶道人的 “ 腐骨神掌 ” 竟然如此厉害，武玄霜一看之下，不禁骇然，同时对师兄深厚的内功也不禁暗暗佩服。

武玄霜小心在意，双指一探，将那小银瓶挟了出来，瓶内盛着几粒碧绿色的丹丸，裴叔度又低声说道：“ 你先吞下一颗。 ” 说这一句活时，微细到几不可闻，武玄霜乃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又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多年，当然领会他的心意，知道这瓶中定是解毒之药，师兄怕她服侍他时，一不小心触着

他的身体了也会中毒，故此叫她先吞下解药，武玄霜吞下了一颗丹丸，但觉一股清香，沁人脾腑，周围那股腥臭气味登时消散，精神也立刻爽利起来。这时裴叔度已是双目闭上，连嘴唇也张不开了。武玄霜挖开他的牙关，接连给他喂了三颗丹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裴叔度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大口血，血色由黑渐转红，双目倏张，苦笑道：“好厉害，要不是师父遗下的碧灵丹，我几乎不能活命！”

　　武玄霜将她师父的法身再搬回石窟，然后将空车推出来，把师兄放在车上，推他回去，裴叔度歉然说道：“师妹，累了你了。我有两只狒狒服侍，你有紧要的事情，可以先下山去。”他一时之间未想起来，那两只狒狒也受了重伤，它们也正自要人调理，如何还能够服侍他？

　　武玄霜知道他所指的乃是要去暗助李逸的事情，可是这个时候，她岂能离开师兄，便道：“师兄，你不要挂虑旁的事情，待你好了再说。”

　　可是天恶道人的毒掌实是太过厉害，武玄霜衣不解带地服侍了市兄三天，裴叔度才能吃点稀粥，身子也才能在床上转动。幸而有优云神尼用雪莲制炼的碧灵丹，能解百毒，要不然他的内脏早已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便要腐烂了。

　　倒是那两只狒狒先好起来，到了第三天，它们已经能够走动，裴叔度又催她下山，武玄霸虽然挂念李逸，却是执意不肯，到了第七天，裴叔度身上的恶毒尽消，这才能够下床，可是身体还虚弱得很。这一天武玄霜奉师兄之命，将师父的遗体埋葬了。至于建墓立碑的事情，则只好留待师兄日后去办。

　　裴叔度待她了结这桩事情，回来之时，便又对她言道：“突厥可汗给李逸的一个月限期，又已过了七天了。我奉了师父遗命，要暗中保护他，如今力不从心，只有请你替我走一趟了。”

　　武玄霜心情非常烦乱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再服侍你两天，待你好定了，我才放心。”裴叔度道：“累了你这么多天，我已经很过意不去，那两只狒狒现在已能行动如常，它们可以照料我了。你明天还是走吧。”

　　其实，武玄霜何尝不为李逸的事情焦急？但她一来见师兄尚在病中，不忍离去；二来她实在是矛盾得很，既渴望见李逸，又不想见李逸，因为有一个长孙璧在她与李逸之间，情形已经与八年之前大大不同了。她自从见过长孙璧之后，对这个问题已不知想过几十百次，能够避免再见李逸而把事情办妥，那是最好不过，所以她当初才要求师兄出马，并请师兄转达则天皇帝的意思，但现在师兄最少还得调养一个月，方能恢复武功。她没法避免，只能自己去找李逸了。

　　裴叔度又说道：“你今把师父的剑谱仔细一读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临走之前可以问我。”武玄霜见师兄对她如此关心，甚是感激。

　　这一晚武玄霜彻夜无眠，思潮汹涌，后来遵照师兄的吩咐，展开了师父的剑谱，那些精妙的剑术招数，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心神才宁静下来。

　　这本剑谱的前半部武玄霜以前学过，后半部则是她师父在天山隐居这几年才写出来的，那是她师父后半生的心血所聚，武玄霜就未曾学过了。好在前后两部乃是一脉相承，以武玄霜的武学根底，并不感觉有什么特别难解的地方，只是有儿招复杂的剑术，她一时之间还未思索得明，便做了记号，留待明天再问师兄。

　　石窟里本来有两间卧房，一间是她师兄住的，另一间则是她师父以前往的；但武玄霜这几天来为了看护她的师兄，一直睡在她师兄的房门外边，好

在他们都是英雄儿女，对男女之嫌并不放在心上，这一晚武玄霜仔细读师父的剑谱，方自读得津津有味，偶一回头，那房门本来是没掩上的，只见师兄双眼炯炯，在床上半倚半卧，眼光正对着她，武玄霜道：“ 师兄，你怎么还没有睡？ ” 裴叔度微笑道：“ 我精神很好，一时未曾想睡。你有什么地方不明白么？ ” 武玄霜兴致勃勃，便将那几个剑术上的问题问他，裴叔度一一给她讲解，讲得非常详细。武玄霜谢过师兄，说道：“ 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，师兄，你请安睡吧。 ” 过了大半个时辰，她偶一回头，只见师兄仍然睁开双眼，武玄霜诧道：“ 你怎么还不睡呀？ ” 裴叔度道：“ 我在想一些事情，过一会便睡。时候不早，你明天还要赶路，也该睡啦。 ” 武玄霜心念微动，觉得师兄今晚的神情有些奇特，便再劝他安睡，又过了一会，武玄霜再看他时，他一发觉，便阖眼假睡，这时天色已经微明，武玄霜也就不再说了。这一晚武玄霜没有睡觉，她发觉师兄这一晚似乎也未曾睡过。

天明之后，武玄霜收拾行装，裴叔度也随着起床，他一夜未睡，精神却无萎靡不振的现象，反而比昨天兴奋得多。他把师父的诗文集和那只玉匣交给了武玄霜，再郑重的叮嘱一遍，请她转交给则天皇帝与夏侯坚，好了结师父生前的心愿，然后又取出两个小银瓶，对武玄霜道：“ 这个长颈的瓶子盛着的是碧灵丹，你知道我这次中了天恶道人的毒掌，就完全是靠了它起死回生的，你带在身边吧，有了它就不怕任何有毒暗器了。 ” 接着又指着另一个瓶子道：“ 这个圆口的瓶子盛着的是易容丹，那却是以前夏侯坚送给师父的，师父没有用过，我在深山隐修，也不需要用到它，你都带去吧。 ” 他向武玄霜讲了易容丹的用法之后，又道：“ 易容丹可以变貌易容，老少由心，妍媸随意，但只有一样是变不了的，那就是面上的一对眼睛，年龄的大小和武功的深浅从眼神中都看得出来，不过一般普通的人，那却是不会注意到的。 ” 武玄霜听了，暗暗记在心头，想道：“ 那日长孙璧扮成一个平常的维妇，连我也给她瞒过，想必也是用这种易容丹的了。我此去突厥京城，正好用得它着。 ” 接过这两只银瓶，想起师父师兄，恩情深厚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
裴叔度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武玄霜，眼眶中也有泪水沁出，这时诸事都已交代完毕，叹了气，幽幽说道：“ 多谢你服侍我这几天，你从此回转中原，咱们今生大约是难以再见了。 ” 武玄霜道：“ 我祝师兄成为一代武学大师，他年我若有缘再来塞外，一定上山探访师兄。 ” 话是如此说，但武玄霜自己也知道，再来的机会极微，即许再来，有李逸夫妇在这山上，她也未必愿意旧地重临的了。她见师兄对她如此惜别，也自有点依依不舍之情，只是她却并未完全懂得师兄的心事。

武玄霜道：“ 师兄，你自己多多保重，小妹拜辞。 ” 裴叔度默默无言的握着她的手，过了好一会，才低低说道：“ 好，你走吧！ ” 语声低咽，说了之后，便即回过了身。武玄霜走了好远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师兄还倚在洞口，向她遥望。

武玄霜心中凄恻，再走到师父的埋骨之处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向师父辞行，想起师父一生为情孽所累，不觉又大哭了一场。

走到中午时分，经过骆驼峰下，树林中李逸的那间石屋央入眼帘，武玄霜心想急急走过，但双脚却不由自主的走到了屋子外面，想到长孙璧为了自己而弃家远走，甚觉难过。眼光一瞥，发现那间石屋的两扇大门打开，武玄霜记得那日她离开之时，是曾经关上的，想道：“ 难道是长孙璧曾经回过家中？ ” 情怀历乱，自己也抑制不住，不知不觉的便走进了屋内，一看之下，

屋中的景象，令她甚是惶惑不安。

只见室中衣物凌乱，散了满地，那具古琴，却已不见，武玄霜呆了一呆，想道：“若是长孙璧回来检取她的衣物，何必如此翻箱倒柜，事后又不加收拾？若是别人，他又来搜查什么呢？他取去了古琴，莫非也知道那是李逸心爱之物么？”想来想去，猜不透是什么人曾到过屋内。

壁上字迹犹存，武玄霜再读一遍长孙璧所留的那首诗：“十年梦醒相思泪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同命鸳鸯悲命薄，天涯何处是吾家？”但觉这首诗固然是长孙璧的自伤身世，但也不啻是为地而道，伤感了好一会，心想：“但愿我此去能把李逸的儿子救回来，亲手交给长孙壁，以后就回转中原，永不再来，叫她知道我的心意。”于是拭干泪痕，走出这间石室。

武玄霜日夜赶路，走了半个月的光景，穿过扎哈苏台沙漠，距离突厥的东都王廷不过是五六大的路程了（突厥在唐代的时候，疆土甚广，地跨欧亚，在东方的称为东突厥，设有王廷在今之乌鲁木齐）。预计可以在突厥王一个月的期限之内赶到，稍稍宽心。这一日经过了喀拉沙而河，这是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流；在突厥境内，河流极少，武玄霜刚穿过沙漠，便发现了这条河流，心情甚为舒快，当下盛满了两个水囊，沿着河岸赶路。河的两岸，树木成行，风景甚美。走了一会，忽听得后面驼铃声响，尘头大起，武玄霜只道是商人的骆驼队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一队甲胄鲜明的突厥武士，拥有几匹骆驼，七八骑健马，围拥着一辆大车，从上游河岸驰来，那辆车十分华丽，拉车的是匹毛色纯白的骏马，武玄霜心想：“莫非是哪位玉公出巡？”武玄霜因为急着赶路，一路上不愿招惹事端，既然见了大队突厥武士，便即避开，躲在离河岸数十丈的一个砂丘后面。

不一会，这一队人已上到了武玄霜的面前，车上传出胡笳声响，配合着“东不拉”的乐声，有个女郎弹着东不拉，唱得非常凄恻，武玄霜一听这个歌曲的调子好熟，听了一会，听出了她弹的竟是中国东汉时代女于蔡文姬所创的“胡前十八拍”，蔡文姬嫁给当时匈奴的乌孙王，她所创的胡笳十八拍流传回疆，自是不足为奇。可是这样华贵的马车，又有这么一群武士护送，车中的女子，身份想来非比寻常，她却弹出这样悲苦的曲于，那就有点奇怪了。武玄霜听得她用维语唱出“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适异国兮乌孙王。”心中也不禁感到酸楚。

马在岸边停下，车中的女子说道：“在这里歇一会吧。”有几个侍女下来，支起了帐幕，另外几个武士到河边盛水，送入帐幕，武玄霜想道：“原来她是要在这里洗一个澡。”心念未己，车中的那个女子走了下来，明眸皓齿，雾譬风鬟，是一个十分美貌的维族姑娘。

这个美貌的维族姑娘走进了帐蓬，武士们三三五五散在河堤上歇息，有两名武士来回漫步，好几次走近了武玄霜藏身之地，武玄霜手心捏着几颗小石子，打算一给他们发现，便将他们打倒。

忽听得马蹄之声，有如暴风骤雨，武玄霜从沙丘后面望出去，但见一个少年武士，骑着一匹枣红大马，飞驰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卡洛丝，卡洛丝！”护送车辆的突厥武士纷纷喝道，“什么人，胆敢叫我们可贺敦的名字！”飕飕连声，十几枝羽箭射出，那少年武士身手不凡，但见他把手一招，便将两枝箭接着，随手掷出，随接随掷，把十几枝利箭都抛到河中。

武玄霜一怔，原来“可贺敦”乃是突厥话中的“王妃”之意，武玄霜心中想道：“原来她竟是突厥可汗的王妃，既然是王妃的身份，却为何单独出

巡，离开了他们的王廷千里之地，这个少年武士又怎的这么大胆，敢来追王妃的车驾？”但觉这件事情，处处透露着古怪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少年武士纵马如风，倏忽之间就到了帐幕前面数丈之地，仍然在高声叫道：“卡洛丝，卡洛丝！”有两个突厥武士扑上去，喝道：“你疯了吗？”四掌齐出，按着马头，那匹雄马长嘶一声，倒退人立，这两个突厥武士能够力阻奔马，气力确是惊人。

那少年武士在马背上飞身跃起，喝道：“让开，我要见卡洛丝！”好像一只兀鹰，从空中扑下，这两个突厥武士哪肯让他？双双出手，一个抓他的右腿，一个扭他的左臂，想趁他身形未稳，便将他跌翻，这少年武功甚是了得，但见他脚未沾地，便是一个弹腿踢出，接着双掌一个“交叉十字手”斩下，好像门闩一般，一斩一扭，但听得“喀啦”一声，那个想扭他手腕的武士，自己的手臂却先给他扭得脱了臼，另一个武士则早给他踢翻了。突厥武士最佩服有本领的人，有儿个禁不住喝起采来：好漂亮的摔跤功夫！

蓦听一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想找死吗？”一个守护在帐幕前面的虬髯武士，身手矫捷之极，声发人到，双掌一圈，那少年武士给他封着，四条胳臂一阵翻腾，便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那少年武士跄跄踉踉的倒退几步。这虬髯武士一上，他的伙伴们便即退下，看来他乃是这群武士的领袖。

那少年武士兀自不肯逃走，拔出佩刀，又再扑上，虬髯武士也拔刀相迎，双方都使得泼风似的快刀，但听得叮叮　　之声不绝于耳，不多一会，那少年武士的佩刀给斩了两个缺口，仍然是高呼酣斗，奋战不已！

就在这时，帐幕忽然揭开，那美貌的王妃走了出去，叫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

那少年武士大叫一声：“卡洛丝！”声音颤抖，充满了喜悦而又激动的心情。那美貌的王妃忽地冷冷说道：“站住！不许向前再跨进一步！”

那少年武士惊愕无比，叫道：“卡洛丝，你不认得我么？”那美貌的王妃说道：“沙尔海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是我父王叫你来的么？”那少年武士叫道：“咦，我拼了性命来见你一面，你难道还不知道么？”那美貌的王妃道：“哼，你敢对我说这样的话，我若不念在你是我小时候的朋友，我早就叫他们打断你的腿啦。”那少年武士颤声说道：“卡洛丝，你，你——你变了另一个人啦，好呀，你如今到王廷去享受荣华富贵，我给你送行，你也不乐意么？嘿，嘿，嘿，嘿！哈，哈，哈！”他愤激之极，冷笑不已，一双眼睛紧紧的盯着王妃，他怎也料想不到，他的“卡洛丝”突然变了，变得好像陌生人一样，他完全不认识了。

那美貌的王妃身躯微微抖了一下，立即又镇定如常，淡淡说道，“好啦，你如今已经见过我了，你回去吧！”她那冷酷的神情令得沙尔海好像十二月天跌落冰河一样，冷意直透心头，再也笑不出来。倏然间，他双眉一扬，睁大眼睛说道：“卡洛丝，你真的愿意去做大汗的可贺敦？”那王妃轻蔑一笑，说道：“以我的美貌，以我的身份，难道不配做可贺敦么？除了大汗，还有谁配得上我？”那少年大叫一声，呆了半晌，忽道，“不对，不对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”那美貌的王妃把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把他这匹马射死！”一个突厥武士应声发箭，那少年武士呆苦木鸡，那匹马本来是他最心爱的主马，也是他的“卡洛丝”以前非常喜欢的一匹马，然而现在竟从卡洛丝的口中发出命令，死在武士的箭下了！

那美貌的王妃冷笑道：“看你还能不能再追赶我？你再不走，第二支箭

就要向你射了！”那少年武七伤心之极，面色惨白如死，叫道：“我不怕万箭穿心，可是你的话比利箭厉害万倍，我的心算是死啦。卡洛丝，你自己保重，沙尔海不能再侍候你了！”掩面转身，如飞疾跑，但跑了十多丈远，却又回过头来，只见王妃还站在哪里，动也不动，沙尔海又叫了一声“卡洛丝！”王妃忽地一声冷笑，转身入帐篷，随即在帐中传出后道：“拔队起程！”大队的武士收拾起帐篷，前呼后拥，将王妃拥上马车，抛下了那少年武士，果然走了！

武玄霜躲在砂丘后面，目睹了这一幕情景，甚是替那少年武士不平，心中想道：“听他们的说话，这个卡洛丝原来还未与可汗成亲，大约这些突厥武士正是护送她到突厥的王廷成亲去的。这个沙尔海当然是她的情人，他敢舍了性命前来求见一面，也算得痴情极了！”

武玄霜走了出来，抬头一望，隐隐还可以望见那少年武士的影子，在河岸树荫之下，踽踽独行。武玄霜展开“八步赶蝉”的轻身本领，悄悄无声的来到他的背后，但听得他兀自喃喃自语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”武玄霜接声说道：“是呀，我也不信！”沙尔海愕然回顾，见武玄霜是个美貌的汉族姑娘，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你和卡洛丝会面的情形，我全都看到了。你刚才和那虬髯武士比刀，他有一刀上手刀，中途忽然改为下手刀，那一刀本来可以斫中你的，但他的刀锋忽然歪了半寸，给你挡开，你知道其中的原故吗？”沙尔海听她说得历历如绘，惊诧不已，叫道：“原来是你在暗中帮我的忙吗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不错，是我用一粒砂子将他的刀尖弹了一下，”幸亏他没发觉。”沙尔海道：“我也没发觉呀，你，你是什么人？有这么大的本领！”

武玄霜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天山剑客！”“大山剑客”的名字传遍天山南北，武玄霜料想他曾听过，沙尔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天山剑客，怪不得有这样大的本领！”但随即便露出惶惑的神情，凝视着武玄霜，说道：“天山剑客听说是个男的，原来那是假的吗？”武玄霜道：“那是我的哥哥，我们兄妹二人，同住天山，生来爱管闲事，轮流下山，别人不知，将我们都叫做天山剑客。”武玄霜假冒“天山剑客”的名头，乃是想取得他的信任，沙尔海见她有这样高的本领，且又曾暗中帮助自己，果然深信不疑。

武玄霜道：“你说你不相信，是不相信卡洛丝会这样对待你吗？”沙尔海道：“我不相信她会心甘情愿去做可汗的妃子！”武玄霜道：“是呀，我也不相信她这样美貌如花，心肠却会那样的狠！可是，她做出的那些事情，却都是我亲眼见的，真是令人难以相信！”这番话说是“不信”，实是“相信”，沙尔海激动说道：“不，你不会懂得的，我走开之后，回头望她一眼，我从她的眼光之中，感觉到她仍是以前的卡洛丝：这感觉难以解释，你，你懂得吗？”武玄霜微喟说道：“情人之间的心意，只有她心爱的人才会感觉出来。你可以将你们的事情告诉给我听吗？也许我可以帮你的忙。”

沙尔海抹干了泪痕，说道：“卡洛丝的父亲是突厥可汗一个属国的藩王，我的父亲是他最亲信的一个武士，我和卡洛丝自幼一同玩耍，一同长大，比兄妹还要亲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有点羞涩，顿了一顿，这才继续说道：“她好几次说过，除了我不会再嫁别人！”

武玄霜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向她求婚？”沙尔海苦笑道，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武士，与她身份悬殊，怎好向可汗启齿？卡洛丝知道我的心意，她说反正咱们年纪还轻，她愿意等我，等我建功立业，有了一官半职之后，那时

再托人向她父王求婚，定必答应。这几年来，有过不少王公贵族，甚至外邦王子向她求婚，她都没有答应，果然是一心一意的在等我。谁知道这次大汗聘她去做王妃，她竟然二话不说，就让她父亲将她送走了。”

武玄霜道：“事前你不知道吗？你有和她说过话么？”沙尔海道：“前两个月，我们国中考选武士，我取得了第一名勇士的称号，可汗对我赏赐有加，升我做他的护驾武士，我正想趁此机会托我父亲向可汗求婚，谁知不久，可汗派我代表他到边境去巡查，待到归来之时，卡洛丝已经被大汗聘去做可贺敦了。”武玄霜道：“这样看来，可汗想必也知道你们的事情，所以有意将你遣走的。”沙尔海道：“不但可汗知道，我的父亲也早已看出我和卡洛丝的恋情，我回来之后，他就劝我不要再痴心妄想，同时，可汗也升了我三级，叫我做王廷武士的队长。我知道他是想安慰我，可是卡洛丝已经走了，我即算做到可汗，又有什么意思？”武玄霜问道：“这么样，那你是直到今天，才见着卡洛丝的了？”

沙尔海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回来之后，想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我想卡洛丝绝对不是贪恋荣华富贵的人，她以前也曾对我说过，若是我们能够如愿以偿，她宁愿放下公主不做，与我在草原飘泊亦所心甘。我想了又想，幸好她只走了三天，我便骑了千里马来追她，只要她不变心，我舍了性命也要将她救出来，大汗虽然有百万雄兵，威临万国，可是草原如此广大，哪里找不到藏身之地，呀，想是如此想，可惜卡洛丝竟然亲口说出她愿意去做可贺敦，还叫人射毙了我的马！”

武玄霜道：“你现在绝望了么？”沙尔海道：“她虽然如此对待我，可是我还不敢相信这是她的真意，她要是真变了心，我回头望她之时，她就不会用那样眼光看我的。”武玄霜道：“那你现在打算怎样？”沙尔海伤心之极，扭绞手指说道：“我的千里马已给她射死了，要追也追不上啦，我这一生再也不会听到她的真话了！”

武玄霜心念一动，笑道：“你信不信我？”沙尔海道：“怎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你若信我，你交一件信物给我，我去见卡洛丝，探询她的真意。你到大汗王城，隐姓埋名，等待我的好音。”沙尔海二话不说，便掏出了一只香囊，说道：“这是卡洛丝绣给我的，你拿去吧。我父亲有位朋友住在工城，我会到他家中借住，打听卡洛丝的消息。”随即将地址告诉了武玄霜。

武玄霜藏好香囊，与他道别。当下展开绝顶轻功，直赶到三更时分，才发现那一群武士的帐幕。

武玄霜一看，十几座帐篷，只有位置当中的一座，外面有两个武士守卫，武玄霜想道：“在这荒野之上，人迹少到，他们却还要小心守卫，这必定是卡洛丝的帐篷了。”随手捏了两团雪块，向空中一掷，发出呼喇的声音，那两个武士好生奇怪，心道：“这么晚了，还有兀鹰飞翔么？”抬头观看，那两团雪块，给武玄霜掷得很高，未曾跌下，在空中就溶化了，那两个武士看了好一会，甚么都瞧不见，更为纳罕，武玄霜早就趁这个机会，潜入帐篷。

帐幕内边，还有绣帘隔开，外间有几个侍女，或坐或卧，武玄霜掌心早已扣了几粒砂子，她以极轻灵迅捷的手法，揭开了帐篷一角，一瞧清楚，便将砂子轻轻弹出，将那几个侍女的晕睡穴都封了，若非经人解救，非得一个更次，不能自醒。

绣帘内隐隐有烛光透出，武玄霜在缝隙一瞧，果然是卡洛丝在里面，夜已三更，她还未睡，只见她坐在锦垫之上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沙

尔海，沙尔海，你怎知道我的苦心啊！但愿你恨我怪我，就当做这世上再也没有了我卡洛丝这个人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也免得闯下大祸。”

武玄霜听到此处，心中大喜：“果然她对沙尔海并非忘情。”于是“噗嗤”一笑，揭篷而入。卡洛丝蓦然看见一个陌生的汉族姑娘，走到她的面前，大吃一惊，张开了口，正想叫喊，武玄霜将那只香囊在她面前一晃，低低“嘘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卡洛丝，你别害怕，我是沙尔海叫我来看你的。”

卡洛丝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与他的事情？我从来未听沙尔海说起过你！”武玄霜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天山剑客。今日沙尔海与你会面的情形，我全都瞧见了。”接着又将和沙尔海谈话的经过告诉她。卡洛丝也曾听得沙尔海说过“天山剑客”的事迹，又见她持有送给沙尔海的那只香囊，疑虑之心尽去，便请武玄霜坐下，幽幽叹了一口气问道：“沙尔海他还没有死心么？我只当他将我恨入骨髓了。”

武玄霜道，“沙尔海一点也没有恨你，他深深知道你心里还是欢喜他的。所以他要我来探问你的真意。倒是我不明白，他对你如此痴情，你却为何那样对待他？”

卡洛丝眼角有晶莹的泪光，说道：“我比他还要痛苦万分，可是说了又有什么用？就让我一个人受苦吧。”武玄霜紧紧握着她的手，道：“卡洛丝，也许我能帮助你。即算帮不了忙，你说了出来，也总比闷在心头的好。我是个汉人，和你们的人全都没有关系，你说给我听，我决不会向任何人泄漏半句。”

卡洛丝问道：“你进来的时候，可曾留意外面的侍女？不知她们睡了没有？”武玄霜笑道：“不到我去唤她们，她们决不会醒来。”卡洛丝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因为她们都给我点了晕睡的穴道。”将武学中点穴的作用效果简略的对卡洛丝说了，卡洛丝又是惊奇，又是佩服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是会仙法的么？你的本领真是大得不可思义！”接着又道：“其实这几个侍女都是我的心腹，给她们听了也没关系。”

于是卡洛丝喝了一口浓茶，润润喉咙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父亲的王国在大漠北边，阿尔泰山之下，王国小得可怜，疆土只有三百里之地，人丁不过十万之众，好在国中水土肥美，有天然的牧场，还有金矿，我们年年向大汗纳贡，日子倒也过得颇为安逸。

“三个月前，大汗的使者到来，向我的父亲要求一件贡物，那是他最最舍不得的心爱之物。”

武玄霜插口问道：“是阿尔泰山的金矿吗？”卡洛丝愕然道：“不是。若是要阿尔泰山的金矿那还易办，大汗要的是我。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，几乎想投入我们国中那个布尔很大湖，死了干净。我是宁愿死了也不愿离开沙尔海的，可是我死了也不行，因为我还有一个父亲，还有一个王国。”武玄霜心情沉重，说道：“整整一个王国压在你的肩上，怪不得你要前往可汗的王廷。”

卡洛丝继续说道：“突厥大汗威临万邦，灭国无数，他自称是万王之王，只是他统率的雄兵，就超过我们的人口十倍。我们不过是他一个小小的属国，他若动怒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就令我们全国玉石俱焚。阿尔泰山的金矿固然要落在他手中，我父亲，沙尔海，以及我所有亲爱的人，都难逃这场浩动。没奈何我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，将沙尔海遣开，接了大汗的聘礼，在他派来的武士护送之下，前往大汗的王廷，准备做他的王妃。可是我也准备了一种

验不出来的毒药，在大汗迫我成婚之日，便将是我服毒自尽之时。这佯，我死在他的宫中，他只好自叹晦气，不能怪我的父亲了。”武玄霜叫道：“卡洛丝，你不能这样做。”

卡洛丝惨笑说道：“我已经想过了几千万遍，这样做实是最好不过，既可保全我的父亲，我的王国，又可以保全了沙尔海和我自己。沙尔海这傻小子，他却全没想到这些，他只想得到我，他只想凭他的武艺，将我抢走！所以我不得不像日间那样的对待他！我叫武士射死他的马，就是不愿他再赶来纠缠。他虽然是我们国中的第一好汉，但却怎比得上大汗这一群如狼似虎的武士？他若蛮干，只怕他未能将我抢走，早已死在武士们的刀下了。姐姐，现在你明白了么？”

武玄霜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故意装作无情无义，那是要令大汗的武士不起疑心。”卡洛丝道：“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沙尔海不起疑心，相信我是真的无情无义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你是怕他殉情而死。”卡洛丝道：“是啊。若然他痛恨我无情无义，他就不会寻死寻活了。”武玄霜道：“可惜他不相信。”卡洛丝又是欢喜又是悲伤，欢喜的是沙尔海对她的爱情竟是生死不渝，怎样都相信她；悲伤的是他一片痴情，生怕他闯出什么祸事。

武玄霜轻轻抚摸卡洛丝的秀发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愿意和沙尔海结为夫妇么？”卡洛丝道：“这句话你何须问？可惜我纵然愿意，也只有期待来生了。”武玄霜微微笑道：“不，我有办法使你们今生如愿。”

卡洛丝睁大了眼睛，颤声说道：“真的？”武玄霜忽然脱下了身上的衣裳，拔下了饰物，道：“卡洛丝，你我换过服饰试试。”卡洛丝道：“做什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你先别问，依我的话做了再说。”两人换过服饰，武玄霜掏出了两颗易容丹替她着意化妆，卡洛丝取出一面铜镜，两人并肩照镜，只见卡洛丝变了一个汉女，武玄霜则变了王妃。脸型肤色都与以前大大不同。

武玄霜笑道：“我像你么？”卡洛丝端详了好一会，点点头道：“是有点像，但若是与我相熟的人，一定还会看得出来。”说罢又连连摇头说道：“敢情你是想冒充我去做王妃？这不成呀，不成！”武玄霜道：“怎么不成？”卡洛丝道：“这几个突厥武士与我相处多天，他们会看得出来的；而且我不会武功，又怎能逃得出去？”

武玄霜笑道：“若是未见过你的面的，他只凭你的图像，霎眼之间，却未必看得出吧？”卡洛丝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想要骗过大汗吗，你扮作我的模样，入宫那天，你披着面纱，暂时间是骗得过去的。可是此去王廷，最少还得三四天的工夫呀，在路上又怎么瞒得过这群武士？”“武士们对你的侍女，想必不会像你那样注意吧？”卡洛丝道：“这个当然，若你扮作我的侍女倒还能混得过去。可是你扮作侍女有什么用？仍然不能挽回我的命运呀，何况在路上突然多出一人，武士们也不会不发觉的。”

武玄霜道：“你听我说。我要路上扮作你的侍女，入宫之时就扮作你。你的马车很宽大，总能够多藏一两个人。”卡洛丝给她一言提醒，说道：“对啦，你可以藏在我马车的坐垫下面，哎，还不必委屈你受苦，我每天叫一个侍女藏起来，你可以扮作她的模样，在车上陪伴我，歇息之时，你不下车走动，武士们绝对看不出来。”眼睛露出光辉，但立即又忧形于色。

第二十回　塞外相逢友变仇

武玄霜说道：“ 卡洛丝，你别害怕，这计划准能成功。 ”卡洛丝忽然叫道：“ 不成！ ”武玄霜道：“ 怎么不成？ ”卡洛丝道：“ 你纵能瞒过一时，始终不免给大汗发觉。不但大汗会再来索我，而且也连累了你。 ”武玄霜道：“ 我见了大汗，自有办法，担保他不会再追究这件事情。 ”卡洛丝道：“ 你是要刺杀他吗？可不好那样做呀。 ”武玄霜道：“ 我并不想杀他，我另外有办法。你相信我好了。 ”卡洛丝听说她是“ 天山剑客 ”，又见她显过诸般本领，既是无法可想，便只好信赖于她。

武玄霜见她还带着忧疑的神色，笑道：“ 你担心什么，是不是觉着那还有破绽。 ”卡洛丝道：“ 照你这样安排，破绽倒是没有。可是到了王廷之后，我怎样脱身回去？ ”武玄霜道：“ 沙尔海已与我约好，咱们先到王廷，他随后就来。 ”卡洛丝道：“ 还是不行。咱们一到王廷，即算大汗不迫我即日成亲，也定是将咱们接入宫庭之内，纵然知道了沙尔海的地址，也不能约他会面。 ”武玄霜也觉得这是个难题，正在思索，卡洛丝自己先想出了法子，说道：“ 照我们家乡的习俗，出嫁的女儿，到了夫家之后，就要将她所着的那套新嫁衣送去给母亲，表示在此之前是靠父母在此之后便是靠丈夫了。我到了王廷，奏请大汗，准我差遣两个侍女将我的嫁衣乘原车送回去，并给我带封向父母亲人报告平安的书信，我想大汗没有不应允之理。那时我便用你的易容丹，扮成一个侍女的模样，脱出牢笼。 ”

计议已定，武玄霜解了那几个侍女的晕睡穴，她们见着一个陌生的汉族姑娘，惊诧不已，幸而有卡洛丝在旁，立刻说明，她们才不至于叫出声来。这班侍女都是卡洛丝的心腹，她们平素也知道公主与沙尔海的恋情，对她甚是同情，都愿意冒了危险，依照计划行事。

第二天，武玄霜扮成了卡洛丝的侍女，陪着她同乘一架马车，护送的武士果然无一知晓。

一路平静无事，走了四天，便到达突厥的都门。路上宁静，可是武玄霜的心头却殊不安宁。原来她是想借这个机会，潜入大汗的王宫，见机而为，救出李逸的儿子。

这时她在车上遥望都门，心情紧张之极，想道：“ 李逸想必早已到了这儿了，不知他的遭遇如何？但愿我不要碰见他。 ”一想自己潜入王宫，大约不至于在王宫之内碰见李逸。她心中打下了如意算盘，若能将李逸的儿子救出，并再上一次大山，将李逸的儿子交给她的师兄，请他送还长孙壁。想来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师兄的伤也应当完全好了。

主意虽然打好，可心中仍然忐忑不安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是为了卡洛丝的事情而紧张呢，还是因为李逸也在这个城中而引起心情的波动？

武玄霜哪里知道，李逸也有一番奇怪的遭遇，此时他正在突厥的王廷，陷入了大汗的罗网之中。

就在武玄霜遇见卡洛丝的那条河边，李逸在她的前几天也曾在那里经过，他也遇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

李逸下了天山之后，就在山下的猎户人家，买了一匹坐骑，改了装束，扮成一个猎户的模样，并蓄起了一撮胡子，靠了易容丹之助，要比他本来的面目苍老十年。

他为了要赶到突厥王廷，救出他的儿子，一路马不停蹄，这日来到了喀

拉沙尔河河畔，他那匹坐骑经过了长途驰驱，又刚刚穿过一段数十里的沙漠，食水不够，人尚未乏，马却早已累得不堪，直喷口沫，嘶嘶喘气，如今忽然发现了一条河流，当真是比叫儿子拾到了金子还更高兴，于是李逸跳下马来，牵着坐骑，到河边喝水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骆驼声响，李逸抬头一看，见是两个装束古怪，深目勾鼻，头缠白布的汉子，合乘一匹骆驼，也来到了河边。看他们的相貌，不像是普通的维人。

这两个人跳下骆驼，拿起皮囊，正待盛水，看见李逸，神情似乎有点异样，一阵踌躇，又从河边折回，骑上骆背，看情形似是不愿意和陌生的人同在一起。

在沙漠上的旅人，碰到了同路的旅客，本来是很值得高兴的事，尤其是人数少的，更愿意结伴同行，好在旅途上彼此有个照顾，但这两个汉子不但没有欢悦之容，反而好像要避开李逸，这就不能不令李逸有点奇怪了。

李逸上去试用维语招呼，那两个汉子却似是听不懂他的说话，叽叽咕咕的一面说一面摇头，不待李逸走近身前，便骑着骆驼走了。

李逸听他们的口音，看他们的装束，心念一动，想道：“敢情是两个从花刺子模来的商人。”花刺子模是中亚的一个大国，是突厥势力所及的一个国家，名义上虽然不是突厥的属国，但也年年给突厥可汗缴纳贡物，曲意修好，怕突厥攻打它。花刺子模和突厥的商人时有来往，在突厥做行商的外国人，十有八九都会懂得维族的语言，但这两个汉子却不肯用维语答李逸的问话，李逸也不知他们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，但人家不理会他，李逸讨了一个老大的没趣，不便再和他们搭讪，只好退下，让坐骑喝饱了水，便放它在河边歇息。李逸也在树荫下闭目养神。

那匹骆驼走了还未到半里之地，天空出现了两只兀鹰，李逸听得兀鹰的叫声，睁开眼瞧，但见这两只兀鹰，正向骆驼扑下，原来驼背上挂有风干的牛肉，那两只兀鹰准是饿得慌了，所以扑下来抢肉吃。

这种草原上的兀鹰大得惊人，两边翅膀张开，就像一团黑云似的，扇得地上沙飞石走，呼呼风响，那两个花刺子模的商人在驼背上身形一侧，酷似中原武学中“倒挂金钩”的身法，双足一撑驼背，避开了兀鹰的利爪，双刀齐出，横削过去，但听得“■嚓”一声，先扑下来的那头兀鹰给利刀斩了一下，抓不中那块牛肉，却抓破了缚在驼背上的一个包裹，包裹里的东西哗啦啦的掉下了一大堆，第二只兀鹰又扑下来，但见刀光疾闪，羽毛纷飞，那只兀鹰似是知道厉害，一扑不中，也飞开了。

李逸吃了一惊，心想道：“这两个花刺子模的商人身手不俗，居然对付得了这种草原上的大兀鹰！”看那掉在地上的东西，却原来是一支支的犀牛角。这是很贵重的药物。李逸恍然大悟，想道：“是了，这两个商人乃是做药材生意的大商人，他们大约怕我是个强盗。会抢劫他们贵重的药材，所以避开了我。但他们既然具有这等武功，却又何至于惧怕单身的强盗？”那两只兀鹰抓不着那块牛肉，心有未甘，在上空打了一个盘旋，又再扑下，这一下来势更猛，但那两个商人也早有了防备，但见他们把手一扬，两柄飞刀破空掷出，那两只兀鹰也真厉害，居然伸爪抓着飞刀，可是那两个商人的飞刀发得快如电闪，两刀方出，后面的两柄飞刀又相继而来，那两只兀鹰再腾出一爪抓着，兀鹰到底不如武学高手的高明，它们抓着了飞刀，不会还击敌人，大约又给飞刀割伤了少许，在空中呱呱大叫。四柄飞刀还未坠地，那两个商

人第三次发出飞刀，但见银光疾射，这两只兀鹰吃过一次苦头，这回不敢用爪再抓，却用翅膀将飞刀扇落，但因此身形也便下沉，似是因为既要揭开飞刀，又要展翅飞腾，两难兼顾，甚为吃力的模样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两个商人第四次发出飞刀，但见刀光电射，那两只兀鹰发出悲鸣，倏然间展翅凌空，疾飞而去，不敢再惹那两个商人。原来每只兀鹰都被飞刀刺瞎了一目。

那两个商人拾起地上的飞刀和犀牛角，缚好背包，又再前行。李逸也正想起程，忽见前面一骑骏马，迎着那两个商人疾驰而来，马上的骑士用维语大喝道：“ 留下骆驼，让你们过去。 ”那两个商人鞭策骆驼向前冲去想以骆驼的巨力撞翻那一匹马，那个骑士突然跳下马背，双手一按，喝一声 :“止！”那匹骆驼竟然给他按着，四蹄屈地，不能前进，那两个商人唰唰两鞭扫下，那个骑士哈哈笑道：“ 你们要货还是要性命？ ”手腕一翻，只是一个照面，那两条赶骆驼的长鞭竟给他劈手夺去。这时李逸方才看得清楚，这个骑士原来是个汉人。

那个骑士夺过了长鞭，反手便是一鞭扫去，鞭声呼响之中，但见那两个花刺子模商人从驼背上腾空飞起，长鞭掠过驼背，那两个商人已倒纵出三丈开外。

李逸暗暗喝采：“ 好俊的身法！ 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四柄飞刀已从四个不同的方向，同时向那个骑士袭来，李逸见过他们的飞刀绝技，方道这个骑士将要大吃苦头，那知心念未已，只见那个骑士将长鞭打了一个圈圈，倏的就卷着了一柄飞刀，随即一抖长鞭，飞刀反弹飞出，“ 当 ”的一声与第二柄飞刀碰个正着，两柄飞刀在空中激起了一溜火花，流星殒石般都掉到草地上了。那骑士一个翻身，恰好迎着第三柄飞刀，依法泡制，长鞭一圈一抖，又将第三柄飞刀卷起反掷出去，将第四柄飞刀也打落了。

李逸吃了一惊，要知道这两个花刺子模的商人，刚才能用飞刀刺伤兀鹰，刀的锋利和他们的手劲可想而知，如今竟被那个骑士用长鞭卷起，借力打力，这种手法，不但巧妙之极，而且拿捏时候，也使得不差分毫，本身的功力，当然也远远超乎敌人之上。如此身手，放在中原的武林中，也算得是一等一的那骑士挥舞长鞭，步步进逼，那两个商人接续发出飞刀，但见刀光闪闪，鞭影翻飞，刀似穿梭，鞭如怪蟒，叮叮当当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刀飞刀落，片刻之间，已被那个骑士打落了十几柄飞刀，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那两个商人发了慌，将剩下的飞刀一古脑儿全发出去，每人的一只掌心扣着三柄飞刀，两人四掌，一下子便发出了十二柄飞刀，在空中织成了一片刀网。那骑士将长鞭盘头一舞，但听得■嚓■嚓的声音连珠密响，那条长鞭被十二柄飞刀削过，寸寸断开，其中一柄飞刀，余力未衰，从骑士的肩头斜削而过，饶是他闪避得快，护肩也已给飞刀削掉。

那骑士勃然大怒，猛地喝道：“ 让你们也瞧瞧我的刀法。 ”脚尖点地，使个“ 黄鹄冲宵 ”的身法，也像刚才那两个商人一般，凌空飞起，就在半空中掣出了一柄钢刀，严如饥鹰扑免一般向那两个商人当头剁下。

李逸见这个骑士如此凶狠，不但谋财，兼要害命，不由得动起了侠义之心，急忙跳出，大声喝道：“ 住手！ ”

可是他发话已经迟了，那骑士的刀法快得难以形容，只听得当当两声，那两个商人手上的月牙弯刀先给削断，接着是两声惨厉的呼叫，待李逸赶到之时，那两个商人已经尸横地下。

那个骑士回过头来，喝道：“ 好，你瞧见了，你就跟他们一同去吧！ ”

泼风般连环三刀疾所而来。李逸使了一招“龙门鼓浪”，也是一招三式，快捷无伦。他的剑乃是大内宝物，但听得当、当、当！三声响过，那个骑士的红毛宝刀损了三个缺口。

李逸有点奇怪，这个人似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，听他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是自己的一个熟人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这骑士的刀法快极，那容得李逸抽空思索，他的红毛宝刀被李逸削了三个缺口，只听得他“噫”了一声，刀锋一转，挥了一个圆弧，登时便是一招“夜战八方”横削出去，霎时间刀光闪闪，竟似化成了八口钢刀，从四面八方同时斩来。李逸喝一声“来得好”，横剑一封，一招“金钢护法”，守中带攻，随即变为“横指天南”，挥剑刺出，但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一刀一剑在这刹那之间交了八下，因为双方都快到极点，刀剑相交，仅是稍稍沾上，便即掠过，双方内劲相若，李逸的宝剑虽然稍占上风，却也未能将对方的宝刀削断。

转眼间双方已拆了二三十招，李逸抢了先手，着着进攻，但那人的刀法非常严密，急切之间，李逸却也无法取胜，心想：“若不是这几年来，我已将师父和岳父的两家剑法，融会贯通，只怕还未必是他的对手。”忽听得那人喝道：“咄，你我都是汉人，你为何替辘子卖命？”李逸道：“你有这身本领，却为何到塞外来，做这劫财越货的勾当？青天白日，伤人性命，实是天理难容！是汉人就可以横行霸道了么？”话声未了，那个汉子突然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是李殿下么？”李逸心头一震，同时叫了出来：“你是南宫尚么？”那汉子哈哈大笑，掷刀于地，说道：“小弟正是南宫尚，殿下”，你想煞我了！想不到咱们两人，居然还能够在异邦相见！”说罢便要上来拥抱李逸。

原来这个南宫尚正是八年之前，与李逸同在一个晚上，潜入深宫，想行刺武则天的那个虬髯武士。当年李逸混入神武营中，被分派做外廷的轮值卫士，和南宫尚正好同住一间房子。后来李逸从他岳父长孙均量口中，才知道南宫尚的父亲做过太宗皇帝（李世民）的禁卫军副指挥使，他混到长安，和李逸一般，同是怀着国仇家恨，想刺杀武则天的。那一晚上李逸行刺不成，跳下骊山，而南宫尚也给宫中的卫士发现，李逸逃命之时，正瞧见他被卫士包围，当时李逸还以不能救他为憾，想不到他也逃出了性命。

南宫尚以前是满面虬髯，但现在已是剃得乾乾净净，而且事隔八年，所以李逸一时认不出是他；而李逸也改容易貌，并蓄起了胡子，所以南宫尚也认不出是他。直到双方都出了声，而南宫尚又看出李逸的这一手剑法，两人方敢相认。

他们有过这一段关系，异国相逢，本该是喜出意外，可是李逸刚刚还要替那两花刺子模的商人打抱不平，忽然认出是他，这可就有点尴尬了。

南宫尚哈哈笑道：“当今乱世，人命贱如蝼蚁，成王败寇，谁不是杀人盈城，杀人盈野！我杀死了区区两个商人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李逸心中不以为然，碍于情面，不好发作。与他重新见过礼后，李逸问道：“南宫兄是几时到北地来的？却何以要杀这两个商人？”

南宫尚道：“我那次行刺不成，幸而逃出性命，本欲去投奔英国公的，未到扬州，英国公的义兵早已全部瓦解，朝廷缉捕得紧，没奈何只好逃到塞外。但我虽然是亡命天涯，反周复唐之心却未尝消灭。殿下，你是几时来的？可也是有所图谋么？”李逸道：“我的心事已冷。我也是那次行刺不成，逃

到此地的，算起来已有八年了。这八年来我一直僻处天山，已无心再问兴亡大事。”南宫尚笑道：“殿下何须心灰意冷，目下便有良机！”李逸道：“有何良机？”南宫尚道，“突厥大汗要兴兵打入中原，殿下你尚未知道吗？”李逸道：“听到一些风声，这与你我有何关系？”南宫尚道：“怎么没有关系？伪临朝武氏，篡位多年，皇唐旧臣，却大都未曾心服，趁此机会，里应外合，何愁伪朝不即覆亡！”李逸心头一震，大大不以为然，只因刚刚与他会面，不便即行驳斥。

南宫尚并没有留意到李逸神色的改变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今日杀这两个商人，也正是为此。”李逸诧道：“突厥要和中国开仗，与这两个花刺子模商人又有什么关连？你何以因此而要杀他们？”

南宫尚道：“突厥大汗兴兵在即，自要招贤纳士，广聘能人。据我所知，各国武士，闻风而来者，已不在少数！大汗就将趁拔青佳节，在王廷开英豪大会。”“拔青节”是突厥一个重大的节日，约当中国的二月中旬，其时春风解冻，牧野草长，突厥百姓，拔草饲畜，大事庆祝，求真神保佑牛羊繁殖，故名“拔青节”。李逸一算日期，即将来到，问道：“南宫兄莫非也想赴会么？”

南宫尚道：“我身为汉人，只伯他们不肯见信，故此除了要请人引荐之外，还想觅些进见之礼。殿下，你可知我这几年做甚营生？”李逸道：“你不说我如何得知？”南宫尚大笑道：“我做的便是无本钱的买卖，我逃到此地之一，会合了一批从中原来的江湖豪客，便在塞外干起黑道上的生涯。嘿，嘿！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岂能长为马贼终老？不瞒殿下，我确是想去赴会。我闻说突厥的太师，其人甚贪财货，他的儿子又正患哮喘病，多年未癒。我正为进见之礼在伤脑筋，却喜打听得有这两个羊牯，自恃有点武功，两人一驼，便敢从花刺子模运来大批贵重的药物，其中也有治哮喘的灵药。药材在突厥甚为缺乏，何况是难得的贵重药材？是以我便单骑追踪，志在动物，想不到他们竞敢与我拼命，哈，哈，那只好算他们晦气了！”

李逸想不到南宫尚如此狠心辣手，对他大为不满，暂且忍住。南宫尚问道：“殿下何往？”李逸道：“我也正想到突厥的王廷观光。”南宫尚道，“那好极了！殿下，良机不可错过，何不就与我一道，去见突厥可汗，以殿下的身份，突厥大汗必然大表欢迎，将来推翻伪周武氏，这大唐的宝座，就是殿下所坐的李逸心中暗暗冷笑，想道：“突厥大汗比你聪明得多，他早已想到要利用我这个人了，何须你来邀我？咱们要推翻伪周武氏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为虎作伥，助突厥侵略自己的乡邦，岂不成了罪人？”待要把这番道理向南宫尚讲解，心念一动，另有主意，想道：“南宫尚蛰伏塞外多年，他念念不忘重返中原，再图富贵，拥我为君，也不外是攀龙附凤，想恢复家业，重振家声而已。看他的为人，我未必说得服他，反而泄漏了我的秘密。我正要潜入王廷，救出敏儿，何不就着落在此人身上，想个妙法。”

南宫尚见李逸眼光闪烁，似是心思未定，再拜说道：“殿下，这是千载一时的机遇，错过后悔不及，殿下纵不想为天子，难道不想大唐重光吗？请殿下不必再犹疑了。”李逸目光聚拢，盯着他道：“南宫兄，你对唐室忠心耿耿，可佩可嘉。我岂不想大唐重光？只是咱们现在还未知道突厥大汗的心意，以我的身份，冒昧前去，祸福难测！”南宫尚道：“以我想来，突厥僻处西陲，他打进了中原，也难治理整个中国，一定要立先帝的子孙做中国的天子的。殿下何必犹疑？”李逸道：“话虽如此，胡人性情反覆，而且我去

求他，亦是有失身份。”南宫尚道：“可是良机不容错过，殿下不如先与我一同前往，待探清楚了大汗的心意之后，殿下再表露身份也不迟。”

李逸目光炯炯，盯着李逸道：“我可以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得依我一件事。”南宫尚道：“请殿下吩咐便是。”李逸道：“你切不可泄漏我的身份！我要凭我自己的本领，取得突厥大汗的重用，这样将来事成之后，他才不敢看轻于我。”南宫尚抚掌笑道：“大英雄大豪杰正当如是！”李逸道：“还有一层，武则天手下也甚多能人，若然给她知道我在突厥军中，说不定便要遣刺客来杀我，所以我的身份，不但对突厥君臣不能泄漏，对任何人也不能泄漏！”南宫尚心想如此一来，自己就是李逸最心腹的人了。岂不妙极，当下发了重誓，一口答应。

南宫尚将那骆驼背上的药材搬了下来，将最贵重的和治哮喘的药材捡出，放上自己的坐骑，与李逸策马同行，李逸问道：“你刚才说有人举荐，那是何人？”南宫尚道：“那是我到漠北之后，所结识的一位绿林豪客。”正说话间，只听得背后马铃声响，南宫尚回头一望，笑道：“正好是大哥来了。”

李逸道：“记着，我的名字叫上官敏。切不可再以殿下相称。”南宫尚怔了一怔，随即领悟，李逸既要他遮瞒身份，当然也得改姓换名。就在此时，那一骑马已然赶到，只见马上的骑客乃是一个豹头狮鼻的老人，双目甚有威严，手中持着一支三尺多长的旱烟捍，烟锅待大，这时正在吸得滋滋声响，烟锅里发出红光。

南宫尚对这老头甚为敬畏，立即跳下马来，李逸也跟着下马。南宫尚刚道得一声：“大哥，那两个花刺子模商人……”正想报告劫骆驼之事，那老头喝道：“且住，他是什么人？”南宫尚道：“他是我的义兄，名叫上官敏。”那老头道：“哦，你的义兄！做什么的？”南宫尚道：“我想与他同往突厥王廷，图个出身，未曾禀报大哥，请，请！……”那者头双目一睁，道：“帮中规例，决无更改，不得多言！”将南宫尚的说话打断，大踏步上前来，李逸甚为诧异，心道：“我又不是他们的人，他讲什么帮中规例？”念头方动，只见那老头忽然换了一付笑脸，伸出一只手来，道：“上官兄，幸会，幸会！”李逸想不透他何以前倨后恭，见他如此客气，只好以礼相见，伸手与他一握，陡然间忽觉一股大力压来，那老头儿的五指竟似化成钢爪一般，紧紧抓着他的脉门，李逸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这老头儿是有意伸量他的功夫，习武之人，骤遇袭击，反应自是快速异常，李逸手掌往外一登，一股内力也登时传了过去，同时手臂一转，用了一个“卸”字诀，手掌滑似游鱼，从对方的掌握之中滑了出来。

那老头儿道了一个“好”字，随即喝道：“留心接我十招！”旱烟悍倏然抖动，竟是一招极厉害的打穴招数，烟锅碰到他胸口的“璇玑穴”，李逸吞胸吸腹，险险避过，胸前衣服已给溅上了一撮烟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老头儿的烟捍来得有如暴风骤雨，招招都是点打李逸的命门大穴，南宫尚叫道：“大哥手下留情！”那老头儿根本不予理睬，手底丝毫不缓，一招紧过一招。

李逸心中暗怒，“这老头儿怎的如此蛮不讲理，一见面就要取我性命？”他施展了全身本领，好容易避过三招，险象环生，自知空手难以抵御，这时他又分不出心神说话，迫得拔出剑来，施展师门的精妙剑法，以攻为守，一招“龙门鼓浪”横削过去，剑光闪烁，端的有如长江浪涌，滚滚而来，但听

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。那老头儿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时而用铁烟锅磕开他的宝剑，时而倒持烟悍，当成点穴镢用，刺他的三十六处大穴，手法快捷无伦。李逸有生以来，还从来见过这样厉害的打穴高手，饶是他精通两派名家的剑法，也仅是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击之力。

这老头儿所诗的铁烟桿烟锅特大，所装的烟叶要比普通的烟斗多三倍有多，激战了一盏茶的时刻，锅中的烟火尚未熄灭，酣斗之中这老头儿突然吸了一口，猛地一股浓烟喷出，随即抡圆烟桿，似点非点，烟雾迷离中，竟辨不出他的攻势指向何方。李逸吃了一惊，急忙横剑一封，这一招是他师父尉迟炯毕生心血之所聚，甩于防守，端的是风雨不透，但听得一阵叮叮当当之声，有如繁弦急奏，那老头儿忽地跳出圈子，哈哈笑道：“ 已满了十招了！阁下武功高强，可算得是当今豪杰！ ”

李逸插剑归鞘，拱手说道：“ 多承老英雄过奖，幸而只试十招，再战下去，小可实非对手。 ”那老头儿笑道：“ 阁下请别见怪，此次前往突厥王廷，相会各方豪杰，阁下既与我们同行，虽然尚未入本帮，也算得是本帮一路，是以小老儿不得不冒昧一试。 ”李逸这才明白，想必这老头儿乃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帮主，不屑与不凡之辈同行，故此要伸量他的本领。南宫尚抹了一额冷汗，喜孜孜的说道：“ 我这位兄弟文武全材，若非相知有素，我怎敢邀他同行？大哥现在可以放心了吧。 ”

李逸与那老头儿重新施礼见过，问道：“ 未请教老英雄高姓大名，贵帮在何处安窑立寨？ ”南宫尚道：“ 我这位大哥就是以前名震中原的伏虎帮程帮主！ ”李逸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 原来是程达苏，幸而他的儿子没有同来。 ”程达苏的儿子就是以前要抢李逸剑谱的那个程建男，李逸现下虽然已改容易貌，但若是程建男在旁观战，看了他这手剑法，定然可以识破他的来历。

程达苏道：“ 不怕阁下见笑，伏虎帮实是被一妇人所迫，迫得迁到寨外来的。 ”李逸诧道：“ 什么妇人，如此厉害？ ”程达苏咬牙切齿说道：“ 那就是千古仅见的妖孽，伪周女主武则天呵！ ”原来武则天要肃清为害百姓的一些江湖帮会，伏虎帮也在被肃清之列，在中原站不住脚，这才搬来的。南宫尚为了要投靠程达苏，三年前去塞外入帮，现在是伏虎帮的副帮主。

程达苏问道：“ 阁下复姓上官，不知与前朝大臣上宫仪是否一家？ ”李逸这个化名，乃是因上官婉儿而想起的，至于“ 敏 ”字则是他儿子的名字，见程达苏问及，随口便答道：“ 他是我疏堂叔祖。 ”程达苏道：“ 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阁下也要亡命边荒。 ”

程达苏疑心稍减，但想到南宫尚从未对他说过有这样一位有本领的结拜兄弟，心下仍是不能无疑，一路上试探李逸的来历，李逸小心应对，幸而未露破绽。

当晚在草原宿营，程达苏絮絮不休与他谈论武功，谈到深夜，尚无倦意，谈兴正浓，程达苏忽然说道：“ 阁下的那柄剑真是神物利器，可否借来一观？ ”

李逸本来不愿，但怕他更起疑心，只好解下佩剑，程达苏接了过来，拔剑出鞘，但见一碧寒光，耀眼生缬，程达苏伸出手指，在剑脊上轻轻一扣，铮铮声响，宛若龙吟，程达苏啧啧称赏，赞道：“ 好剑，好剑，真是一把宝剑，怪不得老夫的铁烟桿也给它留下了几道剑痕！ ”把玩片刻，忽地失声叫道：“ 咦，这好像是大内之物？ ”原来他发现了剑柄上盖有“ 秦王府 ”的铨记，李世民未做皇帝之前，封为“ 秦王 ”，这把宝剑既然盖有“ 秦王府 ”的铨记，纵使不是李世民自用的佩剑，也当是他的大内藏珍。

李逸早已想好，从容答道：“不错，这把剑正是太宗皇帝赐给家叔祖的，当年太宗皇帝在春华殿招宴群臣，观赏剑舞，家叔祖即席赋诗，应对称旨，皇上乃将这把宝剑赐给了他；家叔祖见我性喜习武，又将这把剑转赐给我。”上官仪乃是当朝一品，皇帝赠他珍宝，原也不足为奇，但程达苏想到上官仪乃是文臣，虽说是因咏“剑舞”而得赐剑，于理亦通，但究竟不合他的身份，心中又多了一种疑团。

李逸亦自心中惴惴，正待收起宝剑，程达苏忽地双目一张，喝道：“帐外是谁？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一声裂帛，帐幕撕开，有人大声喝道：“你这三个投胡叛国的奸贼，吃我一刀！”三柄明晃晃的飞刀，便从帐幕的裂缝飞了进来，分取三人，李逸横剑一削，将飞刀削为两片，南宫尚闪身躲开，程达苏则有意卖弄武功，伸指一弹，铮的一声，将飞刀弹出帐外，反袭敌人。

程达苏冷笑道：“想必是武则天派来的人，南宫尚，你替我把他擒了。”程达苏未曾出去，那人已抢进来，一刀向南宫尚劈下，程达苏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，立刻使了一招“穿花手”，反扣他的脉门，那人刀法精奇，身法灵敏，南宫尚擒不着他，反而给他连劈三刀，几乎斫着，程达苏喝道：“出帐外打去，休得扰攘老夫！”连发两次劈空掌，掌风激荡，迫得那人几乎立足不稳，大大吃惊，心道：“这个纵横江湖的伏虎帮帮主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在帐中立不住足，只好跑出。

这时李逸与南宫尚都已认出了来人的面目，原来就是那个以前假作反对武则天，骗过李逸的那个神武营卫士白元化，他的飞刀绝技，在武林中可算一绝，比之昨日那两个花刺子模商人，那是高得多了。

南宫尚喝道：“好呀，白元化你这小子，我正想找你算帐，你却自投罗网来了！”追出帐外，解下了围腰的软鞭，一手持鞭，一手持刀，与白元化恶斗，两人武功相若，登时打得个难分难解。白元化扬声叫道：“泰兄快来，南宫尚这奸贼在这里了！”

这时程达苏和李逸都已走到帐外观战，程达苏冷笑道：“我伏虎帮迁到塞外，己算得是怕了你这个妖妇了，你却还放不过我，万里迢迢的派人来追踪我么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派来的是些什么人，有多大的本领？”他口中所骂的，“妖妇”，指的当然是武则天。李逸暗暗好笑，看程达苏这样乾指痛骂的神情，就好像武则天站在他的面前一般。李逸心道：“武则天虽然夺去了李氏的江山，她却真是个有才干的女人，程达苏咒骂她作妖妇，未免太无聊了。”

白元化高声叫唤，他的同伴却还未露踪影，南宫尚用左手刀展开“五虎断门刀法”封住全身门户，阻遏了白元化的攻势，右手长鞭挥舞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双方又激战了十余廿招，南宫尚稍稍占得上风但白元化的刀法仍然丝毫未乱。程达苏皱眉道：“南宫尚怎么连这个小子也收拾不来？”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草原上马蹄声响，一骑马远远奔来。白元化大喝一声，暮然间长刀一劈，将南宫尚冲得斜身闪避，立刻夺路奔出，南宫尚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如影随形，跟踪急上，长鞭抖动，鞭梢卷到了他的衣角，白元化暮地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反手便是三柄飞刀，南宫尚料不到他发刀的手法竟是如此迅捷，百忙中使了一个“铁板桥”的身法，腰向后弯，但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两柄飞刀从他面门飞过，第三柄飞刀斫中了他的额角。李逸方道南宫尚要糟，忽听得一声尖锐的笑声，紧接着“咕咚”一声，倒在地上的竟然不是南宫尚而是白元化，原来是程达苏暗中发出了一粒铁莲子，打中了白元化的

穴道。

就在此时，那骑马己飞奔来到，马上的骑客是一个身材魁伟的中年汉子，但见马未停蹄，他便在马背上使了一个“一鹤冲天”的身法，凌空飞起，在半家中挽了一个剑花，立即便是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向南宫尚当头刺下！

这刹那间，李逸如受雷震，惊骇万分！这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正是他岳父长孙均量所创的峨嵋剑法，看清楚了，这个汉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李逸妻子长孙壁的哥哥，长孙均量的儿子长孙泰！

李逸做梦也想不到是他，长孙壁曾经告诉过他，那一晚在骊山山脚，长孙均量和她兄妹二人碰到了恶行者与毒观音两大魔头，长孙泰中了恶行者的毒掌，又被毒观音打了一篷透穴神针，最后他舍命抱着了恶行者，早已与恶行者同归于尽，在长孙璧的心目中，也早已把这个哥哥当作死了，却怎的还居然活在世间？这还不算奇怪，长孙均量一家都是痛恨武则天做皇帝，发誓与武则天不共戴天的，白元化是武则天派来缉捕南宫尚的人，长孙泰却怎么会与他同在一起？反而与他的世兄南宫尚为敌？

但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火花飞溅，南宫尚的钢刀已被削了一个缺口，惊诧之极，失声叫道：“你，你不是长孙兄么？”要知长孙均量做太宗皇的殿前检点之时，南宫尚的父亲正是他最得力的部下，当年带引长孙泰兄妹到骊山山脚接应李逸的也正是南宫尚，如今突然见长孙泰杀到，南宫尚焉能不大感惊奇？

长孙泰喝道：“南宫尚，念在你我两家的交情，你随我回转长安，我可以替你向天后求恕！”南宫尚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叫道：“什么，向天后求恕？你，你是投顺了武则天啦？”长孙泰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你愿投顺武则天那是你的事情，我管不着。但你要投顺突厥可汗，这我却非管不可！如今只有两条路给你选择，一条是你将功赎罪，与我把这老贼擒了，押回长安，另一条是你跟这老贼走，咱们兄弟恩断义绝，凭着手中刀剑，决个死生！”长孙泰口中的“老贼”，指的当然是程达苏，程达苏哈哈笑道：“无知小辈，妄出大言。好呀，南宫尚，你选择吧，你听他的话，就与他一齐上来，你听我的话，就与我一刀将他杀了。”

南宫尚一来是畏惧程达苏，在他积威之下，不敢不从；二来他以前行刺过武则天，绝不相信武则天会宽恕他；三来他想投靠突厥可汗之心已非一日，长孙泰只凭着三言两语，又焉能打动他？只见他呆了一呆，突然一咬牙根，朗声说道：“程大哥，我当然听你的话！”猛地一刀劈出，长孙泰大怒，一个盘龙绕步，侧身闪开，长剑一挺，分心便刺，喝道：“好！你既甘心为虎作伥，休怪我手下无情！”剑光霍霍，立即展开了一派进手招数。

李逸正自心伸不定，忽听得程达苏说道：“上官兄，我看这小子的剑术颇是不凡，南宫尚可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比起你来，却还有所不及。”言下之意，不问可知，乃是想请李逸出手。李逸装作不懂，淡淡说道：“程帮主过奖了。”程达苏见他殊无动手之意，疑心更大，就在这时，只听得又是“当”的一声，但见南宫尚的左手已被长孙泰削断，只剩下右手的一条长鞭，挡不住长孙泰的攻势。

长孙泰剑势如虹，步步进迫，猛地喝道，“祸福无门，由人自招，南宫尚你尚未悔悟么？”一招“星汉浮搓”，剑尖直指到了南宫尚的咽喉，正要喝南宫尚投降，忽地一股浓烟迎面喷来，南宫尚趁此时机，倒纵出三丈开外，烟雾迷漫，长孙泰一剑剁空，只听程达苏已在他耳边冷笑说道：“叫你见识

老夫的本领！”好个长孙泰，居然临危不乱，身躯一矮，反手一剑，正好挡着程达苏的铁烟锅，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程达苏的功力比突厥深厚得多，这一招长孙泰虽然挡过，虎口亦已被震得酸麻！

程达苏用铁烟斗喷烟打穴的功大，乃是武林一绝，他一出手便用上这门绝技，实是想在照面之间，便将长孙泰击倒，岂知仍给长孙泰格开，程达苏也不由得心中一凛，不敢过份轻敌。当下将烟悍一抖，当成小花枪用，向前一戳，抖起了碗口大的枪花，片刻之间，连袭长孙泰左右两胁的六处穴道。长孙泰移形换步，用了一招“白鹤亮翅”，以快打快，瞬息之间和他的烟桿接触了六下，虽然给程达苏迫得连连后退，可是程达苏也未能刺中他的穴道。

程达苏又吸了一口浓烟喷出，笑道：“你的剑法尚称不俗，可是谅也难挡满十招。”长孙泰怕他暗算，抢到逆风之处，横剑一封，程达苏如影随形，长孙泰前脚落地，程达苏后脚便到，烟桿锅又敲到了他的后心。长孙泰急使“倒踩七星步”，左脚右滑，剑随身转，反手一招“倒洒金钱”，剑光闪烁，既救败招，复截敌掌。程达苏数道：“三招”，烟悍向上一挑，寻瑕抵隙，再刺长孙泰肋下的“魂穴门”，紧跟着又是一口浓烟喷去。

李逸凝神观战，心道：“一别八年，长孙泰的剑术亦已大有进境，可是却难挡满十招。”程达苏本是中原第一点穴功夫，在五十岁以前，用的兵器是点穴镢，长达三尺六寸，比其他各派的兵器部长得多，武林中有句话说，点穴的兵器乃是“一寸短，一寸险”。他的说法则是“一寸长，一寸强”所以不论兵器与手法，都与各家各派大不相同。到了五十岁之后，他改用铁烟桿点穴，烟桿的长度也是三尺六寸，可以当成点穴镢用，但因为可以喷出浓烟迷人眼目，比起长点穴镢更为厉害。长孙泰的剑术虽然不错，可是一来功力不及，二来又不懂应付他这种点穴的怪招。不过几招，果然便给程达苏杀得手忙脚乱。

激战中长孙泰一剑刺出，扎了个空，脚尖点地，身形立即向后倒纵，他这一招本来是“以进为退”的，岂知连这一招也早在程达苏意料之中，但听他一声喝道：“往哪里走？”飕的窜起一丈多高，严如飞鹰扑兔，铁烟锅照着长孙泰的顶门打下未，若然打中，长孙泰焉有命在？

这在这绝险的关头，忽见寒光一闪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李逸忽然一剑飞来，架住了程达苏的烟桿，程达苏厉声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就在这刹那间，但见长孙泰双膝弯曲，身子也软了下去。原来程达苏的烟斗虽然没有砸中他的顶门，鞋尖却已踢中了他腿弯的“白市穴”。李逸见他点穴的功夫如此厉害，暗暗心惊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程老帮主，留个活口不胜于将他打死吗？”南宫尚当然要帮李逸说话，也说道，“禀大哥，此人是长孙均量的儿子，咱们不妨暂时让他活命，问问他的口供。”程达苏道：“也好，你与我将他缚了，押进帐来。”

南宫尚道：“还有一个呢？”他指的是白元化，程达苏道：“他给我打中了关元穴，非过十二个时辰，不能自解，暂时不必理他。”

南宫尚将长孙泰双手反缚，推进帐来，程达苏通了一通烟斗，重新装满烟叶，抽了几口烟，喷出一圈圈的烟雾，冷笑问道：“你真是长孙均量的儿子么？”长孙泰本来打定主意，不管他问些什么，都闭口不答，但听他如此一问，劈头就提及他的父亲，不禁怒火上升，睁眼怒道：“你这老贼敢辱及我的父亲？”程达苏冷笑道：“哈，你还知道有父亲吗？哼，哼，那是你自己辱及先人，我程达苏对长孙大人却是钦佩得很。”长孙泰道：“我怎的辱

及先人？”程达苏道：“长孙大人一生尽忠唐室，料不到有你这样的不肖儿孙！”长孙泰大怒道：“我怎样不肖了？”程达苏道：“你的父亲与伪周武氏誓不两立，你如今却甘心做武则天的奴才，岂非不肖？”

长孙泰生性耿直，被程达苏激怒，禁不住把本来不想说的说了出来：“你这老贼实是我父亲仇人的党羽，亏你还敢厚着脸皮说钦佩他。我父亲不但是唐室的忠臣，他也是为国为民的义士，你这厮要去股奔突厥，我父亲若是知道，也定然不能饶你。”程达苏冷笑道：“你父亲若还在生，他定然会重重教训你，可惜现在你我都不能将他起于地下，问他心中的真意了，那也由得你胡说八道吧。这个暂且不提，但你说我是你父亲仇人的党羽，这却又从何说起？”

长孙泰面色突变，身躯战抖，颤声说道：“什么？我的爹爹，他，他已经死了？”程达苏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长孙大人在八年之前早已死了，他是被武则天的大内卫士杀死的，死在靠近边关的甘凉古道之中，要是他不死，他也一定是投奔突厥的。”长孙泰一咬牙根，忍着眼泪，仰天喊道：“爹爹，你死得好苦呀！你一直被人蒙在鼓里，直到临死之前，还不知道你的仇人是何等样人？”李逸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原来程建男拦劫我岳父的灵车，与抢夺我岳父剑谱之事，他早已告诉他的父亲了。幸而我现在改容易貌，程达苏他看不出来。长孙泰说的这话却又是何所指呢？”

只听得长孙泰继续喊道：“爹爹啊，你生前一直莫名其妙，不知恶行者与毒观音那两个魔头何以要下毒手害你？你只当是武则天派他们来害你的，岂知他们正是天后的敌人所定下的诡计，要他们假借天后的名义前来用毒手伤你，为的是要你一生怀恨天后。最后还请出他们的师父天恶妖道来暗算你，这手段与他们暗杀太子贤的手段如出一辙，可叹你却一直被蒙在鼓中。”

程达苏冷笑道：“一派胡言！”李逸却知道长孙泰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些事情想必是他投顺武则天之后才知道底蕴的。可是他又何以会相信武则天的话呢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长孙泰又道：“程老贼，你敢说你不是天恶道人的党羽吗，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和你这一伙人，广招中原的江湖败类，要去投奔突厥，天后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了，她说你们反对她那还情有可原，叛国投敌则是罪无可恕！南宫尚，想不到你也受他们所愚。你们若不及时回头，将来悔之晚矣！”

程达苏怒道：“我说你才是至死不悟！你背父投敌，卖友求荣，罪不容诛，吃我一掌！”手掌抬起，缓缓向长孙泰顶门拍下，长孙泰神色不变，冷笑说道：“老贼，你要杀便杀，何必装模作样！你今日杀我，明日管教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程达苏冷笑道：“你以为我当真不敢杀你么？”手掌拍下，忽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李逸突然伸手，接了他的一掌。程达苏双眼一翻，冷冷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怎么老是庇护这厮？”

李逸道：“程老帮主，你问问他还有几个同伙？”程达苏道：“对！”骈指如乾，指春长孙泰问道：“快说实话，武则天除了派出你和白元化之外，还派了些什么人来？你敢不说实话，我用分筋断脉的手法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”分筋断脉手法，乃是江湖上一种处置仇敌的最厉害的毒刑，程达苏是点穴名家，这种毒刑正是他所擅长的手段。李逸也不由得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我欲救泰哥，反而提醒他了。这种毒刑，比死更为难受，说不得只好和他反面了。”

但听得长孙泰哈哈笑道：“天后陛下高手如云，你一杀我，杀你的人也

就马上来了！”程达苏冷笑道：“当今之世，能够杀我的人也实在有限得很。你说说看，是什么人？”长孙泰神色倔傲，闭口不答。程达苏道：“好，待我看你的骨头是不是铁打的？”正要施刑，李逸说道：“程老帮主，不如将他留下，作为人质，纵有什么高手到来，他们也得投鼠忌器。”程达苏傲然冷笑道：“程某纵横江湖五十多年，岂曾怕过人来？何须用这种手段？”

长孙泰忽然面色大变，冲着李逸喝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你也是和他们一伙，你，你……”原来他这时已听出了李逸的口音，李逸心头大震，就在此时，程达苏一声冷笑，双指戳到了长孙泰的太阳穴上，李逸方在惊恐之中，程达苏的点穴手法迅如闪电，李逸要救已来不及，正道要糟，忽听得咕哆咕咚两声，倒下去的竟然不是长孙泰。而是南宫尚与程达苏！

第二十一回　大漠深宵逢旧识

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大出李逸意料之外，正自惊愕，忽听得长孙泰叫道：“李公子，刚才我错怪你了，原来你并不是他们一伙，怪不得几次三番救我，现在又杀了这两个奸贼。”

李逸犹如坠入了五里雾中，诧道：“什么？这两个人不是你的同伴杀的吗？”俯身察看，在程达苏与南宫尚的脉门、顶日报、背心百会三处穴道一探，说道：“咦，这更奇怪了，他们还没有死是给人用梅花针打了穴道。”试想程达苏乃是江湖上公认的第一点穴高手，竟被来人无声无息的打了穴道，这人的武功之强，岂非是不可思议！

长孙泰更是惊奇，说道：“我只道是你干的。怎么不是你吗？”李逸道：“你刚才说还有高手，随后就来，那，那……”长孙泰笑道：“那是假的。我是故意吓一吓这个老贼的，和我同来的只有白元化一人。”

李逸急忙走出帐篷，草原上杳无人影，连白元化也不见了。白元化被程达苏用独门手法点了穴道，断不能自己走动，分明是有高手将他救去了。李逸百思不得其解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人用梅花针打了程达苏的穴道，又将白元化救走，却何以不肯露面，他不是长孙泰一路的人，又何以暗中助他？”

李逸疑团塞胸，走回篷帐，解开长孙泰的束缚，说道：“今晚咱们都是邀天之幸，得以死里逃生，这位异人不肯露面，只有他日再图报答了。泰兄，想不到你我在此相逢，我正有话要和你说。”

李逸正待把他与长孙壁成婚的经过告诉长孙泰，长孙泰急不及待，已抢先说道：“我也正有话要和你说，我是受了一个人郑重嘱咐，来找你的。”

李逸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不必说，我也知道你的来意，你是奉了武则天之命，要找我回去的吗？我若肯投顺她，当年也不至于万里迢迢，投到塞外来了。人各有志，我实是不愿在武则天的手下做官，请你不要勉强。”

哪知长孙泰也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你猜错了。我不是奉天后之命来找你的，是你的一位青梅竹马的朋友，而又是最懂得你心事的人，托我来找你的。”李逸颤声问道：“谁？”长孙泰笑得极不自然，答道：“是上官婉儿！”

李逸心头一沉，喃喃说道：“是上官婉儿？是上官婉儿！”心道：“这么多年了，原来她还没有忘记我。可是她怎会托长孙泰来呢？”只听得长孙泰继续说道：“婉儿她知道你是不会回去的，可是为了她的原故，她希望你能够回去一次，她有很紧要的事情和你商量。她向你保证，天后绝不会勉强你做官的，你到了长安，愿留便留，不愿留便走。婉儿，她所盼望的只是要见你一面。”

李逸问道：“婉儿是武则天的记室（按：相当于今之秘书），身处深宫，你能够和她时常见面吗？”长孙泰道：“虽不经常，每个月能见上两三次。我现在是天后的大内宿卫。”李逸苦笑道：“这可真令我想像不到，武则天会信任你，而你也居然会做了护卫武则天的人。”长孙泰道：“这样的变化，连我也是始料不及。你还记得八年之前的一晚，你入宫行刺天后，我和爹爹妹妹在骊山山脚接应你的事吗？”李逸道：“我怎么会不记得？听璧妹说你那晚受了重伤，我们真为你担心，幸而咱们都平安无事，如今竟然还能重见。”

长孙泰听李逸提起他妹妹的时候，口气甚是亲热，有点诧异，却不便问他，继续道：“不错，我那晚被恶行者打了一掌，又中了毒观音的透穴神针，自己也以为是必死无疑，哪知醒来之后，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极舒服的床上，

室中的布置装饰都不是普通人家有的，更奇怪的是婉儿侍我在的身边。”李逸道：“那定是婉儿将你救入宫中了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她本来要救你的，不想却救了我，天后派她最高明的御医给我医治，其中有一个金针国手夏侯坚的弟子，得了他师父五年的功夫，给我医了三年，我才完全恢复。”李逸道：“你感激武则天医治你的恩德，所以做了她的护卫？”长孙泰道：“不是。我是听了婉儿的话，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；同时在那三年之中，耳闻目睹，多少也知道了一些天后的为人，所以在病好之后，我才自愿做她的卫士。”李逸心中暗暗叹息，想道：“武则天竟能令到她的仇敌为她效忠，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！我想恢复唐室，看来那是无望的了，只怕要太宗皇帝重生，才是她的对手。”

长孙泰道：“那些打着旗号，说要恢复唐室的人，其实十之八九，都是各有各的野心，像裴炎他就是自己想做皇帝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李逸道：“我早已知道，所以我现在亦已心灰意冷。嗯，咱们不谈这些争权夺位的事情，我只想听听婉儿的消息。”

长孙泰极力压抑自己，但仍然不免显露出一点痛苦的神情，歇了一会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是知道的，婉儿她七岁之时来到我家，十四岁离开，我看着她长大，我一直是将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的。”李逸道，“我听婉儿说过，她对你也很尊敬，当如兄长一般。”长孙泰道：“我做了天后的卫士，又与她相处了八年。我发现她心中爱慕的另有其人，那就是你。”李逸苦笑道：“是我？”其实这也是他早已知道的了。长孙泰道：“她说你是一个有本领的人，她天天都在盼望你回去。她还想听你的琴音，读你的诗句。”李逸又苦笑道：“她知道我是不会回去的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可是为了她的终身着想，我劝你无论如何，也要回去见她一面。”

李逸脸色苍白，颤声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泰兄，你听我说，我不，不……”他隐忍不住，正要向长孙泰吐露，他已与长孙璧成婚，不可能与上官婉儿结合了。长孙泰却抢着说道：“请你别先拒绝，先让我说！”声音突然提高，显见甚为激动，李逸怔了一怔，只听得长孙泰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实在是欢喜婉儿的，但因为她做了武则天的记室，你又恨极了她。”李逸摇摇头道：“不，不是。”他最初确是恨婉儿的，但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这怨恨也的确消减了。长孙泰道：“我不是劝你娶她，但你要知道她是在等着你，你看这是她托我捎给你的一封信，她说她有一首诗是你以前很喜欢念的，她现在亲笔再写给你，问你还记得吗？”

李逸打开了信，轻轻念道：“叶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。露浓香被冷，月落锦屏虚。欲奏江南调，贫封蓟北诗。书中无别意，但怅久离居。”他当然记得，这是他和婉儿在江湖上重逢之后，婉儿曾经给他念过的那一首诗，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压在心底，即在无人之处，也不敢拿来背诵。如今重读，回忆前情，禁不住一片怅惘。这一首诗是上官婉儿以前写来怀念他的，现在读来，更觉切合，“但怅久离居！”是的，分离之后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一晃就八年了呵！

长孙泰缓缓说道：“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她一直在等着你呵！她若得不到你确实的消息，她是不会再嫁人的。纵算你不能与她结合，也该让她知道，好死了这条心。你永世不回去见她，那不是累了她的终身吗？”长孙泰性情坦率，想到什么就毫无顾忌的说了出来，李逸心中一动，他以前听上官婉儿说过，隐约知道长孙泰对婉儿情有所钟，心道：“原来他自愿请求武则天派

他出塞，不但是为了婉儿，也是为他自己。”于是说道：“我是不会回长安去了，你回去告诉她吧，她若是有了合适的人，我也盼望她早日终身有托。你说，她有要紧的事情找我，就是要等我为她决定吗？好吧，那你就告诉她，早在八年之前，我就祷告苍天，保佑她能够找到另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了！”

长孙泰一片迷茫，叫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，她那样渴望见你，为什么你不愿见她？我也不知道她说的要紧事情是指什么？但我知道的是她一天比一天憔悴！”

李逸喃喃说道：“为什么我不愿见她，为甚么我不愿见她？”忽地跨上一步，紧握着长孙泰的双手，说道：“有一件事情你未知道，我们以前又不知道你的音讯，没法禀告，我和壁妹成为夫妇，至今已有八年了！”长孙泰身躯一颤，道：“什么，你和壁妹早已成亲了？”李逸道，“不错，我们是禀承令尊大人的遗命，不待服满，便成亲的，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已有七岁了！”

长孙泰惊喜交杂，却又有点难以为情，心道：“我只道他欢喜婉儿，却原来早已是我的妹夫。”当下重新见过郎舅之礼，彼此祝贺。

李逸笑道：“你与婉儿相处的日子比我长得多，你当然知道得比我清楚，她确实是个好姑娘。我愿望你们也成为夫妇。”长孙泰有点尴尬，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欢喜她的，只怕配不上她。大约在半年之前，有一次我见她的神情忧郁，曾悄悄去问过武郡主，就是你认识的那位武玄霜姑娘，问婉儿到底为了何事。郁郁寡欢？她笑说：女儿大了，当然会想到终身的问题，她心中委决不下，正自烦恼，你不要惹她。”

李逸突然从长孙泰的口中听到“武玄霜”的名字，不觉又是心头一震，要知武玄霜是和他有过恩怨纠缠，而又是他最佩服的一个女子，当年他曾经想过在婉儿与武玄霜之中选择一人，那时，他的心上压根儿还未有长孙壁的影子呢。长孙壁后来突然闯入，实是他始料之所不及。虽然他现在很爱妻子，但有时也会暗中自问，是不是当年因为自己委决不下，而这两个人又都没有和自己结合的可能，为了摆脱烦恼，这才心灰意冷，遂和长孙壁结了婚呢？而并不是单单为了她父亲临死嘱托的原故？每当想到这个问题，他就觉得有点愧对妻子。

幸而他不知道武玄霜也到了塞外，要不他恐怕更要心绪不宁了。当下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那么，听这位武姑娘的话，婉儿她已在思量她的婚嫁问题了，虽然委决不下，到底是件好事，你正应该欢喜呢！”长孙泰的心思不如李逸灵敏，想了一会，方始明白他话中的含意，心道：“不错。婉儿既在为婚事思量，而又委决不下，那么，纵使她仍然欢喜李逸，最少心中也有我了。”他一厢情愿，以为婉儿定是要在李逸与他之中选择一人，现在李逸既已成亲，那当然非他莫属，这样一想，心上愁云尽去，不觉喜上眉梢。

李逸问道：“那位武姑娘怎么样，结了婚没有？”他本来是怕提起武玄霜的，却又禁不住不问，长孙泰道：“未听说过，大约未曾结婚吧。她在外面的时候多，虽是天后的侄女，一年却难得有几次进宫。”李逸不觉又是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玄霜的年纪比婉儿还要大好几年，尚未结婚，难道，难道，她也是像婉儿那样在等待我吗？”

长孙泰道：“我听婉儿说，天后己有意思在百年之后，将帝位传给卢陵王，仍然是你们李家的天下，你可以回去了吧？”这个消息虽然颇出李逸意外，但他想一想，仍然说道：“还是不回去的好。”

长孙泰道：“你不回去，我也不敢勉强你。但你为什么与这个程老贼一

道，难道也是想去投奔突厥么？”

李逸道：“我虽反对伪周武氏，却还不至于投奔突厥。我和程达苏他们一道，乃是想借助他们之力，潜入突厥王廷。”长孙泰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李逸道：“这是为了你外甥的原故。”当下，将武士掳走他的儿子，威胁他投顺突厥大汗等事情对长孙泰说了。长孙泰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婉儿会欢喜他，原来他与婉儿，除了性情相投之外，对于大是大非，也还分得清楚。”

长孙泰道：“这次突厥准备兴兵入寇，天后早已得知风声，边关防卫森严，可以无虑。所可虑者，有一班武林败类，和一些不明大义的皇唐旧臣，也纷纷投奔突厥，却是不可不防。我这次就是奉了天后之命，专为缉捕程达苏与南宫尚来的，现在你既然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，我就让他们多活一时吧。”李逸道：“听你刚才所说，天恶道人和灭度神君等人，也都投到突厥来了，据我所知，这些人的武功实是不可小视，只怕武则天神武营中那三大高手，也还比不上他们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天后是否另外派有能人，我不知道。和我同来的则只有白元化一人。”李逸本来是想从侧面打听一下，问问武玄霜是否会来，见长孙泰并不知情，不便再问下去

长孙泰道：“壁妹呢？”李逸道：“我不愿意令她冒险，所以让她留在天山。”长孙泰问了一些他八年来的生活情形，又问了他一些关于妹子的情况，从李逸的口中可以听出，他们夫妇之间甚为恩爱，长孙泰也就放下了心。

天将破晓，早起觅食的兀鹰，已在帐幕上振翼飞腾，飞过之时，带起了一股风声，草原上的人家，听到这种声音，就像中原的人家听到鸡鸣一样，知道黑夜将逝了。孙泰道：“时候不早，我该走啦。”李逸道：“你今后行止如何？”长孙泰道：“我先要找到白元化，然后也许会到突厥王廷。若是事情已了，我也愿到天山探望你们。”

两郎舅分手道别，李逸将他送出帐外，陪他在周围察看一番，并未发见陌生人的足印，白元化的影于也依然不见。李逸心中想道：“这位异人只救走了白元化，却不理会长孙泰，难道他已知道长孙泰与我的关系，也知道我有话要和上官婉儿细说么？”

李逸送走了长孙泰之后，回到帐中，详细在程达苏与南宫尚的身上察看，程达苏是给梅花针打入了“关元穴”，南宫尚则是被打入了“风府穴”，这是一种独特的打穴手法，要替他们解穴，必须先用磁石将梅花针吸出，可是李逸却并不备有磁石，一想程达苏乃是点穴名家，便去检查他那盛暗器的皮囊，果然找到了一块磁石。

李逸拿起磁石，走到程达苏身边，心念忽转，改了主意，将程达苏暂时搁下，先替南宫尚治理。

解开衣裳细看，只见南宫尚的“风府穴”上有两个极细小的针口，想是那个施放暗器的异人，怕一枚梅花针的力量不够，所以用上了两口。李逸将磁石在针口之处轻轻一转，把两枚梅花针吸了出来，趁着南宫尚尚未曾清醒，立刻将他的两个针口弄大，连成一个，随即拈起了一根梅花针，在自己胁下的“玉龙穴”一刺，但却故意不刺正穴道，稍稍偏旁了一两分。

李逸先替南宫尚解了穴道，南宫尚睁开眼睛，见李逸在他身旁，而长孙泰则己不见，惊诧之极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李逸道：“咱们都受人暗算了，你可瞧见来人的面貌吗？”南宫尚：“没有呀。”李逸道：“我倒在地上，迷迷糊糊中好以觉得有一个人走进来，以后就不醒人事了。”南宫尚有点疑心，说道：“李兄，你的功力比我高得多，我方自觉得有人暗袭，

便立即不醒人事了。”他本来有点疑心是李逸暗算，但转念一想，李逸是唐室王孙，他决没有反而帮助敌人之理。

李逸道：“程老帮主一路之上似乎对我有点疑心，但我的身份，未到时候，却又不便向他吐露，你替我遮瞒些儿。”南宫尚道：“这个当然。”他心中暗喜李逸对他的信任，但却也另外起了一个疑团：“莫非是他念在长孙泰父亲的份上，怕程大哥加害于他，故此将我们暗算，好把长孙泰放走？其实他若有这个主意，尽可以与我明言，我也不一定要害长孙泰的。”

李逸接着替程达苏解穴，程达苏的功力深厚，果然非比寻常，李逸刚刚将插在他“关元穴”上的两枚梅花针吸出，他便立即醒转，不待李逸替他解穴，便即运气冲开，倏地一个翻身，蓦然跃起，反手一扣，扣着了李逸的脉门。南宫尚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干什么？”要知南宫尚虽然对李逸也暗暗起疑，但他为了前程，究竟是帮着李逸。

以李逸的武功，本来可以挣脱，他却丝毫不加抗拒，故意作出惊恐非常的样子，颤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我是来替你解穴的呀！”

程达苏一声冷笑，撕下了他的衣衫，一看看到了他“玉龙穴”旁边的针口，疑心稍减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也给敌人打了穴道了。”南宫尚道：“的确是有外人偷袭，我在迷迷糊糊中也似曾听到人声。”程达苏心想：“他的本领虽然高出南宫尚许多，但要暗算我，谅他还没有这样本领。”想了一想，将李逸放开，喝道：“南宫尚，你过来！”南宫尚惊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我也中了敌人的梅花针呀！”

程达苏道：“给我看看。”撕开他的衣襟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风府穴上中了一口梅花针，唔，这口梅花针打得很厉害！”李逸道：“幸好程帮主随身带有磁石，可是我的手法不大熟练，结果还是要剜开少许皮肉，才能够把这口针取出来。”他是怕针口太大，程达苏见了起疑，故此加以解释。程达苏道：“你懂得用磁石吸针，又懂得解穴，也算得是个行家了。”

程达苏在地上捡起了四口梅花针，端详了好一会，问道：“你们瞧见敌人的面貌么？”李逸与南宫尚同声答道：“只是听见声音，便立即昏迷了。”程达苏暗暗叫了一声：“惭愧！”原来他连敌人的声息都毫无觉察。李逸与南宫尚的武功都与他相差颇远，何以反而是他们听出了敌人的声息，这一点本来足以令程达苏起疑，幸而李逸布置得非常巧妙，程达苏刚一起疑，便立即想到：“敌人进来偷袭，当然首先是要对付我，其次是南宫尚，再其次才是这个上官敏。我先中了两口梅花针，他们然后各中一口，上官敏的轻功很好，故此打歪了少许。”他凭着数十年的经验，自以为推断不错，于是对李逸的疑心也就因之消除。

当下程达苏笑道：“幸亏这个偷袭的敌人，他用梅花针打穴的功夫，还未到最上乘的境界，打上官敏兄的那口梅花针，竟在他的玉龙穴旁边偏开两分，要不然咱们现在还没有人搭救呢。

我刚才是为了查察敌人的手法，上官兄，你不要多心。”李逸松了口气，连道：“不敢。”

其实这是程达苏的自我解嘲，他端详了那四口梅花针，针长只有七八分，比普通的缝衣针还要幼细得多，有这种份量极轻的梅花针打穴，而且最少是在三丈之外打来（因为若在三丈之内，凭他的本领，定能觉察）。这份功夫，他自问也不能够。

他一向以为自己点穴、打穴的功夫是世上无双，人间第一，岂知还有人

高出他上，焉能不令他晴暗惊心！

程达苏恨恨说道：“这个人也算得是个打穴的高手了。只是行动却未免不够光明磊落，可惜不知是谁，我倒想和他好好的较量一番。”南宫尚道：“到了突厥王廷，问问天恶道人和灭度神君，或者他们会知道。”程达苏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好，咱们现在走吧。”

三人收拾起帐蓬，走了一程，忽见草原上有三匹快马驰来，当前两骑已看清楚了乃是汉人，程达苏大怒喝道：“好呀，居然敢一再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。”扬手便是两颗铁莲子飞去，那两个汉人武士在马背上腾飞起，高声叫道：“程大哥，不认得小弟了吗？”随后那一骑亦已来到，是个突厥军官，程达苏怔了一怔，叫道：“咦，你们不是封牧野与祝见章吗？”那两个武士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十多年未见，大哥原来还认得我们。”

程达苏睁大眼睛说道：“听说你们在武承嗣门下很是得意，怎的却也到这里来了？莫非，莫非是你们也来替武则天邀请老夫么？”封牧野笑道：“我是来为突厥大汗迎接你们，与武则天毫无关系。嗯，这位是大汗御前的巴图鲁哈扎儿。大哥，你这两位朋友，小弟好似在哪里见过，请恕我一时眼拙，却记不起来。”原来封牧野与祝见章二人乃是青城派与万胜门的高手，在武林中颇有名望，十多年前，也曾在江湖上做过独脚大盗，但因他们掩饰得好，知道的人很少，程达苏那时是北五省的绿林领袖，却和他们素有往来。

程达苏是一个江湖经验非常丰富的人，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我早已听说他们投到武承嗣门下，但他们若然是武则天所派，断不会与突厥军官同在一起，这其中想必是另有原因。他们问起南宫尚和上官敏这两个人，当然不愿在他面前明说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副帮主南宫尚，这位是我新结识的一位朋友上官敏。是前朝大臣西台待郎上官仪的侄子。”

南宫尚道：“不错，八年前我在长安神武营中，似曾见过两位一面。那时两位是随武承嗣前来拜访李明之，李大总管的。我就是那个守门的人。”南宫尚那时混入神武营中，本来是准备行刺武则天的，而封祝二人则是武承嗣的亲信，当时各为其主，如今说起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李逸道，“我却记不起在哪儿曾见过两位了。”其实他是见过的，那是十多年前他还未离开长安，而武则天也还未称帝的时候，有一次他们随武承嗣进宫谒见武则天，恰好那时李逸也在宫中，曾和他们打过一个照面。李逸心中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难道他们的眼光真的如此厉害？那时我还未成年，如今我已改容易貌，他们十余年前见过我一次，又未曾交谈，居然还能够认出我来？大约这不过是他们的江湖伎俩，靠撞而已。”

封牧野笑道：“上官兄英风豪气，令人一见，便生钦佩，纵使以前未有见过，如今也不是外人了。小可今日既遇旧雨，又结新知，真是快何如之！”

程达苏道：“两位如何知道老朽到来？”祝见章道：“我们在突厥王廷碰见百忧上人的弟子阳太华，听说程老帮主已托他代默啜太师先容，大驾这两日便到。小弟闻讯，欣喜何似，但望早日拜见吾兄，是以和这位大人赶来迎接。”程达苏道：“太师如此优礼，真是大不敢当了。百忧上人的法驾到了没有？”祝见章道：“听说也是这一两日到来。”李逸内心暗惊，想道：“百优上人与天恶道人灭度神君合称域外三凶，他的武功更在天恶、灭度之上，他若也投突厥，谁人制得了他？”

程达苏问道：“王城的武士大会什么时候召开？”祝见章道：“已定好了日期，就在三天之后。我还怕大哥赶不及呢。”程达苏笑道：“我老了，

此去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。他们年少英雄倒可以趁此机会，大显身手，闯个万儿。”“闯个万儿”乃是江湖术语，即是树立名声的意思。

封牧野策马与李逸并肩，说道：“令叔以诗文驰誉，兄台却喜与江湖豪客往来，端的难得。听南宫兄说，兄台的剑术当世少有，不知令师是哪一位？”李逸道：“南宫兄是故意给小弟面上贴金，其实小弟不过是胡乱学了几手剑法，那敢当此虚誉。”客套一番，封牧野又问道：“上官大人的千金与阁下份属兄妹，这几年来她很得天后宠信，不知兄台可有见过她么？”李逸听他提起上官婉儿，心中一阵绞痛，黯然说道：“我与她虽然份属兄妹，如今却是各走各路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自从她入宫之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”李逸这番话出自内心，说来感情甚见激动，封牧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上官姑娘乃是一代才女，可惜她不明大义，改事仇人。难怪你做兄长的伤心。”

一路上封祝二人屡次用说话向李逸刺探，李逸掩饰得很好，这两人虽是有点怀疑，却也瞧不出什么破绽。傍晚时分，到了喀沙拉尔河下游，封牧野道：“还有日半路程，便可以到突厥王廷，不必急急赶路了。”在河边安下帐幕，吃过晚饭，天色刚黑。

晚上月色很好，草原景色迷人，大家便在草原上漫步闲谈，程达苏与封祝二人一道，李逸与南宫尚一道，渐渐这两批人分开，彼此都看不见了。

李逸道：“这位程老帮主似乎甚是多疑，昨夜他几乎疑心那暗器是我打的呢。”南宫尚道：“他十几年来被武则天派人缉捕，在江湖上几乎无地容身，也难怪他多疑善虑。”心想：“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唐室王孙，是个与武则天誓不两立的人，连我也会对你怀疑呢。”

谈了一会，南宫尚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咱们该回去歇息了吧。”李逸道：“难得如此月色，我倒未有睡意，你累了你先歇吧。”南宫尚笑道：“殿下你是雅人，我却不懂欣赏什么月色，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帐蓬替你们料理卧具。”

李逸独自在草原散步，心事如潮，越行越远，走到河岸树边，忽听得有人低声说话，有个人道：“程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里面有个极大的秘密！”正是封牧野的声音。李逸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我且听听他说的是什么秘密。”伏在一个砂丘后面偷听，只听得程达苏问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封牧野道，“你道这江山是姓武的还是姓李的？”程达苏道：“怎么，我离开了几年，难道国中又有了什么变化么？”

封牧野道：“武则天接受狄仁杰的劝谏，已内定将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卢陵王李显了。所以这江山现在是姓武的，将来却还是姓李的。”

这消息李逸早听得长孙泰说过，不以为奇，程达苏却怔了一怔，随即冷笑说道：“武则天当真是老糊涂了，她大约以为儿子比侄子亲吧？她也不想，她是从李氏手中夺来的江山，这对于李唐王室乃是一个大大的耻辱，而且被她杀害的王孙贵族，先朝大臣，不计其数，她的仇家，将来就不会报复吗？纵使她得以保全首级，武氏子弟只怕难免要被斩草除根！”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你们两位是不是为了怕靠山将倒，所以想另投明主？”

祝见章笑道：“程大哥，我说一句不怕你见怪的话，你大约也不是存心要做李姓的忠臣吧？”程达苏道：“我又没食过唐朝的俸禄，当然不必为它效死尽忠，不过武则天迫得我无路可走，如果让我挑选的话，那我还是拥护姓李的做皇帝。”祝见章道：“这就对啦！总之不管谁做皇帝，姓李也好，姓武也好，只要他不与我们作对便行，若能给我们功名富贵，那更是最妙不过！”程达苏道：“不错，你说到我的心坎上啦。”

封牧野道：“ 那么，我们不怕对你说了，我们这次，正是奉了魏王之命来的。将来若是突厥大兵打进关中，魏王愿意里应外合！ ”程达苏道：“ 此话当真？ ”封牧野道：“ 怎么不真？魏王他虽是武则天的侄儿，但他也得为他自己的利害着想呀！武则天传位给她的儿子，他还有什么指望？所以只要突厥大汗答应让他做中国的皇帝，他又何辞大义灭亲？ ”

李逸打了一个冷战，心道：“ 这算是什么‘ 大义 ’？这简直是猪狗不如！ ”程达苏哈哈笑道：“ 武则天这回可真是众叛亲离了！哈，哈，我真是料想不到，原来你们二人竟是武承嗣的密使呢！ ”

封牧野道：“ 现在突厥大汗已经一口答应，就待突厥的大兵打进关中了。你那个副帮主南宫尚是要恢复唐室的，咱们的秘密可不能让他知道。 ”程达苏道：“ 南宫尚对我的话从来不敢不依，不过为了稳当起见，也还是瞒着他好。 ”封牧野道：“ 还有那个上官敏也很是可疑！ ”

李逸吓了一跳，只听得程达苏问道：“ 怎么？你看出了什么可疑之处了。”封牧野道：“ 我看他的神情气度，一点也不像江湖人物，甚至也不像普通的人。上官仪的子侄我大半知道，却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人物。 ”程达苏道：“ 南宫尚说这人是他的义兄，难道他骗我不成？ ”封牧野道：“ 咱们只是疑心罢了，总之，是要提防些好。 ”

程达苏和他们谈了一会，忽然问道：“ 武则天手下有什么高人？ ”

封牧野道：“ 以前本来有所谓神武营三大高手，即是西门霸、秦堪、张挺三人。 ”程达苏道：“ 这三个人以前都曾经和我交过手，以西门霸的功夫最强，我给他扫了一鞭，他也给我敲了一记烟斗，算是两不输亏。其他二人虽也不错，嘿，嘿，那不过是和我的副手南宫尚不相上下罢了。 ”

封牧野道：“ 现在更不行啦。八年前在骊山一战，张挺给天恶道人打死，西门霸也给打伤，功夫已大不如前了。 ”程达苏怀疑道：“ 照你这样说来，难道武则天手下，竟是没有什么能人？ ”封牧野道：“ 还有一位神武营的总管李明之，内外功夫都很不错。但他是统兵的将领，高来高去的事较差，不会在江湖行走的。 ”

程达苏道：“ 听说武则天有个侄女，叫做武玄霜的，乃是优云神尼的得意弟子，以前曾在峨嵋金顶捣毁过英雄大会，连谷神翁也曾败在她的手下，委实不可轻视，怎的不见你提起她？ ”“ 她，她…… ”程达苏道：“ 她怎么样？ ”

李逸听到这里，心头卜卜跳动，竖起耳朵来听，封牧野道：“ 这又是一件秘密，我正要与大哥商议。 ”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程达苏一声喝道：“ 谁在外边？ ”

李逸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道程达苏已发现了他，心想事已如斯，只好挺身出去，心念方动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：“ 大哥，是我！ ”是南宫尚的声音。

程达苏喝道：“ 你来这里做什么？ ”南宫尚道：“ 我在帐中听到了夜行人的声息，追踪下去，不想在这里遇见大哥！ ”程达苏跳了起来，急忙问道：“ 向哪个方向走了？ ”南宫尚指了一指，所指的方向刚好与李逸藏匿的方向相反。

程达苏道：“ 好，咱们马上去追。 ”一行人向河的上游追去。李逸松了口气，心道：“ 南宫尚说有夜行人前来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只怕是他有意将程达苏他们引开的。 ”

李逸回到帐幕，哪里睡得着觉？翻来覆去，思想封祝二人刚才所说的话，可惜封牧野的活被南宫尚打断，听他的口气，他分明就要说出一件有关武玄霜的事情，而且还是一件秘密！只不知是什么秘密？

想起了武玄霜，李逸的心头，就像一池静水突然被投下一块石头，动荡不休。随即又想起了武承嗣恶毒的阴谋，“他要做突厥的内应，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。若给他成功，称心如意的做了皇帝，中国固然要变成了突厥的藩属；李唐的王室子孙也一一要被他杀得寸草不留。可以料想得到，他的手段，定然要比武则天更加残酷百倍！”想至此处，李逸怦然心跳，想道：“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似乎应该回去一次。”

但随即又想到长安乃是他伤心之地，城中有他所不愿见的人，而他也曾经对长孙壁发过誓愿，愿与她终老异国，埋骨天山，永不回去的了。但是武承嗣的这件阴谋又实在关系太大，“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？”李逸翻来覆去，想来想去，心中难决。

忽听得脚步声响，程达苏他们已经回来，封牧野、祝见章与那个突厥武士巴扎儿同住一个帐幕，程达苏与南宫尚则仍然住原来的帐幕，李逸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走进篷帐，急忙蒙头装睡。

只听得程达苏叽叽咕咕的说道：“来无踪去无迹的，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一个人？”接着又道：“你当真没有瞧错？”南宫尚道：“我的确是瞧见一条黑影向那个方向跑的！”程达苏道：“好，明天再查看他的足迹。哼，上官敏这个小子倒睡得很酣。”

李逸装得呼呼熟睡，心中却在想道：“八成是南宫尚为了替我遮瞒，故意将他们引开的了，程达苏是个老狐狸，听他说话，似已起了疑心，明天若给他查出没有外人的足迹，这怎么办？”但程达苏与他们同一帐篷，他又不能够与南宫尚私自商议。

草原上的气候变化很大，上半夜那么好的月色，下半夜却刮起风下起雨来，李逸心中暗喜，想道：“幸好有这场大雨，足迹是再也查不出来的了。”他可没想到，还有一件更出人意料的事情。

一早起来，风雨早已停了，程达苏最先走出篷帐，。忽听他一声惊呼，李逸与南宫尚急忙随着奔出，只见封祝二人与突厥武士那座帐幕竟然移到了半里之外，变成了一堆破布，委弃地上，封祝与那个突厥武士睡在泥泞之中，动也不动。

程达苏叫声：“不妙！”试想封祝二人何等武功，焉有被风吹走帐篷仍未觉醒之理？何况昨夜的风声虽大，却也不至于卷走帐幕。程达苏急忙上前查看，这三个人果然是给人点了晕睡穴，程达苏是个点穴的大行家，立即替他们解救，三人醒来，面面相觑，那个突厥武士惊疑不定，叫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封牧野苦笑道：“咱们大约是给人暗算了！”那个武士瞧了程达苏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暗算？咦，你们却完全没事呀！”程达苏满面通红，他未能发现暗算的人，已是在突厥武士面前大失面子；更糟糕的是，那个暗算的人故意放过他们，突厥武士难免不起疑心。程达苏想起这个神秘的敌人，本领如此之强，既是羞愧，又是惊慌，南宫尚则心中暗喜，想道：“我昨夜胡乱扯了一个谎，想不到果然有夜行人到来。”

幸在程达苏他们到底是投奔突厥大汗的客人，那武士不便追究，而且离王廷不远，不必在路上先闹起来。于是一行人换过衣裳，继续赶路，黄昏时分，到了王城，投到宾馆，自然有人迎接。

出来迎接的是一个瘦长的汉子，淡淡的眉毛，凸出的天庭，相貌甚为特别，在他后面则跟着一个突厥军官，程达苏一见大喜，说道：“阳老弟，早知你在这里，我也不用这么费事了，直接投奔你就行啦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不过是叨着师父的光，幸蒙大汗信任，叫我给他办点差事罢了。我听说你早已向默啜太师输诚，太师也曾向大汗说了。大汗知道你是一帮之主，甚为欢喜，加上又有天恶、灭度两位前辈给你说好话，将来是定必重用的了。”程达苏道：“我带了一点薄礼要献给太师，还请老弟代为先容。”那瘦长的汉子道：“不必着忙，明天我与你一同去拜见太师便是。”程达苏道了声谢，又问道：“后天是突厥的拔青佳节，听说大汗的武士大会便要在这节日召开，尊师的法驾不知到了没有？”那瘦长的汉子道：“他老人家大约要临到会期方能赶到。”

这个瘦长汉子名叫阳大华，正是百优上人的首徒，他奉了突厥大汗之命，专门接待中国的武士，暗中负了审查、甄别的任务。

当下阳太华将他们接入宾馆，这间宾馆住的都是从中国投奔来的人，十之八九认得程达苏，但却无一人认得李逸。那些人纷纷上来招呼程达苏，宾馆的大厅闹哄哄的像个市集。

李逸对这些人甚为讨厌，独自躲到一角。忽见阳太华与封牧野说了几句话后，面上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，向他走来，李逸心中一凛，只见阳大华向他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上官兄，幸会，幸会！”李逸只得伸手与他相握，陡然间忽觉一股热力传了过来，严如握着了一块炽热的火炭一般，幸而李逸在天山苦练八年，内功已甚有根底，微微一笑，将手缩回，说道：“阳大人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阳太华见他神色自如，疑云大起，问道：“还未请教上官兄属于何宗何派，尊师是谁？”李逸道：“我只是胡乱学过一些功夫，跟的是家父的护院教师，谈不上是何宗派。”阳太华冷笑道：“吾兄何必过谦，看吾兄这身精纯的内功，似乎是峨嵋的心法，不知长孙老先生与尉迟老先生与吾兄是怎么个称呼？”

李逸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百忧上人这个徒弟果然厉害，只是与他握一握手，他居然就看出了我的武功家数来。再给他盘问，定然被他识破我的来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大厅里忽然鸦雀无声，但仅仅是静了片刻，接着就异口同声的叫道：“谷老盟主，怎么你也来了呀！”李逸定睛一看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与自己阔别了将近十年的谷神翁！

谷神翁乃是十年之前中原一武林盟主，论他的身份，与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同是一辈，论武林的地位，则更在他们之上。如今突然来到此间，事前又没透出半点风声，焉能不令人惊异！

第二十二回　王廷盛会逞奇能

阳太华急忙走上前去迎接，脸上堆满笑容，说道：“谷老前辈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要知谷神翁虽然也是反对武则天的人，但他一向鄙屑域外三凶的为人，虽未公开与他们决裂，却是甚少往来。如今不请自到，怎不叫阳太华惊喜，心道：“到了这样大有来头的人物，我师父脸上也有光彩！”

谷神翁笑道：“我听说百忧上人就要荣任国师，我是特地来给他贺喜的呀！”阳太华怔了一怔，心想：“这老头儿的消息倒真灵！”急忙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家师尚未来到，天恶、灭度两位师叔现在大汗宫中，待弟子即刻去禀报他们，请谷老前辈到宫中安歇。”原来宾馆所招待的是次一等的人物，那些顶尖的人物，则早已由大汗接入宫中，待以上宾之礼。

谷神翁摆摆手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！这里熟人多，我愿意住在这里。”眼光环扫全场，一眼瞥见李逸，微微一笑，忽然向他走来。

李逸正在惊疑不定，心想：“谷神翁确是一心想恢复唐室的人，但他也是个有见识的人，却怎的也效域外三凶所为，来此投奔突厥？”心念未已，谷神翁已到了他的面前，伸手说道：“好久不见面呀！”李逸虽已改容易貌，想不到还是给他看了出来，急忙说道：“晚辈上官敏谒见谷老盟主。”谷神翁道：“不必多礼。”伸手与他相握，却以极迅捷的手法在他掌心写道：“一切我全知了！”

阳太华道：“原来两位是认识的？”谷神翁道：“上官老弟在襁褓之中我已认识他了，他性喜习武，老朽还曾和他切磋过剑法呢！”阳太华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小子懂得正宗的内功。”要知谷神翁本来是峨嵋派出身，与长孙均量，尉迟炯都是知交，李逸既然自小便认识他，那么从他那儿获得峨嵋心法，也就不足奇怪了。阳太华如此一想，疑心渐息。

谷神翁缠七夹八的信口胡扯，与李逸闲谈，一面仍拉着他的手不放。忽又在他掌心写道：“你当真不是来投奔突厥的吗？”李逸心中暗喜，想道，“他这样问，他当然也不是来投奔突厥的了。”便在谷神翁掌心写道：“当然不是。”谷神翁展眉一笑，这才放开了他，转与其他熟人搭话。

李逸又惊又喜，又是猜疑，心想：“难道那一晚暗算程达苏的就是他？可是我却不曾听说他练过梅花针打穴的绝技呀。而且那个人的武功似乎比他还高。但不是他却又是谁？莫非是他在这十年中又练成了什么绝技？”可惜人多口杂，李逸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去问谷神翁。

第二日程达苏本来要带南宫尚与李逸去拜见默啜太师（相当于中国的宰相）的，但突厥大汗突然临时派人通知，说是今日午时，大汗在宫中赐宴。赐宴之后，才正式开始武士大会。

有消息灵通的突厥武士告诉他们，原来是突厥大汗迎娶的新王妃到了，听说这位新王妃是阿尔泰山南面一个小国的公主，生得美貌非常，早已艳名远播。所以大汗不借金银重宾，特派专使将她接来。大汗最近有两件得意的事情，一是召开武士大会；一是迎娶新王妃。因此今日在宫中盛设喜筵，招待各国武士，准备向宾客大大夸耀一番。据那个突厥武士说，新王妃也许会出来向宾客敬酒呢。

大汗在王官赐宴，被邀请的，都感到光荣，尤其是听得突厥武士将新王妃说得那样美貌，更是使得大家都想去看。只有李逸听过便算，对众人赶着去趁高兴，心中并且感到憎恶。

到了午间，各国武士云集宫中，那座宫殿正在御苑当中，御苑中守卫的武士林立，一派森严的气象。

谷神翁到来的消息早已有人报告了天恶道人，大汗也已知道了他和身份，一进宫中，天恶灭神二人便将他请上上座，并谒见大汗，程达苏身份较低，则阳太华陪同，席次也排在后面。李逸与南宫尚等人的席次则排到三十以外，靠近大门，还有几十席设在宫门外的草地上，那些人则连大汗的颜色也不能“瞻仰”了。

李逸抬头一看，但见突厥大汗高高在上，相貌甚为威武，但看来最少也有五十多岁了。新王妃还没有出来，李逸想起那武士所说，新王妃不过是二十左右的少女，心道：“两人年纪相差一半有多，新王妃若然真像她说得那样美貌的话，岂不是糟蹋了她？”随即又在心中自笑，做了皇帝的人，谁不是三宫六院，姬嫔盈庭，那怜惜得这么多？再一看，程达苏正由阳太华陪同向默吸太师献媚，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，但见他打躬作揖的样子，却实在感到一阵恶心，便把眼光移开，不愿再看。

众人刚刚按着所排的席次坐好，忽听得有吆喝的声音，李逸抬头向外望去，只见御苑中闯进了一个汉子，约莫五十岁年纪，穿着一件褪色的长衫，头上戴一顶污旧的方巾，活像一个科场屡试不第的落拓书生，疯疯癫癫的样子，有五六个突厥武士大声吆喝，向他追来，看这情形，他当然不是得到大汗邀请的宾客了。所有赴宴的武士都大为惊诧：试想大汗的皇宫，防卫何等森严，竟有怪客闯了进来，这事情当真不可思议，而这人胆量之大，更是惊世骇俗！

晃眼之间，但见那个怪客已闯到门外的那块草地，草地上排有几十桌筵席，席上的宾客纷纷站了起来。一个武士举步如飞，追到了他的背后，高声喝道：“还不站住！”提起大刀，一刀就向他脑后劈去！

那怪客似是给他迫得又慌又急，忽地一足踏空，背脊朝天的仆倒地上。这时那个武士的大刀刚刚斩下，李逸心中正在吃惊，但听得那怪客叫了一声：“哎哟，不好！”只见他的身形在即将倒地之际，忽地右足向后一踢，“啪哒”一声，一只鞋子飞了起来，恰好打中那个武士的手腕，武士的大刀脱手飞出，那怪客在地上打了一个盘旋，倏的跳起，接了那只从半空跌落的鞋子，来不及再行穿上，拾着鞋子，又急忙逃命。

这一下，满堂宾客，皆是大吃一惊，试想那武士大刀斩下之势是何等刚猛，却被他飞起了一只破鞋，大刀便脱手飞上了半天，这等功夫，当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

混乱中但见天恶道人与谷神翁双双奔出，谷神翁叫道：“老符，老符，这里是大汗宫廷，你怎么恶作剧来了？”天恶道人则道：“是天山符老先生吗？难得，难得！你也来了！”听这口气，谷神翁和他甚熟，而天恶道人则似是和他只属闻名，尚未曾见过面。

那怪客哈哈笑道：“两位老弟，你们来得，我便来不得吗？”追赶他的那班武士，见有天恶道人出来招呼，都止了脚步。这怪客从从容容的穿上了鞋子，携着谷神翁的手，嘻嘻哈哈的步上石阶。

那些从中原来投奔突厥的人，听了他们的称呼，更是大感惊奇，都在想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连谷神翁天恶道人都对他这么尊敬？”看这怪客的相貌，颏下只有几根长髯，看来最多不过五十年纪，比谷神翁与天恶道人都要年轻得多，但他却把谷神翁与天恶道人都称作“老弟！”还有，听他们的口气，

他只是和谷神翁相熟，和天恶道人则似是刚刚相识，而也用这种不客气的称呼；天恶道人一向自高自大，被他叫了一声“老弟”，面上也竟无丝毫愠色。

突厥大汗起初见在盛筵将开之际，竟育这么一个衣衫破旧的怪客前来闯席，本来极不高兴，后来忽然见他露出那手神奇的武功，才知他是个风尘异人。突厥大汗也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，心中想道：“有异人投奔，下正且招揽，不可怠慢了他。”同时，灭度神君也对大汗说出了这个怪客乃是个大有本领的人，突厥大汗便叫太师出来迎接，将他请上上座，与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、谷神翁等同席。

李逸听得谷神翁将这怪客称作“老符”，猛的省起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是天山的符不疑符老前辈！”符不疑是武林中一个隐士，行事颇为怪诞，那一次峨嵋金顶的英雄大会，谷神翁与武玄霜斗剑，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便是符不疑飘然而来，将谷神翁拉走的。其时李逸虽已走开，但后来却也曾听得武玄霜谈过。想不到他这次又突如其来了。

符不疑和李逸的师父尉迟炯本来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尉迟炯在南天山隐居，他在北天山隐居，有一次尉迟炯去访他，与他切磋新创的几招剑法，符不疑此人很喜欢评论别人的剑法，又欢喜用嘲弄的口吻，那次两人比试了半天，符不疑赢了一招，挖苦了尉迟炯一顿；但尉迟炯认为他虽然赢了，剑法中亦是仍有破绽，不过一时间还未想出破解他的法子罢了。两人遂相约在十年之后，各以新创的剑法再比试一场。这是李逸未到天山以前所发生的事情。想不到未满十年之期，尉迟炯先已死了。天山南北距离三千余里，所以李逸和符不疑虽然同住天山，两人却未曾见过面。李逸见是他来，心中颇为奇怪：“符不疑的行为虽然怪诞，却是个不肯随俗浮沉的世外高人，怎么他也来趁这场热闹？”

这时，满堂宾客都已按所排的席次坐好，突厥大汗早已遣人去催新王妃出来敬酒，新王妃却迟迟未来。卫士队长巴图鲁恰克图说道：“王妃尚未出来，咱们可以先来几场玩艺，以娱宾客，也免得场面冷静。”大汗道：“有什么玩艺好看的？”恰克图道：“渤海王国的鞣靼大汗进贡了几头长白山的剑齿虎，今日既是武士大会，正好请咱们的武士显一显身手，表演服虎的功夫。”渤海王国是东北的一个大国，国中所产的长白山剑齿虎，是猛虎中最凶恶的一种，其时渤海王国正与突厥联盟，知道突厥即将出兵攻打中国，故此送了几头猛虎来作为贺礼，那是祝他军威大振的意思。突厥大汗一听，连声说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不必挑选别人了，就由你去服虎吧。”突厥大汗素知恰克图神勇非凡，想趁这个机会，让各国来的武士看看突厥本国武士的功夫，他的面上也有光彩。

恰克图奉了命令，便叫饲虎的将猛虎放出来，这时宫门外御苑的一块空地，早已布置妥当，周围用铁丝网拦住，以免猛虎闯出伤人，众人一看，只见那是一只雄伟硕大的吊睛白额大虎，锯齿巉巉，神威凛凛，果然令人害怕。

恰克图从容走入，向那猛虎叱咤一声，那头猛虎猛见有人拦在它的面前，虎威陡发，蓦然间发出霹雳一般的怒吼，巨尾一摆，腾空窜起，立即便向恰克图当头扑下！

座中虽然都是有本领的武士，见猛虎这等威势，也不禁有点触目惊心，恰克图却未给它声势吓到，但见他一个闪身，“卜”的一拳，先打中了老虎的背脊。

那老虎皮粗肉厚，但吃了一拳，也痛得连声咆哮，更发怒了，只见它那

对碧油油铜铃般的大眼睛，好像要喷出火来，猛地把腰胯一掀，虎尾一扫，两只前爪一扑，恰克图双掌向它腰胯一按，那老虎大吼一声，腰胯一掀，竟把恰克图抛了起来。

在旁观看人虎相斗的突厥武士都吃了一惊，忽见恰克图在半空中一个觔斗翻下，一个蹬脚，在那老虎头上重重的踏了一下，人与虎倏的分开，老虎在地上一连打了几个滚，痛得声声怒吼，蹲在地上，张牙舞爪，但己似有点气馁，不敢即向恰克图扑来。

恰克图哈哈大笑，故意走近老虎，招手引它，那老虎眼射愤火，只听得又似半空中起了一声霹雷，那老虎像是疯了一般，腾空窜起，带起了一股狂风，蓦地扑来，虎爪一撕，虎背一掀，虎尾一剪，一扑、一掀、一剪三般使过，仍然伤不了恰克图，反而给他一连打了几拳。这一扑、一掀、一剪乃是老虎最厉害的三样本领，三样本领都伤不了敌人，气更馁了。恰克图趁着虎势一衰之际，蓦然扑上，双手抓着它的头皮，将它按下，向地猛撞，喝道：“畜生，你服不服？”那老虎狂嗥怒吼，四只脚爪在地上扒开了一道坑，却是摆脱不开，渐渐力竭声嘶，垂头丧气，不敢发恶。恰克图哈哈大笑，跨上虎背，一只手抓着它的头皮，一只手轻轻拍它的颈项，笑道：“你给我做个坐骑吧！”那老虎给他治得服服贴贴，恰克图骑着老虎，绕场一周，场外掌声雷动。恰克图得意洋洋，这才放了猛虎，回来覆命。

大汗见自己的卫士队长得胜，当然非常高兴，立即赐酒三杯，并封他做“伏虎将军”。又笑着问天恶道人道：“像恰克图这般神勇，在中国武士之中，可算得第几等人物？”天恶道人笑了一笑，沉吟半响，说道：“哈，也差不多可以算得是第一等了。”听这口气，分明只是敷衍大汗的面子而已，其实对恰克图的本领并不怎样恭维。恰克图愤然说道：“请道长也去降服一头猛虎，让咱们开开眼界。”天恶道人又是微微一笑，叫阳太华过来，说道：“贤侄，你去和那几只畜生玩玩吧。”看天恶道人的神气，根本就不屑和老虎作对手。

阳太华垂手应了一声，恭恭敬敬的向大汗问道：“请问大汗，还有几头这样的猛虎？”突厥大汗道：“渤海王国进贡了六头。”阳太华道：“刚才那头已给大汗的武士打怕了，就除开它吧，让我独力伏那五头猛虎。”阳太华身材瘦长，相貌毫不威武。恰克图心道：“凭这个痨病鬼的模样，居然敢夸此海口？”意殊不信，说道：“你若能降服五头猛虎，我愿意给你牵马随镫！”

突厥大汗也想看看阳太华的本领，便叫将那五头猛虎都放入了那块有铁丝网所拦着的空地，阳太华走了进去，在地上盘膝一坐，五头猛虎都怒吼起来，从四面扑上。阳太华忽地一声大吼，有如雷震，摆在御苑上的那几十桌酒席，席上的杯盘都跳动起来，那吼声竟然把五头猛虎的怒吼压了下去！

恰克图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想不到这个看来似病鬼模样的汉子，吼叫得竞是如此骇人！”他在宫殿里头，耳鼓兀自给震得嗡嗡作响，御苑外面的宾客，功力稍弱的更禁受不起，纷纷撕下衣襟，塞着耳朵。

猛虎碰着了比它们更厉害的敌人，一样害怕，它们被阳太华的吼声所震慑，尾巴渐渐垂了下来，竟是不敢张牙舞爪了。

突厥大汗眉头一皱，他也有点禁受不住阳太华的吼声，然而他以大汗之尊，又不便塞着耳朵，便对天恶道人说道：“请道长代朕吩咐，叫令师侄不必再大声吼叫了。”天恶道人站了起来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太华，你制服

猛虎便了，不应惊吓大汗的宾客。”他的话声声调如常，然而在那样强烈的吼声之下，却是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突厥大汗以为他要出到御苑外边，才可以将命令传达给阳太华的，谁知他人不离席，已经用了“传音入密”的上乘内功，将声音送进了阳太华的耳朵。符不疑将筷子在桌面上轻轻一敲，说道：“好本领，好本领！”别人不觉怎么，天恶道人却是心头一凛。就在这时，阳太华的吼声和那五头猛虎的吼声都突然停止。

那五头猛虎，蹲在阳太华的周围，不敢扑上，却也不后退，人虎相持了一会，一头猛虎大着胆子，忽地又大吼一声，腾空窜起，向阳太华扑下来，它来得快，阳太华比它更快，但见那头老虎一扑扑空，阳太华已在它的颈项上拍了一掌，沉声喝道：“不知死活的畜生，给我乖乖的躺下来吧。”话犹未了，那头叫睛白额猛虎竟似老鼠遇上了猫儿一般，果然服服贴贴的躺了下来，原来是被他用分筋错骨的手法制伏，全身麻软，哪里还能发威？

阳太华几个起落，用同样的手法，将五头猛虎一一制服，猛虎伏在他的身边，都是不敢动弹。阳太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也给我做个坐骑吧！”跨上了一只最大的虎背，也像刚才恰克图所做的一样，骑着猛虎，绕场一周。可是刚才恰克图只是骑着老虎，而他现在则不但骑着一只老虎，后面还有四只老虎随从，比起恰克图那是神气得多了。场外欢呼喝采的声音，也比刚才更为热烈。

李逸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百忧上人的徒弟已然这样厉害，百忧上人更是可想而知。我虽然有谷神翁相助，只怕也未必是他对手。”

恰克图倒是个硬汉子，见阳太华如此本领，好生佩服，待到阳太华回席，便对他道：“我的本事不如你，我这个伏虎将军让给你吧。”突厥大汗道：“你们两人都是难得的勇士，恰克图不必推让这个封号，我另外封阳壮士做神威伏虎将军。”阳太华得意洋洋的领了大汗的封赏。这时却忽然听得在首席的席位上有冷笑之声。

阳太华一看，发笑的乃是突厥七宝寺的菩提上人。这一席是最靠近突厥大汗的首席，席上共是八人，除了主人方面的默啜太师之外，其他七人，都是各国来的最有身份的人物。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、谷神翁、符不疑，便是在这一席的。还有两人，一个是吐蕃来的昌钦喇嘛，一个是吐谷浑来的武士麻翼赞。

这菩提上人乃是突厥的第一高手，本来突厥大汗已内定了他做国师的，后来百优上人来到，百忧上人的名气比他更大，突厥改了主意，与菩提上人商议，要他将国师的封号让给百忧上人。在突厥大汗的用意，乃是想招揽外国的奇人异士，本国的到底是“自己人”，不妨谦让，菩提上人表面上当然毫无异议，心底里却是不服。

这时，他见百优上人的徒弟阳太华压倒了恰克图，恰克图自己并不怎样，菩提上人却感到脸上无光。想替突厥的武士争一口气，故此发出冷笑。

突厥大汗也有点诧异，问道：“上人因何发笑？”菩提上人道：“我笑渤海王国送来的这几头老虎，其实是中看不中用的野猫。”恰克图不服气道：“这几头老虎其实很凶猛啊。”菩提上人不理睬他，面向大汗说道：“大汗，你瞧是猛虎厉害，还是咱们的金眼神鹰厉害？”大汗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恐怕是神鹰比猛虎更厉害些。咱们不妨一试。”于是传下命令，叫掌管狩猎的“所罗卫”（官名）将他那头金眼神鹰放出来，与这五只老虎搏斗。

这头金眼神鹰乃是天山兀鹰的一种，自幼养熟，大汗每次出猎，都带它

随去，在它爪下，已不知抓死过多少狮、熊。虎。豹，但同时与五只凶猛的长白虎搏斗，却还是第一次。

鹰虎相斗，声势极是骇人，但见那头金眼神鹰两只翅膊展开，足有磨盘大小，扇得地上砂飞石走，呼呼风响，比李逸以前在草原上所见过的兀鹰要大得多！

猛虎知道来了劲敌，伏身作势，一见那只兀鹰扑下来，五只猛虎一齐窜起，但听得虎啸鹰鸣，裂人心肺，转瞬间，只见那只兀鹰展翅飞起，落下了一大片毛羽，突厥大汗变了面色，却有眼光锐利的武士奏道：“金眼神鹰已把两头猛虎的眼睛抓瞎了。”突厥大汗这才知道是他的神鹰业已占了上风。

兀鹰在空中打了一个盘旋，修的又扑下，这一回又弄瞎了两头猛虎，只剩下了一头尚未受伤，兀鹰第三次扑下，一爪就将这头猛虎抓上半空，摔将下来，活活的将它摔死，那四只瞎眼老虎吓得到处乱窜，它们瞧不见兀鹰，更难躲避，不过片刻功夫，那只兀鹰依法泡制，把这四头猛虎也一一摔死，大汗哈哈大笑，叫饲鹰的割下一大块虎肉，给金眼神鹰当作犒赏，接着对菩提上人笑道：“现在已试出来了，神鹰确是要比猛虎厉害得多！”

菩提上人招手叫恰克图过来，说道：“你看了这一场神鹰扑虎，可以知道这几只猛虎其实也算不了什么，你敢不敢与这只金眼神鹰再斗一场？”这几句话其实是说给阳太华听的，阳太华心想道：“若是我与这只神鹰搏斗，纵然侥幸不至被它所伤，但想制服它那却是万万不能的了。”恰克图更为爽直，立即说道：“上人说笑话了，人是血肉之躯，纵有天大的神通，他也不能飞到空中，怎斗得赢这样厉害的的兀鹰？”菩提上人微微一笑，转过头来对谷神翁道：“听说你们中国人讲究王道，我就试用王道的手段伏鹰吧。”这几句话其实也是说给阳太华听的，讥笑他刚才虽然能够制服五头猛虎，用的乃是霸道。阳太华当然不服气，谷神翁也有点不相信，说道：“便请上人用王道伏鹰，让我们山野鄙夫开开眼界。”

突厥大汗听菩提上人自愿去降服神鹰，这是替突厥武士大大争面子的事情，当然高兴，可也有点为他担心，便道：“上人的神通，朕素来知道。但这头金眼神鹰的凶猛非常，上人能够将它制服，当然最好不过，但却不必勉强。”菩提上人道：“大汗请放心，我说过要用王道服鹰，任它怎样凶暴对我，我也不会伤害它便是。”突厥大汗本来是为他担心，经他这么一说，却反过来说成是大汗替他的神鹰担心了。大汗知道他若非有十成把握，断断不敢用这口气说话，便放心让他去斗神鹰。

但见菩提上人走到御苑的那块空地上，盘膝坐了下来，大汗命令饲鹰的人将神鹰放出，饲鹰的发了一声口哨，随即嗖嗖嗖的射出了三支羽箭，三支羽箭都落在菩提上人的面前，排列成一个品字形，距离都不到一尺之地。这是一个讯号，往常大汗带它去打猎时，便是这样教神鹰随着飞矢去追捕猎物的。金眼神鹰只知服从主人的吩咐，管他是人是兽，立即展开翅膀，好像一团黑云似的，向菩提上人扑下来！突厥武士们见菩提上人亲自出场，人人兴奋，可是他们刚刚看过鹰虎相斗那残忍的一幕，金眼神鹰抓瞎了老虎之后，还要将它们活活摔死，却又不免为菩提上人担惊害怕。只见那头兀鹰已扑到了菩提上人的头顶，他仍然是盘膝而坐，动也不动！眼看就要被神鹰的利爪抓裂脑盖，有些胆小的竟闭了眼睛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忽见那头神鹰敛了双翼，好像在挣扎的样子，扑了几扑，却飞不起来。众人好生奇怪，定睛看时，只见那头金眼神鹰已落在菩提上人的掌心，神鹰的利爪赛如钩刺，但在他的掌

心上却一点也动弹不得，甚至连翅膀也张不开来，任它如何挣扎，竟是怎也飞不出菩提上人的掌心！

原来菩提上人动运用的是化劲消势的上乘内功，端的达到了拳经所云：“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虚，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。进之则愈长，退之则愈促，一羽不能加，蝇虫不能落。”的境界。要知鸟之能够起飞与人之能够举步，都要有所凭藉，靠着所凭藉的物体的“反作用”，才能够运动。这是近代的“力学”基本定理，古代的人当然不知道这条定理，可是武学高明之士，他们所悟出的“化劲消势”的功夫，实已与“力学”的原理暗通。现在菩提上人的掌心一点力道也没有，兀鹰虽然力大无穷。却如立足在“一羽不能加”的弱水之上，如何飞得起来？

李逸看到他这等功夫，也自暗暗吃惊，心道：“突厥国中，也大有能人，实在不可小视。”那兀鹰飞不起来，连声哀鸣，菩提上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瞧你可怜，放你走吧！”掌心放平，向上一送，金眼神鹰如释束缚，倏的便是一飞冲天。

菩提上人回到席上，对恰克图笑道：“如何？”恰克图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说道：“大师，你真是神人，我就不明白，那兀鹰为何飞不起来？”谷神翁与阳太华当然懂得这是化劲消势的功夫，阳太华心想道：“只怕要我的师父来到，才能够将他比下去了。”谷神翁则把眼睛望着符不疑，符不疑却懒洋洋的笑道：“好，看完一场热闹又是一场，真是越看越有意思了。”他摆出了一付袖手旁观的神态，竟似毫无与人争胜之念。

突厥大汗当然高兴之极，除了赐酒三杯之外，并叫恰克图到他的宫中宝库，取了一件七宝袈裟来赏给菩提上人。

菩提上人坐回原座，故作谦虚的对同席说道：“还请各位高明指教。”这一席上的坐的都是顶儿尖儿的人物，菩提上人的口吻实是向同席的挑战。其中昌钦喇嘛与麻翼赞乃是菩提上人这边的人，当然不会应战。谷神翁与灭度神君自问比不上他，不愿搭腔，符不疑只是笑嘻嘻的看热闹，天恶道人素来骄傲，他平生只眼优云神尼与百忧上人两个，他看了菩提上人伏鹰的本领，虽然也感到有点出乎意外，却还未怎样心服，当下想了一想，忽然微微一笑，指着御苑外面的一棵大树说道：“金眼神鹰确是神力惊人，但却也未必摧毁得了这棵大树吧？”这棵大树是突厥特有的一种乔木，名为“龙爪树”，要两个人才能合抱，树根像龙爪般牢固地盘结地上，故名“龙爪树”。菩提上人心道：“要摧毁这棵龙爪树，少说也要万斤神力，多好的内功也不能够。”当下说道：“道长如此说法，大约是自问可以摧毁这棵大树了，不知是怎样的摧毁法？我倒很想开开眼界。”突厥大汗眉头一皱，好像本来想说什么似的，但听得菩提上人这样说了，便不作声。

天恶道人皮笑肉不笑的淡淡说道：“贫道姑且一试。若是不能，诸位请别见笑。”于是走下玉阶，在千百武士目光注视之下，走到了龙爪树下面。

但见他双掌按在树上，面色沉重，过了一阵，头顶上便冒出热腾腾的白气，黄豆般的汗珠也一颗颗的沿着面颊滴下来，在场的都是武学高明之士，知道他正以上乘内功撼树，可是那棵大树却纹丝不动，连树叶也未掉下一片。

菩提上人笑道：“这么费力，何苦来哉？”谷神翁的座位与他相邻，这时正看得出神，心里想道：“天恶道人大约要施展他的看家本领了。”心念未已，菩提上人对他笑道：“谷老先生，我听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：蚍蜉撼树，看来与今日的情景大是相似！”蚍蜉撼树，乃是笑人不自量力的意思，

菩提上人颇通汉学，引用了这句成语，甚是沾沾自喜。谷神翁虽然憎恨天恶道人，但听得菩提上人这样轻薄的口吻，却禁不住冷冷笑道：“只怕未必是蚍蜉撼树，上人，你再仔细看吧！”

言犹未了，突然间全场静寂无声，没有一个人敢再偷笑了。那棵龙爪树本来是葱笼耸立，浓荫蔽地，树叶极力茂盛的，这时但见青翠的树叶一片片变为焦黄，枝条下垂，这么大的一棵树，好像突然间变得枯萎了。当真是难以思议的怪事！

原来天恶道人是运用他的毒掌神功，那棵大树受了他掌上的剧毒，再被他以掌力将毒力迫入树心，经过输水的脉络根髯输送到枝叶上去，生机受了阻遏，整棵大树便渐渐变得枯黄了。李逸看得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天恶道人用十年的功夫苦练毒掌，果然非同小可，比起从前，那是厉害得多了。此人不除，终是大患！”

天恶道人洋洋自得，正拟摧毁大树，忽觉气氛有异，场中竟没人发出一句采声，蓦然想起，明日便是突厥的“拔青节”，突厥是一个畜牧国家，对于树木青草的繁殖滋长最为重视，自己在他们的拔青佳节将他们所尊重的龙爪树摧毁，实在是犯了大忌。天恶道人思念及此，不觉冷汗直流，可是那棵大树“中毒”已深，天恶道人自己也无法可以救治了。

天恶道人只好放弃了摧毁大树的企图，在突厥武士憎恨的眼光中回到席上，突厥大汗极不高兴，原来在天恶道人说出要摧毁大树之时，他本就想出声阻止的，但那时菩提上人有意要与天恶为难，而突厥大汗也不相信他能摧毁大树，所以让他去试。如今大树虽未摧毁，却已枯黄，突厥大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，所以对他冷淡之极，也不向他敬酒。

菩提上人却忽然笑道：“道长果然好本领，我来敬你一杯！”

天恶道人连忙站起来道：“不敢当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菩提上人已托起一个金盘，盘中一个白玉杯，盛着满满的一杯美酒，金盘在他掌上滴溜溜的旋转，倏的就推到了天恶道人的胸前。天恶道人何等本领，一见他这样来势，立即知道他的来意，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原来他还要与我较量一番！”不敢怠慢，急忙凝神运气，伸手去接，但觉一股极强劲的力道向他攻来，天恶道人双足牢牢钉在地上，上身仍然不免晃了一晃。

原来菩提上人是想了许久，才想出这个法子来与天恶道人较量的。他本来也知道天恶道人擅长使毒，但却还料不到他的毒掌如此厉害，居然能在顷刻之间令大树枯萎，菩提上人为了避免与天恶道人的身体接触，因此才想出了用“隔物传功”的本领，借盛酒的金盆，来与天恶道人比拼内功。

若是双方正式交手过招，天恶道人凭着他的毒掌神功，自然不难制胜，但这样比拼，他的内功却要略逊菩提上人一筹，全力抗拒，尚恐有失，哪敢腾出手去接盆中的酒杯？菩提上人嘻嘻笑道：“道长，请喝酒呵！”“嗯，我送到面前，你又不接，未免太不给面子了吧？”天恶道人满肚皮怒气，情知对方是有意要自己下不了台，若不是在大汗跟前，他真想把菩提上人毙于掌下，此际，他只好装出笑容，索性施展了全身的本领，双掌托着金盘，向对方推去，说道：“实在不敢当，还是我借花献佛，先敬上人一杯吧！”

金盘旋转之势已然停止，天恶道人全力迫来，菩提上人的功力虽然比他稍高，却也不敢腾出手来取盆中的酒杯，双方暗 自运功，成了僵持之局，但见两人的头顶上都冒出了热腾腾的 白气，口中嚷道：“请呀，请呀，请你先干这杯！”

突厥大汗瞧得纳罕，心道：“这两人怎么如此婆婆妈妈的你 推我让？”旁边的侍从武士弯下身躯，在他耳边悄悄说道：“他 们二人正在以生死相搏，请大汗定夺。”大汗怔了一怔，随即便 瞧出了其中凶险的形势，懂得了那武士的意思，要知此时双方 均以性命相搏，谁都不敢腾出手来，大汗想要谁死，只须吩咐 他先喝这杯便行。故此武士说请他“定夺。”大汗心道：“这道 士虽然讨厌，犯我大忌，但他到底是客卿身份，我正要招揽各 国武士，若然任由他被菩提上人所伤，岂不使外人寒心？”当然 大汗也绝不会暗助天恶道人。但若任由他们僵持下去，又势将 两败俱伤。大汗想了片刻，正想叫他们二人罢手，尚未出声，符 不疑忽然站起来，嘻嘻笑道：“你们两人让来让去，好，这一杯 酒，就让我喝了吧！”拿起一双筷子，在金盆上一敲，但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那只白玉杯给震得飞了起来！

只见菩提上人与天恶道人同时松开了手，金盆也落了下来，吐谷浑来的武士麻翼赞急忙将金盆接下。这时符不疑已持杯在 手，将杯中美酒一口喝完，连声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

这一席坐的都是顶儿尖儿人物，人人大吃一惊，要知菩提、天恶二人以绝顶内功相拼，同席的一流高手，连谷神翁与灭度神君在内，自问都没有力量化解，其实不只他们没有办法化解，即算菩提、天恶本人，想自行罢手亦是不能。不料符不疑只是拈起筷子，轻轻一敲便把两股内家真力，都化解了，功力之深，实已到了震世骇俗的地步！

但见菩提、天恶二人颓然坐下，一声不响，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印，大汗的随从武士虽然不懂得符不疑刚才那一敲的奥妙，看了这个足印，亦自骇然。

但最受惊骇的还是菩提、天恶本人，菩提上人的五脏六腑都给震得好像要翻转过来，暗自运气，过了一盏茶的时刻，方始复原，他举目看天恶道人，但见天恶道人面色灰败，两眼无神，菩提上人心道：“原来这个姓符的并不是偏袒他，看来这牛鼻子道士所受的伤，绝不在我之下。”原来他们受了刚才的一震，双方都要损了三年功力。不过，若然没有符不疑的化解，只怕两败俱伤，那就要比损失三年功力更严重了。天恶道人喘息稍定，暗自思量，以符不疑刚才所显露的这手功夫而论，他完全可以暗助自己取胜，但他却不偏不倚，令到自己与菩提上人都要折损功力，真猜不透他对自己的真意如何？殊不知符不疑正是有意要他们都受一点内伤的。

突厥大汗见符不疑如此化解，天恶与菩提二人既没有分出输赢，双方都不至于损失面子，也很高兴，当下对他们三人都亲自赐酒一杯，调停了这一场暗地里的勾心斗角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人走到默啜太师的跟前，低声说了几句，这个人是默嚼太师的管家。默啄听了之后，向突厥大汗禀道：“有一位中国来的异人，想在大汗面前表演一项技能。”突厥大汗眉头一皱，生怕又弄出什么事来，问道：“是个什么人，你知道他的来历么？他要表演什么？”默啜太师道：“这人是个医生，他说能医好那棵龙爪树。这是我相识的一个医生，我敢担保他不是坏人。”突厥大汗听了大喜，便不再盘问默啜太师何以与他相识，立即传令道：“好，叫他一试，若能医好，重重有赏。”

命令传下，只见场中走出一个老头，三绺长髯，颇有潇洒出尘之相，在众人注意之下，走到了那棵大树旁边。天恶道人见，不禁又是大吃一惊！

这个老头儿不是别人，正是天恶道人的克星——金针国手夏侯坚，他根

本没有改容易貌，还是原来的那副打扮。天恶道人见了，又惊又疑，心中想道：“ 他怎么也来参加这个大会？阳太华又不是不认识他，怎的让他混进来了？ ”要知阳太华是专职负责招待各国来的武士的，按说有夏侯坚这样身份的人来到，他就是不禀告大汗也该告诉天恶道人，不料他竟让夏侯坚混在一般的武士之中，直到出了场，天恶道人方才发现，焉能不叫他大大惊疑。

天恶道人有所不知，夏侯坚乃是默啜太师请进来的。原来默啜太师有个独生爱子，患了哮喘病，请了许多名医都医不好，后来夏侯坚扮做一个中国来的走方郎中。只两三剂药就将他医好了，所以默啜太师很感激他。夏侯坚知道武士大会召开，请求默啜太师准他进来瞧瞧热闹，默啜太师答允了他。不过默啜太师并不知道他身怀绝世武功，将他的座位编在普通的席次。

场中只有几个一流高手知道夏侯坚的来历，其他的人则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听说他能够医好枯萎了的龙爪树，都感到新奇，大家凝神注视，看他如何医治。

只见夏侯坚走到龙爪树下，端详了好一会子，便从衣袖中取出金针，插在树干上，一连插了十二支之多，随着又要了两桶水，浇在树根，大约过了一支香的时刻，只见枯黄的树叶竟然恢复了青翠的颜色，下垂的树枝倏也恢复了弹力，随风抖动起来，枯萎僵死的大树果然“ 复活 ”了！要知大树之所以枯萎，是由于受了毒害，而并非由于衰老，如今夏侯坚解了树中的毒质，恢复了它的自然生机，因此能在顷刻之间，便令它“ 复活 ”。

突厥大汗大喜，立刻宣召命他上来，李逸坐在宫殿里靠近玉阶的一席，夏侯坚走人殿堂，经过他的席旁，忽然微微一笑，别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对李逸暗打招呼，李逸则是心头一动，想道：“ 我的易容丹是由他所赐，他当然看得出我的本来面目。 ”就在此时，李逸忽觉袖管之中似乎钻进了一条小虫，急急伸手一捏，却原来是一根小小的梅花针，李逸又惊又喜，这时夏侯坚已走到前头。李逸趁着众人都在注意夏侯坚之际，悄悄的将梅花针拈出来一看，只见针尖上刺着一小薄纸，纸上有几个极细的字，李逸装作拭汗，把纸片凑近眼帘，这才看出是“ 速离此地，迟则有变。 ”八个小字。

李逸恍然大悟，“ 哦，原来那一晚用梅花针暗算程达苏的是他！ ”随即疑心大起，“ 他为什么要我从速离开这个地方？难道我已给他瞧破了？ ”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怎可能轻易离开？李逸正在心慌意乱，但见夏侯坚已到了大汗席前。

第二十三回　岂有佳人甘作贼

突厥大汗因为夏侯坚给他医好了龙爪树，极为高兴，问了姓名，当即赐酒三杯，并吩咐默啜太师道：“你替朕招呼夏侯先生。”默啜是代表大汗做首席的主人招待贵宾的，大汗这几句话吩咐下来，当然是要默啜太师请夏侯坚到首席上坐了。

首席上坐的都是第一流的武学高手，而巨除了主人之外，七个座位都已坐得有人，默啜太师想了一想，走去与吐谷浑武士麻翼赞商量道：“这位夏侯先生是远方贵客，你是自己人，让一让吧。”麻翼赞不敢不依，心中却是很不舒服，想道：“他虽然医术高明，也不过是个走方郎中而已，怎配坐上此席？”表面上装得极为客气，拉开椅子，请他上坐，暗地里将脚轻轻一绊，想把夏侯坚绊倒，令他当场出丑，那知心念方动，突觉腿弯一麻，躬下腰来，竟似要对夏侯坚行大礼一般，夏侯坚故作惶恐的神情，急忙将他扶起，连声说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麻翼赞但觉一股大力将他托起，饶是他用了浑身本领，竟然抗拒不来，这才大吃一惊，知道对方不但医术高明，武功亦是深不可测，连忙拱手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而就在这刹那间，他腿弯的麻痹之感，也登时爽然若失了。

这中间的变化，连菩提上人也未曾察觉出来，但觉麻翼赞前据后恭，有点古怪；坐在邻席的程达苏则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这老头儿的点穴功夫，当真是神出鬼没，嗯，那晚用梅花针暗算我的，莫非就是此人？”只见默啜太师恭恭敬敬的请夏侯坚坐下，并向同席诸人介绍道：“这位夏侯先生医术通神，小儿所患的顽症便是他医好的，哈，哈，夏侯先生，想不到你不但能够医人，还能够医树，我也给你敬酒三杯！”程达苏听了，对夏侯坚敌意更浓，原来他以前命南宫尚劫杀那花刺子模商人，本是想抢夺他们的药材，献给默啜太师的，如今默骤太师的儿子已给夏侯坚医好，他送给太师的那份礼物，价值便当然大减了。

夏侯坚坐下，刚好与天恶道人对面。天恶道人尴尬之极，只见夏侯坚微笑说道：“邛崃山一别，未满十年，道兄的腐骨神掌已经练成，小弟甘拜下风。”天恶道人双眼一翻，道：“待盛会过后，还要请老兄多多指教！”其实他们晴中已较量了一场，天恶道人本来以为自己的毒掌练成，便可以天下无敌，那知对龙爪树所下的剧毒还是给他解了。天恶道人自忖，就是直接与他动手，也未必能伤得了他，故此不敢当场发作。心中盘算，只待百忧上人来后，再想法子赢他。

座中谷神翁与符不疑都是夏侯坚的老相识，几个人开怀畅饮，谈笑甚欢，天恶、灭度二人被冷落一旁，更为不快。

碰杯谈笑声中，忽听得宫中内侍传出来的报道：“新王妃驾临，向贵宾敬酒来了！”

参加宴会的武士，人人都知道大汗新娶的王妃乃是国中第一美人，一听说王妃到来，登时全场肃静，屏息以待。

但见几名宫女，犹如众星拱月似的，簇拥着王妃，从内殿的月牙门缓缓走出，果然是绝色的美人儿！

李逸对新王妃本来不感兴趣，但王妃既然来了，他当然也随着众人看她，不料这一看，登时令他惊得呆了。新王妃的相貌，竟然似曾相识，尤其是看她那眉宇间的神情，越看越似一个人。李逸苦苦思索，“她，她是谁呢？”

大汗喜孜孜的起身迎接，说道：“卡洛丝，今日是你我佳期，我特别为你宴请天下英雄，各方武士，这样的来庆祝你我结婚大典，实是突厥开国以来，从所未有的盛事。请你向各位贵宾敬酒一杯。”

新王妃低声说道：“多谢大汗为我安排了这样隆重的宴会。”随即伸出了纤纤玉手，举起了一个白玉杯，笑盈盈的说道：“请各位贵宾干了此杯！”

此言一出，李逸的酒杯从手中跌下，幸而南宫尚在他旁边，急忙举手一抄，那酒杯未曾落地，便给南宫尚抢到手中，南宫尚将酒杯交还李逸，悄声说道：“王妃果然美艳非凡。殿下，你喝酒吧。”南宫尚还以为李逸是因见王妃美貌，以至动心，故此提醒他不要失礼。

李逸接过酒杯，心神稍定，想道：“不但这神态似曾相识，连说话的声音也简直一样！她，她，她一定是武玄霜！”

不错，这王妃确是武玄霜假扮的，真的卡洛丝已按照她们原定的计划，冒充一个侍女，带了新娘的嫁衣，乘原车回她的家乡去了。这是她们家乡的习俗，突厥大汗虽然精明，却绝对想不到有人敢冒充王妃，而王妃却冒充侍女，何况武玄霜本来也是秀丽非凡，并不在真王妃之下。

武玄霜也绝对料想不到李逸就在这座宫殿之中，而且居然看出了她。要知武玄霜虽然用了易容丹，说的也是维族的语言，但她的神情是改变不了的，面貌的轮廓也还是不能完全改变的，李逸曾经和她千里同行，对她的一切是太熟悉了，纵然隔别八年，武玄霜的改容易貌，仍然瞒不过他。

李逸如坠入五里雾中，他看了又看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“怎么可能是武玄霜呢？”武玄霜竟然成了大汗新娶的王妃，这事情未免太过离奇，就是李逸做梦也想不到。可是眼前的王妃，又分明是他梦寐难忘的武玄霜！李逸一片茫然，狠狠咬了一下嘴唇，很痛，这可真不是梦啊！

八年前往事，霎时间重上心头，峨嵋比剑，道畔谈诗，千里护持，骊山诀别，这一切错综复杂的恩怨，到如今都已似梦如烟，然而回想起来，却又似昨天一样。忽然，李逸但觉眼前一片模糊，眼前武玄霜的影子忽然变成了他的妻子，他好似感觉到长孙壁幽怨的眼光在暗中注视他！李逸神智清醒过来，心中想道：“但愿这不是武玄霜，唉，纵使是武玄霜，你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情了。”

这时李逸已把夏侯坚对他的劝告，劝他趁早找机会离开的劝告忘记了。他虽然自己责备自己，不应该对武玄霜再有这样的心情，但他的眼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武玄霜，可是武玄霜却不曾发现李逸，宾客太多，每个人的眼光都在对着她，因此李逸的张惶失态，也就没有引起别人的特别注意了。

新王妃对一众宾客敬酒之后，突厥大汗带她到席前去，说道：“这几位是最尊贵的宾客，请妃子每人敬酒一杯。”符不疑嘻嘻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轮到天恶道人之时，天恶道人举起酒杯，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王妃，到王妃干杯之后，他才记得喝酒，大汗心里很不高兴，想：“这臭道士好没礼貌！”武玄霜面色稍变，但随即便镇定如常。不过大汗和天恶道人都已瞧在眼中。大汗以为是她讨厌天恶道人的失态，对天恶道人更增恼怒。天恶道人则在暗暗吃惊，原来他已看出新王妃是一个武功极好的人，而且好似是在不久之前，还在那里见过一样？但不论他怎样胆大，也不敢猜是武玄霜。

大汗与王妃回到座上，大汗吩咐一个侍从道：“你去请那两位大唐使者前来。”这时中国虽已改唐为周，但蕃邦外族，习惯上还是把中国称为大唐。武玄霜听大汗这么吩咐，甚是诧异，心道：“我可不曾听姑姑说过要派使者

来啊。”正自思疑，只见那两个使者已走到席前，却原来就是武玄霜在天山上碰见过的那两个人——封牧野与祝见章。

封祝二人磕头行礼，说道：“恭祝大汗君临万国，恭祝王妃永享荣华。”大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两位使者平身。“武玄霜心中恼怒，想道：“这两个家伙，假冒使者，丢尽了中国的体面。”这时她还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她的堂兄武承嗣派来的。

大汗微笑道：“卡洛丝，待这武士大会举行之后，我便要挥兵打入中国。长安富丽之极，那时你可以住进长安的宫殿，要什么便有什么了。这两位使者是中国女皇的侄儿派来的，这个女皇帝不得人心，连她的侄儿也反叛她，愿意与咱们里应外合，哈，哈，这不是上天助朕么？这两位使臣明天便要回国了，所以朕特别宣召他们到来，可贺敦（突厥对王妃的尊称），请你代朕赐他们一杯美酒。”

武玄霜虽然早就知道武承嗣结掌揽权，图谋承继他姑姑的帝位，却还未料到他坏到如此地步，竟敢不择手段，勾引外兵，背叛本国，心中又惊又怒，饶是她如何冷静，神色间也不免稍稍露了出来。这时封祝二人刚刚抬起头来，正好与武玄霜的目光相接，似觉武玄霜的目光含有敌意，不觉心头一凛，但随即想道：“我们并没有什么地方招恼王妃，她也许是另有甚么不愉快的事情。”心念方动，武玄霜已把两杯酒递了过来，微笑说道：“两位使臣万里远来，多多辛苦，请饮此杯。”封祝二人见她和颜悦色，暗笑自己胡乱猜疑，接过了王妃手中的白玉杯，便即一饮而尽。

封祝二人向大汗与王妃叩头谢恩之后，封牧野忽道：“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禀告大汗！”突厥大汗微有诧意，凑近少许，盯着他道：“请说！”封牧野道：“大汗所要寻找的那位李逸，他，他已经到了！”大汗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到了，到了哪儿？”话犹未了，忽见封祝二人身躯摇晃，封牧野勃然变色，尖声叫道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好狠毒！哎哟，不好！”祝见章也同时叫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是武，武则天的……的……”“咕咚”一声，这两个人话未说完，便一齐倒下，七窍流血，暴毙而亡。

这一下登时全场轰动，众侍从武士有的叫道：“使臣中毒！使臣中毒！”有的叫道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！”恰克图大声喝道：“不要慌乱，不是刺客，是中毒！”

武玄霜大为奇怪，原来她虽然想杀这两个人，但却是想在自己脱身之后，再追杀他们的。她假冒王妃，当然不欲在这样的场合之下，公开毒毙外国使臣，那是谁下的毒呢？事情太过离奇，这刹那间，连武玄霜也惊得呆了！

大汗抢过酒壶，斥恰克图道：“你防范不严，把这半壶酒喝了！”恰克图面色铁青，但他对大汗忠心耿耿，明知赐死也不求饶，磕了一个响头，说道：“我是大汗的卫士队长，有人毒毙使臣，我查不出来，罪当领死，求大汗照料我的家小。”仰起脖子，将那半壶剩酒，喝得乾乾净净，过了一支香的时刻，毫无异状，恰克图死里逃生，禀大汗道：“这不是毒酒！”大汗道：“既然不是毒酒，没你的事了。”

但那两杯酒分明是从壶中斟出来的,难道是王妃斟酒之时下了毒药？大汗疑心方起，便立即判断这是绝不可能的事，一来王妃根本就没有杀害使臣的理由，二来大汗一直在王妃身边，她斟酒之时大汗瞧得清清楚楚，若是下毒，决没有看不出来之理！那么这是谁下的毒呢？纷乱中，忽听得符不疑哈哈笑道：“哈，这人下毒的本领真是高明，简直比刚才这位道长毒死龙爪树

还要高明！”

天恶道人双眼圆睁，怒道：“你这穷酸胡说什么？”符不疑笑道：“我说这下毒的人比你还更高明，你不服气吗？”菩提上人蓦然站了起来，冷冷说道：“我瞧就是这个人！”天恶道人使毒的本领，众人均曾目睹，好些突厥武士早就怀疑是他，不过不敢说出来而已，这时菩提上人一说出来，立即便有好几个武士跟随着他，冷言冷语的向天恶道人盘问。

天恶道人勃然大怒，指着菩提上人斥道：“你放屁！”菩提上人冷笑道：“你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，除了你还有谁？”天恶道人有点畏惧符不疑，刚才符不疑的冷言冷语，他敢怒而不敢发作，但对于菩提上人，却还不怎样放在心上，何况符不疑只是转弯抹角的影射，而菩提上人则直言指斥是他，天恶道人如何按捺得住？但见他面色铁青，菩提上人话犹未了，他便一抓抓来，暴怒喝道：“你有什么凭据？你若说不出来，得给我磕头赔罪！”

菩提上人早已防他毒掌厉害，见他一抓抓到，倏的避开，立即脱下袈裟，向他当头一罩，也大声喝道：“还要什么凭据？场中除你之外，还有哪个有这种下毒本领？你若不是心虚情怯。何须暴跳如雷？”

两人从骂战演为激战，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菩提上人的袈裟被撕成两片，但天恶道人也给他扫得身形不稳，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。

菩提上人袈裟被他撕裂，怒火上升，再也顾不得他是客卿身份，袈裟再展，又是呼的一声，向天恶道人罩下，这一下他运了精纯的内功，柔软的袈裟变成了铁板一般，呼呼挟风，将天恶道人裹得风雨不透。

天恶道人内功稍逊，他一连发了几记劈空掌，仍然解不开菩提上人的攻势！亦是怒火攻心，牙根一咬，瞪眼喝道：“你当我怕你不成？你磕不磕头？再不磕头，休怪我手下无情！”就在这说话的当儿，他脸上突然现出了一层黑气，双掌拍出，带起一股腥风，菩提上人但觉头晕目眩，胸口胀闷，料不到天恶道人的毒掌，未接触到身体，也居然这样厉害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连连后退。

大汗的随从见他们闹得太过不成体统，急忙向大汗请示，大汗说道：“先把宫中各处门户封闭，不可放任何人出去！”原来他记起了封牧野临死之前的告密，说是李逸到了这儿，怕李逸趁这混乱的时机逃跑。吩咐了这件事情之后，跟着淡淡说道：“你们派两个人将天恶道人请到后面暂行安歇吧。”这句说话的意思，大汗的随从武士当然明白，乃是要他们助菩提上人将天恶制服。押到后面以待大汗审讯。不过大汗不好直说出来，所以用了一个客气的“请”字。麻翼赞和恰克图听了大汗的吩咐之后，立即扑上前去，帮助菩提上人。

场中菩提、天恶二人斗得正酣，这两人都是身怀绝学，各有奇能，虽然交手不过几招，但每一招都是险到了极点。他们都在全神贯注，对付对方，根本就听不到大汗说些什么，也不知道麻翼赞与恰克图是奉命来的。

这时天恶道人正在施用腐骨毒掌的神功，将菩提上人迫开两步，陡然间忽觉脑后风生，知是有人袭到，天恶道人怒道：“呸，好不要脸！”反手一掌，但听到“篷”的一声，恰克图那水牛般雄壮的身躯，竟自应声飞起，跌出了一丈开外！麻翼赞是吐谷浑的第一名武士，武功十分了得，他使出摔跤绝技，脚尖一勾，上身一印，将天恶道人的手肘架住，但天恶道人使了“千斤坠”的重身法，麻翼赞绊他不倒，说时迟。那时快，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天恶道人的道袍吃他一爪抓裂，麻翼赞正要擒他，忽觉一股腥气，冲上心头，

麻翼赞头晕目眩，胸口胀闷，登时全身麻软，天恶道人一个“蹬脚”，反身踢出，“咕咚”一声，麻翼赞那瘦长的身躯，像一根木头似的，也倒在地下了。

天恶道人回头一看，认出麻翼赞与恰克图二人，麻翼赞也还罢了，恰克图是大汗的卫士队长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但这时菩提上人又已扑了上来，只听得菩提上人喝道：“都不要上来，我非把这牛鼻子拿下来不可！”原来菩提上人也不知道麻、恰二人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帮手的，以他的身份，实不愿有人帮手，刚才天恶道人骂他以多为胜，已是大大的伤了他的面子，同时他也不愿有人劝架，所以他喝令众人不要上来。

天恶道人心头一凉，想道：“恰克图他也上来，难道是大汗疑心我了？”但菩提上人攻势极猛，已不容他仔细四量，只好凝神应付。

大汗一看，只见恰克图在地上哼哼卿卿，面目青肿，尚未爬得起来，但他还哼得出声；麻翼赞却似死尸般挺在地上，面色瘀黑，眼耳鼻口都滴出血水，显然是中了天恶道人的毒掌，活不成了。

大汗因为天恶道人适才毒死龙爪树，本来就已讨厌了他，这时见两个心爱的武士又被他所伤，更为恼怒。正想翻面，下令擒他，忽听得守门的武士大声叫道：“百忧上人到来谒见大汗！”

但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和尚，披着紫红色的袈裟，十分惹人注目，混乱中宫殿本来挤满了人，但百优上人身形所以之处，也不见他伸手推开阻路的人，那些人便似潮水一般，纷纷后退！有一些本领稍弱的更跌倒地上，显然他们还来不及让路，便给百忧上人所发出的一股无形潜力所推倒了。这种最上乘的“沾衣十八跌”内功，连谷神翁夏侯坚这般人看了，也不禁暗暗吃惊！

百忧上人并不举步飞驰，但晃眼之间，便已到了场心，这时天恶道人正要施展杀手毒招，掌挟腥风，向菩提上人猛袭。这两大高手，全力争持，除了注目对方之外，对旁边一切，当真是到了“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”的地步，百忧上人到来，场中那么哄动，他们竟似丝毫未觉。

这时菩提上人亦已感到胸口胀闷，腥气攻心，知道如此下去，纵然不被天恶道人的毒掌触及，亦将必败无疑。就在天恶道人施展毒招之际，他一咬牙根，也用了全力，痛下杀手，但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掌风起处，桌倒椅翻，殿樑震动，掌力之强，有如排山倒海，眼看四掌相交，两大高手，便将同归于尽。就在这刹那间，两大高手都忽然感到身子一轻，立足不稳，但见百忧上人长袖一卷，当中一拂，天恶道人倒纵出一丈开外，菩提上人也踉踉跄跄的退了六七步才稳得住身形。这一下，全场高手，尽都震动，连符不疑也耸然动容，筷子在桌上一敲，赞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！这老和尚当真是名不虚传！”要知天恶菩提二人的掌力，足可开碑裂石，如今竟被百忧上人轻轻一拂，便将这两大高手的掌力尽都化开，功力之深，实在比他刚才显露的那一手“沾衣十八跌”还更惊人！

只听得百忧上人斥道：“都是自己人，这样拼命干么？”天恶道人生平只畏惧两个人，一个是优云神尼，一个便是百忧上人，对百忧上人的斥责，当然不敢发怒，嗫嗫嚅嚅的分辩道：“他，他胡赖我毒死魏王使者。”“魏王”是武承嗣的封号，百忧上人看了横在地上的封祝二人的尸体，说道：“他们便是武承嗣的使者吗？哦，果然是中毒死的！这个毒可是有点奇怪！”

早些时候，突厥大汗要菩提上人将“国师”的封号让给百忧上人之时，菩提上人本来只是口服而心不服，如今见百优上人的功力远在自己之上，不

由得心也服了。对百忧上人的斥责，也不敢发怒，低声辩道：“是呀，上人，你也看出来了？你看这两个使臣死得这样奇怪，天下使毒的高手能有几人？教我怎能不猜疑是他？”

百忧上人道：“你们且别吵闹，待我再去仔细审视，天恶，你先把解药取出来，把麻翼赞救了。”

百忧上人谒见大汗，听大汗说了封祝二人暴毙的情形，他自己又再去仔细审视，看了又看，脸上露出非常奇怪的神色，眼光向坐在首席之人掠过，冷冷说道：“是谁下的毒手？有这样高明的本领，为什么不敢站出来？”

符不疑嘻嘻一笑，捏了夏侯坚的手心一下，但就在这时，却另外有一个人站了起来，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这个人却是百优上人的大弟子阳太华！

百忧上人诧道：“什么，是你干的吗？”阳太华道：“不是，但我知道在这座宫殿之中，有一个人一定知道是谁干的，我要密奏大汗。”百忧上人和他同到大汗跟前，阳太华道：“和程达苏同来的那个上官敏，乃是李逸的化名，他不接受大汗的邀请，却偷偷的改容易貌而来，显然是存心和大汗敌对，这两个中国使臣即算不是他毒死的，也必定是他的党羽所为。请问大汗如何处置？”

原来程达苏与阳太华两人早已对李逸起了疑心，但还未确知他的身份，封祝二人则认出了“上官敏”就是李逸，不过他们要亲自向大汗揭露，以便邀功，故此事先也瞒着程阳二人。想不到封牧野刚说出“李逸”二字，便中毒死亡，这却便宜了程阳二人，他们听了封牧野所说的话，当然立即便猜到了“上官敏”便是李逸了。

大汗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李逸胆子真大！”当下降旨说道：“只许生擒，不可伤他性命！”阳太华向程达苏打了一个暗号，程达苏便提起烟斗，站起身来。宫中筵开百席，阳太华与大汗的言语，除了与大汗相邻的首席诸人之外，其他的人，都听不见。只见大汗神色紧张，人人心中纳罕。

李逸正自心乱如麻，忽见程达苏向他走来，心中已知不妙，强自镇定，站起来迎接，问道：“程帮主有何吩咐？”程达苏端起了一个酒杯，说道：“老夫有眼无珠，不识殿下，特地陪罪来了！”李逸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说道：“程老帮主喝醉了么？”程达苏哈哈笑道：“今日幸识殿下，虽醉何辞？来，来，来！我先向殿下敬酒一杯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见他举杯饮尽，突然张口一喷，一股酒浪好似白浪般射出，向李逸的“太阳穴”冲来，同时酒杯飞出，打李逸臂弯的“曲池穴”，程达苏打穴的功夫出神入化，这两下正是他的平生绝技，但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那酒杯正中李逸的臂弯，裂成几片，那股酒浪也射中李逸的额角，李逸一个踉跄，登时跌倒。

南宫尚的席位与李逸相邻，见李逸突然被程达苏打倒，大惊失色，急忙说道：“他确是李逸，但他化名而来，却有因由，他是投奔大汗来的，大哥，你误会了！”程达苏喝道：“蠢东西，你识得甚么，他是捣乱来的，连你也脱不了关系，你还敢为他求情！”一掌推开了南宫尚，弯下腰来，便要擒拿李逸。

程达苏只道李逸已被他打中穴道，这一下还不是手到拿来，那知他的手指尚未触及，李逸突然一个”鲤鱼打挺”跃了起来，但见青光一“闪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程达苏冷不及防，饶是他本领高强，闪避得快，右手的食指已被李逸的宝剑削了！

原来李逸的本领虽然尚不及程达苏，但他所学的却是正宗内功。程达苏

被南宫尚阻了一阻，虽然不过一盏茶的时刻，但李逸已趁此时机，运气冲关，自行解开了穴道。

程达苏被削去了一只手指，勃然大怒，烟斗一磕，立刻便照李逸的顶门打下，李逸横剑一封，但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程达苏这支烟桿乃是百炼金钢，加上他深厚的内功，李逸的宝剑削它不断。

南宫尚急得满头大汗，却是不敢阻拦，那班赴宴的武士们不知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，在这森严的宫殿之中，自是不敢随便插手，见他们打得激烈，都纷纷避开，抱着看热闹的心情，看他们恶斗。

武玄霜绝对料想不到李逸竟也敢来参加这个武土大会，刚才听得阳太华的密奏，吃惊不小，但还不敢相信：这时一见李逸动手，认出了他的那把宝剑，也认出了他的那手峨嵋剑法，果然真是李逸！她本要避开李逸的，却终于还是在这里见面了。

程达苏的打穴功夫出神入化，但见他的那只烟桿夭矫如龙，乘隙即入，不须多久，李逸只有招架之功，武玄霜暗暗叫苦，但她现在乃是王妃身份，在大汗跟前，毫无办法。只有极力抑制自己，不敢叫大汗瞧出来。

她虽然极力压制，神色之间仍是掩饰不住。大汗好生诧异，望着她道：“卡洛丝，你怎么啦？有什么不对？不必害怕，他们不会打上这儿来的。我是想看看这两个人的本领，你害怕，我就叫菩提上人出去，将那个李逸赶快擒下，结束了这场比试吧。”

武玄霜稍定心神，说道：“没甚么，我不是害怕，我是有点疑惑！”大汗道：“怎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刚才那个中国使臣，似乎说他是武则天的什么人，武则天不是中国的女皇帝吗？”大汗道：“是呀！”武玄霜道：“你刚才又说这个李逸乃是大唐的王孙，那么他应该与武则天作对才是，怎么那个中国使臣又说他是武则天的人？”

其实封牧野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句话，指的乃是武玄霜，也正是因为他突然认出了武玄霜，惊恐过度，所以未曾把话说完，便心脏爆裂而死。武玄霜当然也知道封牧野说的是她，她故意扯到李逸头上，用意正是要为自己遮掩。

哪知大汗对她没有疑心，天恶道人却早已对她猜疑了。大汗说道：“这个李逸他虽在大唐王孙，但不肯归顺于我，或者真是武则天派来的也说不定。权力之争，难说得很，你看那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儿，他不是也派了使臣来要我将来扶助他做皇帝吗？”武玄霜听出大汗丝毫没有疑心她，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，暗暗盘算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救李逸，但她无意之间，眼光一瞥，却见天恶道人也正在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她！

天恶道人越看越是起疑，他早已看出武玄霜是个极有本领的女子，这时又听出她的声音好熟，竟似在那儿见过似的，心中想道：“刚才封牧野分明是面向她，说出‘你，你是武则天的，的……’那几个断断续续的字眼，可惜这一句话没有说完，但揣度意思，这个‘你’字指的不应该是李逸，而应该是这个王妃，她是武则天的什么人呢？是武则天的奸细还是与武则天有勾结的人？但她身份却是突厥属国的一个公主，而且是大汗新娶的王妃。要说她是武则天的什么人，这简直是不能想像的事！”天恶道人虽然大胆猜疑，却怎样也还不敢想到她便是武玄霜。

武玄霜忐忑不安，向大汗耳语道：“这个道士贼忒忒的一对眼睛直看着我，我有点害怕。”大汗也注意到了，他对天恶道人毒死龙爪树一事，本来就不高兴，这时见他对王妃这样无礼，更 为恼怒，但以大汗的身份，又正在

招纳能人的时候，一时不便发作，于是冷伶的瞟了天恶道人一眼，却对百忧上人说道：“ 大师可瞧出了是什么人毒毙使臣的么？哼，哼！这毒药下得好厉害，无论如何，今日必须先查出这下毒的人！ ”言下之意，自是猜疑下毒的便是天恶道人，他怕百忧上人与天恶道人友好，予以庇护。

百忧上人一直就在审查这两个使臣的死因，他刚才伏在地下，闻了封祝二人流出来的血液的气味，这时方站起身来，正皱着眉头思索。

大汗向他一问，他突然双眼放出光芒，应声答道：“ 不错，瞧出来了。这两个使臣不是死于毒药！ ”大汗急道：“ 你瞧出来了？是谁？ ”恰克图也问道：“ 怎么，不是毒药？那又怎么会七窍流血，当场暴毙？ ”

但见百忧上人神色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 且待我先找出行凶的利器。 ”突然把封牧野的尸体翻转过来，掌心对着他背心的“ 大椎穴 ”一按，双指拈起了一枚三寸长短的梅花针，接着依法施为，在祝见章的“ 大椎穴 ”也拈起了一枚梅花针，这一下自大汗以至首席诸人均是大吃一惊，大汗惊的是哪个施放毒针的人竟是如此厉害，满堂高手众目睽睽，竟然被他神不知鬼不觉的连杀二人，要是这个人偷偷的向自己射一口毒针，哪还了得？首席几个顶尖儿的武学大师吃惊的却是：百忧上人的内功竟然精妙如斯，掌心一按便能吸出毒针，这手功夫，他们自问都办不到。

百忧上人说道：“ 这梅花针不是天恶的东西，他用的透穴神针，我能够分别！ ”说了这两句话，便将那枚梅花针摆在掌心，走到夏侯坚的身边，突然问道：“ 你便是金针国手夏侯坚么？老纳久仰了！ ”

第二十四回 是真豪杰傲王侯

夏侯坚道：“上人大名，如雷贯耳，老朽也久仰了！”百忧上人哈哈笑道：“今日幸会，咱们亲近、亲近！”蓦然伸出手来，似是要与夏侯坚握手为礼，实是一招极历害的大擒拿手法，而且暗藏着极阴柔而又极强劲的小天星掌力。

符不疑忽地站了起来，嘻嘻笑道：“我老符也不是无名之辈，上人你就不‘久仰’我么？来，来！咱们也亲近、亲近！”他摇着一把折扇，插进两人中间，刚好百优上人向夏侯坚一抓抓下，被符不疑一挡，但听得“■嚓”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符不疑那把折扇乃是百炼精钢所打成的，被百忧上人一抓，竟然折断了两根扇骨，而且铁扇和他的手指相触，竟然发出金属的铿鸣之声，迸出火花，百忧上人的铁指功夫，当真是到了震世骇俗的地步。

符不疑怒道：“好呀，我与你亲近，你却损坏了我的扇子，无礼如斯，我老符还未见过！”铁扇一合，向百忧上人一戳。他说话之时，好像生气之极，身躯剧烈颤抖，那一柄铁扇，随着他手腕的颤抖，登时化成了十几柄扇子，就在这眨眼之间，连袭百忧上人的十三处大穴。百忧上人也不禁心中一凛，他一抓抓去，这一次竟然没有抓着，但听得“卜”“卜”两声，百忧上人右腰的“居谬穴”和小腿的“阳陵穴”已吃他戳了一下，百忧上人怒吼一声，左掌迅即连环拍出，符不疑用的是重手法打穴，想不到百忧上人的内功己练到差不多近似“金钢不坏”之体，虽然被他戳中两处大穴，也不过仅仅一阵酸麻而已。

符不疑的铁扇急切之间收不回来，眼见他这一掌有如迅雷击到，无法躲避，不假思索，只有硬接，双掌相交，只听得“篷”的一声，符不疑给他震得倒退了五六步，而百忧上人的身躯也晃了两晃，所披的大红袈裟，好像遇到强风，翻卷起来！

大汗忙道：“两位请慢动手！上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用毒针杀死那两个使臣的究竟是谁人？”百忧上人指着夏侯坚道：“就是这个老儿！”又指着符不疑道：“这是他的党羽，请大汗传旨，将这两人拿了。”

夏侯坚道：“大汗圣明，老夫只会医人，不会毒人。”大汗因夏侯坚医好龙爪树，又曾听说默啜太师的儿子也是他医好的，对他颇有好感，当下半信半疑，问百忧道：“上人怎么知道是他？”百忧上人道：“他号称金针国手，能用金针救人，也能用金针杀人，我看一定是他，准错不了！”武玄霜悄悄在大汗耳边说道：“那两个使臣死时，百优上人还未来呢！”大汗一听，心中想道：“不错，他并未眼见，莫要冤枉了好人。”但又不好驳斥百忧上人，正在这时，忽听得殿下一声尖叫。

武玄霜一看，却原来是李逸受了伤。由于百优上人在殿上指证夏侯坚暗杀使臣，众人对李逸的恶战不大注意，如今听得李逸那声惨叫，又把目光集中这两人身上。

李逸是给程达苏的铁烟杆戳伤的，他们恶战了五十来招，李逸陷身险境，周围都是敌人，饶是他如何胆大，也不免有点心慌，一个疏神，刚避开了程达苏一记打穴，却不料他突然倒转烟杆，拿来当作小花枪用，一戳戳中了李逸的腰部，登时血流如注，染红了半幅衣裳。

武玄霜目睹李逸受伤，禁不住心头大震，花容失色，大汗以为她不敢看流血惨象，见李逸还在拼死恶斗，程达苏在一时之间，似乎尚未能将他擒下，

便对百忧上人说道：“ 请国师先把这姓李的拿下吧，姬子心慈，不忍见他再流血了。 ”武玄霜听得大汗这样吩咐，更是吃惊。百忧上人甚为不悦，淡淡说道：“ 杀鸡焉用牛刀？暗杀使臣这桩事情还未处置呢，请示大汗，这两个人究竟要不要拿来审问？ ”大汗本来不大相信是夏侯坚暗杀的，他刚才吩咐百忧上人去拿李逸，用意就在暂时缓和他们的争执。但百优上人迫得甚紧，大汗只得说道：“ 好吧，那就请夏侯坚先生与天恶道长对质。 ”话中之意，即是认为天恶道人也有嫌疑，故此要他们二人“ 对质 ”。

天恶道人心头火起，朗声说道：“ 贫道诚心来助大汗，不想反令大汗见疑，既然如此，贫道告退！ ”夏侯坚也趁势发怒道：“ 符老兄，咱们远道投奔，却被人当作犯人，你说如何？ ”符不疑嘻嘻笑道：“ 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！咱们都走了吧！那位大和尚要来捉拿，尽管来吧！ ”

百忧上人一把拉着天恶道人，怒气冲冲的说道：“ 大汗请早定夺，究竟是要他们还是要我们？若不将这两个凶手拿下，咱们三人都走！ ”

混乱中，忽听得“ 咕呼 ”一声，程达苏忽然被李逸刺中，倒于地下。这一下来得太过突然，程达苏本已占尽上风，却忽然中剑重伤，大出众人意外，菩提上人暗里留神，看得清楚，失声嚷道：“ 唉，当真是那老儿发的梅花针！ ”

大汗呆了一呆，他虽然不满意百忧、天恶二人的无礼态度，但一想到底是他们可靠得多，符不疑与夏侯坚与他们相比，总是“ 外人 ”，即算不是凶手，也不能为了两个外人而将百忧上人得罪。于是当机立断，呛啷一声，掷杯于地，喝道：“ 将这两人拿下！ ”

众武士纷纷拥上，符不疑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 老子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你们留得住么？ ”大袖连挥，啪啪两声，将两个身材高大的武士甩出一丈开外。夏侯坚趁这混乱的形势，把手一扬，飞起了一团烟雾。

烟雾迷漫之中，只见黑影幢幢，四处乱窜，面目真相，不能辨认，众武士又怕这是毒烟，纷纷走避，夏侯坚便趁这时机去救李逸。可是殿内人数大多，拥挤推塞，一时之间，还未能抢到李逸的身边。

百忧上人一声吼道：“ 哪里走？ ”一连发出几记劈空掌，掌挟劲风，将烟雾荡开，天恶道人喊道：“ 这不是毒烟，不用怕！ ”夏侯坚的暗器囊中，本来也有有毒的药散，但他不愿多伤无辜，所以不用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百忧上人身形一起，倏然间就扑了到来，符不疑铁扇一挥，疾点他的虎口寸脉，百忧上人手腕一翻，飞脚踢去，符不疑趁他换招之际，脚步一滑，立刻向后滑出丈余，他头也不回，在他身后的两个突厥武士便已给他的时锤撞晕，身法之怪，招数之奇，令得百忧上人亦是不禁暗暗叹服。

百忧上人一击不中，侧身绕步，又抢到了夏侯坚身旁，夏侯坚骈指一戳，但听得“ 卜 ”的一声，夏侯坚凌空飞起，在半空中接连翻了两个斜斗，落到了一张桌上，登时把那张桌子踏碎，桌上的杯盘碗碟，如冰雹一般飞落，周围七八个武士都给碎片割伤，符不疑哈哈大笑，与夏侯坚并肩外闯，闯出了大殿。

原来百忧上人用的是金刚掌力，夏侯坚用的则是一指禅功，百忧上人自恃已练到将近“ 金刚不坏 ”之躯，不畏点穴，哪知夏侯坚的“ 一指禅功 ”可以洞金裂石，指掌相交，百忧上人心头大震，全身酥麻，可是夏侯坚也给他的掌力震得飞了起来，双方换了这招，可以说恰好是棋逢敌手，不分上下。

百忧上人真气一运，解了夏侯坚的指力，喝道：“ 太华，你去捉那小子，

天恶、灭度，咱们三面合围，绝不能让这两个老匹夫走掉。”

阳太华是百优上人的首徒，听得师父的吩咐，刚刚迈动脚步，在他身边的谷神翁忽然一声笑道：“我替你效劳吧！”手掌一按，阳太华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谷老盟主，你，你也是他们一路的吗？”话犹未了，已给谷神翁一掌打翻。

谷神翁拔出双剑，吞吐抽撤，左右盘旋，俨如玉龙夭矫，灵蛇飞舞，但听得一片叮叮啃啃的金铁交鸣之声，近着他的，给他的双剑一磕，兵刃登时脱手飞去，谷神翁是名振字内的三大剑客之一，展开了精修数十年的蹑云剑法，真是如臂使指，不论宽敞之地、狭窄之处都可运用自如，大殿内虽然挤满了人，但他专拣敌人的罅隙进攻，翻身进剑，飘忽如风，剑到人到，恍惚见影而不见人，左面一兜，右面一绕，似东实西，似南实北，移步换形，发招易位，殿中武士虽多，竟然拦他不住！

灭度神君见势不好，他本来是奉了百忧上人之命，要他去参加围捕符不疑和夏侯坚的，这时见谷神翁突然发难，殿中并无高手阻拦，生怕他乘机伤了大汗，只好暂时将百忧上人的命令搁下，赶上前去对付谷神翁。

谷神翁喝声“来得好！”抢先踏上一步，一脚踢翻一个武士，阻了他一阻，迅即反手一剑，刺灭度神君的胸口“璇玑穴”，他在以寡敌众，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，出剑刺穴，竟是不差毫黍，灭度神君赞道：“谷老儿的蹑云剑果然名不虚传！”药锄霍地一劈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双方都讨不了便宜。谷神翁身形一闪，迅即变招，眨眼之间，连攻了灭度神君三剑，灭度神君将辟云锄的锄法展开，上使“雪花盖顶”，下使“枯树盘根”，把全身防护得风雨不透。谷神翁的剑法虽然凌厉之极，却也无隙可入。谷神翁心想：“灭度神君是域外三凶中最弱的一个，居然也这么了得，看来今日非舍了性命，不能冲出去了。”

以谷神翁的本领，本来稍胜灭度神君一筹，但非到三五百招之后，也不易分出胜负，在这样情形之下，谷神翁哪敢恋战；他眼光一瞥，见李逸也已逃出了门外，心头一宽，立即施展移步换形，发招易位的功地，避强击弱，连伤了旁边的几名武士，殿中人数太多，自相拥挤，灭度神君有所顾忌，反而受了牵制，拦不住谷神翁，不久，便给他冲出殿外，灭度神君紧跟着追了出去。

这时，夏侯坚与符不疑早已到了外面，外面乃是大汗的御苑，众武士堵塞各处通道，让出了一大片空地，百忧上人与天恶道人抢过前头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但听得百忧上人大喝一声，袈裟一展，俨如一片红云，首先向夏侯坚当头罩下，夏侯坚刚才以指换掌，虽然并未吃亏，但他也自知这是百忧上人轻敌所致，论到功力的深厚，自己尚是不如百忧上人，见百忧上人拼了全力，猛扑而来，不敢硬接，当下施展了一招最上乘的轻功身法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向后倒，哪知百忧上人竟如影随形，叱咤一声，跟着他也纵起来，掌势凌空打下；符不疑发声怪笑，身形如箭，忽地平空窜起，扇头点他的虎口穴道，这一来，百忧上人的掌势若然按实，夏侯坚非得重伤不可，可是百忧上人也必然要被符不疑点中穴道，他刚才领教过符不疑重手法点穴的功夫，自己虽然练有“金刚不坏”的身法，在这样凌空硬接，无可卸力的情形之下，也是不易抵挡，这三人都是当世一等一的高手，大家的本领都已到了能发能收，随心所欲的境界。心念一动，倏然间便即分开，三个人分向三个方向落

下。其中夏侯坚恰好落在天恶道人的身边；

仇人相见，份外眼红，天恶道人乘他立足未稳，拂尘一展，立即向他迎面拂去。这一招正是天恶道人的杀手绝招，便见拂尘迎面散开，千丝万缕，一齐罩下，尘尾虽然是极轻柔之物，但经他内力所注，竟似化成了无数利针，刺夏侯坚的面上双睛、耳孔、鼻窍，这一下突如其来，狠辣之极，天恶道人料想夏侯坚武功虽高，也难防备。哪知夏侯坚在半空中翻身落下之时，早已觑准了天恶道人，料到他有此一招，有心要给他一点厉害，就在那拂尘罩下，间不容发之际，他忽地张口一吹，登时尘尾飘飘，有如柳絮随风，都拂了开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夏侯坚反手一掌，“ 篷 ”的一声，打中了天恶道人的身体。

天恶道人晃了两晃，面色灰白，却怪声笑道：“ 夏侯老兄，真有你的，我再试试你的解毒本领。 ”原来以天恶道人的本领，夏侯坚一掌虽然厉害，他也还可以避开，他是有意让他打中，令他中毒的。

夏侯坚一掌打下，但觉掌心麻痒，登时手臂肿了起来，夏侯坚取出三枚金针，一插脉门虎口，一插臂弯“ 曲池穴 ”，一插腋窝“ 玉虚穴 ”，手法干净俐落，冷笑说道：“ 你的腐骨神功，岂能奈我何哉？ ”把手一扬，掌中扣着的一篷金针，倏的飞出，化成了十数道光芒，向天恶道人射去。

天恶道人料不到他中毒之后，出手还这样快捷，百忙中也打出了一篷透穴神针，但听得嗤嗤之声，不绝于耳，金针银针互相碰击，纷纷坠地，他们二人的功力本来旗鼓相当，可是天恶道人因为适才曾与菩提上人比拼内力，有所损耗，较量起来，稍稍吃亏，他的透穴神针没有一口能近得了夏侯坚，而夏侯坚的金针却有几口射到他的身上。

百忧上人正在与符不疑恶战，一见天恶道人形势不妙，立即飞身掠起，疾忙赶来，人未落地，半空中一个劈空掌便把夏侯坚的金针都震落了，天恶道人这才不至于被金针射入穴道。

符不疑功力稍逊于百忧上人，但天恶道人受伤之后，却稍逊于夏侯坚；而灭度神君又因要对付谷神翁，以至域外三凶合围的计划不能实现。百忧、天恶合战符不疑与夏侯坚，刚好旗鼓相当，打成平手。这四人都是顶儿尖的角色，掌风起处，打得砂飞石走，其他的武士，只有旁观的份儿，哪敢插进手来？

这时李逸也已打出了御苑，但他在数十突厥武士围攻之下，却未能与符不疑他们会合一齐，李逸拼死恶斗，加上他所使的又是一把削金切玉的宝剑，当者披靡，恶斗移时，他虽然又受了好几处伤，可是突厥武士中剑倒地的竟有十数人之多，人人胆寒，都不敢过份迫近。

激战中忽见阳太华追了出来，谷神翁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 他吃了我的一掌，居然没有受伤，这回李逸可要糟了！ ”他和李逸的师父尉迟炯乃是八拜之交，这回是特为救李逸来的，可是他被灭度神君缠得甚紧，他的功力虽然稍胜灭度神君一筹，急切之间，却是摆脱不了。

阳太华一到，围攻李逸的武士两掌边让开，阳太华冲到了李逸的面前，左掌划了一个圆弧，右掌倏的穿出，用的正是一招极厉害的大擒拿手法，要硬抢李逸的宝剑，李逸反手一剑，但听得“　　”的一声，宝剑竟给他的手指弹得歪过一边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见他的手掌已拍到胸前，李逸拼了全力，左掌猛击，右手的宝剑一提一翻，同时疾刺他的膝盖，双掌相交，李逸大叫一声，虎口竟然震裂流血，方道不妙，却听得“ 咕咚 ”一声，阳太华先已倒

在地上。

阳太华是百忧上人的首徒，若论功力，比李逸要胜一筹，何以他眼看便能取胜，却反而败了？原来他吃了谷神翁一掌，元气大伤，不过仗着百忧上人所授的独门内功，提起精神，凝聚真力，表面上看不出受伤的迹象。这一下和李逸硬碰硬接，李逸身上虽然也受了几处伤，伤的不过皮肉，真力没有怎样耗损，所以硬碰之下，阳太华吃亏更大，不但口吐鲜血，膝盖也被李逸一剑刺穿。

可是李逸也伤得不轻，他左手虎口破裂，只剩下一条手臂好用，突厥武士趁势猛攻，李逸咬紧牙根，拼死血战，仗着他那柄无坚不摧的宝剑，又杀伤了几人；那些突厥武士见他如此凶猛，倒是不敢过份迫近。但李逸自己知道，他已是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，气力衰竭，无论如何也不能突出重围了。

正在危急之际。忽听得南宫尚叫道：“殿下休慌，南宫尚护驾来了！”声到人到，嗖、嗖、嗖几口飞刀，掷入人丛，将围攻的武士迫开，李逸大喜，叫道：“好，咱们并肩冲出，与符老前辈会齐。”

话犹未了，南宫尚已到了他的面前，忽地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请你与大汗会面吧！”蓦地把手一扬，一柄飞刀，电射而出，李逸做梦也想不到他突然叛变，施用诡计伤人，距离又近，如何躲闪得开？百忙中，他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身形刚刚转了半个圆圈，只听得■嚓一声，飞刀已插进了他的背脊。李逸叫道：“南宫尚，你好！”登时像一根木头般跌倒了！

南宫尚笑道：“殿下请恕我无礼！”俯下身躯，把李逸扶起，就在这刹那间，忽听得李逸一声大喝：“叛贼拿过命来！”突然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翻身跳起，剑光一闪，“波”的一声，宝剑竟自南宫尚的前心插入，穿过后心！

李逸拔出宝剑，哈哈大笑，众武土见他身受重伤，仍然一剑把南宫尚杀了，相顾骇然，一时之间，被他吓住，竟不敢上前。阳太华却听出他的笑声中气不足，见众武士不敢上前，骂声“脓包”，他功力深湛，右膝膝盖虽被李逸宝剑刺穿，单足支地，仍能一跃而起，在半空中一个盘旋，用了一招七禽掌法，向李逸后心狠狠击下，李逸倏的转身，飞剑出手，化成一道长虹，阳太华料不到他竟会扔出手中的兵器，在半空中闪身不易，还幸他应变得快，本领也确属高强，百忙中左脚朝右脚脚背一踏，硬生生的在半空中倒退数尺，饶是如此，左掌掌心也被李逸的飞剑穿过了！

李逸哈哈大笑，笑声却越来越弱，就在阳太华倒地之后，他身躯摇晃，也在笑声中倒下地了。武士们起初还以为他是诱敌之计，后来见他动也不动，又见他宝剑已经出手，减了顾忌，这才敢一拥而前，李逸毫无抵抗，原来他已力竭筋疲，在杀了南宫尚，重伤了阳太华之后，再也无能为力了。

谷神翁距离较近，见李逸被擒，又惊又怒，大喝一声，双剑疾起，左一剑“客星犯月”，右一剑“划破天河”，这双剑连环疾刺，正是他蹑云剑法的杀手神招，灭度神君抵挡不住，但听得哨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他手中的辟云锄几乎给震得跌落，谷神翁剑身随进，大喝道：“你让不让路！”灭度神君见他神威凛凛，不禁心怯，连忙退步，退得稍慢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臂膊竟给他的剑锋划过，划开了一道长长的伤口。

可是谷神翁也迟了一步，李逸已给武士们架走了，他正待追去，百忧上人已赶了到来，袈裟一展，搂头罩下，谷神翁力透剑尖，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双剑齐出，忽觉剑锋所触之处，软绵绵全不受力，吃了一惊，倏然间一股极

大的潜力压来，谷神翁用尽全力，双剑竟然不能移动。

灭度神君见百忧上人来援，胆气又壮，举起药锄，便向谷神翁的背后袭击，可是就在这时，符不疑亦己赶到。灭度神君忽觉微风飒然，急忙抵挡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他的手腕已给符不疑的铁扇敲了一下，辟云锄登时坠地，符不疑嘻嘻笑道：“一个抵一个，你也给我拿过命来！”铁扇一合，扇头戳向他胸口的“巨阙穴”，这“巨阙穴”乃是人身死穴之一，若给戳中，焉有命在？

这时百忧上人对谷神翁，已是完全占了上风，只要再加重压力，不难将谷神翁制服，可是灭度神君遭危，他岂能坐视不救，这几个人的武功都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心念一动，各自使出绝险的奇招！

但见百忧上人呼的一声，转了一个方向，将袈裟抛出，袈裟挟着劲风，宛如一片惊涛急浪，向符不疑疾卷而来，符不疑硬生生的在半空中一个转身，避开了袈裟的突袭，改了方向，翩如飞鸟般的向百忧上人冲去，百忧上人用了“千斤坠“的重身法，双指搭着符不疑打来的铁扇，登时将符不疑猛冲之势阻住，但他的上身也不禁晃了两晃。

谷神翁身上的压力一松，登时使出了移步换形，变招易位的功夫，一剑向灭度神君拥去，灭度神君也好生了得，就在符不疑被袈裟迫开的那一瞬之间，他已拾起了兵器，辟云锄横胸一挡，架开了谷神翁的长剑。天恶道人与夏侯坚相继赶来，三对高手，会合一齐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

域外三凶这边，灭度神君和天恶道人都受了伤，虽然不很严重，内力却已不继；这一边，夏侯坚中了天恶道人的“腐骨神功”，虽然他立即用金针解毒，但在激斗之下，真气难以凝聚，毒势渐渐的在体内蔓延，时间一长，亦自觉得头晕目眩，暗叫不妙；而谷神翁因为适才与百优上人硬拼内力，亏耗甚大，招数发出，也渐渐觉得力不从心。不过，双方都有了两个人受伤，仍然是个相峙之局，难分高下。

激战中符不疑突然使出两记狠招，猛袭灭度神君，灭度神君是域外三凶中最弱的一环，招架不住他那神妙无方的点穴手法，被迫连连后退。符不疑嘻嘻笑道：“酒醉饭饱，架也打得够了，多谢主人盛情招待，咱们告辞。”夏侯坚与谷神翁心想，李逸在今日是无论如何也救不出来了。他们都受了伤，寡不敌众，再战下去，只怕自己也脱身不了，于是夏侯坚施展金针刺穴的绝技，谷神翁施展移形易位的功夫，由符不疑殿后，抵挡百忧上人的追击，三人合力，齐向外闯。

武玄霜伴着大汗坐在殿上，她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形，但听得高呼酣斗之声。震耳欲聋，心中着急之极，好在大汗这时也。

在全神注视外面的激战，没有留意她的面色。过了一会，有人上来报道，李逸已重伤受擒，武玄霜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突厥大汗则喜气洋洋，急忙吩咐道：“不要伤了他的性命，这个人我还有用，赶快将他抬进宫里去，吩咐御医给他急救。”吩咐完毕，斟了一杯酒给武玄霜道：“妃子你喝一杯酒压惊！”忽见武玄霜面色苍自，大汗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，这场乱事就过去啦！”武玄霜道：“外面厮杀之声太过骇人，首恶已擒，其他的人就让他们走吧。”大汗道：“妃子说得是，是不必迫他们作困兽之斗了。”便传令下去，叫百忧上人不必追赶。

百忧，天恶、灭度三人之中，只有百忧上人尚未受伤，其实他们亦已有点心怯，不过为了身份威名，不得不作势追赶而已，大汗传下令来，正合他

们的心意，立即回转大殿，向大汗覆复命。其他的人，谁敢去拦阻符不疑他们？虚张声势，闹了一会，符不疑等一行三众，早已打破了御苑的角门，闯出去了。

这一场盛宴被他们一闹，当然是兴味索然，不过，幸而擒了一个李逸，挽回了些少面子，大汗当即传旨罢宴回宫，武士大会，要留到明日再正式举行了。

武玄霜陪伴大汗回到内宫，大汗对她甚是抱歉，说道：“今日是你我佳期，想不到在华堂之上，盛筵之中，被那几个南朝蛮子胡闹一场，真是大煞风景，现在我又要审问那个李逸，不能陪伴于你，妃子你纵然不埋怨我，我心中亦觉不安。”

武玄霜道：“大汗你有正事要办，不必顾我。那个南朝蛮子是个很重要的人么？大汗你要独自审讯他？”大汗道：“他是唐室的三孙，我是怕你不耐烦听我审问，看你也有点疲倦了，所以想让你歇息歇息，待我审问完毕，立刻回来陪你。”

武玄霜道：“大汗对我这样体贴入微，我非常感激。但今日是你我佳期，若大汗不嫌我在旁阻碍的话，我愿意陪你审问。”大汗心中甜丝丝的，笑道：“我只是怕你不感兴趣而已，难道还怕你泄露机密么？你愿意陪我审问，那是最好不过，我其实也是不愿片刻离开你啊！”说着说着就挨近过来，将武玄霜的玉手轻轻揉搓，武玄霜但觉大汗身上那一股膻腥气味，直冲鼻观，暗暗皱眉，心中想道：“现在让你占点便宜，等下可要你大吃苦头。”

大汗叫一个侍卫去将李逸提来，过了一会，那侍卫回来报道：“那个南蛮子的血已止了，现在正替他裹伤，等下就来。这是缴获的宝剑，献给大汗。”

大汗接过李逸那把宝剑，拔剑出鞘，随手一挥，将一个三足铜鼎斩断了一足，啧啧赞道：“真是宝剑！”武玄霜心想：“李逸的宝剑可不能落在他的手中。”便也笑道：“大汗盖世英雄，有了这把宝剑，真是相得益彰。我虽然不懂宝剑，但看这把剑鞘，也知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”那剑鞘镂金刻玉，缀以明珠，宝气珠光，耀人眼目，武玄霜拿起来看了又看，作出一副爱极不忍释手的神气。

大汗哈哈笑道：“可贺敦爱它，我就将这把剑赐你佩戴吧。”武玄霜道：“嗯，这怎么成？”大汗道：“反正佩在你的身上，也就等如在我的身上一般。汉人说宝剑赠英雄，我而今以宝剑赠美人，哈哈，岂不更是千秋佳话？”

武玄霜嫣然一笑，接过宝剑，道了声：“多谢大汗。”突厥大汗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汉人有句成语，大意是：美人一笑，足以倾国倾城，我只用一把宝剑，就赢得了妃子的欢心，那是太值得了。”

武玄霜故意问道：“那个李逸适才大闹宫廷，大汗可要处死他么？”大汗道：“不，我留着他还有用处呢。他是唐室的王孙，若能归顺于我，将来我打进中原，那些效忠唐室的臣民，一定会帮我打现在在位的中国的女皇帝。你大约也听说过吧，现在中国的女皇帝名叫武则天，唐朝的皇帝宝座就是给她篡夺了的。”武玄霜道：“听说过了，武则天以一个女人而能做到皇帝，也算得女中英杰了啊！”大汗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所以我才想到要利用李逸。”武玄霜道：“这个李逸，不知他可肯依从？”大汗道：“我正为此担忧，看来这个李逸倔强得很。我曾派人去请他出山，他不接纳，今日反而来给我大闹一场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他敢在武士会上大闹，当真是一个不怕死的人！既然他死都不怕，那么还有何事可以令他屈服？”大汗道：“他不怕死，但是

我也还有法子治他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大汗道：“他的儿子，在我掌握之中。”当下，便将他怎样设计、怎样派遣武士劫走了李逸的儿子等等事情，都对武玄霜说了。

武玄霜眼珠一转，装作替大汗想计策的神气，说道：“这个法子很好，那么，等下大汗审问李逸之时，不如就把他的儿子也拿来，让他瞧见。父母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他瞧见自己的孩子，心肠还不软吗？”大汗拍掌笑道：“妃子，你设想得真周到。对，就是这个办法，不怕他不就范了。”当下，立刻派人去提李逸的孩子。

过了一会，一个宫女将李逸的孩子送来，武玄霜一看，这个孩子清瘦了许多，但一对眼珠还是骨碌碌的灵活得很。武玄霜好生怜惜，微笑说道：“这个孩子倒很可爱呢。”正想拉他的手，那孩子忽然自动向她走来，目不转睛的看着她。大汗笑道：“这个小孩子也给你的美貌迷着了！”

那孩子看了一会，忽然对武玄霜说道：“姑姑，我认得你！”武玄霜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孩子的记性真好，我在天山山脚见过他一面，如今隔了个多月了，我又已改容易貌，他居然还认得我。”要知小孩子心神专一，那一晚武玄霜给他的印象太深，而他又是那一晚被武士掳走的，所以他看多了一会，就认出了武玄霜来。

这孩子记起武玄霜曾给他果　吃，又记起了他被武士绑走之时，武玄霜惊惶大叫，追去救他。虽然没有追上，但这小孩子的心灵已感到武玄霜是爱护他的人，这时他一瞧见了武玄霜，就像瞧见了亲人一般。

大汗听孩子说他认识武玄霜，笑道：“真是孩子话，你几时见过我的可贺敦的？”那孩子见武玄霜穿的是维族王妃服饰，他说的也是维语。武玄霜辗然一笑，将他搂入怀中，亲了他的面颊一下，却趁此时机，低声在他耳边用汉语说道：“不要说认识我，等会儿你的爸爸会来，我会设法救你们出去，明白了吗？”武玄霜内功深湛，她贴着小孩子的耳边说话，声音细若游丝，那孩子听得清清楚楚，旁边的人，却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话。

那孩子点了点头，面向着大汗说道：“她长得真像我的妈妈，和我妈妈一样好看，嗯，我欢喜她。”大汗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把她当成你的妈妈了。”武玄霜心中暗赞这孩子机灵，拉着他的手道：“我也欢喜你。”大汗哈哈笑道：“你们两人真是有缘，若是李逸降顺我，我就让你收他做干儿子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听得外面镣铐曳地的叮　声响，武玄霜心头一震，但见一个身材高大的武士，已把李逸押了进来！分别了八年，他们终于在突厥的皇宫中会面了，这番会面，如此离奇，两人都是梦想不到！

李逸眨眨眼睛，这时他与武玄霜相距不过三丈之地，比刚才看得更真切了，他心中叫道：“呀，没有看错，千真万确，绝对是武玄霜！”更奇怪的是他的儿子倚偎着武玄霜，竟似母子一般的亲热。

那孩子尖声叫道：“爹爹！”扑了过去，李逸见孩子清瘦许多，心中酸楚，说道：“敏儿，爹爹来得迟了，令你受了苦了。”

武玄霜凝神细看，李逸面色苍白，但却不似受了内伤，心中稍稍放宽。但是他身上受了五六处伤，背上的刀伤尤其厉害，虽然裹好纱布，血水还浸透出来。武玄霜心中隐隐作痛，想道：“这班奴才们也大可恶了，他受了重伤，还怕他逃走吗？竟然给他带上这样沉重的镣铐。”

押解李逸的那个武士是麻翼赞，他见孩子扑了上来，便想拦阻，大汗说道：“就让他们父子叙一会吧。”麻翼赞道：“菩提上人恐防有失，亦已来

了，要不要召——”大汗道：“就委屈他在外面暂作守卫吧，提防刺客入宫。”菩提上人是突厥的第一高手，大汗曾经想封他做国师，所以对他甚为客气。

武玄霜知道麻翼赞武功甚好，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有麻翼赞在此，又有菩提上人在外面监视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那孩子叫道：“爹爹，他们为什么绑你？我想你抱一抱我啊！”大汗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劝你的爹爹听我的话，我马上就放了你的爹爹。”李逸沉声说道：“敏儿，不要听坏人的话！”

那孩子道：“我当然不会听他们的话。”他挺了挺胸，面向着大汗说道：“爹爹教训过我，对坏人不可屈服。你对我的爹爹这样凶，你是坏人！”

大汗面色一沉，但随即便笑道：“好个伶俐的孩子，可惜你年纪大小，你还未明白我对你的爹爹实是一番好意。好，麻翼赞，你把这孩子拉开，让我和他的爹爹说话。”那孩子不想走开，但他怎抵抗得了麻翼赞，武玄霜道：“不要难为这个孩子！”亲自将孩子接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不要吵闹。”那孩子果然很听她的说话，服服贴贴的依偎在她的身旁。

李逸如在梦中，觉得奇怪极了。“武玄霜怎么会变成了王妃？”“敏儿为什么肯听她的话？”他咬了咬舌头，很痛，这的确不是梦呀，但这种种奇怪的事情又该如何解释？但事态尽管离奇难解，他心中却有一个信念：武玄霜绝对不会叛国投敌，她也绝不会对自己存有坏心。

大汗斟了一杯酒，对身旁的宫女说道：“你替他抹净脸上的血污，再请他喝一杯酒。”李逸带着手铐脚镣，只好由她摆布，那宫女将一条湿透了的丝中，轻轻替他揩脸，揩拭之后，突然发觉李逸容光焕发，如同换了个人，宫女吃了一惊，大汗道：“把他的须子拔下来！”宫女大着胆子一扯，李逸的胡须应手而落，突厥大汗哈哈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果然是大唐的李殿下。你改装得真巧妙啊！”原来大汗早藏有李逸的画像，那是武承嗣的使者封牧野送给他的，所以他要宫女拭去李逸脸上的化装，好 与画图对照，是否相符。

李逸傲然说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便是李逸，以本来面目见你，又有何妨？”大汗道：“我佩服你的胆量，先请你喝一杯酒，提提精神。”李逸料他还要利用自己，不至于在酒中下毒，张开了口，将宫女送来的美酒一喝而尽，朗声说道：“大丈夫不怕刀山剑树，也不怕美酒甘言，你还有什么花招？”大汗伸出拇指道：“好，确是一条汉子，我正要用你这样的人！”

李逸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武承嗣之流可以为你所用，我李逸却不是那样的人。”大汗道：“咱们慢慢谈吧。你说过，对坏人不可屈服，这话说得很好。那我问你，武则天她是不是坏人？”李逸看了武玄霜一眼，想了半晌，道：“她是不是坏人，我不能断定。”大汗道：“最少她总是你的仇人？”李逸道：“不错，她篡夺了我家的皇位，当然是我的敌人！”突厥大汗听了，哈哈大笑。

李逸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大汗道：“笑你不识好坏！”李逸双眉一竖，道：“我怎么不识好坏了？”大汗道：“武则天抢了唐室的江山，你也承认她是你的敌人，如今我要进兵讨伐她，也就是帮你打倒你的敌人，咱们正该同仇敌忾，你却为何与我作对？这岂不是不识好坏么？”

李逸喝道：“住口！”大汗道：“怎么，我说错了么？”李逸正容说道：“当然是说错了！纵许我们姓李的与姓武的争夺江山，那也是我们中国人争夺中国的江山，与你何干？你借讨伐武则天为名，分明是想占夺我大唐的花

花世界，锦绣乾坤。凡是大唐子民，都该执干戈以御社稷，何况我是唐室的王孙！”

武玄霜听他说得大义凛然，芳心大慰，想道：“他虽然尚有一家一姓的观念，但对大是大非之处，却看得甚是分明。怪不得姑姑也想请他回去。”

突厥大汗怔了一怔，笑容顿敛，换了一付面孔，冷冷说道：“原来你是为了这样，才与我作对么？”李逸怒道：“你要占夺大唐的江山，我还不该与你作对么？”大汗忽地又哈哈笑道：“你还是错了！你不要忘记，武则天早已改了你大唐的国号了。你知道我请你前来，是为了什么吗？”李逸冷笑道，“总不会是什么好事吧？”大汗大笑道：“所以我说你错了！你总是对我猜疑，可知我是想把中国皇帝的宝座奉送给你么？我兴的是仁义之师，给你们中国除掉胆敢以女子做皇帝的妖孽，打倒武则天之后，我就扶助你做皇帝，大唐一统江山，全归你管。你还要怎样？你还说这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么？”

李逸冷笑道：“你这番说话，只好哄骗三岁的小孩！哼，哼，也许骗三岁的小孩也骗不到！你妄动干戈，却原来是为了请我做皇帝？哈，哈！你自己就不想得点好处？你何必为了我的原故，耗损你的突厥的国力，牺牲你突厥的士兵？”

大汗侧目斜睨，接声说道：“不错，你问得好！若说我不想得到一点好处，难怪你不相信。好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不过是要中国成为我的属国而已，中国的土地百姓，仍然归你治理。你所得的好处，不是比我更大么？”

李逸仰天大笑道：“大汗，你看错人了，我李逸不是做儿皇帝的人！”大汗道：“吓，皇帝的宝座你都不要？你要什么？”李逸道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住在贵国，但愿见到贵我两国和睦交好，我所要的，便是想请你息了干戈。”

大汗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真是不识抬举，你想清楚了，可别后悔！”李逸大声说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想做皇帝，何后悔之有？你要动干戈，以卵击石，只怕要后悔的不是我而是你啊！你想清楚了没有？”突厥大汗面色铁青，冷笑说道：“我威临万国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不必你为我担心，请你不要忘记，你现在乃是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你不肯依从我，那就是我的敌人了！”

李逸淡淡说道：“大不了你把我杀掉，我何须怕你？”大汗道：“好，你是好汉，你不怕死！你的儿子呢？你不顾自己，连儿子也不爱惜了么？”李逸的儿子忽地大声叫道：“爹爹，我也不怕死！”李逸笑道：“好，敏儿，你是我的好孩子！”

突厥大汗一皱眉头，心想：“天下竟然有这样倔强的人！”脸上的杀气忽隐忽现，片刻之间，转了好几个念头，兀是打不定主意：是立即杀了李逸呢？还是把他囚禁起来，再想法软化他，正在大汗踌躇未决之际，守门的武士忽在外面拉动铁环，敲了几下，大汗喝道：“有何事禀报？”那武士道：“百忧上人与天恶道人在宫门外候见！”原来突厥大汗宫禁森严，他秘密在寝宫里审讯李逸，麻翼赞是他最亲信的武十之一，他让他在寝宫里防范李逸。寝宫紧闭大门，另一位亲信心腹在门外警戒。即以百忧上人之尊，也只能在三重门外，通名候见。

大汗扬声说道：“你说我现在正有事情，请国师过一个时辰再说。”

武玄霜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百忧、天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求见？”过了片刻，只听得门外的武士又拉动铁环，禀道：“菩提上人已向国师传了大汗的谕旨，但国师说，他有非常、非常紧要的事情，非得立即谒见大汗不可！”

原来天恶道人在宴会散后，想起了新王妃的种种可疑之处，他是和武玄霜交过几次手的，当时不敢想到是她，过后越想越疑，又想到封牧野临死之时，面对着新王妃说出的那句未说完的话：“你、你是武则天的……”这个“你”料想不是指李逸而是指新王妃，他大胆推想，忽然想到了这必定是武玄霜无疑。但兹事体大，他不敢独负关系，所以邀了百忧上人同来。菩提上人虽与天恶不睦，但一听到这是与大汗性命倏关的事情，也就不敢拦阻他们了。

但听得百忧、天恶二人的脚步声已在外面传来，大汗甚为惊诧，喃喃说道：“奇怪，他们有什么非常紧要的事情？”正想叫麻翼赞开门，就在此时，武玄霜突然跃起，出指如电，倏的就点了麻翼赞的穴道！麻翼赞的武功本事不在武玄霜之下，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新王妃竟会袭击他，冷不及防，但觉胁下一麻，未曾叫得出声，立刻便全身僵硬，有如一尊石像，前脚尚未踏下，便僵在那儿了。

第二十五回　柔肠侠骨情无限

突厥大汗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颤声叫道：“可，可贺敦，你，你是……”“你是谁人？”这句话尚未曾问得出来，忽觉冷气森森，遍体生寒，武玄霜早已拔出宝剑搁在他的颈项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若敢乱嚷，一剑要你的命！”突厥大汗本来甚为勇武，但被武玄霜用大擒手法一把扣着他的手腕，竟是半点不能动弹，这时他才知道“新王妃”乃是非常之人，宝剑搁在的颈上，不由得他不服服贴贴。

旁边侍立的那个宫女己吓得呆了，武玄霜顺手又点了她的穴道，正在此时，百忧、天恶二人，已到门外，只听得百忧上人的声音禀道：“贫僧有事，请谒大汗。”武玄霜在他耳边悄声说道：“你大声说，请国师稍待片刻。”突厥大汗不敢不依，大声说了，声音颤战，自是不免显出惊惧之情。武玄霜料到百忧、天恶定会起疑，但也料到他们暂时还不敢破门而入，当下迅即点了大汗的麻穴，在他身上搜出一面金牌，这才对他说道：“我不是卡洛丝，我是中国女皇帝派来的人，你明白了吧？你怪不得谁，只能怪你不长眼睛，今日我暂且饶你，你若敢株连无故，我随时可取你性命，”

李逸又惊又喜，武玄霜手起剑落，削断了他身上的镣铐，随即剥下了麻翼赞的武士服饰，叫李逸穿上，外面罩上一件斗篷，麻翼赞的身材比李逸魁伟得多衣服甚不称身，李逸将儿子包在宽大的斗篷里面。

武玄霜取出了一颗易容丹，李逸不待她说，便知她的用意，当下匆匆忙忙，借助这颗易容丹，扮成一个维族武士的模样。

武玄霜除下凤冠，走到帐后，片刻之间，也改扮成了一个宫女的模样出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李逸正在心想：“百忧、天恶二人守在门外，如何走得出去？”但见武玄霜移开胡床，在墙壁一按，开了一道角门。原来大汗带武玄霜进这寝宫之时，便是从这角门来的。后面是一间大汗给她布置的梳妆室，大汗为了讨她欢心，所以早就把他给她精心布置的寝宫构造，向她详说过了，梳妆室窗外便是御花园，可以让她欣赏园中的花木。

武玄霜与李逸走人了梳妆室，推开窗门，这时正是黄昏时分，一瞧下面没人，武玄霜一拉李逸，便即跃下。哪知刚跑得几步，便有人喝道：“是谁？”这个人正是大汗的侍卫长恰克图。

李逸将那面金牌向恰克图一晃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奉大汗命，护送新王妃的侍女出宫。”恰克图当然认得这面金牌，他又知道新王妃卡洛丝是阿尔泰山山下的一个小国的公主，照突厥的习俗，出嫁的女儿，到了夫家之后，就要将她所着的那套新嫁衣送回去给母亲，表示在此之前是靠父母，在此之后便是靠丈夫了。一见李逸说是护送新王妃的侍女出宫，只当这名侍女是将新王妃的嫁衣送回母家的，自是不疑有他，当下挥了挥手，放李逸过去。他哪里知道真王妃卡洛丝早已冒充侍女，在一个时辰之前便已乘原车出城去了。

李逸与武玄霜加快脚步，路上虽然碰上几个巡逻的武士，金牌一亮，问也没问，便通过了，不一会便到了御花园的后门，侧边是个马厩，李逸亮出金牌，索性向管马的人讨了两匹骏马，然后吩咐开门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恰克图大声叫道：“站住！”守门的武士见恰克图飞奔而来，不敢开门，李逸喝道：“你敢阻误我吗？快开！”恰克图大叫道：“别忙出去，待我一问。”李逸倏的出手，一点点了这名武士的穴道，立即

便抢了锁匙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恰克图已是赶了上来，大吼一声，向李逸一掌劈下。

原来恰克图放走了李逸之后，忽起疑心，想道：“这个武士是谁？我怎么不认识他？”要知恰克图是侍卫队长，宫中的数十名侍卫，都是经过他选拔的。刚才因为夜色朦胧，李逸用斗蓬遮着了半边面孔，兼以手上又有大汗的金牌，他一时大意，没有盘问，过后一想不对，又想起了这件斗蓬似乎是麻翼赞的，越想越疑，是以追上前去，想要仔细瞧瞧。

及至李逸点倒了那个看门的武士，恰克图大吃一惊，断定李逸必是冒充，当下一跃数丈，用尽全身气力，掌劈李逸。

恰克图是突厥出名的大力士，这一掌端的有开碑裂石之能，李逸受伤之后，不敢硬接，施展腾、挪。闪、展的小巧功夫，接连避开他几记强劲的攻势，恰克图一掌紧似一掌，迫得李逸无暇拔剑，同时连声大叫道：“来人呀，快来人呀！”武玄霜见时机急迫，忽地冷笑说道：“另外有刺客已到大汗的寝宫，你不去救驾，追我们做什么？”恰克图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话尤未了，武玄霜突然欺身直进，“啪”的一掌，击中他胸前的“璇玑穴”，本来以恰克图的本领，虽然不敌武玄霜，还不至于给她一招击倒，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宫女竟然怀有绝世武功，冷不防的给她一掌击中，哼也未哼一声，便即倒地。

李逸急忙开了园门，与武玄霜跨上马背，疾驰而去。

但听得背后弓如霹雳，箭似飞蝗，李逸将宝剑舞起，化成一道护身的银虹，挥了片刻，便脱出弓箭所能射及的范围，那么多的武士，竟没有一个追来。原来是恰克图被武玄霜那番话吓住了，武玄霜说另外有刺客已进入了大汗的寝宫，恰克图不知真假，但一想这个宫女与李逸正是从大汗寝宫那个方向跑出来，麻翼赞的斗蓬又披在李逸的身上，便抱着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的宗旨，止住了那班武士，叫他们赶回去救驾，并搜索李逸的党羽，那班武士见李逸能够从深宫之中逃出，只怕他党羽甚多，说不定在宫内各处隐藏，便不敢分薄力量去追他们了。

李武二人跑了一程，见后面并无敌骑追来，松了口气，而人并辔驰驱，李逸眼光一瞥，只见武玄霜在马背上也扭转头来望他，四目相投，又各自将眼光移开，这一刹那；两人的心里都不知是什么滋味，彼此但感到一阵茫然！

这一刹那，往事前尘，闪电一般的从李逸的心头掠过：峨嵋金顶的比剑，邛峡山道上的琴韻诗声，她为自己向夏侯坚求医，那十多天的千里驰驱，细心呵护，最后是骊山的死别生离。这一幕幕的情景从李逸心头翻过，而现在想不到又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相聚，她，她又一次的救了自己了！李逸心头激动非常，禁不住又转过头去，找着了武玄霜的目光，轻轻的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

武玄霜心中的激动殊不在李逸之下，她所要躲避的人终是不能避开，现在又与他并辔驰驱了。可是这已与八年之前的情景完全不同了，在她怀中抱着是他的儿子！

武玄霜低下了头，淡淡说道：“谢什么呢？你能够脱险，我也心安了。”语调平淡，但李逸却听得出来，她对自己还是蕴藏着无限的热情。李逸不自觉的身躯颤抖，在马背上晃了两晃，武玄霜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是伤口复裂了吗？”李逸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受的只是一点皮外伤，只怕是跑得有点累了，歇一歇吧。”

“武玄霜估量已跑出十多里了，便道，“好吧，咱们到前面的山丘稍歇

一会。”李逸跃下马背，抱起儿子，武玄霜默默无言的随着他。走到山上。未曾坐定，李逸的儿子便扑到武玄霜的怀中，搂着她道：“姑姑，你真有办法，说救我们，果然便救了我们。”武玄霜笔道：“我说过的话，当然要做。”孩子面向着他父亲说道：“这姑姑真好，妈妈好像不大喜欢她，那天她给我果 吃，妈还不准我接呢。唉，妈哪知道她是这样的好人，我可真喜欢她！”

李逸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见长孙壁了？”武玄霜微笑道：“我还没有贺喜呢！”她脸上现出笑容，心中却不由自己的感到一阵心酸。陡然间，长孙壁那凄怨的眼光，妒忌的神色，又好像浮现在她的眼前，她极力压抑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心中想到：“我绝不能自寻烦恼了。”

李逸道：“你是在哪儿见到她的？”他的儿子插嘴道，“我们是在天山山脚、维人的帐篷中相遇的。嗯，那时，姑姑可不是这样的打扮。爹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就是在那晚上被两个武士捉去的。”

李逸道：“我听你妈妈说了。这次全靠你的姑姑将你救出来，你还未曾向她道谢呢。”那孩子向她磕了一个响头，说道：“姑姑，我长大了也永远不会忘记你！最好，你能够和我们在一起，妈若知道是你救我，她也一定会喜欢你了。”武玄霜将他拉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这孩子真乖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李逸道：“叫李希敏。”武玄霜道：“敏儿，我也喜欢你，待你长大了我再来看你吧。”那孩子露出怅惘的神情，道：“姑姑，你要走了么？”武玄霜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，就要走了！”那孩子道：“你不等和我的妈妈见面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好孩子，我就托你向她问好吧。你记得吗？”

那孩子道：“我怎样向妈妈说呢？妈知道是你救我，她会怪我不将你留下来的。你别瞧那晚妈像很凶。其实她是非常疼我的。你对我这么好，她定然非常感激。”武玄霜微笑道：“我知道。你就对她说，姑姑盼望她过得快快活活，一切事情都称心如意。”那孩子点点头道：“嗯，我记着了。咦，姑姑，你笑得不大自然，是不是有点不快活？”武玄霜笑道：“你猜错了，我很快活。”其实孩子一点也没有猜错。

李逸呆了好一会子，心中的激动这才稍稍平静下来，说道：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要胡乱打岔。”再问武玄霜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到过天山的了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不错。后来，我又在天山碰到壁妹，那时敏儿已经被掳走了。她那晚用了易容丹，我第二次见面才认出是她。”李逸“啊”了一声，这才明白，自己决定单独下山去救敏儿的时候，为什么长孙壁会流露出一种恐惧的心情，敢情她就是怕自己与武玄霜相遇！

李逸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救敏儿，才冒充新王妃的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武玄霜将经过说了，李逸称奇不已，敏儿听得武玄霜将大汗戏弄，更是开心之极，不住咧开嘴笑。武玄霜道：“不过，我这次到突厥来，却是奉了我姑姑的差遣来找你回去的。”李逸道：“我早知道了，我不会回去的！”

武玄霜道：“不过，这次不同。我姑姑已决定传位给卢陵王，要请你回去辅助他。你不是一直要恢复李唐的“正统”吗？如今江山依然姓李，你为何还要老死他乡？”李逸叹口气道：“‘这几年来我的豪气早已消磨净尽了，不管是姓武也好，姓李也好，我再也不想卷入是非漩涡。嗯，你不懂得我的心情，我但愿能够忘掉往事。也不想有人知道我，我是不愿回去的了！”

武玄霜一阵沉默，她是懂得李逸心情的，他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回去，已不只是为了谁做皇帝的问题了，敢情他也决意要避开自己，避开上官婉儿，免得触及心底的创伤！

李逸又道：“本来在前两天，我还曾经想过要回去的，如今你既然就要回去，也省得我多跑一趟了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李逸道：“你已经知道了你的堂兄武承嗣勾结突厥的事情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姑姑吧，她更会相信你的话。”

武玄霜默然半晌，缓缓叹口气道：“这样分手也好，咱们总算见过一次面了，可惜婉儿很想见你，却见不着。”李逸听她提起了上官婉儿，不禁又是心弦颤抖，问道：“婉儿她怎么样？听说她最近红鸾星动，嫁杏有期，有这事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是谁说的？”李逸道：“是长孙泰说的。”武玄霜道：“阿，原来他也来了。他说的也并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谈，不过，婉儿，她，她可正为着这件事情烦恼呢！她本来有一些话托我告诉你的，唉，现在不说也罢。”

李逸一片怅惘，道：“长孙泰也很不错呀，早在八年之前，我就祷告苍天，保佑她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了！不管怎样，我总是将她当作妹子看待，愿她过得快活！”武玄霜又叹口气道：“你猜错了，婉儿嫁的人不是长孙泰，所以她很想见你，再决定主意。可是这些事情，现在都不必说了。”李逸诧异之极，心道：“不是长孙泰又是谁呢？她若然不欢喜那人，又何须如此烦恼？以她那样的倔强，又是那样深具聪明才智的女子，她不愿嫁，还有谁强得了她？”李逸疑团塞胸，本来还想问武玄霜的，可一想到自己已经有妻有子，而武玄霜又一再说不想再提，他也只好怀着这个闷胡芦，不便问下去了。

武玄霜道：“好吧，你赶快回去找壁妹，我也得赶回长安去了！”她正想把长孙壁离开天山的事情告诉李逸，就在这时，忽见大路上有两条人影，疾如奔马，最初不过似弹丸大小的黑点，转瞬之间，轮廓就显露出来，武玄霜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是百忧上人和天道恶人！”话声未了，这两个人已来到山下，百忧上人哈哈笑道，“看你们还逃得上天！”

原来百忧、天恶二人被武玄霜使用缓兵之计，阻在寝宫外面，过了约一支香的时刻，尚未见大汗宣召他们，再高声禀报，也听不见大汗的回答，百忧上人情知有异，恃着他国师的身份，大胆打破宫门，见大汗和麻翼赞都给人点了穴道，而李逸与新王妃则无影无踪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先大汗解开穴道，不久，恰克图也率领武士们回来“救驾”，大汗听说李逸与武玄霜已逃出王宫，又惊又怒，便责成百忧、天恶二人，务必要将他们活捉回来。

天恶道人笑声未绝，忽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一块磨盘般大小的巨石，从山顶上直滚下来，被它碰着，怕不压成肉饼，饶是天恶道人武功卓绝，也不敢首当其冲，刚刚避开，第二块、第三块石头，相继滚下。

李逸与武玄霜不断在山上抛滚巨石，震得山谷轰鸣，尘雾弥天，山上的层冰积雪也被震得滚塌下来，飞落如雨，声势更是惊人。天恶道人展开腾、挪、闪、展的功夫，虽然没有给巨石所压，身上也中了十几块雪块，这些雪块从数十丈的山顶上飞下来，打中了他，无异铅弹，痛得天恶道人呱呱大叫。

百忧上人却猛地笑道：“你这些石头雪块，就阻得了我吗？”他挥舞袈裟，荡起了一股劲风，冰雹雪块，在离他数丈之地便向四面飞开。他减少了上空的威胁，专心应付那些滚下来的大石头，一面施展上乘的轻功闪避，一面觑准来势，以掌击石，使出“四两拔千斤”的巧劲，滚到他身边的巨石，被他手掌一带，立即向旁边飞开，根本阻他不住。

只见他在石头雪块轰击之下，仍然举步如飞，转眼之间，便已到了山上。

李逸与武玄霜合力推下一块大石，这时双方相距已不到十丈之遥，百忧上人大喝一声“还不住手！”单掌一托，用了一招’独臂擎天”，竟然以金刚掌将那块大石反掷回去。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急忙闪避，但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那块大石刚好落在武玄霜与李逸之间，百忧上人哈哈大笑：“看你们还逃得了？”身形一起，俨如巨鸟摩云，凌空扑下，袈裟疾展，便像一片红云，将武玄霜与李逸的身影都罩着了！

百忧上人得意洋洋，纵声大笑，满以为这袈裟一罩，定然手到擒来，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一道青紫色的剑光突然冲起，接着武玄霜一声叱咤，不知怎的，忽地脱了出来。百忧上人的袈裟像鱼网一般地向她撒去，她竟平空拔起，足尖在袈裟上一点，连人带剑，化成了一道银虹，一招“金鸡夺粟”，剑尖便向着百忧上人的光头迳刺下来。

本来以百忧上人的武功，刚才那袈裟一罩，若然他是施全力，武李二人虽然联剑抵御，也定然抵御不了，但因突厥大汗吩咐在先，务必要将他们二人生擒，百忧上人又低估了他们的功力，恐怕袈裟罩下，会令他们窒息而死，所以只用了五成真力。哪知李逸手中所持的乃是一把大内宝剑，拼命刺出，竟把他的袈裟刺穿，武玄霜身法轻灵，趁着这个时机，立施反击。

武玄霜的剑法已得优云神尼的真传，这一剑凌空刺下，势似奔雷，疾如骇电，百忧上人也不由得心中一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玄霜的剑尖离开他的光头已不到五寸，百忧上人大喝一声，倏地伸指一弹，但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武玄霜心头一震，长剑几乎掌握不稳，幸而她一觉不妙，立即施展“云里倒翻”的绝顶轻功，一个筋斗，翻出数丈之外，这才堪堪避开了百忧上人接着而来的反击。

百优上人那一弹已用了七成真力，见武玄霜居然还能够避开，也自有点诧异，点点头道：“你这女娃儿的剑法还算不错，可惜你的师父已经死了，要不然我真想找她较量一番。”武玄霜冷笑道：“那是你的造化，若是我师父尚还在生，哪还容得你行凶作恶！”

百忧上人喝道,“小辈无礼!你把你师父的剑法施展,再接我两招看看！”袈裟一抖，舞得呼呼风响，倏然间就拦住了武玄霜的退路，便似在她的周围筑起了一道铁壁铜墙。

武李二人背心相贴，双剑联防，饶是李逸手有宝剑，武玄霜也施展了浑身解数，却怎样也冲不出去，而且渐渐觉得圈子越收越紧，呼吸也渐渐紧张起来。再过一会，武玄霜还勉强可以支持，李逸在受伤之后，气力不继，但感头晕目眩，眼前渐渐模糊，不由得心内一凉，“想不到我今日与武玄霜死在一处！”

这时，天恶道人也己上到山上，以百忧上人的身份与武功，当然用不到他去相助，他游目四顾，发现李逸的孩子正躲在草丛中。

天恶道人怪声笑道：“好大胆的小孩子，为什么到处乱跑？大汗宫中有食有住，又有那么大的花园好玩，你还要跑出来？赶快随我回宫去吧！”那孩子叫道：“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我跟我的爹爹！”天恶道人道：“你的爹爹也要到大汗那儿去的。哈，你还躲，你不乖乖的听我的话，我可要捉你回去了！”

李逸听得天恶道人在欺侮他的儿子，又惊又怒，可是他被百忧上人袈裟拦着，哪里抽得出身？急怒攻心，一个疏神，被袈裟拂了一下，突然胸口如中铁鎚，气也透不过来。百忧上人哈哈大笑，腾出手来，便想把他活捉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声长啸，宛似龙吟，震得林中树叶，簌簌落下，武玄霜精神一振，唰唰几剑拼死防卫，百忧上人心中一凛：“原来他们还有高手接应，埋伏林中。”他听那啸声，知道来人功力不弱，但天恶道人尽可抵挡得住，却也并无惧意。

天恶道人正在钻入茅草丛中，捉捕李逸的孩子，那孩子溜滑得很，屏息了呼吸，伏在地上，天恶道人一时尚未发现他，忽听得那声长啸，天恶道人也怔了一怔，便在此时，只听得一声喝道：“好不要脸，欺侮孩子！”陡然间一道金光，向天恶道人射来！

天恶道人认出是夏侯坚的金针，识得厉害，急忙将拂尘一展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金针穿过拂尘，一撮尘尾跟着金针飞起，乱草一般的飘舞空中。天恶道人的拂尘乃是乌金丝所炼，算得是武林一宝，竟阻挡不了夏侯坚的一支金针，而且还给它弄断了十几根尘尾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哪还敢去捉李逸的孩子，急忙跃出草丛，横掌当胸，应付强敌。

抬眼一瞧，只见来的共是两人，除了夏侯坚之外，还一个中年汉子，天恶道人认出是武玄霜的师兄裴叔度。

夏侯坚笑道：“宫中一战，你我都还未得尽展所长，来，来，来！等老夫再领教你的腐骨神掌。”

裴叔度见师妹危机，更不打话，飞身跃起，一招“划破天河”，迳刺百忧上人的“风府穴”，百忧上人反手一扫，裴叔度的剑尖虽然给他的掌力震歪，但仍然原式不变，挥剑疾刺，百忧上人是武学的大行家。一接触便知裴叔度的本领高出武玄霜许多，这一掌断不能将他震倒。只得放松了李逸，一个转身，与裴叔度正面接战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裴叔度已经疾刺三剑，但听得卜卜卜三声连珠密响，他持的是一柄普通的青钢剑，三剑都刺中了袈裟，却都给袈裟反弹回来。裴叔度这一惊也是非同小可，必道：“怪不得师父生前认为百忧上人是个强敌，以未曾将他剪除为憾！”

武玄霜与李逸缓过口气。双剑连环刺出。与裴叔度合战百忧上人。优云神尼在天山面壁数年，融会各家之长，创出了一套精妙无比的剑法，裴叔度已尽得她的真传；武玄霜获得了师父所留的剑谱之后，剑术也突飞猛进，虽未比得上师兄，亦不过稍差一筹而已。还有一个李逸，虽然受伤，但他持有宝剑，亦是不无威力。百忧上人虽然身怀绝世武功，以一敌三，急切之间，却也不能取胜。

武玄霜忽然得到师兄的相助，心中甚是惊异，想道：“师兄上次中了天恶道人的毒掌，估计在我离开他之后，他最少还得调养一个月，方可完全复原，算这时间，现在不过过了二十多天，他还应在山上休养才是，怎么却也到了大汗的王城？而且功力似乎还更胜从前？他又怎么会与夏侯坚同在一起？”心中疑问甚多，但在这时正在与强敌性命相搏，哪有余暇去问。

百忧上人生怕一世盛名，折在小辈之手，哪还敢有丝毫轻敌？但见他将袈裟挥舞，劲风呼呼，卷得砂飞石走，舞到疾处，宛如一大片红云，将四个人的身影都罩得风雨不透！裴武二人展开精妙的剑法，就像两道电光，在密云之中疾闪，时不时透过“云层”，向百忧上人反击，李逸则恃着宝剑自保。双方打了个难解难分。

不过，百忧上人的功力，到底是比他们高出许多，到了将近百招，胜败就渐渐分出来了，他的一袭袈裟将三柄长剑紧紧裹住，三人之中，功力最高的裴叔度亦己觉得心脏的跳动加剧，一剑刺出，每每力不从心，李逸夹在裴

武二人当中，所受的压力较小，但他仅能自保，宝剑的威力已是不能发挥了。

但另外一边，夏侯坚却也占了上风，天恶道人使出拂尘夹掌的歹毒功夫，尘尾散开，千丝万缕，内劲运足，根根都似利针一般，可以刺入穴道，而他的腐骨神掌是天下第一等的毒掌，不要说被他打中，就是毒掌所发出的那股腥风，武功稍弱的人也禁受不起。但夏侯坚只凭着一双肉掌，却居然应付裕如，但见他掌劈指截，用掌力震散拂尘，用一指禅功应付毒掌，不论天恶道人的毒掌从哪个方向打来，他都能拿捏时候，不差毫厘，中指一禅，就点向他的脉门。天恶道人识得厉害，不敢让他点实，每次都被迫撤掌回防。两人打得非常激烈，虽然彼此都没有碰着对方一下，但每一招都蕴藏着极凶险的杀机！

天恶道人以八年苦功，练成了腐骨神掌，斗了将近百招，见夏侯坚不但丝毫未有中毒的迹象，而且越战越发精神，他赖以制胜的腐骨神掌伤不了对方，心中先自惧了，何况他的功力稍逊夏侯坚一筹，因此过了百招，就完全被夏侯坚占了上风。

但就在天恶道人被夏侯坚迫得步步后退之际，裴，武，李三人，也给百忧上人迫得步步后退。百忧上人袈裟疾展，狂涛骇浪般直卷过来，裴、武二人的长剑一触及着袈裟，就给反弹回去，竟是吃不消他那股强劲的压力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声长啸，有人朗声笑道：“不图今日得见优云神尼剑法，真是好啊、好啊！”转眼间山头上多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乃是符不疑。

符不疑指着百忧上人笑道：“亏你还有这样厚面皮，你袈裟穿了七处，还好意思再打下去吗？”

以百忧上人的武功身份，如何听不出符不疑的意思？那就是说：“你不过凭着功力稍高，欺侮小辈罢了，若是只论剑法，你早已败在他们的剑下了！”自优云神尼死后，百忧上人自负天下无敌，怎忍受得了符不疑的讥诮？便冷笑说道：“就换你这个酸丁来吧！”符不疑笑嘻嘻脱下了一对草鞋，说道：“日间未曾尽兴，正好和你再战一场！”

百忧上人见他拿一对草鞋当作武器，大怒说道：“我邀你单打独斗，正是看得起你，你竟敢蔑视于我？”符不疑笑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我老符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兵器，只好像你一样，随便拿一件身上的东西了，我不看轻你的袈裟，你焉敢小觑我的草鞋？”高手比拼，彼此都不肯占半点便宜，符不疑要用草鞋来对付他的袈裟，正是为了维持身份，但百忧上人自大惯了，总觉得这是一种侮辱，当下袈裟一展，怒声喝道：“油嘴滑舌，休怪我手下无情！”

符不疑笑道：“你当真敢轻视我这对草鞋？好，照打！”百忧上人的袈裟罩下，符不疑的草鞋一扬，只听得“卜卜”两声，好像铁棒打在极厚的牛皮上一样，发出闷雷般的声响，两大高手都是运足了内家真力，这一较劲，登时双方都是心头一震，虎口酸麻，各自倒退三步，符不疑笑道：“如何？我的草鞋也不弱于你的袈裟吧？”倏然间欺身直进，扬起草鞋又打！

那一对草鞋打将下来，竟然含着双剑的招数，精妙之处，实不在裴武二人联剑之下，但以符不疑的功力，那却是要比裴武二人联手合斗更难应付了。

百忧上人见符不疑将那对草鞋使得出神入化，也自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这酸丁夸口，果然是有几分真才实学！”不敢轻敌，就在那对草鞋堪堪袭到之时，他也突然改了战法，将袈裟卷成一束，变成了一支杆棒，蓦地一挑，把符不疑的双剑招数破解了。

袈裟与草鞋本都是极寻常的东西，但经这两大高手运上内力，却实是非同小可！但听得劲风呼呼，两人越打越快，饶是武玄霜那样的目力，也分别不出谁是百忧上人，谁是符不疑，所见的只是一片红云裹着两只夭矫飞舞的草鞋。

本来若论功力，是百优上人较为深厚，但他刚刚经过一场恶战，气力方面，不免有所损耗，这样此消彼长，恰好拉平，谁都胜不了准。

裴叔度看了一会，对武玄霜笑道：“他们二人只怕非到千招之后，难以分出胜负，百忧老秃驴，今番是碰到了劲敌了。”武玄霜放下了心，这时才有余暇问她的师兄。

裴叔度道：“我本来不会复原得这么快的，多亏夏侯前辈给我用金针拔毒，又给我带来了一支千年何首乌，反而令我因祸得福了。”武玄霜道：“夏侯前辈也曾到了天山么？”裴叔度道：“就在你走后的第三天，他和谷神翁符不疑联袂上山。”

原来夏侯坚尚未知道优云神尼已死，经过多年的探访，只知道她隐居天山，便邀了谷符二人，同上天山寻访，终于寻到了裴叔度，从裴叔度的口中，这才知道李逸与武玄霜的种种遭遇，知道李逸为救儿子，已往突厥王廷。谷神翁对李逸有如子侄，当然不能坐视；夏侯坚听说优云神尼留有遗物给他，现在武玄霜之手，也急着要见武玄霜；符不疑则想去看武士大会的热闹，于是裴叔度就邀了他们三人，一同赶往突厥王廷。武士大会那天，裴叔度在寓所留守，没有参加。

武玄霜又问道：“你们怎知道我有这场灾祸？”裴叔度笑道：“这还不容易知道？夏侯前辈一见你，就看出你是用了他的易容丹改扮王妃的，她料你只能蒙骗一时，终将被人看出，因此我们四个人才分批出来接应，约定以啸声为号，谁先发现你们，就招唤其他的人随来。谷神翁恐怕也就要来了。”武玄霜这才明白了其中的曲折，想起夏侯坚、尉迟炯与她师父的一段情孽纠缠，心中甚为感叹。

抬头一看，只见夏侯坚与天恶道人剧斗正酣，天恶道人所发出的毒气腥风，竟凝结一层略带淡紫色的薄雾，笼罩在两上人空，武玄霜裴叔度与他们相距甚远，也闻到一股刺鼻的恶味，不禁相顾骇然，裴叔度想起那日中他毒掌，更觉心悸，心道：“幸好那日师妹用师父的法身吓退他，若再捱他一掌，那真是不堪想像！”

武玄霜见天恶道人高呼酣斗，一掌猛似一掌，而夏侯坚则步步后退，头顶上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，不禁暗暗为他担心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与这等魔头不必讲什么信义，咱们联手将他除掉了吧。”裴叔度笑道：“有夏侯前辈已足可除他，何须咱们费力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夏侯前辈刚才还占上风，但你看现在却忽然变成那恶道占了上风，只怕是夏侯前辈年老体衰，难以持久！”裴叔度笑道：“你看错了，夏侯前辈大约用不了十招，便可赢他了。”武玄霜知道师兄不会乱说，再仔细看时，但见夏侯坚双眼神光湛然，虽然不住后退，身法步法，却是丝毫不乱，这才放下了心。

原来天恶道人久战不下，知道夏侯坚的内功的精纯在己之上，必败无疑，他一发了恨，把全身功力都运到掌上，作困犹之斗，腐骨神掌本就厉害无比，加以他拼了性命，发动攻势，所以夏侯坚也不必和他硬接硬架。

可是夏侯坚也正好将计就计，消耗他的真力，战到分际，夏侯坚突然喝道：“天恶道人，你己是黔驴技尽，还不服么？”双掌连环疾劈，着着反攻，

刚猛无伦的掌势之中还夹着一指弹功，登时把天恶道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，狼狈之态毕露！

天恶道人叫道：“你这样赢我，我输了也还不服！”夏侯坚笑道：“要怎样你才心服？”天恶道人道：“你敢硬接我一掌么？”夏侯坚道：“有何不敢？我不还手，便任你打一掌如何？只是这一掌若要不了我的性命，你自己就要送命了，你敢打便打！”天恶道人哈哈笑道：“我不信天下有谁能够硬接我的腐骨神掌，纵然我因此送命，亦是死而无怨，可是夏侯老儿，你死了可不能埋怨我啊！”夏侯坚笑道：“这个当然，何须多说，打吧！”说罢果然负手挺胸，等侯天恶道人发掌！

李逸这时正闭目养神，调停呼吸，听得夏侯坚和天恶道人这番对答，不禁心头大震，睁开眼来，想道：“八年之前，天恶道人的腐骨神掌尚未练成，夏侯前辈接他一掌，身上披了金丝软甲，事后还要调养多天，现在天恶的毒掌已经练成，他怎的还这样托大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天恶道大喝一声，已然一掌劈下！

李逸与武玄霜都吓得跳了起来，但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天恶道人的身子突然抛了起来，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裴叔度是个武学的行家，方自惊诧，心想：“天恶道人已被夏侯坚震得重伤，居然还能施展这等上乘的轻功本领！心念方动，忽见天恶道人哪个筋斗还有翻过来，便突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从半空中毕直的跌落，接着是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划过长空，听得人毛骨耸然，再看那夏侯坚时，只见夏侯坚木然站立，面色灰白。有如一尊石像，那神情也是可怕极了。原来在这八年当中，天恶道人苦练腐骨神掌，夏侯坚也苦练解毒的本领，他事前己吞下了自制的“固魄培元丹”，那是专门防御腐骨神掌的，而且前胸后胸，都安置了宝铜护心镜，比上一次所披的金丝软甲更为坚厚，这才敢在天恶道人的真力大大损耗之后，硬接他的一掌。

夏侯坚的内功本来比天恶道人精纯得多，何况天恶道人是在与他苦战数百招之后，业已到了强弩之末，怎能抵挡得了夏侯坚的反震之力？偏偏他还想顾全面子，被弹到半空，还想施展轻功逃走，登时心藏爆裂，跌下山坡死了。

百忧上人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他见天恶道人与夏侯坚硬拼，已知不妙，刚想赶来拦阻，天恶道人已被震上半空，百忧上人大吼一声，舍了符不疑，立即向夏侯坚扑去。符不疑情知夏侯坚也必定受了重伤，哪敢让强敌脱身，立即也是凌空跃起，一双草鞋，照着百忧上人的光头便打，百忧上人一声大喝，袈裟卷成一束，一招“举火燎天”，那袈裟卷成一束之后，经他内力运用，赛如铁棒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符不疑的一只草鞋被他打落。符不疑使了一个“凌空步虚”的身法，硬生生的再拔高三尺，避开了百忧上人那股强劲的力道，喝道：“好，你再接我这只草鞋！”草鞋在半空掷下，百忧上人脚不停，反手一挥，但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那只草鞋正正打中他的手腕，百忧上人的手腕登时红肿起来，但那只草鞋也已被他震成粉碎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一刹那，百优上人已冲到夏侯坚身边，大声喝道：“夏侯老儿，我要你一命还一命！”他只是顾忌身后的符不疑，冷不防两道剑光，突然从夏侯坚两侧飞出，裴叔度与武玄霜两人已经赶到。这一下，三方面都似离弦之箭，碰个正着，百忧上人大吼一声，身形飞起，袈裟一展，把裴武二人摔倒地上。百忧上人倒纵出五六丈开外，喝道：“洒家迟早都要取你们的性命！”哼了一声，倏忽之间，就不见了他的背影。

原来在那一刹那间，双方虽是电闪般的一触即退，但已交换了几个险招。裴武二人施展了一招最精妙的剑术，可以同时刺敌人的七处穴道，百忧上人仗着深湛的内功，展开袈裟抵挡，虽然没有给他们刺中，袈裟却被刺穿了十四个小孔，连上以前，的剑痕，那件袈裟已是百孔千疮，不堪再用了。百忧上人一想，有符不疑加上裴武二人，自己绝对讨不了便宜，因此只好咽下那股怒气，独自逃走，连天恶道人的生死也不及察看了。

裴武二人被百忧上人的内力震倒，幸而伤得不重，爬了起来，急忙先去看夏侯坚，只见夏侯坚摇头苦笑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瘀血。武玄霜道：“夏侯前辈，你怎么啦？”夏侯笑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尚不至被天恶道人要了性命。”取出七口金针，插在自己的阳陵、维道、归藏、王泉、天门、关元，命门七处大穴，过了片刻，将金针拔出，七口金针都变成了黑墨墨的，众人不禁骇然。夏侯坚道：“我以八年功夫，苦练抵御他腐骨神掌的功夫，想不到他的厉害之处，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幸而保全了这几根老骨头，从今之后，也不想在江湖上逞强争胜了。”符不疑听这说后，知道他在拔毒疗伤之后，最少也得损耗十年功力，心中甚替老友难过，安慰他道：“你剪除了这个恶道，也总算值得了。我老符被老秃驴毁了我的一双草鞋，自己无力报复，才真是惭愧得紧啊！幸而两位贤侄毁了他的那件袈裟，给我出了一口闷气！”

武玄霜道：“夏侯前辈，我师父留有一个玉匣给你。”夏侯坚打开匣子一看，只见里面有几朵天山雪莲，还有几样世间罕见的灵药，都是他以前和优云神尼说过，而自己尚未采集到的。他捧着玉匣，念及优云神尼的这番心意，不禁潸然泪下，想道：“琼香（优云神尼的俗家名字）生前虽然没有答应我的求婚，临死却也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朋友，人生得此知已，尚有何憾！”

夏侯坚潸然泪下，符不疑却哈哈笑道：“你这老儿还哭什么？天山雪莲能解百毒，比你自练的‘仙丹，还要灵效得多，有一朵雪莲，你便无须损失十年功力了。”夏侯坚对裴叔度道：“想不到在你师父死后，我还蒙受她的恩德。她生前希望我把医术流传下来，从今之后，我纵然恢复功力，也不愿再在江湖争胜了。叔度，你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愿与你结庐比邻，替你的师父守坟，也好趁此暮年岁月，写成我那儿篇医书。”裴叔度道：“得与老前辈为邻，我是求之不得。”忽地有点感慨说道：“十年来我未下过天山，这次事情结束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师妹，你呢？”

武玄霜道：“要见的人都见到了，要办的事也都办了，明天一早我也要回国了。”符不疑道：“还有一位你尚未见到，你不等等他吗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是谁？”符不疑笑道：“曾在峨嵋金顶和你比过剑的谷神翁啊，你忘记了吗？那一次你弄得他几乎下不了台。”武玄霜笑道：“不错，那一次的事情，我还未有机会向他赔罪呢。”夏侯坚道：“是呀，老谷怎么还不来？他难道尚未听见我们的啸声？或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”符不疑再次撮唇长啸，啸声宛若龙吟，在这高山顶上发出，估量十里左右都能听得见。

李逸的孩子早已从草丛里钻出来，这时忽地扑到武玄霜身上，说道：“姑姑，还有一位你尚未见到，你不等等她吗？”他学着符不疑的口吻，用同样的说话，仰着脸儿问武玄霜，引得武玄霜不禁笑了起来，搂着他道：“是谁？”那孩子道，“我的妈妈。那天晚上她不准我吃你的东西，你生气了么？”武玄霜笑容顿敛，心头沉了下来，那孩子又道：“姑姑，妈未知道是你救我，知道了一定很感激你的。你不要生她的气。”这后他已经是第二遍向武玄霜

说了，敢情他当真是很害怕武玄霜生气呢。

武玄霜强笑道：“我和你的妈妈是很好的朋友，怎会生她的气？不过，我怕来不及等她了，好孩子，你给我向妈妈问好，请她不要怪我。”那孩子嘟着小嘴儿道：“你不等她见面，她当真会怪你的。”心里想道：“我知道妈不会怪的，但你既然怕她怪你，我就吓一吓你。”武玄霜微笑道：“有你替我说好话，我知道你妈不会怪我的。”

李逸听了他们的对答，不禁感触万端，呆呆的说不出后来。那孩子道：“姑姑，你真的明天一早就要走了？我舍不得你啊！”武玄霜紧紧搂着他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会记着你的，到你长大了我再来看你。”

忽听得一声长啸，远远传来，夏侯坚道：“老谷来了。”过了片刻，只见一条人影，疾如奔马，直上山头，武玄霜心道：“谷神翁以轻灵飘忽蹑云剑、蹑云步驰名，这轻功身法，果然是非同小可。”

转瞬间谷神翁便来到山头，符不疑正想和他打趣，见他的形状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老谷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，是谁伤了你了？”

但见谷神翁衣衫染血，神色张惶，武玄霜吓了一跳，顾不得和他叙旧，先上来替他裹伤。谷神翁道：“不妨事，我不过中了一箭，这几根老骨头还熬得住。”谷神翁是以前的武林盟主，轻功本领更是天下无双，居然有人能够射伤谷神翁，大家都不禁十分骇异，纷纷问他的遭遇。

谷神翁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李逸，你的妻子来了，呀，她，她——她被捕了！”

第二十六回　剑胆琴心意自伤

谷神翁带来的这个消息，有如晴天霹雳，震得人魂飞魄散，李逸呆若木鸡，好半晌才颤声叫道：“ 不，不会吧，璧妹，她，她答应过我留在天山，等，等我回来的。 ”他受惊过度，一句话分成了好几截才说得出来。

武玄霜咽下眼泪，低声说道：“ 璧妹对你情深义重，她矢誓与你同生共死，你不知道，你离开天山的第二天，她也跟着来了。 ”武玄霜想起长孙璧那两首题壁的绝命诗：“ 十年梦醒相思泪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同命鸳鸯悲命薄；天涯何处是吾家？ ”“ 愿将热血洒胡尘，且把遗言托旧人，应念李郎家国恨，留他同赏雪山春。 ”忽地感到内愧于心，想道：“ 要不是为了我，她也许会听李逸的话留在天山。我不能怪她心胸狭窄，换了是我，我也不会放心的。 ”李逸则在暗暗奇怪：武玄霜怎的知道得这样清楚？可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已无暇去问武玄霜了。

谷神翁道：“ 我在突厥的都城外边，正碰见长孙璧被他们追捕，我迟了一步，看清楚是她的时候，她已被菩提上人捉获，押上囚车。 ”李逸还有点不大相信，问道：“ 谷老前辈，你当真看清楚了是她？ ”谷神翁道：“ 她打扮成一个维族妇人的模样，也甩了夏侯老兄的易容丹，但却瞒不过我的眼睛。她看见我的时候，惊叫一声，看样子是想向我求救，后来怕是不愿连累我，没有叫出我的名字。 ”李逸听他说得千真万确；心头好像坠了一块铅块，沉重之极，但却也有点奇怪：长孙璧既然用了易容丹，那些突厥武士又是怎样认出她的。

谷神翁继续说道：“ 当时我混杂在行人堆中，她那一声惊叫，引起了那班突厥武士的注意，其中有菩提上人和恰克图，立刻认出我来。其实我撞见了长孙璧被他们擒获，即算他们认不出我，我也不会置之不理的。当下混战一场，他们除了菩提上人之外，还有好几个硬手，我众寡不敌，只好逃出来报讯，恰克图这厮的气力确是惊人，我逃出十数丈远，还给他射中了一箭。 ”

原来长孙璧早已到了突厥京都，这日突厥大汗在宫廷招宴各处投奔来的武士，发生了符不疑、夏侯坚、谷神翁三老大闹皇宫，以及李逸被捕等等事情，武士大会散后，这些事情马上就传扬开去，长孙璧听说在会中捉获了一个大唐的王子（李逸本是王孙身份，但那些武士不知底细，把他说成了是大唐王子。）大大吃惊，急忙跑出去打听，她扮成一个普通的维族妇人，本来是不容易给人瞧破的，却不料无巧不巧，她碰到了两个认识她的人。这两个人一个是程达苏的儿子程建男，另一个则是伏虎帮中的小头目杨钊。

八年之前，李逸护送长孙均量的灵车出关，途中长孙璧忧伤成病，曾在一座古庙养病，庙中有一个烧火的小和尚名叫“ 去孽 ”，原是伏虎帮的喽啰，得庙中的老主持收养的，他觊觎李逸的钱物和宝剑，暗地里向伏虎帮通风报讯，少帮主程建男后来带了贼党前来抢劫，被李逸杀退，事虽不成，但程建男与长孙璧已经朝过相，而那个小和尚重归伏虎帮之后，也被提升为头目。这个当年的小和尚“ 去孽 ”便是现在的伏虎帮头目杨钊。

伏虎帮的老帮主程达苏先到突厥王廷，参加武士大会，程建男安排好帮中事务之后，带了杨钊也跟着到来，恰好碰见了长孙璧向人打探李逸的消息。

这个伏虎帮的小头目杨钊，武功虽然不高，人却机灵得很，他见过一面的人，很久都不会忘记，长孙璧虽然改容易貌，扮成了一个维族妇人模样，仍然引起了他的疑心，再听长孙璧打探的乃是什么“ 大唐王子 ”被擒的事情，

心里更觉疑惑了，他看了好一会，突然在她背后用汉语叫了一声“长孙璧”！长孙璧蓦吃一惊，不自觉的用汉语回了一句“是谁叫我？”就是这样，长孙璧的行藏给人识破。程建男缠着她，杨刹跑回去报讯，终于引来菩提上人、恰克图等一班突厥武士，将长孙璧捉住。

长孙璧被擒的详细经过，李逸当然不知，但谷神翁亲眼见她被押上囚车，事情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了。

谷神翁道：“贤侄放心，有我们在此，怎么样也要将长孙璧救出来。”符不疑夏侯坚都是长孙均量的生前好友，故友的女儿身遭危难，拯救之责，当然也是义不容辞。

但要救长孙璧却是谈何容易，第一、不知她囚在什么地方。第二、大汗的土宫经过了这一场大闹之后，必然防范森严，对方虽然折了天恶道人、但还有菩提上人、麻翼赞等高手，还有各地投奔来的武士，其中也大有能人。而且百忧上人神功无敌，自己这方，夏侯坚身受重伤，虽得天山雪莲解毒，一时之间功力也未能恢复，论起强弱之势，那是对方强得多了。

符不疑笑道：“纵是虎穴龙潭，我老符也得再闯它一闯。依我之见，索性进宫去再闹一场，若能把大汗擒了，不愁他不放人。”夏侯坚道：“事情未必这样顺手，不过，既然没有其他办法，也只好试它一试。”

正在商议之间，忽呼得山下金鼓雷鸣，原来是恰克图领了一千铁甲军赶到。符不疑道：“咱们只好冲出去再说了。”李逸的孩子倚偎在武玄霜身边，武玄霜道：“敏儿，你害怕吗？”李希敏仰着脸儿说道：“有姑姑在此，敏儿一点也不害怕！”夏侯坚笑道：“这孩子对你倒是十分信赖，你带他下去吧。老符，你做我的保镖。”符不疑听他一说，已知其意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突厥军队人数众多，而且都披着铁甲，咱们若是聚在一起，只怕难以突围，不如分成几路，教他们顾此失彼。”当下分成三路，武玄霜带了孩子，与裴叔度做一路，从东面下山，符不疑与夏侯坚一路，从南面下山，谷神翁与李逸从西面下山。夏侯坚与李逸部负了伤，所以要人掩护。

这时铁甲军正在向山上推进、恰克图目力甚好，抬头一望，已瞧见了山头上的符不疑、谷神翁、夏侯坚等人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早知这几个老家伙在此，我应该多请几个高手前来。咦，百忧上人和天恶道人哪里去了？难道他们还没有发现敌踪？”他不知道，百忧上人早已铩羽而归，天恶道人也已伏尸荒岭。百忧上人虽然料到铁甲军随后会来，但他是武学大师的身份，讲究单打独斗，被人打败之后，若再挟众重来；那就是有失身份了。

恰克图知道符不疑等人的厉害，不敢冒进，下令将铁甲军摆成扇形阵势，缓缓向山上推进。上面一声长笑，符不疑与夏侯坚先行冲下来，这班突厥军虽有铁甲头盔，也被笑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。恰克图大吃一惊，急忙挥军抵御，忽听得谷神翁一声大喝，手舞双剑，也冲了下来。恰克图眼光一瞥，瞧见跟在谷神翁身后的正是李逸，急忙叫道：“正点儿在这一边，这小伙子是咱们大汗所要的人，宁可放过了那几个老头，不可放过了他！”一马当先，转动阵形，亲去捉李逸。就在此时，武玄霜带了孩子，与裴叔度一起，从防御最弱的西方，悄没声的疾驰而下。

恰克图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突然瞧见武玄霜冲入阵中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道：“难道我是白日作梦，这，这不是新王妃吗？”要知武玄霜虽然在宫中大闹，但当时恰克图在御花园巡逻，却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后来李逸与武玄霜从花园逃出，当时是在昏夜之中，树木

浓荫，而恰克图又只注意李逸，只当她是个普通宫女，以致被她冷不防的一掌击倒，却还未看清楚她的面貌。

恰克图带领的一千名铁甲军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拿着松枝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武玄霜从山上疾驰而下，恰克图自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大惊之后，心中想道：“新王妃怎么会与他们一路？无论如何，我都得问个明白。”要知李逸虽然重要，但恰克图知道大汗极为宠爱“新王妃”，比较起来，那又是“新王妃”更重要了。

霎眼之间，武玄霜已来到面前，恰克图叫道：“可贺敦，卑职恭迎凤驾。”武玄霜挺剑喝道：“让开！”恰克图呆了一呆，不知是拦阻好还是不拦阻好？主意尚未打定，武玄霜倏的便从他身边掠过。

恰克图认出她背的是李逸的孩子，大叫道：“请可贺敦留步！“话声未停，裴叔度已到，喝道：“给我闭嘴！”剑挟劲风，倏地劈下，恰克图挥刀急挡，他有降狮伏虎之能，这一刀劈出，足有千斤之力，满以为可以将对方的长剑震飞，哪料刀剑相交，当的一声，恰克图竟然收势不住，但觉对方的长剑似有一股吸力，恰克图正想施展千斤坠的重身法稳住身形，忽觉手中一轻，那口月牙弯刀已飞上了半空。原来裴叔度知道他神勇无比，在刀剑相交之际，用了借力打力的上乘内功，一黏一带，借了他那股强劲的力道，将他的兵刃弄得飞出手去，恰克图失了兵刃，尚自莫名其妙，转眼间裴叔度也过去了。恰克图大怒，从兵士手中抢过一把硬弓，心中想道：“可贺敦叛了大汗，我还顾忌什么？”但他仍然不敢射武玄霜，这一箭却对准了她所背的孩子。

武玄霜听得背后弓弦声响，反手一剑。把那支羽箭削为两段，就在这时，几支长矛同时棚了过来，武玄霜用了一招“狂风扫叶”，但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好几根矛头给她一剑削断，但其中有一个长矛手狡猾得很，他把长矛挥了半个弧形，中途变招，刚好避开武玄霜的一击，趁着武玄霜刚刚削断那几根长矛，未及回剑防护之际，矛头对准了那孩子的颈项便刺。

裴叔度在后面见此情形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急忙飞身掠起，脚尖一点一个铁甲军的头盔，借势再跃，他人在半空，尚未扑下，只见那根长矛已堪堪刺到了孩子的颈项，那孩子突然伸出双手，握紧长矛，就在这刹那间，裴叔度有如飞将军从天而降，一剑将那个武士劈翻！

李希敏咧开口笑道：“真好玩，叔叔，你从半空中飞下来打入的法子可得教我！”裴叔度和武玄霜抹了一额汗，赞道：“敏儿，你的胆子真大！”李希敏笑道：“我早说过，我跟着姑姑，我就一点也不害怕！”

突厥武士见他们这样厉害。而且又听得恰克图称武玄霜为“可贺敦”，不敢再追，裴、武二人便先冲出了敌阵。

恰克图转过头来要包围李逸，这时谷神翁展开了蹑云剑法，但见他翻身进剑，飘忽如风，剑到身到，恍惚见影而不见人，引得敌军跟着他乱窜，却捉他不着，李逸紧紧跟在他背后，剑不沾血，敌军包围之势未成，他们两人也已冲出去了。

符不疑和夏侯坚二人一路，闯出来更为容易，恰克图以大部份的铁甲军去追捕李逸和拦截武玄霜，符不疑武功最高，却从最弱的一环冲出，自是不废吹灰之力，他施展大摔碑手的功夫，一有突厥武士近身，便给抓了起来，抛上半空，跌个半死，一连跌了好几个，其他的人发一声喊，都四散避开，不敢再追了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三路突围的人已走出十数里外，将铁甲军远远的抛在后面。他们会合一齐，重商救长孙壁之策。

符不度道：“ 依我之见，事不宜迟，今晚就人宫去探一探消息。 ”谷神翁道：“ 咱们安排一下，哪些人入宫，哪些人留下来接应。 ”符不疑道：“ 夏侯兄需要拔毒疗伤，他留下来吧。 ”谷神翁道：“ 李贤侄，你的伤势如何？不如你也留下来吧，反正得有人照顾你的孩子。 ”李逸道：“ 我伤得不重，壁妹为我而来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 ”众人见他伉俪情深，便不再勉强他留下。

李逸想了一想，到武玄霜面前说道：“ 玄霜姐姐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 ”武玄霜道：“ 你说吧，为了璧妹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”李逸道：“ 我知道你明天一早便要回国，现在请你耽搁些时。 ”武玄霜道：“ 这何须说？壁妹未救出来，我不回去便是。 ”李逸道：“ 那么敏儿就托你照顾了。敏儿，你和姑姑一起，我去将你的妈妈接来，好吗？ ”李希敏道：“ 妈妈也给那个什么大汗捉去了，是吗？ ”李逸道：“ 是的，但有这许多位公公和我同去，一定能够将她救出来的。 ”李希敏道：“ 好呀，姑姑，那么你不走了？待接了我的妈妈出来，咱们住在一处好不好？ ”这孩子信服他的父亲，心想爹爹说过可以将妈妈接来，那就一定能够来了，所以他现在倒不是担心妈妈不能救出来，而是担心武玄霜要走。

武玄霜心情沉重之极，她本来是想和李逸同去救人的，但想到长孙璧那妒恨的眼光，若是给她见到自己和李逸在一起，不知她又会怎样想呢！现在李逸要她留下来照顾孩子，她最初不大愿意，终于也同意了。心中则在暗暗决定，一到长孙璧救出来，她便立即回国，最好避免和她见面。

大家商量妥当，留下夏侯坚和武玄霜二人，约定以山下的一座狮形石窟作为聚集之处。武玄霜凭记忆所得。画了一张突厥王宫的草图，夏侯坚也将易容丹分给每人两颗，准备应用。并给李逸吞服了一粒培元固本的大还丹。各自分头办事。

李逸与符不疑、谷神翁他们一道，觅小路再往突厥的王廷，他遥望武玄霜背着他的孩子与夏侯坚一道上山，心中感慨万端，想不到昔日的“ 仇人 ”，而今竟成为自己托妻寄子的知己。

待到入黑之后，符不疑、谷神翁、裴叔度、李逸等一行四众；便潜入突厥的京城。京城虽然到处有人把守，但他们轻功卓绝，加以又是在昏夜之中，守城的兵士竟无一人发觉。不但如此，符不疑和谷神翁还用梅花针打穴的功夫，各自捉了两个兵士，剥了他的衣服，仗着夏侯坚的易容丹，这四个人都扮成了突厥武士的模样，一直深入到王宫的禁区。

王宫的御苑倚山修建，谷神翁轻功最好，故意发出一支响箭，引得好些卫士奔上山来搜查，李逸和符不疑便趁他们慌乱之时，偷偷的进了御花园，黑夜之中，人影幢幢，他们穿的又是突厥武士的服饰，守卫的只当他们是自己人，一下子便给他们混过去了。

他们当然也知道第一流的高手都在宫中，越深入危险越大，自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，一进了御花园便立即分开，藉着树木山石的掩蔽。小心翼翼的探索前行。

李逸正在行走之际，忽见有两盏红纱灯笼迎面而来，李逸躲要假山石后，定睛一瞧，却原来是两个宫女，一手提着灯笼，一手提着篮子，篮子内似乎放着茶盅之类的器皿。

只听一个宫女说道：“ 听说那个新王妃竟是中国的女皇帝派来的，真真

奇怪！”另一个宫女道：“听说还大闹了一场呢，大汗受了惊吓，所以才要喝这参汤。哎呀，你小心些走，不要碰跌了，这人参是渤海王国进贡来的，珍贵无比，你泼泻了参汤，性命也赔不起！”敢情是走在前面的那个宫女踢着了石子，踏差了一步，所以后面那个宫女出言警告。

说至此处，那两个宫女正好来到假山石前，李逸藏好身躯，只听得前头那个宫女说道：“走得累了，歇一会吧，反正大汗只怕也还没有睡醒。”后面那个宫女道：“不成，大汗吩咐三更时分送到的，现在快到时刻了，宁可早些送到，不可误了时刻。喂，你可知道这两碗参汤是给谁喝的么？”前头那个宫女道：“不是大汗自己要喝的么？”她同伴道：“大汗喝一份，另一份却是给一个女犯人喝的。”前头那个宫女似乎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让女犯人喝参汤？”后头那个宫女说道：“这是一件极秘密的事情，有一个和我要好的侍卫说给我听的。”走在前面的那个宫女回头说道：“好姐姐，说给我听听。”

后面那个宫女道：“说给你听，你可不许再对第二个人讲，今天他们捉到了一个女子，听说就是那个大唐王子的妃子。”李逸听到这里，心头卜卜乱跳，这个宫女所说的“大唐王子的妃子”，当然指的是他的妻子长孙璧！长孙璧果然是被囚在大汗宫只听得前头那个宫女又问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？大唐的王妃长得什么模样？可比得上咱们的新王妃吗？”她的同伴噗嗤笑道：“咱们那位新王妃,也是中国女皇帝派来的人呀,你还当她是真的可贺敦吗？中国的女子一个个都这么漂亮，听他们说，捉获的那个‘大唐王妃’也是天仙似的，并不输于那位冒牌王妃呢！”前头那个宫女笑道，“敢情大汗见她美貌，所以特别优待她，这碗参汤想必是给她喝的了？”

后面那个宫女笑道：“你别邪心，我听他们说，大汗是想把这女子当作香饵，引那个姓李的王子上钩呢。大汗定好了今晚三更时分接见她，想是见她受了伤，又不肯吃东西，所以要灌她参汤。”前头那个宫女又问道：“大汗为什么要在新房里接见。她？”后面那个宫女笑道：“你越问越出奇，我怎么知道大汗的心思？”前面那个宫女道：“我不是说大汗对这个女子有什么坏心思，我是在奇怪，他被那位冒牌王妃作弄一场，新郎都做不成了，却还有心情留在新房里面？照他往常的脾气，一怒之下，不知要杀多少人呢！”

两个宫女吱吱喳喳的谈论，走过了那块假山湖石，没入了花树丛中，声响也渐渐听不清楚了。李逸咬了咬牙，心中想道：“大汗要引我上钩，我偏偏要去和他作对，看是鱼儿上钩还是鱼钩被毁？好在我已知道他所在的地方，待到三更时分，直闯进去便是。”

李逸从假山石后出来，正想找寻符不疑的踪影，黑黝黝的角落里忽然跳出一人，喝道：“口令！”李逸怔了一怔，立即骈指如戟，点他的穴道，只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那人影晃了一晃，并未跌倒，反而骂道：“好呀，你这小子原来还会点穴，哈，原来你是李逸！”口中说话，手底却是丝毫不放松，倏忽之间，便向李逸劈了两掌。

李逸接了两招，但觉对方的劲道大得出奇，瞧清楚了，原来是百忧上人的大弟子阳太华，怪不得用重手法点穴也点他不倒。

李逸知道他的厉害，急忙绕树一转，待阳太华追到，他已拔出了主剑，一招“横指天南”，疾刺过去，阳太华衣袖一拂，双掌一分，左掌一顿一搭，轻拨李逸剑把，右掌一招“乘龙引风”，时底穿出，反来截击李逸的左臂。李逸见他“空手入白刃”的招数使得变化莫测，吃了一惊，暗叫不妙。要知

李逸利于速战速决，数招之内，若不能击倒对方，踪迹便得败露。

阳太华抢不走李逸的宝剑，李逸在急切之间也伤不了他，果然过了几招，阳太华缓过口气，立即大声嚷道：“有刺客，快来人呀！”

片刻之间，但听得人声、脚步声纷然而未，李逸大为着急，舍命抢攻，一招“铁骑突出”接着一招“飞渡阴山”，上刺咽喉，下刺胸胁，这两招全是进手的招数，确是凌厉非常，但他侧重进攻，本身的防卫却也是“空门”毕露。

高手搏斗哪容得丝毫暴躁，李逸意图行险侥幸，反而给了阳太华以可乘之机，但见他滴溜溜的一个转身，身形前俯，反而抢了进来，骈指如就，倏的点到了李逸乳下的“期门穴”，“期门穴”是人身死穴之一，这一来两方的招数若然用实，阳太华可能被挑断了琵琶骨，李逸纵然不死，也定要受到重伤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阳大华忽地闷哼一声，箭一般的向后射去，一头撞在石上，“咕咚”一声，直挺挺的跌倒地上。李逸怔了一怔，他的剑锋根本就未曾触及阳太华的身体，阳太华怎么就倒下了？

心念未已，陡见两条黑影凌空飞掠而来，忽地在空中一撞，双双跌下，随即听得一个洪亮的声音喝道：“你这酸丁真是不知死活，胆敢闯进宫来，佛爷可要给你念往生咒了！”另一个声音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很好，先赔我一双草鞋，然后再念你的倒头经吧！”这两个人一个是符不疑，另一个正是百忧和尚。原来他们两人都发现了李逸和阳太华的生死搏斗，符不疑距离校近，出手在先，以飞花摘叶、伤人立死的功夫，暗助了李逸一臂之力，但百忧上人如影随形，立即跟踪赶至，两人未待身形落地，在半空中便交换了一招，百忧上人以内力震翻了符不疑，符不疑则以一指禅功戳中了百忧上人的脉门，双方各吃一点小亏，缓了口气，立即又跳起来再度交手。

李逸又惊又喜，惊者是已给百优上人发现，喜者是有符不疑将他拌住，这两人一交上手，非到二五百招之外，难分胜负，另外那些飞奔而来的武士，这时都给符不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一时之间，尚未察觉在山石掩蔽下的李逸。

李逸急忙钻过一个山石洞，蛇行龟伏，藏到了花木丛中，过了片刻，只听得有好几个突厥武士的声音纷纷嚷道：“哎呀，不好，阳太华给人害了。”“还好！还好！他还有气息。”“快请菩提上人前来，将他救活。”这一群武士忙着救阳太华，暂时顾不得搜索敌人，李逸趁这个机会，又穿过了一丛树木，悄悄的溜入了后宫。

背后金刃交击之声，震耳如雷，听那声音，裴叔度和谷神翁似乎都已来了，而且似是已陷入重围之中。

李逸心想以符裴谷三人的武功，纵然陷入重围，要脱险谅非难事，现下已是三更，时机稍纵即逝，若然惊动大汗，救人那就难了。因此只好撇下他们，独自进宫刺探。

他已知道大汗的所在，参照武玄霜所画的宫中草图，一路借物障形，蛇行兔伏，绕过曲折回廊，穿过重重门户，虽然对不时碰到巡查的武士，可喜趋避得宜，没有给他们发觉。

来到了那座王妃的“新房”，奇怪得很，外面竟然没有防守的武士，李逸也起了疑心，可是情势紧迫，哪容得李逸仔细推敲，心想反正来了，即算是虎穴龙潭，也得闯他一闯了！

李逸飞身跳上瓦面，攀着檐角，用一个“珍珠倒卷帘”的姿势，斜挂半身，探头窥伺，但见那突厥大汗正在屋中，他旁边有一个持长鞭的武士，既不是麻翼赞，也不是恰克图，李逸更觉奇怪，心道：“大汗怎的如此大意，不要第一流高手防护，难道是他另外安排了陷井？还是天赐良机，令我成功？”

李逸本来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，但此时他救妻心切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何况这时他又看到了屋子里另外一个人，这一看登时令他呼吸紧促，血脉债张，更顾不得大汗是否安排有陷井了。

这是一个穿着维族服饰的女子，但见她带着镣铐，坐在大汗的侧边。中间隔着一个长方形的茶几，李逸只见到她的侧面，虽然看得不很清楚，但除了长孙璧还有谁人？李逸还认得她那件衣服，每次长孙璧改扮维族女子下山，总是欢喜穿这件衣服的。

只听得大汗微笑说道：“你整天没有吃东西，这怎么行？我对你们夫妇实是一片好心，你喝了这碗参汤，我再和你说吧。”长孙璧哼了一声，不言不语。大汗道：“好，她不喝，你灌她喝！”那武士应了声“诺”，拿起参汤，按着长孙璧便灌，忽听得“呛啷”一声，长孙璧侧转身子。把手一拨，盛着参汤的磁碗跌成粉碎。李逸心道：“好，不愧是我的妻子！”

大汗怒道：“孤王好意对你，你却这样无礼！好呀，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，喀尔巴，给我重重的鞭她，我倒要看看她的骨头有多硬！”那个武士挥动长鞭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重重的在长孙璧的背脊上抽了一下，长孙璧被他抽得胸脯起伏，仍然咬牙硬挺，不肯出声呻吟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李逸舌绽春雷，陡的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飞身窜人，劈手夺了那武士的长鞭，另一手一把抓着了长孙璧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，忽觉脚底轻轻飘飘，踏了个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地板忽然裂开，李逸搂着长孙璧双双跌下去了。上面兀自传来突厥大汗得意的笑声。

下面是个黑黝黝的地牢，李逸中计，悔之已晚，但他终于得与妻子重逢，难过之中，却也感到欣慰，心想：这总算是不幸中之幸了。

李逸搂紧妻子，在半空中一个翻身，缓和了下坠之势，轻飘飘的落到地上，幸而没有损伤。黑暗中看不到妻子的面目，李逸紧握着她的手道：“璧妹，我在这儿，天可怜见，咱们到底又聚在一处了。”长孙璧轻轻硬咽，李逸摸索着解她的手铐，一边说道：“璧妹，你不要难过，咱们得以同生共死，死亦无憾！”

话犹未了，忽觉双手紧束，李逸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璧妹，你做什么？”就在这时，长孙璧忽地冷冷笑道：“谁是你的妻子？你把眼睛睁开，看清楚了！”

地牢里现出火光，那维族女子退后了数丈之地，她的手铐已束到了李逸的手上。李逸定睛细看，那维族女子，身材轮廓都与长孙璧相似，但确实不是长孙璧。

原来突厥大汗预料到李逸必定会进宫救人，因此安排下这个陷饼，选一个与长孙璧相似的宫女，诱李逸上当的。新房里的机关也是临时布置的。在那个宫女的脚下，就正是机关所在，李逸急于救人，焉有不上当之理？

李逸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他带着手铐，就想过去将宫女扑杀，但一想这个宫女不过是大汗所利用的工具，只好忍着了气，长叹一声。

那短小精悍的武士走了出来，哈哈笑道：“不用害怕，大汗不会亏待你的。”李逸大怒，捧着手铐，横扫过去，这武士名叫喀尔巴，是西藏赞普法师的门下弟子，武功与阳太华不相上下，在恰克图之上，李逸戴着手铐，如何伤得了他，被他一把抓着了臂弯的曲池穴，登时不能动弹。

喀尔巴笑道：“你的脾气好大，大汗要把中国皇帝的主座送给你，你还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也算得是奇怪极了。”

李逸喝道：“废话少说，我落在你们的手中，宁死不辱！”喀尔巴笑道：“大汗是抬举你，除非是你自取其辱。你有什么话，向大汗去说吧。”在墙壁一按，开了一道角门，押着李逸，走上了许多石级，又回到上面那座宫殿，突厥大汗与麻翼赞已在那里等候。

突厥大汗得意笑道：“你昨日走得大匆忙了，我的话也许你还未曾平心静气去想，难得你今日回来，咱们再谈谈吧！”李逸道：“你施用诡计捉了我，咱们还有什么可谈的？”大汗笑道：“我不怪你聚众进宫胡闹，你却怪我施用诡计吗？兵不厌诈，这话原是你们中国的兵家说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问麻翼赞道：“外面闹得怎么样了？那几个老家伙捉到了吗？”

麻翼赞道：“早已被驱逐出宫去了。现在国师正率领武士去追，他们受了重伤，谅也逃走不远。”李逸心想：以符不疑他们的武功，纵然众寡不敌，也决不会受到重伤，听得他们已经逃出，反而放下了心。

大汗又得意笑道，“我国中兵精粮足，武士如云，你经过这两次交手，知道厉害了吧？”

李逸道：“中国有句圣人的话说，唯仁者方可以无敌于天下，徒恃甲兵之利，岂能服得了人？”大汗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那是你们腐儒的说话。”李逸又冷笑道：“大汗的厉害，我确是见识过了，哈，哈，那当真是可笑而又可鄙！”大汗面色一变，怒道：“你敢非议孤王？我有哪点不是？”

李逸道：“你拥有甲兵十万，武士千人，拿着我没有办法，却来欺侮我的妻儿，此等手段，岂非可笑可鄙？”

大汗笑道：“这也是从你们中国学来的办法呀。你们中国的君主不是最喜欢拘留他们不信任的人的儿女，作为人质的么？”中国君主拘留人质的故事，确是史不绝书，最著名的例子如周平王以天子之尊，用郑庄王做“卿士”，君臣二人闹蹩扭，竟然互相交换儿于作为抵押，周王子“狐”为质于郑，郑公子“忽”为质于周，成为历史上的大笑话。突厥大汗请有汉儒给他讲述中国的史事，现在便拿来反驳李逸。

李逸冷笑道：“中国有多少好的东西值得你学，你不学好的，专学坏的，这也是可笑得紧呀！中国还有一句圣人的说话‘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’你懂得吗？不论你用什么威胁利诱的手段，总之我不会对你依从。”

大汗有点气沮，瞅着李逸说道：“好，算你是条硬汉，你连妻子也不要了么？”李逸道：“我们夫妻二人如同一体，我正是为了她，才舍了性命到这里来，愿与她同生共死！我知道她的想法与我一样，你想拿她来威胁我，或者拿我来威胁她，想要我们投降，那只是你的痴心妄想！”

大汗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将他的妻子拿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她是不是也像你这样的铁石心肠：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也不爱惜自己的亲人？”

过了片刻，恰克图果然把长孙璧押进来，大汗说道：“你瞧清楚了，你的大夫就站在这儿！你的性命就捏在他的手中，他依从我，我给你做中国的皇后；他不依从，你们两人都不得好死！你好好的和你的丈夫说去！”

长孙璧呆呆的望着李逸，大汗说些什么，她根本就没有听见，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 他果然来了，为了我来了！他对我如此情深义厚，呀，我却还对他猜疑！ ”

第二十七回　同命鸳鸯悲命薄

她这样一想，但觉内疚于心，呆呆的望着她的丈夫，一颗颗的泪珠滴了下来，欢喜、悲伤、惭愧、焦虑，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，有如乱丝塞胸，她喷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李逸也瞧清楚了，这的确是长孙壁，不会再是假冒的了！他戴着镣铐，缓缓的走到妻子面前，柔声说道：“璧妹，我来了。我拖累了你，很是对你不起。”长孙璧双眉开展，泪痕未干，便似幽谷中雨后绽开的百合，放出笑容，喃喃说道：“你来了，很好，很好！我能够和你死在一起，死亦无憾！嗯，还有敏儿呢？”李逸道：“敏儿已经救出去了。”长孙璧道：“那我就更放心了！逸哥哥，你别说什么拖累的话，我从来没有过今天的快乐！”这是真的，八年来她一直担着心事，常常这样的想：“他是无可奈何才与我结婚的，要是武玄霜或上官婉儿来了，他会怎么样呢？”现在武玄霜已经来了，他可并没有忘记自己，不但没有忘记，还舍了性命前来相救，武玄霜是再也不能将他抢走了！

大汗接连的向长孙璧说了几次，希望她劝告丈夫，长孙璧一心放在她丈夫的身上，对旁边一切，竟似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大汗怒道：“我不是请你们来谈情的啊！好，你们难舍难离，我偏偏要你们分开，让你们都可以静下心来，仔细想想。”一声令下，麻翼赞与恰克图将他们夫妇分别关了起来，大汗狠狠的说道：“为祸为福，全看你们自己了。你们一日不肯归顺，我就一日不放你们。让你们夫妇可以声息相闻，却一世也不能见面！”

他们被关在相邻的密室里，中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，恩爱夫妇，闻声而不能见影，这当真是最残忍的折磨，但长孙璧没有哭泣，她反而在心里笑了出来，她自觉这个时候，李逸才是完全属于她了，她忽地为武玄霜感到可怜，心中想道：“她万里远来，这一趟可是白走的了！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可惜她没有眼见刚才的场面！呀，我真想让她知道，我的李逸哥哥对我是何等情深义重！”长孙璧可是一点也不知道，武玄霜曾经想过要进宫看她，而现在又替她照顾孩子！

武玄霜与夏侯坚在石窟之中等候，夏侯坚利用这个空闲的时候，自己默运玄功，拔毒疗伤，武玄霜则照料孩子，孩子老是问东问西，武玄霜心神不定，常常问非所答，孩子觉得没趣，不久就睡着了。

武玄霜明明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快回来，但仍然忍不住每隔片刻就到洞口张望一次，她衷心盼望长孙璧能够脱险归来，但又害怕和长孙璧见面时的尴尬场面。她轻轻抚摸孩子的面庞，不自觉的叹了口气。

忽闻得夏侯坚也是一声叹息，武玄霜急忙问道：“夏侯老伯，你怎么啦？体中的毒可都迫出来了？”夏侯坚道：“身体上所受的伤，不论怎么厉害，都是医得好的！”武玄霜道：“不错，老伯你是天下第一神医，世上没有你医不好的病。”夏侯坚好似自言自语的继续说道：“可是心上的伤就难医了，我就医不好自己心上的伤！”

武玄霜怔了一怔，只听得夏侯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玄霜，你还记得你初次见我的事么？”武玄霜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记得非常清楚。”那时，夏侯坚问她的师父，武玄霜用花环排出“不可说，不可说。”六个字形，而夏侯坚用花环排出“如之何？如之何？”六字。夏侯坚道：“那时，我是一片无可奈何的心情，孩子，你知道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我明白。”夏侯坚又叹

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次你送李逸来求医，我当时就想，李逸的病我有把握医好，你的病却难医得很，所以我当时只留下李逸，对你的病，却是连问也不敢多问。”武玄霜心头一震，她懂得夏侯坚的含意了，面上下禁飞起一片红霞，夏侯坚轻声问道：“玄霜，你现在心里很难过，是么？”武玄霜甚觉尴尬，勉强抑制下激动的心情，说道：“还没有将长孙璧救出来，我心里的确很是难过。”夏侯坚若有深意的望她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心上的伤未曾医好，救出来了，你仍然会难过的。嗯，我是过来人了！”武玄霜给他说到心坎里去，怔怔的无话可以辩解，唉，她这时候的心情确是像夏侯坚当年一样，那是一片无可奈何的心情！

夏侯坚抬起眼睛，脸上忽然泛出一层奇异的光采，说道：“我心头受创，唉，儿十年来！现在才完全平复。你知道是谁医好我的吗？”不待武玄霜说话，自己又自问自答道：“是你的师父，她在死后医好了我心上的创伤。我翻阅了你师父遗留下的那本诗集，我接受了你师父送给我的珍贵药物，这些药物不但本身是无价之宝，也医好了我心上的创伤。因为我明白了一件事情：知己朋友的情谊，并不见得就逊于夫妇的情爱！”

武玄霜听了他这两句后，好像给他用金针刺了一下似的，可是那是治病的金针，金针扎在她的心头，痛苦之中却又感到舒服。她明白夏侯坚是用自己的事情，现身说法来点化她。她想起夏侯坚和她师父的情孽，又想起自己和李逸之间的爱恨纠缠，情形有许多相似，但有一样不同的是：她师父在认识夏侯坚之前，心上早已有了一个尉迟炯了。李逸在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只怕根本还未曾想到会与长孙璧结成夫妻。

但事情都已成了定局了。再想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过了半晌，武玄霜也抬起头来，缓缓说道：“老伯放心，我的创伤也会慢慢平复的！”

夏侯坚点点头道：“岁月无情，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是应该早点把自己医好。”他为了平复武玄霜激动的心情，说了这几句话后，随即转换话题，和她谈一些武林中的奇闻异事，以及自己所诊治过的一些怪病，武玄霜听得津津有味，随后夏侯坚又谈到自己所制炼的一些灵丹妙药，以及在医术上的新发现等等，武玄霜更是大感兴趣，不时的提出一些疑难问题问他，不知不觉已是夜幕降下，夏侯坚将洞中的枯枝败叶扫在一起，燃起了一堆火来，武玄霜忧心忡忡，说道：“他们昨夜入宫窥探，至迟今早就应该离开突厥的王廷，照计路程，现在也应该回到这儿了，怎的还不见他们口来？”

过了片刻，夏侯坚笑道：“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。”随即发声长啸，声音柔和，但石壁的回声却悠长不绝，武玄霜一听，便知他的功力已恢复了七八成，心想此老医术当真是神妙无比，受了天恶道人的剧毒，居然一日一夜之间，便都拔除净尽，同时对他“伏地听声”的本领，也极为佩服。

武玄霜急不及待，出洞相迎，但见远远的奔来三条黑影，武玄霜心头一沉，尚未辨得出是哪一个没有回来。远远的便听得谷神翁的声音喊道：“李逸回来了么？”

武玄霜浑身发冷，转瞬间他们已来到洞前，回来的只是符不疑、谷神翁、裴叔度三人，并没有李逸！武玄霜失声叫道：“李逸、他、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？”裴叔度道：“我们就是因为一路等他，所以回来晚了。我们还以为他是先回来了呢。”武玄霜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符不疑道：“进去再说吧。”

进了石窟坐定，符不疑道：“他在御苑里被阳太华发现，打将起来，我

暗助了他一臂之力，将阳太华击倒，随后百忧上人便赶了到来，展开了一场混战，在大汗的御苑里几乎闹了一个更次，却一直不见李逸露面。”他们跟着详说在宫中激战的情形，他们那边虽然折了一个天恶道人，但却补上了菩提上人和灭度神君，菩提上人的功力比天恶道人尚要稍胜一筹，灭度神君较弱，但也可以和裴叔度打成平手，因此混战起来，竟是他们那边占尽上风，加以一开首符不疑给百忧上人的内力震得略受损伤，若然久战下去，只怕要被一网成擒，所以他们才顾不得再找李逸，只好先求脱险再说。

事态如斯，大家都想到李逸定是凶多吉少，武玄霜尤其难过，竟似是失魂落魄一般！

裴叔度最留意武玄霜，见她如此，暗暗叹息，想了一想，忽他说道：“符老前辈，你的太清剑法乃是武林一绝，为何这次舍剑不用？”符不疑苦笑道：“你的师父还未曾和你说过么？有她老人家在，我还焉敢用剑？”原来远在三十年前，符不疑、尉迟炯、谷神翁、长孙均量四人都以剑术驰名，被武林人士公认为当世四大名家，符不疑更是四大名家之首。后来尉迟炯在北天山隐居，符不疑在南天山隐居，有一次尉迟炯去访他，与他切磋新创的几招剑法，比试了半天，符不疑赢了一招，但尉迟炯认为他虽然赢了，剑法中仍有破绽，两人相约，在十年后，各以新创的剑法再比一场，想不到未满十年之期，尉迟炯先已死了。符不疑去上坟，遇到优云神尼，说起当年之事，优云神尼知道尉迟炯曾为此事耿耿于心，便代尉迟炯了结生前的心愿，与他比试一场，结果优云神尼以新创的佛门无相剑法赢了符不疑一招，符不疑掷剑叹道：“子期死后，怕牙终生不再鼓琴，何况还有高人胜我！”从此他也不再用剑。

谷神翁听他提起此事，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老符，你也太迂腐了，你虽然为了悼念知己，伤心之余，不肯用剑，但如今是为了救尉迟炯的徒弟，破一破例，又有何妨？而且优云神尼也已死了。”符不疑道：“我自认剑术尚未到家，无颜再用。何况我纵然使剑，也未必赢得了百忧上人。”

裴叔度说道：“我师父生前评论当代剑术名家、她最佩服的就是你，她说那次赢了你的一招，实在是非常侥幸。”符不疑双眉一展，问道：“你师父当真是这么说？嗯，你师父是故意给我保存面子，她确确实实是用真本领赢了我，哪里是什么侥幸。”符不疑虽然这样猜想优云神尼的用意，却也禁不住心花怒放。

裴叔度说道：“我师父在临终之前吩咐过我，她传了我的无相剑法，叫我若有不明之处，便请你指教。你知道她老人家创了无相剑法之后，没多久便死了。这套剑法太过博大精深，我钻研了多年，尚有一处未明，符老前辈，你虽然不愿用剑，指点晚辈一次，总可以吧？”

符不疑本是个极爱好剑术的人，听了此话，心痒难熬，说道：“你师父的剑术神奇莫测，我也不知是否能懂，你说说看，是哪一处你不明白，咱们切磋切磋。”裴叔度叫武玄霜取出师父那本无相剑谱，揭开一页说道：“就是这套两人合使的剑术，我怎么样也不明白。”符不疑取来一看；不觉心醉神驰，连声赞妙！

这套两人合使的剑术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奇正相生，虚实莫测，符不疑看了一遍，不禁叫起来道：“老谷，你也来看，这套剑术施展开来，只怕天下第一高手，也难以冲破双剑合璧的包围。”

武玄霜起初颇为疑虑，原来这套剑术乃是优云神尼为了准备与尉迟炯联

剑对敌而创的，撷取了尉迟炯峨嵋剑法与她自己所创的佛门无相剑法的精华，端的是奥妙无比，可惜他们二人至死未曾复合，这套剑法也未有机会用过。武玄霜在得到师父所遗留的剑谱之后，曾用心钻研，对这套深奥的剑法，也看不明白，当时裴叔度亦曾给她详细讲解过的。是以她初时心中疑惑：“师兄明明懂得，却为何要请符不疑指点？”这时听了符不疑的话，方始猜到了师兄的扇意，心想：“是了，定是师兄想符不疑学了这套剑法，好制服百忧上人！”要知符不疑是一代剑术大家，若非藉口请他指点，他又怎肯私看优云神尼的剑谱？

过了一会，只听得符不疑说道：“叔度，这套剑术太过奥妙复杂，难怪你不明白，我看是看得懂了，但要练会了招式，才能给你讲解，最少也怕得在三日之后，老谷，这是两人合练的剑法，你可得给我喂招。”武玄霜心头一沉，想到“这样说来，符不疑最少必要在三日之后，才能应用这套剑法，缓不济急，如何是好？”要知这套剑法乃是优云神尼准备与尉迟炯合用的，他们二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使用这套剑法，威力才能尽量发挥，至于裴叔度与武玄霜二人，则因功力未到，纵然勉强能够使用，也断断不能克制百忧上人的。这也正是裴叔度暗使心计，要符不疑学这套剑术的理由。

当夜，武玄霜辗转反侧，一夜无眠，整晚盘算用什么办法来救李逸，符谷二老则将这套剑法反覆拆解，也是到了深夜才睡。

第二日起来，众人忽然发觉武玄霜不见了，夏侯坚心头一震，摸一摸他的药囊，苦笑道：“玄霜真是大胆，她竟然偷走了我的断魂散了！”谷神翁道：“断魂散是作什么用的？”夏侯坚道：“断魂散给入服了，立即气绝身亡，但却不是真死，只要在七日之内，用我的还魂丹解救，便可以复活。我昨日无意之中给她讲了这两样奇药的效用，想是她已牢记在心，想利用这种奇药冒险入宫去救李逸夫妻！”搜查药囊，果然发觉武玄霜留下的字条，一切正如夏侯坚所料。原来这石窟幽深，有个后洞通向山外，武玄霜是自己人，夏侯坚料想不到她会偷了奇药从后洞出走。

突厥大汗擒了李逸夫妻之后，大为得意，这日他正要再去劝诱长孙璧，忽有一个宫女匆匆进来，面上显出张惶的神色。

大汗喝道：“什么事情，慌慌张张的？”那宫女跪下禀道：“可、可贺敦来了，说是要见大汗，恰克图不敢让她进来，特叫我来请示大汗。”那宫女知道新王妃逃走的事情，却不知道这个王妃原是假的，所以武玄霜来了，她仍然将她尊称为“可贺敦”。

突厥大汗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，她，她居然敢回来见我？”宫女道：“嗯，可贺敦就在宫门外等候大汗召见。”大汗定了定神，吩咐一个武士道：“快去请国师来。”

原来武玄霜有大汗的一面金牌，她仍然穿了王妃的服饰，昂然的逞进宫门，守门的武士不敢拦阻，惊异之极，急忙进去禀报侍卫长恰克图，恰克图也是惊疑不定，只好将她止在宫门之外，等候大汗的旨意。

过了一会，百忧上人奉召而来，大汗问清楚了来的只是武玄霜一人，便吩咐那宫女道：“叫恰克图将可贺敦放进来。”

大汗道：“这姓武的女子，上次假冒王妃，劫走李逸，朕正要将她捉回来，料不到她竟然如此大胆，自己投来了。只不知她与李逸是什么关系？她既是武则天派来的人，却为何要一再的甘舍性命来救李逸？”百忧上人道：“我听天恶道人说过，这姓武的女子和李逸的交情似乎甚不寻常，在她假冒

王妃入宫之前，天恶道人的女弟子在天山上李逸的家中曾碰见过她。我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料想总是来救李逸的了。”大汗冷笑道：“她单身前来，要救李逸，哈哈，这岂非是自投罗网！”百忧上人问道：“请问大汗主意如何？要死的还是要活的？”大汗笑道：“她虽是对朕大大冒犯，朕却还有怜香惜玉之心，这样一个绝色的美人儿，若能将她收服，那是最妙不过。且看她来意如何？若是她敢行刺，国师再出手也还不迟。”突厥大汗深知百忧上人的武功远在武玄霜之上，请得他来保驾，自是有恃无恐。

过了一会，武玄霜在恰克图监视之下走进宫门，大汗笑道：“你的胆子可不小呀，怎么前日逃出去，现在又回来了？可是舍不得宫中的富贵繁华么？”武玄霜柳盾一竖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，还问什么？”大汗道：“你是想救李逸出去吗？这办不到，除非你留下来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你话可真？”大汗道：“朕王岂有戏言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好，我留下来，你放他们二人出去！”大汗料不到武玄霜答应得这样爽快，倒是吃了一惊。皱皱眉头，想了一想，随即哈哈大笑。

这突厥大汗颇有才智，想了一想，猜测武玄霜的用心，心里暗道：“你聪明我也不傻，你岂是甘心情愿做我的王妃，不过是想骗我将李逸放走罢了，说不定，你还想借此机会来行刺我。”想到武玄霜具有一身武功，若然真的做了自己的王妃，朝夕相处，凭她的武功，要取自己的性命，那真是易如反掌，想至此处，不寒而慄，但他眉头一皱，立即计上心来，神色不露，反而哈哈笑道：“王妃绝色美人，世间少有，若肯陪伴孤王，莫说放这两个人，就是要我让出王位，我也答应。来，来，来，这旁坐下，咱们今日重圆，理该饮酒庆贺。侍儿，给王妃斟酒！”心里想道：“只要你酒二沾唇，那可就得由我摆布了。”原来他酒中下了迷药，无色无味，喝到口里，也尝不出来，他打算把武玄霜迷倒之后，便请百忧上人废去她的武功，那时她纵有行刺之心，亦已无能为力了。

武玄霜面色一变，淡淡说道：“待放了这两个人出去，我再伴你喝酒也还不迟。我要先见见他们，然后送他们出宫。”突厥大汗笑道：“原来你还是不相信我呀！”武玄霜道：“不是不相信大王，我总得见着他们活着出宫，我才放心。”大汗大笑道：“好，你们中国有句俗话：宁失信于天下，莫失信于妇人。朕既然答应了你，当然不会失信。你所说的，我一概依你便是。你要先见哪个？是丈夫？还是妻子？”心里想道：”我就放他们出宫，他们又走得多远？一个菩提上人已足以对付他们。”

武玄霜双眉一展，盈盈一揖，说道：“多谢大王。”随即问道：“他们两人不是关在一处吗？”大汗笑道：“我让他们比邻而居，闻声而不能见面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何苦这样折磨他们。请大王先让他们夫妻相聚，我再去见他们。”原未武玄霜知道长孙璧甚为猜忌自己，先见长孙璧，长孙璧未必肯依计行事，只怕反把事情弄糟；但若先见李逸，长孙璧的猜疑，那就可能更深了。大汗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，我都依你便是。”他已成竹在胸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就让李逸夫妻暂聚片时，那也是无关重要的了。

长孙璧被囚禁在这间密室里已经有三天了，这三天来，她感到快慰，也感到痛苦。快慰的是：她的丈夫就在她的隔邻，甘愿与她同生共死。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再把他们分开的了，不管是上官婉儿或是武玄霜，甚至是那个具有无上威权的突厥大汗，都不能够将她的丈夫抢走了！她真真正正感到丈夫是属于她的了！但感到痛苦的也是：她的丈夫就在她的隔邻，她将

耳朵贴着墙壁，可以听得见她丈夫行动的声息，叹气的声音。但却不能和他见面，她是多么渴望能够再见丈夫一面啊！她根本就没有打算能够活着出去，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要是能够死在丈夫的怀中，那就是最大的幸福！

此刻，她正在苦苦思念她的丈夫，忽听得外面开动铁锁的声音，那两扇厚厚的铁门忽地打开，一个人被推了进来，跌跌撞撞的几乎碰到她的身上，呀，这是在作梦吗？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个被推进来的人不是别人。正是她的丈夫！

她倒在李逸的怀中，只听得耳边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：“璧妹，是我呀！你吃惊了吧？”再没有怀疑了，确确实实是她的丈夫，长孙璧又喜又悲，含着眼泪说道：“李逸哥哥，当真是你呀！和你在一起，我是一点也不害怕了！嗯，他们为什么肯放你进来？”李逸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大汗是什么用意？或者是他要将我们处死，所以在我们临死之前一发慈悲，止我们夫妻最后见一次面。”长孙璧笑道：“若然如此。我虽然恨极了大汗，这一次却不能不感谢他了。”李逸道：“璧妹，都是我拖累了你，岳父将你交托给我，我不但不能保护你，反而要累你陪我送命！”

长孙璧举手封着了他的嘴巴，柔声说道：“能够和你同死，在我是求之不得，你还多说做甚？我只有一样难过的事……”李逸移开了她的手，急忙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长孙璧道：“我，我好像又有了！”脸上泛起一片娇红，李逸立即醒悟，笑道：“又有了孩子了？”长孙璧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大约有三个月了。嗯，我希望是个女的。”此言一出，两夫妻都想起了生命危在旦夕，长孙璧腹中的孩子只怕根本就没有见天日的机会，遑论什么是男是女？长孙璧自觉说错了话，低下了头，黯然神伤。李逸安慰她道：“好在敏儿已经救出，你也不用太伤心了。咱们相聚的时候只怕没多久了，说一些欢喜的话吧。”长孙璧强抑辛酸，问道：“敏儿是怎样救出去的？详细的说给我听听，好让我也喜欢喜欢。”李逸踌躇半晌，微笑说道：“那是一个你所意料不到的人将他救出去的。”

长孙璧心头一颤，她已猜到是什么人了，果然听得李逸说道：“这个人就是武玄霜，她假冒王妃，冒了很大的危险，为的就是救咱们的孩子！”长孙璧默默无言，听李逸详细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好久，才幽幽叹口气道：“嗯，这么说是我错怪了她了。逸哥，怪不得她虽然是你的敌人，你却一向把她当作知己！嗯，你不要辩，这后不必你说出来，我是早已知道了的。这次你应该更感激她了！”李逸道：“敏儿是咱们的命根子，她救了敏儿，我当然是感激她，你不感激她么？”长孙璧道：“我也很感激她，嗯、我更感激你，你没有抛弃我，多谢上天，这间房子里只有咱们两个人，武玄霜却在外面，唉、我现在反而觉得她可怜了。”说罢，忽地凄然一笑，这一笑包含了极其复杂的情绪，好像是可怜武玄霜，也像是可怜李逸，更像是可怜自己，但在凄凉之中，又似含有一份满足的心情。李逸望着她的眼睛，心中也似大海波翻，动荡难止。长孙璧的这个笑容，以后在他一生之中，永远都没有忘记！

长孙璧的心情的确复杂得很，不错，她确是很感激武玄霜，但却也感到恐惧，怕武玄霜因此更获得了李逸的心！不过，这恐惧之感并没有停留多久，因为她的大夫就在她的身边，这囚房里只有他们两人，不管武玄霜用什么手段，总不能把她的丈夫抢走了。

武玄霜在百忧上人“护送”之下，走向长孙璧的囚房，她的心情也是动荡不休，实不在长孙璧与李逸之下，但她极力抑制，不让百忧上人看得出来。

将近囚房，百忧上人忽然问道："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甘愿舍身来救李逸？"武玄霜道："你不知道么？李逸是尉迟炯的弟子。"百忧上人道："啊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！"百优上人和尉迟炯、优云神尼是同一辈的人，优云曾是尉迟炯的未婚妻子，以及他们之间的情孽纠纷，百忧上人约略知道一些，心中想道："原来武玄霜是为了她师傅优云神尼的原故，因而要保全尉迟炯的弟子。优云老尼对尉迟炯的爱生死不渝，而武玄霜对师父的忠心也真是世间少有。唉，可惜我没有一个这样的好弟子。"百忧上人哪里知道，武玄霜并不只是为了她的师父，要是他知道武玄霜真实的感情，他恐怕更要诧异了。

到了囚房前面，武玄霜道："我要单独和他们会面。"百忧上人笑道："大汗已允许了你，我当然不会打搅你们。这是开他们镣铐的锁匙，由你亲自放他们出来，再亲自送他们出宫，你总可以放心了吧。"武玄霜接过锁匙，轻轻把门推开，走了进去，随手把铁门掩上，将百忧上人关在外面。

李逸跳了起来，张大眼睛，说不出话。长孙璧神情沮丧，好像给强敌打败了一般，失声叫道："玄霜，是你！"但听得她手足上的镣铐，叮　作响，令人感觉得到：她的身体和心灵都在发抖！她做梦也料想不到武玄霜也会舍了性命进来，她本以为可以避开她了，然而还是避不开，在她和李逸的小天地之间，武玄霜竟然又插进来了！

武玄霜低声说道："别慌，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。"长孙璧一片茫然，迎着武玄霜的目光，忽他说道："不，我愿意死在这里！"武玄霜打开了他们两人的镣铐，轻抚长孙璧的秀发，柔声笑道："不，璧妹，你不能死，你的敏儿在等着你呢！"长孙璧想起了她活泼可爱的敏儿，低下头不说话了。

李逸定了定神，忽他说道："不行！"武玄霜道："我敢进来，自有妙法！你怎知道不行？"李逸道："我猜得到你的办法。"望了一眼她所穿的王妃服饰，说道："你是不是想哄骗大汗，说是愿意做他的王妃，好放我们出去，然后再想办法行刺他？不行呀，玄霜！大汗并不是笨人，他若然答应了你，定是将计就计，另有安排，你不该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。"李逸猜测武玄霜的用意恰好和大汗所猜测的完全一样。

武玄霜微微一笑，这时她顾不得再避嫌疑，在他耳边悄声说道："我才不会这佯傻，这样当然骗不了大汗，我是另有妙法，凭他怎样聪明，也决计料想不到！"李逸半信半疑，问道："什么妙法？你说说看。"武玄霜道："你怕死么？"李逸道："我本来就不想活着出去！"武玄霜道："好，这里有一包药散，你服了下去，立即气绝身亡！"长孙璧吃了一惊，怒道："什么？你想的是这个办法？"武玄霜"嘘"了一声，在她耳边说道："璧妹，你相信我，难道我会害死你的丈夫吗？这是夏侯坚的秘制奇药，死了之后，在七天之内还可以复活。逸哥死了，大汗要他的尸体有什么用？你可以领他的尸体出去！"长孙璧定下心神，深信武玄霜不会毒害李逸，心中想道："除了这样，确是无法活着出去。"问道："那你呢？你又怎样出去？"武玄霜道："我另外有办法，你不久就会知道。"李逸道："若因此拖累了你，我还是不出去的好。"武玄霜道："你不出去，那就要拖累更多的人了。谷神翁他们一定要救你的，宫中好手如云，你就不怕他们送命吗？你放心，我说过有办法出去就是有办法出去。"李逸道，"好，我相信你！"取了那包药散，立即服下。

长孙璧扶着丈夫的身躯，让他慢慢躺下，李逸服药之前对武玄霜的关怀令她感到一股酸味，她忽地抓着武玄霜的手道："你这药散也给一包给我！"

武玄霜笑道：“璧妹，还要你料理‘后事”呢，你要这药粉做什么？”长孙璧道：“剩我一人在这突厥宫中，我心里有点害怕。好姐姐，你就给了我吧，我备而不用也好。”武玄霜一想也有道理，终于给了她一包药粉。

百忧上人在外面等了许久，不见他们出来，着急叫道：“可贺敦，大汗还等着你覆命呢，你要送他们出去就快点送吧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怎的有那么多后要说！”武玄霜大声应道：“你请大汗来吧，我有话要和他说。”百忧上人奇道，“你要大汗到这囚房里做什么？有话你不能入宫去说吗？”武玄霜斥道：“要你多管？你给我请他便了，问些什么？”百优上人是国师身份，大汗对他也要尊敬几分，被武玄霜斥责，不觉火起，冷冷说道：“时候不早，你偏要缠夹不清，好吧，你既然有话要和大汗说去，这两个人我就替你送他们出宫吧。”他心中只想赶快办妥这件差事，将李逸夫妇早点和她隔开。

心念方动，忽听得武玄霜冷笑道：“李逸还能够活着出去吗？你真是做梦啦！”百忧上人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难道她早已识破了大汗的计谋？”急忙说道：“怎么不能？大汗答应过的，你还不相信吗？”武玄霜冷笑道：“大汗答应，我可没有答应呀！”在武玄霜的冷笑声中，长孙璧哭泣的声音也传出来了。

百忧上人大吃一惊，知道其中必有蹊跷，急忙叫人去请大汗，他自己也立即推开铁门，走进囚房。

定睛一看，但见李逸躺在地上，面上毫无血色，竟然不像是个生人，长孙璧扶着墙壁，哀哀哭泣。武玄霜却是神采飞扬，昂头冷笑。

百忧上人叫道：“你这是捣什么鬼呀？”急忙俯下腰躯，将李逸抱起，一探他的脉息，不觉叫声“苦也！”原来李逸早已气绝了，他知李逸是大汗所要利用的人，虽然他倔强不服，但非到完全绝望，大汗却还是不肯将他处死的。

百忧上人张目结舌，半晌叫道：“好呀，是你将他毒死的吗？”武玄霜笑道：“是我又怎样？你管得了我么？”百忧上人圆睁双眼，但武玄霜到底是大汗所要的人，在未知道大汗的主意之前，百忧上人却是不敢对她发作。

过了片刻，大汗带了恰克图和麻翼赞匆匆赶来，一进囚房，见此景象，也不禁吓着了，连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武玄霜哈哈笑道：“大汗，你忘记了一件事啦，我是中国女皇帝的侄女儿！”又听长孙璧骂道：“你这妖女好狠心呀，害死了我的丈夫！”武玄霜道：“你的丈夫反正是要死的，与其死在敌人手中，不如死在我的手上，你骂什么？”

突厥大汗大惊失色，急忙叫道：“炔把大夫请来，从速施救！”武玄霜笑道：“不必多费心了，他早已气绝多时，天下最有本领的大夫也不能起死回生了！”百忧上人还在抱着李逸的“尸体”，大汗问道：“怎么，还有气息没有？”百忧上人摇了摇头，将李逸的“尸体”放下，说道：“可贺敦不知用了什么厉害的毒药，发作得真快，这个人的生机早已断绝了！”大汗顿足道：“你，你——”百忧上人急忙辩道：“可贺敦要和他们单独会面，你答应过她的，我没敢进去，怎知道她会突然下毒？”大汗双眼圆睁，瞪着武玄霜道：“我是说你，你为什么下此毒手？”

武玄霜哈哈笑道：“你还没有听清楚吗，我是中国女皇帝的侄女儿呀！这李逸是我姑姑的敌人，他落在你们的手中，就是我姑姑的心腹大患，我怎能放心得下？哈，有此良机，我当然要把他除去了！”突厥大汗自负雄才大

略，不料今日被一个女子所骗，登时怒火勃起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呀，你也不想活啦！”向百忧上人抛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叫他废去武玄霜的武功，话未说完，只听得武玄霜已在纵声笑道：“我干了这桩大事，早就不打算活了！”百忧上人脚步刚刚踏出，但见她晃了两晃，咚的一声，便倒下地来！原来她早已把那包药粉放在口中，一说完了那几句后，便即咬破封纸，待到百忧上人赶来，已是无法解救！

又是一个意料不到的突变，大汗吓得呆若木鸡，好半晌才顿足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姓武的女子真厉害！”眼看武玄霜玉殒香销，心中好生后悔。

武玄霜的“尸体”刚好倒在李逸的旁边，长孙璧心道：“啊，原来她也是想用这个办法出去，”蓦地又想起了一个念头：“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？哎，要是不能救活，她和我的李逸哥哥倒是死后做了夫妇了。她生前不能抢走我的李逸哥哥，莫非因此就想出这个法儿，求得死后与他同穴？”

大汗失意之极，连声冷笑，目光渐渐移到了长孙璧的身上，长孙璧定了定神，心道：“不管她是真是假，我总得试它一试。”便在大汗面前哽咽说道：“我丈夫被毒死了，杀我丈夫的凶手也自尽了，我不必求大汗替我复仇了。但求大汗准许我将他们的尸体领出去。”大汗没精打采的淡淡说道：“你要把你丈夫的尸体领出去？“长孙璧道：“我丈夫已经死了，对你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啦。他到底是大唐王孙的身份，我要将他的遗体送回中国安葬，但求大汗允许，我一生都会感激你的大恩！”大汗“唔”了一声，不置可否，半晌说道：“她的尸体你也要领出去么？”长孙璧心头一跳，但见大汗正在用着怀疑的目光，手指指着地上的武玄霜。

长孙璧灵机一动，镇静答道：“不错，请大汗恩谁我将她也带回国去。”大汗道：“为什么？地不是你的仇人吗？”长孙璧道：“不错，她是我的仇人，但她也是武则天的侄女儿呀。若是我只护送我丈夫的灵柩回国，武则天耳目众多，定然知道，她岂肯容我安葬丈夫？武则天手段狠辣，有什么不敢做的？我死不足惜，只怕她将我的丈夫毁棺戮尸，那就惨了。如今我将她侄女儿的棺材也运回去，两具棺村，她不知道哪一具装的是李逸，哪一具装的是她的侄女，中国的风俗，人死之后，钉上了棺盖，就再也不能翻动他的尸身，惊扰鬼魂，这样我将两具棺材同运回去，同时下葬，她纵然派人来毁棺戮尸，也得有所顾忌了。”大汗“唔”了一声，点点头道：“想不到你的心思这样周密，哈，确是个聪明伶俐的美人儿！”

长孙璧捏着一把冷汗，她的丈夫与武玄霜能否有一线生机，就全看大汗是否点头了。她抬起头来，但见大汗也正望着她，忽地哈哈笑道：“何须费这样大的力气，人死了，在哪里埋葬都是一样。我将你的丈夫用皇室之礼埋葬，给他修筑宏丽的陵墓，让你安心。你也可以留在我的宫中，不必再回去了。”长孙璧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这，这——”大汗把手一挥，立即截断她的话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好？你留下来陪伴孤王，永享荣华富贵，这不胜于你冒险回去，要顾忌武则天的迫害么？不必多言，朕已为你打算得十分周到。宫女，快服侍这位新王妃到后宫去沐浴更衣！”

长孙璧吓得魂飞魄散，想不到费了许多唇舌，竟落得如斯结果，但见两名宫女已走近身来，百忧上人虎视眈眈，只待她稍有反抗，便要动手，长孙璧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且慢，我还要见我丈夫一面！”大汗哈哈道：“瞧你不出，倒是一个义重情长的女子呀！好，朕便让你了此心愿，你向丈夫告辞吧！”长孙璧在他说话的时候，就俯下柳腰，凝望着李逸的面孔，突然将那

包药粉吞下了，叫道：“逸哥哥，你慢走上步，等等我吧！”心道：“不管真死假死，我总是死在他的怀中了！”述糊中但觉李逸紧紧的搂着她，她心满意足，双眼闭上，再也没有知觉了。

宫女大吃一惊，上前去拉，长孙璧躺在李逸怀中，紧搂着他的丈夫，宫女竟然分不开他们。大汗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中国的女子如此节烈，朕竟是一个也保不住！真是令朕又是失望，又是敬佩！这李逸也算得是个好汉子，大丈夫，朕一言既出，不再更改，将他们依礼安丧了吧！”郁郁不乐，拂袖退入后宫。

数日之后，突厥王城的西郊了一座新坟，他们三人生前恩怨纠缠，死后却都埋在一处了。

第二十八回　仟情慧剑断情根

在突厥王城西面的天格尔山山下，是一大片荒野，荒野上有一座新坟，这一晚，大约三更时份，长林茂草之间，忽然出现四条人影，这四个人正是夏侯坚、裴叔度、符不疑和谷神翁。

他们是来掘李逸的坟墓的。这一天恰好是李逸等人服药“ 自尽 ”之后的第六天。来到坟前，裴叔度惴惴不安，悄悄问道：“ 当真还救得活么？ ”夏侯坚笑道：“ 若是咱们迟一天，那就难保了。现在来的恰是时侯。铲吧！ ”四柄大铁铲同时铲下，不消片刻，已铲去了坟头，露出洞穴，裴叔度俯身一瞧，“ 咦 ”了一声道：“ 只有两具棺材。 ”

夏侯坚正待察看，忽听得乱丛中嚓嚓的几声轻响，夏侯坚笑道：“ 原来这里还埋伏有看坟的呢，咱们也不能太大意了。 ”符不疑抓起一把碎石，扬手打去，登时听得有几个人摔倒地下的声音，接着有人大骂道：“ 什么人这样大胆。敢来偷掘王妃的坟墓？ ”登时在新坟的南北两面，窜出了十几条黑影，暗器如蝗，纷纷射到。

符不疑和夏侯坚各自发出一记劈空掌，将暗器在离身三丈之外便打了下来，符不疑道：“ 共是一十三人，其中有个功力较高，老谷，叔度，你们两人已尽可对付得了。 ”谷神翁裴叔度拨剑奔出，一个迎敌南面来袭的敌人，一个迎敌北面来袭的敌人，荒野里响起了一片金铁交鸣声，震耳欲袭，符不疑知夏侯坚仍在专心铲土。大约过了一支香的时刻，厮杀的声音静止下来，谷裴二人回来报道：“ 惭愧得很，还是让三个鹰爪孙逃跑了。 ”符不疑道：“ 那也没有什么，待他们将救兵请来，咱们早已完事啦。 ”谷神翁笑道：“ 遗憾的是咱们新练成的这套剑术，却尚未有机会找百忧老秃一试。 ”

这时坟头已经铲平，露出黑黝黝的洞穴，约有三丈多深，符不疑取出两条长长的铁索，索端有个尖钩，他与谷神翁各执一条，垂下洞穴，各勾着棺材的一头，用力收紧铁索，将棺材扯了上来，谷神翁笑道：“ 叔度，你可以安心啦，第一具棺材比第二具棺材要沉重得多，里面定然是两个人。 ”

裴叔度道，“ 雇的马车还没有来呢，会不会他胆怯不敢来了？ ”谷神翁抬头一望，月亮将近天心，笑道，“ 还未到约定的时候呢，你若心急，可以先揭开棺盖看看，看你的师妹是否在里面？ ”符不疑忽地叫道，“ 有人来了，咦，不对，不是马车，是几骑快马，是百忧老秃！ ”话犹来了，只见当前一骑，旋风似的疾奔而至，距离还有十多丈远，马上的骑客便即飞身跃起，落在坟前，面对众人，哈哈大笑，正是百忧上人！

原来百忧上人早就料到他们会来上坟，但以他的身份，当然不能每时在坟前守候，因此他一面请大汗派出十三个一等武士守坟，他自己则和灭度神右等人在离坟七、八里外的一个卫所住宿，准备随时接应，是以闻报即来，快得出乎符不疑等人的意料之外。

但见百忧上人迅若飘风，身形未定，立即便向谷神翁抓去，谷神翁以蹑云步法闪开，符不疑挺剑便刺，百忧上人哈笑道：“ 咱们两次交手，都未曾分出胜负，今晚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吧！ ”符不疑是四大剑客之首，这一剑来得凌厉非常，百优上人一念轻敌，举袖一拂，但听得“ 嗤 ”的一声，袖管已被削去一截。

百忧上人刚拂开符不疑的长剑，只听得背后“ 唰 ”的一声，谷神翁亦已拔剑刺来，百忧上人斜跃数丈，提起禅杖笑道：“ 穷酸，你的剑法不坏呀，

今晚也叫你见识见识老衲的伏魔杖法吧！”他知道在四个敌人之中，以符不疑的本领最强，故此先向他叫阵，但他禅杖一挥，却先碰上了谷神翁的长剑，谷神翁内力逊他一筹，这一下硬碰硬接，竟给他震得虎口酸麻，长剑几乎脱手飞出。

符不疑喝道，“接招！”他不肯偷袭，先喝一声，百忧上人笑道：“来吧，兵器上咱们还未较量过呢！”禅杖挥了一个圆圈，将符不疑的身形罩住，符不疑用了招“横指天南”，剑光如矢，透过了他的包围，刹那之间，但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符不疑收剑一看，只见到剑刃上已损了三处缺口，要知百优上人的内力本来略胜少许，加以他的禅杖沉重，所以符不疑一交手便吃了点小亏。

百忧上人哈哈笑道：“你服不服，不服再来！”说话之间，后面几骑快马亦已赶到，乃是灭度神君、麻翼赞和菩提上人。符不疑心念一动，也哈哈笑道，“我们这边四人，你们来的也是四人，正好决个雌雄，谁都不必以多为胜。”百忧上人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划出道儿来吧，是双方一齐上呢，还是单打独门？今晚既是人数相等，要打就得判个雌雄，你们可不要再像上两次一样，未待完场，就溜走了。”

符不疑笑道：“上人此言，深合吾心。事不过三，今晚一定决个胜负便是。你们域外三凶，如同一体，我和老谷也性命相交的朋友，好，我和老谷愿与你们域外三凶先决个雌雄，呀，只可惜你们的天恶道人死了，三凶只能改称两凶啦！”百忧上人怒气勃发，禅杖一摆，叫道：“灭度老弟，咱们今晚与天恶报仇！穷酸，依你所言，你们两个来吧！”

另一边，菩提上人也向夏侯坚叫阵，他有点忌惮夏侯坚“金针刺穴”的本领，提出要和夏侯坚较量内功，夏侯坚道：“久仰上人是突厥第一高手，老朽体弱气衰，螳臂挡车，自是不堪一击，但上人有命，老朽敢不舍命奉陪？便请上人划出道儿来吧。”菩提上人见他答应，满心欢喜，便指着一块圆如镜台的大石说道：“夏侯先生不必过谦，我久闻中土的武学精深，内功尤其奥妙，今日正好互相印证印证。就在这块大石上比试如何，谁要是跌了下来，那就算输了。”夏侯坚道了一个“好”字，两人便在石上盘膝而坐，双掌相交，开始比拚。

还剩下一个麻翼赞，裴叔度一看，麻翼赞手中拿的正是李逸那把宝剑，原来麻翼赞乃是吐谷浑的剑术名家，李逸“死”后，他便请求大汗将这把宝剑赐给他。裴叔度存心要给李逸夺回宝剑，一点也不客气，立即说道：“你持有宝剑，想必是精通剑术的了，来，来，来！我便向你请教剑术！”麻翼赞正想试试宝剑的威力，听裴叔度说要和他比剑，自是求之不得。

于是两方八大高手成三处搏门，百忧上人颇为轻敌，禅杖一起，一招“神龙出侮”，先向符不疑打来，符不疑哈哈笑道：“老谷，今天有机会一试啦！”陡然间但见两道匹练般的剑光，合成了一道圆弧，将百优上人绞住，百忧上人大吃一惊，急急变招，手执禅杖中间，旋风疾舞，登时杖影如山，将门户封住，饶是如此，双剑从他头顶削过，百忧上人也觉得头皮一片沁凉，若非他应变得宜，天灵盖早给削去！灭度神君挥动辟云锄参战，虽然稍稍减轻了百忧上人所受的威协，但却仍然不能冲破双剑所构成的剑幕！

百忧上人初时以为自己的武功要胜过符不疑一筹，灭度神君虽然较弱，但最少也可以和谷神翁打成平手，以二敌二，那是必操胜算，岂知双剑合壁的威力大得出奇，苦斗了几十招兀是未能扳成平手，不由得暗暗胆寒。

符谷二人乃是剑术名家，第一次施展这套双剑合壁的神招数，初时还觉稍欠纯熟，渐渐便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百优上人开首还可以占三四成攻势，到了后来，使尽浑身本领，竟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符不疑占了上风，越战越是精神，快意之极，但心中却也暗暗叫声“ 侥幸 ”，想道：“ 要是百忧老秃坚持单打独门，今天可要糟了。 ”要知以符不疑和谷神翁的身份，当然不能夹攻百忧上人，所以百忧上人初到之时，他们二人虽然接连吃亏，却还是不愿施展出双剑合壁的剑术，如今对方虽然多了个灭度神君，但双剑合壁，威力大了一倍有多，等于是四个符不疑和他们作战了。

另一边夏侯坚与菩提上人在石上试内功，两人盘膝而坐，双掌相交，过了一会，夏侯坚但觉浑身发热，对方的手掌，竟似炽热的火炭一般，掌力也越来强劲了。菩提上人则觉得对方的掌力柔和之极，但不论他怎样运劲强攻，却似按在棉花上一搬，软绵绵的全不受力，也看不出对方有什么反应。这样一柔一刚，彼此相持，过了一盏茶的时刻，夏侯坚的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，菩提上人也流了一身冷汗。原来菩提上人所练的内功甚为怪异，能以本身的真气，发为高热，令对方受到煎熬之苦。若然禁受不起，被他把体内的水份“ 挤 ”干，那么纵算是第一流的武功，也要变成废人。

夏侯坚以几十年精纯的内功，用纯柔来对付纯刚，恰好是功力悉敌，两难取胜。但夏侯坚悬挂老友的安危，他深知百忧上人乃是当世的第一高手，符不疑和谷神翁虽然练成了最精妙的剑法，却不知能不能克制他？他心有挂虑，又不能分神去看，而且虽然说双方人数相等，究竟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中，时间久了，难保没有其他变化，高手比斗，哪容得心绪稍有不宁？夏侯坚渐觉奇热难当，不由心头一凛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得灭度神君一声厉叫，百优上人怒吼如雷，听那声音，似乎是灭度神君已受了伤，百忧上人大约也吃了点亏，所以才忍不住怒骂。夏侯坚猜得不错，符谷二人双剑合壁，这时已与百忧、灭度斗了三百来招，优云神尼所创的这套剑法虽然只有三十六个式子，但两人合用，各使一招不同的招数，配合起来，变化便是穷得无尽，奇诡尽伦！灭度神君本领稍差，首先中了谷神翁的一剑，幸在没有伤着骨头，还可以支持得住。

菩提上人也是一位武学大师，当然听得出灭度神君是受了伤，最糟的是他又不能移开眼睛察看，不知灭度神君受伤的深浅如何，这样一来，心神当然大受影响，与他相反，夏侯坚则是精神一振，不止扳成平手，而且反客为主，占了上风。

夏侯坚与菩提上人尚在相持不下，另一对裴叔度与麻翼赞则已到了生死立判的时刻。

麻翼赞是吐谷浑的剑学大师，他的剑集合域各派之长，凶悍之极，他见裴叔度不过是个三十几岁左右的中年人，最初颇为轻敌，一出手便展开了伤残的剑法，着着进攻。哪知裴叔度年纪虽然不大，但他在优云神尼门下最久，已尽得优云神尼剑学的真传，论他现在的本领，除了功力稍欠，火候未到之外，剑术上的造诣已不在符不疑、谷神翁之下。麻翼赞的攻势有如狂风暴雨，见招拆招，见式拆式，毫不畏惧。

斗了一阵，麻翼赞强攻不已，他恃着有一把宝剑，毫无顾忌，横挑直刺、平所斜削，随意施为，想仗着宝剑之力，先把对方的兵器削断，裴叔度在剑光笼罩之下，施展开佛门无相剑法，剑招轻飘飘的，一发即收，乍沾即退，如有如无，若虚若实，俨如彩蝶穿花，蜻蜓点水。麻翼赞的剑势虽然劲道十

足，无奈对方的长剑竟似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般，顺着的剑风飘来晁去，任他的剑势如何强劲，却总是无法使力削断对方的兵刃。

麻翼赞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时哪还有丝毫轻敌？斗了一百多招，裴叔度乘着他锐气已消，功势顿挫之际，突然一声长啸，发剑还攻，当真是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，剑招快得出奇，麻翼赞虽然有把宝剑，但对方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他根本就碰不着对方的兵刃，这时他但求能够仗着宝剑自保，于愿已足，哪里还敢强攻？激战中，麻翼赞但见四面八方都是裴叔度的影子，竟似有几十把剑同时向自己攻来，不由得越战越慌，裴叔度见时机已到，举剑疾刺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麻翼赞的手腕被裴叔度的剑尖点中，裴叔度的长剑也给麻翼赞的长剑削断，麻翼赞腕脉被挑断，宝剑把持不住，裴叔度扔剑夺剑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转瞬之间，麻翼赞所得的李逸那把宝剑已到了他的手中。

麻翼赞失了宝剑，又惊又怒，裴叔度喝道：“饶你性命，还不走吗？”麻翼赞还想发掌死拚，但觉手臂软绵绵的，举不起来，麻翼赞想到自己右手的腕脉被挑，成了废人，已是终生不能使剑的了！禁不住一声悲号，用左手拾起地上的一截断剑，忽然插进了自己的胸膛，原来他一生以剑术自负，想到自己从此不能使剑，一口气咽不过来，便宁愿自戕了。

裴叔度见他如此，心中也自为他叹息，想道：“麻翼赞倒不失为一条汉子，早知如此，我实该手下留情。”当下将麻翼赞身上那把剑鞘也取了过来，还剑归鞘，再去观战。

这时符谷二人与百忧灭度，已斗了将近五百来招，百忧上人自负绝世武功，料不到在符谷二人双剑合壁之下，竟是一筹莫展，好几度强攻猛打，都冲不破对方双剑交织的剑幕，本来就已有点胆怯，这时见麻翼赞一死，更为心寒，伏魔杖法的威力也为之大减，激战中符不疑忽地一声大喝，长剑一起，银虹疾吐，似是攻向百优上人，实是暗袭灭度神君，百忧上人回仗自保，灭度神君如何挡得住这等神妙的剑招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符谷二人，双剑疾发，交叉一剪，登时把灭度神君斩为三段！

百忧上人好像受伤的野兽似的，蓦然大吼一声，一杖扫出，他急怒攻心，拚死决战，这一杖实是他毕生功力所聚，但见劲风起处，砂石纷飞，真有排山倒海之势，风雷夹击之威！剑光杖影之中，只见符谷二人凌空飞起，半空中倏的划过两道银虹，身法之快，招数之奇，连裴叔度这样深通这套剑法的人，也自目眩神摇，未曾看得清楚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，只见两道银虹交叉掠过，金铁交鸣之声兀自震耳欲聋，但这三大高手却已各自分开，各在一方站定，裴叔度眼光瞥去，但见地上有两截断剑，而百忧上人的袈裟则已成了血袍。原来刚才在这一招之内，百忧上人身上已是受了七处剑伤，而谷神翁的长剑也给他震断了。裴叔度见百忧上人在双剑合壁之下，受伤之后，居然还能够震断谷神翁的长剑，不禁大惊，他不知道百优上人伤得深浅如何，生怕他狂怒反扑，急忙再拔出李逸那把宝剑，放在掌心，双指一弹，将那柄剑对着谷神翁平射飞出，同时叫道，“谷老前辈，请你换剑！”谷神翁接了宝剑，神色黯然，他与符不疑联成犄角之势，各自挺剑兀立，目不转瞬的盯着百忧上人，百忧上人横杖当胸，亦似殊无反扑之意，气氛静寂得令人感到特别可怖！

忽听得百优上人厉声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平生无敌天下，不应为别人所杀！”呼的一声，突然把禅杖掷出！符不疑叫道：“我们用的是优云神

尼所留下的剑法，你是败给优云神尼，不是败给我们！”话犹未了，百忧上人已是一掌向自己的脑门拍下，硬生生的自己震裂了天灵盖！就在这时，忽听得“轰”然巨响，原来他的那根禅杖，插入了山壁！只露出少少一截，杖尾兀自颤动不休！符合二人见他如此下场，也不禁暗暗叹息。

夏侯坚与菩提上人比拼内功，这时也将到了胜负立决的时候，菩提上人本来就已处在下风，听得百忧上人临死之前那一声厉叫，心灵大受震撼，但觉对方的内力，绵绵不断的攻来，不禁心头冰冷，瞑目待死。要知比拚内功，比用兵器搏斗还更凶险得多，用兵器搏门还可以趋避，比拚内功，那则是强存弱亡，绝无侥幸之理。

菩提上人正在瞑目待死，忽觉身上的压力一轻，睁眼看时，但见夏侯坚已经收掌起立，淡淡说道：“不必再比了吧！”菩提上人这才知道对方是有意饶了自己的性命，心里好生惭愧，低低说了一声：“多谢居士。”便即跳下石台，飘身自去。

激战之后，旷野一片静寂。月这已过天心，是将近四更的时分了。

夏侯坚撮唇长啸，过了片刻，只见一辆马车从山谷里出来，驾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长孙壁的哥哥——长孙泰，他的座位旁边还有一个猎户模样的人，长孙泰一下车便道：“夏侯前辈，请你看一看这位大哥，他吓坏了！”

原来长孙泰与白元化那一晚在草原上夜战程达苏，白元化先被点了穴道，跟着长孙泰也被他所擒，后来得夏侯坚暗助，将他们救走。他们在李逸之前，先到了突厥的王廷，便匿居在这天格尔山一家猎户的家中，大前天才和夏侯坚他们取得联络。

这一晚夏侯坚与他们事先约定，叫长孙泰雇了一辆马车，三更时分来接。白元化则留在家中照顾李逸的孩子。马车上的那人便是给长孙泰带路的那个猎户，他们到来的时候，正值百忧上人与符谷二人恶战方酣之际，他们便将马车在长林茂草里隐蔽起来，那个猎户平日敢于追捕虎，但却被这场惊天动地的恶战吓坏了。

夏侯坚上车一看，笑道：“无妨。”当下用雪水调了一些药粉给他服下，过了好一会子，那人神智方始清醒，兀自颤声说道：“好不怕人，好不怕人！”

在这时间，符不疑和裴叔度已把两具棺材搬上马车。立即驱车疾走。

一路上长孙泰也像裴叔度一样，心中忐忑不安，只怕他的妹子不能救活，要知人死复活，究竟是非常稀奇的事情，他虽然深信夏侯坚的医术通神，心中总是难免恐惧。

将近黎明的时候，他们回到了那家猎户人家，白元化和李逸的孩子早已在门前相候，白元化道：“这孩子昨晚一晚不肯睡觉，说是要等他的妈妈回来。”李希敏叫道：“我妈妈呢？还有我的爹爹和姑姑呢？为什么不见他们？”夏侯坚怕他见了棺材害怕，便笑道：“你妈妈爹爹和姑姑正睡得很好，你不要打搅他们，你妈一定对你说过，好孩子晚上应该睡觉，不要吵醒大人。你现在快去睡觉吧，睡醒了妈就会在你身边了。”李希敏道：“好，我听公公的话。他们是不是又和大汗的武士打架了，唔，他们一定累得很了，你不必着忙唤醒他们。”这孩子满怀喜悦，白无化将他抱回卧室，他倒在床上不久就熟睡了。

这家人家早已腾出一大间空房，房中有一个大炕，炕底烧着煤球，暖洋洋的一室如春，房中还烧着令人精神宁静的檀香，这都是白元化预先布置好的。原来夏侯坚的灵药虽然能够在假死之后的七天之内将人复活，但他们

“死”了这几天，生机已是完全停顿，在初醒之时，抵抗的能力要比常人还弱得多，所以不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之中开棺救治。

夏侯坚从谷神翁手中接过李逸那把宝剑，笑道：“这把宝剑正好合用。”将宝剑轻轻一划，棺盖立刻裂开，里面丝毫不受震动，当然要胜过用铁斧劈开了。

打开了第一具棺材，裴叔度舒了口气，那里面躺着的是武玄霜。但见她面色如生，丝毫未变，当真就像在熟睡中一般。

夏侯坚将武玄霜抱起，放到炕上，接着又去打开第二具棺材，长孙泰也舒了口气，这具棺村里面有两个人，正是李逸和他的妹子。

但见长孙璧双手抱着李逸，长孙泰竟是不能将他们分开，众人无不嗟叹，长孙泰不敢用力强分，只好将他们两个人都抱起来，放到炕上。

夏侯坚上面一看，只见李逸脸如白玉，颜色未变，但长孙璧的眉心却现出几点黑色的斑点，夏侯坚面色微变，轻轻的“噫”了一声。长孙泰问道：“怎么？他们能够救活吗？夏侯坚道：“老夫的还魂丹在七日之内总能救活，除非是有意想不到的变化，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”众人本来都是深信夏侯坚的医术通神，听了他这话，心头却似悬上一块铅块了。

过了一会，炕底的热气透上来，他们的手足渐渐有点暖和，夏侯坚倒了三杯药酒，取出三颗红色的丹九，撬开他们的牙关，依次将药酒和了丹药，灌入他们的口中，室内诸人均是屏息以待，这三个人是死是生，就要揭晓了。裴叔度和长孙泰更是感到颤栗不安。

大约过了一支香的时刻，武玄霜身子动了一动，喉头咯咯作响，“哎哟”一声，首先叫了出来。夏侯坚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武姑娘醒来了。叔度，你给她推血过宫，让她早些恢复。”

再过片刻，李逸也像武玄霜一样，身子一侧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，李逸的关节，已开始能够活动，夏侯坚施展巧妙的手法，将他的手轻轻一拉，将他和长孙璧分了开来。谷神翁上前给李逸推血过宫，长孙泰上前察看妹妹，长孙璧仍然是僵硬如死，动也不动，这时连夏侯坚也有点慌了。

武玄霜张开眼睛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璧妹呢？”夏侯坚伸手去摸，触着李逸的手，李逸刚恢复知觉，像是在一场恶梦之中醒来，张开眼睛，颤声叫道：“玄霜，是你！”

武玄霜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多谢夏侯前辈，咱们又逃过一次难关了。唉，璧妹，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呀？”她坐了起来，这时才看清楚了，长孙璧还是双目紧闭，僵卧炕上。

李逸道：“原来她也服下了那包药散，咱们既然醒了，她当然也会醒的。玄霜姐姐，你放心。”他劝武玄霜放心，但他摸一摸长孙璧的手足，只觉一片冰冷，他自己却首先慌了。夏侯坚将李逸拉过一边，悄悄问道：“你妻子是不是怀有身孕？”李逸道：“是有三个月的身孕了。我也还是那天才知道的，那天大汗让我们夫妻相会，璧妹告诉我她怀孕的事情。不久，玄霜就来了。夏侯前辈，她，为什么还未醒来？是不是因为怀有身孕，要迟一些时候”？但见夏侯坚面色灰白，李逸心知不妙，登时呆了！

原来夏侯坚这起死回生的灵药，男女老幼，都有灵效，就只是孕妇忌服，那日玄霜和他谈起这种灵药的奇效，他想不到她会盗去救李逸夫妇的，当时没有将这一层避忌告诉她。

李逸呆呆的望着夏侯坚，像一个死囚等待着判决，屋内的空气也好像要

凝结起来，长孙泰颤声问道：“我妹子能不能救活，夏侯伯伯，请你实说！”夏侯坚虽然极不愿意说出，但真相总是难以久瞒，他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她怀有三个月的身孕，生机一停，便难复苏，老夫也无能为力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屋中静寂如死，忽听得“哇”的一声，武玄霜首先哭了出来，她费尽心力去救长孙壁，想不到长孙壁反而因此死了！唉，长孙壁死了，她真的死了？长孙壁好像正做着一个美梦，睡得那样宁静安详，她是死在她丈夫的怀中的，她是怀着幸福的感觉长眠的。可是武玄霜却还似对着她那幽怨的目光！武玄霜感到有生以来最剧烈的心灵震抖！她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颤声说道：“都是我，我害了她！”夏侯坚低声说道：“这事不能怪谁，要怪只能怪突厥大汗”

长孙泰满脸泪水，声音嘶哑，抱着李逸叫道：“你，你，你哭出来呀！”但见李逸的眼珠好似定着一般，武玄霜的哭泣，长孙泰的颤叫，他都好像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了！他眼中只有一个长孙壁，长孙壁静静的躺着，就好像平常那样，睡在他的身边。八年来恩爱刹那间都在心头泛起，呀，长孙壁在八年长的日子里，热爱着他，而又怀着恐惧，恐惧会失去他。她这复杂的心情，只有他一人知道。唉，没想到反而是他失去了她！

李逸感到了刻骨的伤心，极端的难过，不只是因为失去了妻子，而且是因为感到内疚，感到自己在她的生前没有令她得到幸福。他和长孙壁的成婚本来甚为勉强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爱她了！但是，这已经迟了，她已经一瞑不视了！

李逸缓缓跪在炕边，双手按在她的身上，喊了一声“壁妹！”忽地“咕咚”一声，倒了下去，双手仍然紧拉着长孙壁。他刚刚复活，禁受不起这样痛苦的煎熬，又晕倒了。众人赶忙围着他施救，武玄霜却悄悄的走出去了！

雪地上冷冷清清，武玄霜孤身只影，她感到从所未有的寂寞与凄凉，渐渐她的心灵也好像冻得麻木了，脑子里空空洞洞的似是失去了思想，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连自己也不知道，她只是有一个念头，不想和李逸再见面了。

忽然雪地上又现出一条人影，踏着她走过的足迹，靠近她的身旁，他是裴叔度，可是武玄霜好像并没有察觉她的师兄，裴叔度也没有开口叫她，只是跟着她默默的走。唉，他知道师妹此际的心情，而他的悲伤也实不在他师妹之下。自从武玄霜到过天山之后，他渐渐发觉了师妹对李逸的感情，他是多么害怕他师妹重蹈他姑姑的覆辙啊！而且除了这个害怕之外，他也渐渐发觉了在自己的心底也隐藏着一份对师妹的感情。

两人默默的走了好些时候，天又下雪了，鹅毛般的雪片撒在他们的身上，武玄霜停了下来，低低的说道：“唉，好冷！”裴叔度道：“师妹，回去吧！”武玄霜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裴叔度道：“师妹，你不要难过，这不是你的过错。”武玄霜默默无言的又走了几步，雪下得更大了。

裴叔度鼓起勇气，试探问道：“师妹，不如咱们一同回到天山去吧。这里的消息，你可以托长孙泰带回去给天后。师父对你的期望很大，希望你成为她的传人。在天山咱们可以切磋剑法，你也可以时时看到李逸。”

武玄霜听到“李逸”的名字，身躯突然颤抖，凄然说道：“不，师兄，我不愿意再见他了。我，我决定回转长安！”裴叔度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现在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不错，我不想等到明朝了。你给我向几位老前辈告罪吧！”突然加快脚步，头也不回的直向前行。

裴叔度呆呆的看着她的背影，在雪地上冉冉而没，他没有追她，他知道

追也是追不回来了。他更知道，师妹对李逸实是有难以忘怀的感情，她这样匆匆的走，正是由于她对自己这份感情的害怕。这一瞬间裴叔度也感到冷意直透心头，他在风雪中悄然凝望，在荒野中独自站了许久许久。

到他回转那猎户的家中，已差不多是中午的时分，李逸早已醒来，一看他的神情，就知道武玄霜已经走了，他的心灵也好像麻木了，裴叔度没有说，他也没有问。

长孙泰道：“ 敏儿刚才在梦中还叫着他的妈呢！ ” 李逸低声说道：“ 好，我去哄他，说是他妈妈和他的姑姑一同走了。你将壁妹掩埋了吧。 ” 长孙泰叹口气道：“ 这孩子真可怜。这样也好，过两年再告诉他。 ” 好在有现成的棺材，长孙泰抱起妹妹的尸体放入棺中，想起自己远道赶来，见着了妹妹的面，却不能和她说一句话，禁不住又洒下泪珠。他怕惊醒甥儿，强自抑制，不忍哭出声来。

三日之后，山谷里起了一座新坟，这座新坟当然没有突厥大汗所建的那座宏丽，但却是李逸亲自为他的妻子营造的，墓碑上有他手刻的“ 爱妻长孙壁之墓 ” 几个大字。长孙壁泉下有知，也应当瞑目了吧？

李逸的身体已经复原，他心灵上的创伤却是永远不能复原了。长孙泰伴了李逸三天，帮他料理了妹妹的后事，他深深感到李逸心中的哀痛，他本来还想多伴李逸几天的，但为了要回长安覆命，他也不能不走了。两郎舅就在长孙壁的坟前话别。

长孙泰道 :“ 人死不能复生，我走了以后，还望你善自保重，稍减哀思。 ” 李逸默然无语，长孙泰又道，“ 我这次虽然没有得和壁妹相叙，但从敏儿的口中，我知道壁妹很怀念故国。她常给敏儿讲中国的事情，答应过他将来要带他到长安去玩。 ” 李逸道：“ 我知道，敏儿小时候一哭，她就常常这样哄他。 ” 长孙泰道：“ 你也不愿敏儿长作化外之民吧？ ” 李逸叹口气道：“ 我是不愿回去的了，唉，这八年来她伴我住在荒山，受了许多苦，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对她不住。 ”

长孙泰问道：“ 你现在对于天后的看法怎样？ ” 李逸道：“ 是一个有魄力的女人。但是她用了许多我佩服的人，也杀了许多我佩服的人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她的千秋功罪，还是留待后世的史家用去评论吧。 ” 长孙泰道：“ 我是佩服她的，她确实把国家治理得不错，最少是比以前的皇帝要好得多。但她也不是没有缺点，她所重用的两个侄儿——武承嗣和武三思就不是好东西。唉，你不想回去，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还有几个你所佩服的人希望你回去的。 ” 李逸道 :“ 谁？ ” 心想 :“ 除了上官婉儿还有谁望我回去？ ” 长孙泰道 :“ 张柬之做宰相你知道么？ ” 李逸道 :“ 听说他是狄仁杰保荐的。 ” 长孙泰道：“ 不错，幸而有他和狄仁杰、恒彦范等一派正直的大臣，二武还不敢公然作恶，但究竟是朝廷的隐优。就是狄仁杰和张柬之他们希望你回去。 ” 李逸道 :“ 是希望我助他们一臂之力，削除二武么？ ” 长孙泰道 :“ 正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天后传位她的儿子卢陵王已成定局，只怕将来难免一场兵变。若是二武得势，你们李家的子孙更无噍类，相反，若是卢陵王即位，他的手下报复起来，武家的人恐怕也要玉石俱焚。在这样危机重重之下，多几个有见识的人主持大局，总要好些。你难道忍心置身事外，不理你的兄弟亲人，不理玄霜，也不管你的故国遭受劫难吗？ ” 李逸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不觉心乱如麻。过了许久，但听得他长叹一声，却不说话。

第二十九回　还乡游子伤灾劫

长孙泰又道：“你知道我很欢喜婉儿，为了婉儿的原故，我也盼你回去一趟。”李逸喃喃说道：“哦，婉儿，婉儿……”这个他小时候最亲密投合的朋友，此刻在他的心上也渐渐淡了，但长孙泰再一次提起了她，李逸仍是禁不住微微颤抖。长孙泰道：“我上一次已经和你说过，她这一年越来越憔粹了，她似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等待你为她决定。”李逸道：“玄霜也这样说过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婉儿等于我的妹妹，我知道你也很爱护她，我不忍见她郁郁而终，她心中有了疑难的事情，要等待你为她解决，难道你竞这样忍心，不肯见她一面？”

李逸长叹一声，仍然不语。长孙泰道：“嗯，你执意不肯回去，我也不敢勉强你。但我希望你在哀伤过后，再仔细的想想。”原来长孙泰正是因为怕李逸哀伤太过，纵不伤身，亦将变成颓废，所以想劝他回国，干一番事业，好让他精神有所寄托。同时也正因为他爱上官婉儿爱得非常之深，明知若是李逸回去，可能对他不利，但他为了令婉儿得到快乐，仍然一再的劝李逸回去。

李逸低声说道，“你的话我会仔细想的。”长孙泰和他紧紧握手说道：“好，那么我现在走了，我希望将来能够在长安和你再见。”

长孙泰走后，李逸神思恍惚，心绪不宁，回到了住所，竟然病了起来。长孙泰的话在他心中激起了极大的波动，国恨、家仇、友谊、爱情、对亡妻的伤悼，对知已友人的期望……这种种爱恨愁烦，好像在他的心上打了无数难以解开的结！当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！在病中，长孙壁、武玄霜、上官婉儿的影子，一个一个在他心头掠过。对故国的怀念，这是他八年来一直压抑着的，这时候也感到不能再抑制了。去国怀乡的愁思，在病中总是会特别加浓的！

在病中他的儿子很懂事的侍候他，但也屡次向他问起妈妈，盼望父亲的病快些好，好带他到长安去找妈妈和姑姑。他愧对孩子无邪的眼光，也因此而心情更乱！

谷神翁、符不疑、夏侯坚和裴叔度四人本来要回转天山的，也因他耽搁了下来了。在这期间，大汗也曾派过武士到山中搜索，幸而他们掩蔽得好，又靠易容丹之助，几次逃过了搜查。后来武士也没有再来了。

李逸整整病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他把长孙泰的话想了又想，到了第八天忽然有了起色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只有夏侯坚明白，李逸的病多半是心病，心病只有病人自己能医。

夏侯坚给吃了几剂培元固本的药，李逸很快的恢复了健康。这一日他忽然对儿子说道：“敏儿，你不是想我到长安去吗？我现在就去了。”

李希敏拍手笑道：“好呀，妈妈和姑姑都在长安，长安有许多好看好吃的东西，爹爹，我也要去。”李逸握着他的小手，柔声说道：“敏儿，你年纪还小，过两年我再带你去。你跟夏侯公公和裴伯伯，要听公公和伯伯的话。”李希敏有点失望，但他侧着脑袋想了一想，很快又高兴起来，说道：“爹爹你给我向妈妈问好，向姑姑问好。说敏儿记挂她们。请他们快些回来看我。嗯，妈妈和姑姑现在是好朋友了，姑姑给果子我吃，妈妈不会再生气了，是吗？”李逸一阵心酸，几乎滴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是的，她们都很疼你，我会替你向她们问好的。”

符不疑邀谷神翁到北天山同住，夏侯坚则到南天山与裴叔度隐居，尉迟炯和优云神尼的坟墓都在南天山，夏侯坚愿意陪伴他们。李逸将儿子交托给夏侯坚，夏侯坚道：“这孩子很聪明，叔度你教他剑术，我教他读书，孩子你长大了欢喜做什么？”李希敏道：“我想像爹爹一样做一个剑客，也想像公公一样，做一个医生，我学了剑术杀坏人，学了医木救好人，公公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夏侯坚翘起拇指说道：“好，说得真好！将来公公把本领都传授给你。”李逸忙道：“还不磕头！”李希敏乖巧得很，立即磕头说道：“那么，公公，我要改口叫你做师父了。”夏侯坚哈哈大笑道：“李逸，我和你的师父是好朋友，你师父有你这个好徒弟，我一直非常羡慕，如今我也有一个好徒弟了。我敢夸口，我将来教出的徒弟要比你师父的徒弟好！”符不疑也笑道：“尉迟炯已经死了，你还要赌一口气吗？”本来按武林中的辈份规矩，夏侯坚比李希敏高了两辈，若非夏侯坚先透露出愿意收徒之意，李逸是不敢让儿子拜师的。难得这几位前辈都是非常洒脱豁达的人，丝毫也不拘泥于武林中的陈规旧矩。

夏侯坚又笑道：“你要学剑术，那还得拜一个师父呀！”李希敏又去向裴叔度叩头，裴叔度连忙摇手道：“这使不得，这使不得！”但夏侯坚已把他双手按住！让李希敏端端正正的磕了三个响头，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使不得？咱各教各的，理他什么辈份规矩？你怕降低了你的辈份吗？”裴叔度道：“不，那是抬高了我的辈份了。”两个相差一辈的人同收一个徒弟，对辈份低的那个师父而言，他既是和徒弟同一辈份，又和他的尊长同一辈份，所以夏侯坚和裴叔度各说一辞，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李逸心中的高兴更不用提了。后来他的儿子成为一代大侠，一代国手，名满天下，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远胜于他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李逸和几位前辈别过，只身回国，回首前尘，恍如一梦。他仍然扮作一个维族猎人，避人耳目。走了几天，这天在草原上单骑独行，忽见前面黄沙滚滚，有一队军马驰来。

李逸登上高地一看，但见旌旗委地，马失离鞍，衣甲不全，军容凌乱，看来竟是一队溃兵。李逸一算行程，离边关已是不远，敢情这队溃兵乃是从前线败下来的。李逸既喜且忧，喜者是中国打了胜仗，忧者是败军无人管辖，沿途抢劫百姓，那是难免的了。

李逸避开溃军的方向，走了一程，忽见有几个突厥兵纵马追来，大声喝他停下，李逸人强马壮，本来可以逃跑得了，但他想从这几个突厥兵士的口中打听军情，故意缓缓而行，过了一会，四匹马齐向李逸冲来，嗖嗖连声，冷箭射到，李逸使出接暗器的手法，来一支接一支，那几个突厥兵见他武艺如此高强，不象是个好惹的人，呆了一呆，便想拔马退去，这时双方距离已近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逸将接来的利箭甩手射出，不射人而射马，转眼之间，那四个突厥兵都跌下马背，在雪地上挣扎了一阵，竟然爬不起来，见他们面如菜色，双目深陷，原来都是饿坏了的，被负痛狂奔的坐骑抛了下来，登时头晕眼花，哪里还有力气挣扎？

李逸心中恻然，看其中一个的服饰似是军官，颜容也比较没有那么憔悴，李逸跳下马来，将他揪起，那军官颤声叫道：“壮士饶命！”李逸道，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射杀我？”那军官道：“我只是想讨取一点干粮，”原来草原上人烟稀少，往往数十里不见人家，他们饿得慌了，见人就抢，在草原上往来的人，不是猎户就是牧民，最少也贮备有几天干粮，而且还可以

将他们的坐骑杀了来吃。至于他们自己的坐骑，那是逃生用的，非到必要，决不肯杀。

李逸看他们饿得可怜，他还有十几斤干粮和几斤肉，便分了一半给他们，那几个突厥兵大嚼一顿，又向李逸讨水来喝，过了一会，精神才渐渐恢复，对李逸千恩万谢。他们见李逸穿的是维族服饰，说的是突厥语言，只道都是族人，那军官羞惭满面的说道：“我们也都是穷苦的百姓出身，若不是饿得慌了，绝不会抢自己人的。”

李逸道：“怎么败得这么惨？”那军官道：“都是我们的长官不好，他骗我们说中国兵不能打仗，叫我们放心打进去抢中国的女子玉帛，上个月我们打进中国的定州，又攻下蔚州的飞狐县，长官叫我们放火烧尽他们的房屋，把中国人都掳掠来当伕役，我们只道可以长驱直入，一直打到长安，随地都可以补充粮食，便放心大烧大杀，哪知我们立足未稳，中国的大军便来反攻，听说是中国的皇太子做元帅，还有吐蕃的军队帮他们，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败仗，定州蔚州的中国百姓纷纷聚集起来，沿途伏击，断了我们后方的粮道，我们前军深入，后援不断，几乎全军覆没！”

李逸听闻得他们在中国境内大肆烧杀，须眉皆竖，提起马鞭，骂道：“如此残暴，理应全军覆没，哼，你们就饿死了也是活该！”马鞭挥动，照着那个突厥军官头兵打下，那军官见他突然翻面，吓得在雪地上缩作一团，只听得噼啪一声，马鞭在他面上掠过，却未曾打着他，李逸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都是你们大汗的罪过！”收回马鞭，跳上马背，撇下他们走了。

沿途所见的溃军，络绎不绝，但都是零星小股，李逸不想再招惹他们，一遇上了就远远避开。走了两天，溃军渐渐稀少，碰见几个难民，听他们说突厥大汗已向中国女皇帝求和，未知真假，他们的家在边境附近，逃亡了十多天，现在情势梢定，冒险回家探望，李逸连日见到战争惨象，心中也是和突厥的百姓同一愿望，但愿早早息了干戈。

再过两天，已到了边境的军事区域，李逸不敢再行大路，取道山区，想穿过星星峡进入安西内地，他的干粮也吃完了，幸而运气很好，猎得两只野兔，可以权充两天粮食，这一日正穿过一个狭长的山谷，忽听前有极惨的叫声，听出是一个突厥女人在叫救命，李逸知道又是溃军在劫掠百姓，急忙飞马赶去，看见前面有一个倒塌了的茅棚，地上有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尸首，杀害这些妇孺的竟是两个汉人。

李逸大怒，直冲过去，呼的一声，两块石子迎面飞来，势劲力沉，竟是高手所发，李逸不敢硬接，拔出宝剑，将第一块石头劈落，随即便一个“镫里藏身”闪开了第二块石头，他的坐骑忽地长嘶一声，四蹄屈地，原来已给对方的石子打中了脑袋。李逸双脚一撑，如箭高弦，在马背上射出，闪电般的到了那两个人的跟前，双方打了一个照面，不觉都叫出声。

这两个人正是程达苏父子，但见他们衣衫褴缕，满面风尘，光景甚为狼狈。李逸好生诧异，想他们已依附了突厥大汗，最少也可以得一官半职，却何故狼狈如斯。

原来突厥大汗求和的消息乃是真的。战争爆发之后，武则天乘机立卢陵王为皇太子，命他做河北道行军大元帅，狄仁杰在军中辅佐他，用意是在让他掌握兵权，好作他日登位的准备。太子虽然平庸，但狄仁杰替他调度，甚是得宜，分兵三路，以幽州都督张仁亶统兵三十万为东路，右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统兵十五万为西路，以吐蕃将领沙吒忠义统领蕃汉混合军十万为中

路，三路反攻，不但尽复失地，而且打入了突厥境内，突厥大汗无法抵挡，派遣使者莫贺达于到长安要求和亲，愿以自己的女儿嫁给中国皇太子的儿子，历史上的和亲多是中国将公主或冒充的公主嫁与外国，这次突厥要以公主和亲，那是极罕见的事。后来事虽不成，却已在历史上留下一段“佳话”。（事见旧唐书一九四突厥列传）

大汗求和的消息传出去，突厥的老百姓知道了都非常高兴，但也有一小撮人非常恐慌，他们是从中国来投奔突厥的叛贼，包括了程达苏父子在内，他们生怕和议成功，武则天要向大汗索取他们，尤其是程达苏，他在国内的时候，武则天就要缉捕他的，因此更为害怕，就在突厥求和使者出发的那一天，他们便悄悄的逃走了。程达苏是伏虎帮的帮主，他的帮众在边境一带，他想偷过边境会合他的帮众。想不到他在山里抢劫避难维妇的粮食，却意外的遇见了李逸。

李逸虽然改容易貌，但程达苏却认出了他的那把宝剑，知道无法躲避。大喝一声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铁烟杆一抖，一招“云龙三现”，便向李逸磕下来，李逸举剑一迎，但听得‘当’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程达苏倒退三步，李逸却只是晃了晃。

李逸大为诧异，本来程达苏的功力比他深厚得多，但这次兵刃一交，李逸却发觉了他的功力好像大不如前，原来程达苏在突厥大汗召开武士大会的那天，被夏侯坚的金针伤了他的筋脉，至今未愈，加以饿了两天，这样此消彼长，与李逸一比起来，当然相形见绌了。

数招一过，李逸着着抢攻，程见男见势不妙，取出判官双笔，上前助攻，父子二人，联手合斗李逸。

程达苏的功力虽已大减，但烟杆打穴的绝技还在，仍然是个劲敌，好在他的旱烟已经吸完，无法用烟雾来迷惑李逸的视线，李逸仗着宝剑的威力展开了精妙的剑法，和他们父子二人，恰恰打成平手。

激战了一百多招，程达苏忽觉左肋后的“魂门穴”隐隐作痛，原来这正是他被夏侯坚的金针所伤之处，平时还不觉得怎么，一到用了真力，内伤又发作了。程达苏心里一凉，冒险进攻，用了一招‘横驾金梁’，铁烟杆驾着李逸的剑锋，倏的一个转身，烟杆抖起了一个枪花，在瞬息之间，连截李逸的三处大穴。哪知他快李逸也快，但见双方身形飞起，李逸大喝一声，反手一剑，斜劈下来，倏然间又改劈为扫，一招“铁锁横舟”，向程达苏右肩猛削，这两招迅如电掣，变化奇幻，程达苏烟杆截空，叫声“不好！”急忙藏头缩劲，向下一矮身躯，饶是他应变得宜，但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剑锋掠过，已在他的左肩削下了一片血淋淋的皮肉，随着又是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程建男的判官笔也被削断了。

程达苏叫道：“建男，你快走！”双目火红，尤如受伤的野兽一般，将铁烟杆舞得旋风似的，紧紧缠着李逸。程建男方自踌躇，未肯即走，程达苏大喝道：“不肖儿，你想程家断子绝孙么？”

程建男放声大哭，疾奔而去。李逸虽然痛恨他们作恶多端，这时也不禁为之愕然。程达苏疯狂地扑上来，铁烟杆横敲直截，有如狂风暴雨，看样子是想拖延时候，让他的儿子逃生，过了一盏茶的时刻，程建男的哭声已听不见了，程达苏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那股猛劲松懈下来，李逸收势不住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程达苏的膝盖被削去了一片。

程达苏踉踉跄跄倒退数步，纵声笑道：“我程某纵横了数十年，死也值

得了！”李逸起了恻隐之心，按剑说道：“程老帮主，你把伏虎帮的符令名册交了出来，自己毁掉武功，我让你回家与儿子团聚。”心想：“程达苏已是六十的老人了，便留他一条性命吧。缴了他的符令名册，我可以送给长孙泰让他交差。也免得伏虎帮再为患地方。”

哪料程达苏哈哈笑道：“要我自毁武功，交出符令，哈，你也忒小觑了我程某了！大大夫死则死耳，岂能向人摇尾乞怜？”话声未了，只听得扑通一声，他已直挺挺的倒在地上了，敢情是自断经脉而亡！

李逸心中慨叹，想道：“又是一个百忧上人。”念他是一帮之主，想搜出了他的符令名册之后，便给他掩埋。李逸刚俯下腰，忽觉胸前一麻，程达苏倏地跳起，铁烟杆“卜”的一声，重重的向他胸袋打下，这一下打个正着，痛得李逸脑袋欲裂，本能的飞起一脚，这一脚踢出，立即便感到突然袭来的晕眩，迷糊中似听到凄厉的叫声，接着他就不省人事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李逸才悠悠醒转，但见已是黄昏时候，落日余霞，染得山野一抹金黄，在他旁边不远，就是那个维族女人和她两个孩子的尸体，气氛益增恐怖。李逸想爬起身，却还未能转动，知是穴道尚未解开，幸而他学得是正宗内功，养息了一会，体力渐渐恢复，运真气冲关解穴，又过了一盏茶的时候，这才能够四肢活动，站得起来。李逸走到刚才的地方察看，那地方刚好是一处悬崖的旁边，李逸定睛一看，幽谷底卜有一具尸体，借着落日余辉，仔细辨认，隐约还可以认得出是程达苏的尸体。

李逸爬下山谷，在程达苏的身上搜出了符令名册，再爬上来，但觉浑身酸软，有气无力，原来他也饿得软了。

维族难妇的那座茅棚早已打得稀烂，茅棚旁边的那一锅稀粥倒还保存，泥土下的残火也还未熄减，只是那似清水一般的稀粥上面却有几点血花，李逸可以想像得到当时的情景：那维族妇人煮好了稀粥，正要给她的两个孩子充饥，突然程达苏两父子来了，这位曾经纵横江湖，不可一世的程达苏，曾经做过突厥大汗上宾，参加过宫庭盛宴的程达苏，如今饥火中烧，竟然来抢维族妇人这一锅稀粥！于是维族妇人死命争夺，程达苏杀了她，于是她的鲜血溅入锅中，给那清水一般的稀粥加上几缕淡红的颜色！

李逸脑海中幻出这一幕幕凄惨的此情景，虽然仅是几点血花，他却闻到浓厚的血腥味道！他长叹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想不到战争惨酷，一至如斯！”他虽然腹似雷鸣，难堪饥渴，这时也不忍喝这锅稀粥了，他的坐骑刚才被程达苏打碎脑壳，这时已倒毙在路旁，李逸便割下一片马肉，生起火来烤熟，塞饱了肚，再去山涧里觅水解渴，连望也不敢再望那一锅稀粥。

吃饱之后，李逸掩埋了程达苏和维族妇人及她的孩子，又再前行。他靠马肉充饥，走了五六天，终于走出荒山，穿过了星星峡，来到了中国的安西地界。

一别八年，如今他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了，想起当初与长孙壁驱车出关，八年来的经历一幕幕的在他脑中闪过，彷如做了一场恶梦！如今一梦醒来，他依然是孤身只影，心境的凄凉比去国之前更甚。

他换了汉人的服饰，混进难民群中，逃入内地。这一群难民是蔚州定州一带的老弱妇孺，他们的家园被突厥兵焚烧劫掠，早已空无所有，因此逃进内地觅食，一路的凄惨境况，自是说之不尽。不过，他们的神情，却没有突厥难民那般沮丧，因为胜利的消息频传，而且听说武则天也已接纳了突厥的求和使者了，他们还有希望回去再重整家园。

走了好多天，有些难民找到了亲友投靠，有些难民被官府收容。难民的行列更一天天缩短，李逸当然不愿求官府的救济所收容，仍然随着一些去投亲的难民赶路。这时离开战区已远，后方已可以买到吃的东西了，不过李逸为了避人注目，仍然混中难民群中。

再走两日，过了酒泉，正是春耕时分，田头陇畔，农夫荷锄，牧童吹笛，战争的痕迹已完全不见，换上了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。李逸的心情也好了许多。这一日正在路上行走，忽见几骑快马越过难民的行列，在黄土路上扬起一片尘沙，李逸忽然发现其中一个骑士相貌好熟。

心中一动，猛地想起：这可不是阳太华？转眼之间，那匹快马已越过难民的行列，箭一般的射向前方，在黄沙滚滚之中看不见了。但李逸这一瞥已经认了出来，不错，是阳太华，是百忧上人那个最得意的弟子——阳太华！看他华服骏马，神气十足，全不是难民模样。李逸不禁满腹狐疑：“这阳太华怎的如此大胆，竟敢大摇大摆的进来？他混进来做什么？是逃难或是另有所图？和他同行的又是些什么人呢？”种种疑难，百思莫解。由于阳太华的出现，李逸心中，多了几分戒惧。

到了酒泉，难民十九都已得到安置，只有寥寥的十个八个，要到各地投亲的，也都分散开了。李逸取出一片金叶，在酒泉换了碎银，当时有些比较富有的难民，将全部家财带了逃难的，所以金肆中人也并不觉得奇怪，李逸换了碎银，到骡马市场想买一匹坐骑，在战争时间的马匹都被军队征发去了，他只买到一匹青骡，随着又到衣物市场买了两套光鲜的衣服。因为到了远离战区的后方城镇，若然还以难民的身分出现，那就反而惹人注目了。

第二日，李逸焕然一新，离开酒泉，跨了青骡赶路，走了六七天，过了兰州，深入后方，更是一片太平景象，与突厥举国骚然的情景，真有天渊之别。李逸心想：“中国到底是地大物博，应付这场战争，绰有余裕。”但随即又想道：“不对，单靠地大物博，还是不能够在战争之中令到后方百姓安居乐业的，那还要靠秉政者调度得宜，才能够尽量减少战争的影响。”李逸经历了这场战争，走了几千里路，所见所闻，感慨极多。他从敌人口中知道了武则天用兵的神妙，他又亲眼见了中国官府对难民的安抚，后方的平静，虽然还未必是十全十美，但却处处都表现了武则天是个雄才大略，肯为百姓办事的君皇！他不禁想道：“纵便是太宗皇帝复生，他应付这场战争，想亦不过如此。那么，对百姓来说，又何必一定要我姓李的做皇帝？又何必一定要男人来做皇帝？武则天抢了李家的天下，我一直痛恨她，这究竟是对呢，还是不对？”想至此处，一片茫然！

半月之后，李逸到了长安，长安的景象比之八年之前更兴旺了，宽广的大街上，行人熙来攘往，简直嗅不到战争的气味了。李逸又不禁想到他初见武玄霜之时，他弹奏“黍离”的诗篇，当时在他想像之中，长安是一片荒凉，所以借古人哀伤故国的诗篇，发泄自己胸中的郁闷，当时武玄霜曾大大的讥讽了他，后来他到了长安，才发现长安完全不是他想像的那样。如今他又到长安来了，武玄霜该不会再讥讽他了吧？

李逸找一间客店住下，打算过两天去找长孙泰，设法见上官婉儿一面。这一晚他心事如潮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寐，心想：上官婉儿不知有什么紧要的事情，几次三番托人带话，要我回来商量？又想，不知武玄霜是否也在宫中，若然碰见了她，情何以堪？翻来覆去，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。

正自心绪不宁，忽听得店小二拍门叫道：“客官们请起来，官人来查夜

啦！”随即又听得似官差的口吻，大声吆喝道：“都到外面来站好队，听候校尉大人问话！”

李逸心头一凛：“莫非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？敢情是武则天已知道我到了长安，派人来搜查我的下落？”他虽然相信武则天不会加害于他，但他究竟还是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只听得人声脚步声嘈嘈杂杂，住客们陆续走出房间。李逸心想：“若然真是武则天派人来搜查我，这个时候要躲避也避不开了。或者是例行的查夜吧？我且不必先自多疑。”定了定神，走到外面厅堂，张目一望，这一望不由得他不大吃一惊！

只见一个武官带着两个公差，正在那里查问住客，这武官不是别人，竟然是阳太华！两人目光一接，阳太华大声喝道：“这人是突厥来的奸细，快把他拿下！”李逸大怒喝道：“你才是突厥的奸细！”阳太华哈哈笑道：“我身为东门校尉，你诬陷官长，罪上加罪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。阳太华早已拿出佩刀，冲了过来，嗖的一刀向他劈下。

李逸的宝剑还留在房中，他一来恐怕宝剑有失，二来他知道阳太华武艺高强，空手对敌，只怕吃亏。见阳太华冲来，他立即转身便跑，阳太华一刀砍空，大喝道：“奸细还想逃么？”

李逸三步并作两步，奔回房间，脚步未隐，忽见帐后人影一闪，一道剑光突然刺破床帐，迎面截来，李逸身躯一矮，用了一招“探俪取珠”的空手入白刃手法，伸指一弹，“卜”的一声，正弹中那人手腕，左手一勾，抓着剑柄，立即将宝剑夺了过来，和那人打了一个照面，李逸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，这个人正是程建男！

只见程建男双目圆睁，恶恨恨的骂道：“李逸你也有今日么？拿过命来！”倏的拔出判官双笔，一招“双龙出海”，双笔一分，分点李逸的“期门穴”和“肩井穴”，程建男的剑术不行，用判官笔点穴却是他的家传绝技，双笔点来，又狠又准，李逸的武功虽然远胜于他，但在这斗室之中，精妙的剑术难于施展，想在三招两式之内，将他击倒，却也不能。

程建男一付拼命的神气，狠狠扑来，李逸用了一招“退步跨虎”，反手一剑，“当”的一声将他双笔荡开，压下了他的凶焰，正想展剑刺他胸口的“璇玑穴”，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阳太华也已闯进了他的房间了！

李逸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一招“苏秦背剑”，头也不回，剑锋一转。反手从时底穿出，这一招奇诡无比，但听得一片断金夏玉之声，阳太华的厚背鬼头刀竟被削去了刀头。阳太华见他宝剑在手，心头一凛，退后一步，暗地里骂声“脓包”，原来他与程建男约好，他将住客唤出来问话，由程建男潜入房间盗剑，哪知程建男方自得手，却又给李逸夺了回去。

李逸宝剑在手，如虎添翼，喝道：“你这两个好贼，好大的胆子！”挽了一个剑花，又是一招“神龙露爪”，向阳太华心窝刺去，阳太华不敢硬接，腾得一脚，将一张茶几踢得飞了起来，“喀嚓”一声，李逸的宝剑陷入茶几之内，一时间拔不出来，只听得脑后风生，程建男的双笔又到，李逸一个盘旋，那张茶几恰似做了他的盾牌，挡住了程建男的双笔，李逸力透剑尖，将那茶几挥起，往前一送，茶几脱手飞出，阳太华一掌将那茶几震裂，砰砰两声，茶几碰到窗上，窗门也给震开，李逸身形一晃，立即穿窗跳出。

阳太华和程建男也跟着追出来，李逸跳上屋顶，揭起了一叠瓦往下便打，阳太华一掌拍出，瓦片粉碎，程建男正在他的后面，被瓦砾粉屑渗入眼中，李逸早在掌心扣了几枚铜钱，那叠瓦一打下来，跟着便以“天女散花”的手

法，将手中的铜钱当作金钱镖发出，程建男眼睛一时睁不开，腿弯的穴道被一枚铜钱打中，登时栽倒。阳太华却已跳上了瓦面，大声喝道：“快来拿奸细呀！”

李逸心想：“我若拿他见官，于我不便。不如先见了泰兄再说。”无心恋战，当下施展轻功，跳过两间铺间，阳太华大叫大嚷，仍然紧迫不舍。

李逸大怒，跳下街道，大喝道：“这里还有王法么？京城之中，竟容奸贼无法无天！”街头正有一小队巡逻的兵士，听得喧闹，急忙奔来，阳太华跳下街心，也大声喝道：“你等快拿奸细，不得有误！”那些兵士轰然应命，张弓搭箭，纷纷向李逸射来。李逸吃了一惊，初时他还当阳太华是冒充的军官，如今见这些兵士都听阳太华的吩咐，看来竟是真的了！李逸真是想不明白，他怎的竟有如此手段，一到长安，就混得个什么东门校尉的官儿？

那些纷纷射来的利箭当然伤不了李逸，可是也将他阻了一阻，阳太华又追到身后，李逸且战且走，片刻之间，就越过了两条长街。李逸的本领虽然稍胜阳太华一筹，但他得官兵之助，李逸时不时要防备暗处射来的冷箭，竟被他缠得不能脱身。

李逸待他追近，突然止步，唰的一剑，反手刺出，阳太华不敢硬接，用了一招“顺手推舟”，顺着剑势，想把李逸的宝剑引出外门，这时，背后有十几支冷箭射来，阳太华喝道：“你们不长眼睛吗？停止放箭，赶快包围！”话尤未了，但见剑光闪处，鲜血直冒，阳太华的肩头已是中了一剑。

原来在刚才追逐的时候，李逸与阳太华一前一后，弓箭手自是容易认清目标；如今李逸突然止步，与他近身缠斗，黑夜之中，弓箭手一时未曾察觉，仍然不停的放箭，这样一来，射来的利箭便对双方都有威胁了。但李逸使的乃是宝剑，弓箭碰上便即折断，自占便谊，阳太华却要一面抵御敌人，一面躲避弓箭，他的武功本来就比李逸稍逊一筹，当然更吃亏了。幸而这一剑仅在他的肩上划了一道三寸来长的口子，未曾伤着他的骨头。

经过阳太华这么一喝，箭是停止了，可是李逸也立即逃了。阳太华又气又怒，喝道：“瞧着前面带方巾这人，放箭！”长安各条街道，都有巡夜的兵丁，阳太华匆匆裹好伤口，仍然御尾急追，一面大声吆喝，指点目标。他打好主意，与李逸至少保持三五大的距离，免得冷箭误伤。

李逸一把扯下头上的方巾，冷笑道：“阳太华，我就与你比比轻功。”专拣僻静的街道逃去，阳太华怒道：“你逃到天边，我也要追。”风驰电逐的追了一会，李逸钻入一条狭长的街巷，阳太华紧跟着也到了巷口，突然在巷口的那边又是一排弓箭射来，阳太华挥舞长刀，拔打弓箭，大声喝道：“我是东门校尉，前面那个小子是突厥奸细，你们快堵截他！”嗖的一声，一支劲弩疾射而来，阳太华用刀一拔，那支箭力道大得出奇，余势未衰，箭头一歪，竟然插入了他的小腿。

阳太华怒叫道：“停止放箭，赶快捉贼！”一咬牙把那支利箭拔了出来，只见李逸已跳上了屋顶，屋顶上有几个武士正截着他恶斗。阳太华提一口气，待要纵上，双脚已是不听使唤，原来那支利箭已伤了他的筋骨。

暗角里一个军官奔出，失声叫道：“哎呀，是阳大人！受了伤么？”阳太华一看，是个穿着羽林军（即御林军，唐称羽林军。）服饰的军官，急忙挥手叫道：“快去拿贼，不必顾我，我伤得不重！”

这里已是西门校尉管辖的地区，羽林军每晚也要派出几个军官，到各城巡逻，这时恰好有一个军官巡到这里，阳太华知道羽林军的军官个个都有一

身本领，西门校尉宇文清也是一把好手，心想这回李逸总逃不了。

那羽林军军官叫道：“你们闪开，待我用飞刀取他！”一扬手，但见两道白光电射飞出。

李逸一听，这军官的声音好熟，心中一动：“这不是白元化吗？”心念未已，嗖嗖连声。那两口飞刀已是连翩飞至，恰恰从李逸的额角擦过，仅仅差了半分没伤着他！

白元化的飞刀绝技驰名京师，围攻李逸的那几个武士听得他的喝声早已闪开，李逸趁这个空挡，脚尖一点，向前飞掠数丈，白元化喝道：“奸贼往哪里逃？”越过了西门校尉宇文清，飞步急追，李逸和白元化的轻功都在宇文清之上，转眼之间，便把宇文清这一伙人抛在背后，阳太华的脚受了伤，当然更追不上了。

一追一逃，片刻间又过了两条长街，白元化喝道：“贼子看刀！”嗖的一声，又是一口飞刀掷出，这一次偏差更大，从李逸头顶掠过，李逸举剑一撩，没有碰着，好生诧异，心道：“白元化的飞刀百不失一，怎的今晚如此失常？”李逸本来聪明，想了一想，随即省悟：“是了，他这飞刀定是指示我的方向的！”白元化每隔一些时候，便发出一柄飞刀，李逸跟着他飞刀所射的方向奔逃，果然逃出了官军的罗网，白元化用飞刀指引，不久便将李逸“赶”到一个僻静的所在，四周一望，再无别人，白元化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殿下，你回来了！泰兄正在盼望你呢。”李逸谢了他解救之恩，问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阳太华竟做了你的同僚？你知不知道，他是突厥国师百忧上人的弟子啊！”白元化道：“我们前两日已查出他的来历了，不过这话说来话长，你现在应该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还要回去敷衍他们一下。”

李逸听他提起了长孙泰，便即问道：“你知道我内兄的住址吗？”白元化道：“对啦，你躲到长孙泰那儿，最好不过！他的家在西福隆街那个白塔右边，门前有一棵大树的便是。今晚恰好不是他当值，你们两郎舅可以会面了。”

李逸熟悉长安道路，与白元化别过，便即展开轻功身法，直奔西福隆街，跑了一会，远远听得白元化在相反的方向大叫追贼。附近几条大街巡逻的兵士，都给他的叫声吸引去了。

李逸从从容容的绕过几条陋街小巷，来到了西福隆街，这是一条靠在山边的街道上，十分幽静，找了一会，果然发现有处人家，门前有棵大树，李逸揉身上树，往下一看，只见有间房子，灯火未熄，长孙泰的影子映在窗纱上走来走去，李逸心道：“这么夜了，他还未睡，看这样子，似是有什么心事。”从树上跳下墙头，一个翻身，飞入内院，身形刚刚落地，长孙泰也已从窗口跳出，李逸低声叫道：“泰兄，是我！”长孙泰插刀归鞘，紧紧握着他的双手，半晌说道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！”两郎舅劫后相逢，不觉都滴下泪来！

第三十回　窃国神奸伏祸根

长孙泰道：“前日我在宫中当值，见到婉儿，婉儿还问起你来呢。唉，她近来颜容憔悴，不知是有什么事情闷在心里，我真怕她闷出病来。”李逸心情怅惘，暗暗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你能够给我设法，见一见婉儿吗？”长孙泰道：“下一次我入宫当值，便和婉儿商量。”李逸道“我不想武则天知道，怕只怕宫中耳目众多，泄露了风声，你能够给我瞒过去吗？”长孙泰道：“咱们到里面去从长计议。”

入房坐定，灯光下照见李逸衣襟上血迹斑斑，长孙泰惊道：“你刚刚和人动过手来？”李逸道：“不错，就是阳太华那奸贼。我正要问你，他怎么做起什么东门校尉的官儿来了？”长孙泰道：“你是怎么碰他的？他们知不知道你逃来这儿？”李逸将刚才的经过向长孙泰说了一遍，长孙泰知道了是白元化指引他来的，这才放下了心。

李逸道：“咦，你怎么好像有点怕他？”长孙泰笑道：“他现在是魏王武承嗣的人了，他这个东门校尉的官职，就是武承嗣保举他的，投鼠忌器，我怎能不怕他三分？”李逸气道：“武承嗣真是胆大妄为，居心叵测，突厥大败之后，他居然还敢收容叛贼。如此说来，那程建男想必也已投靠了武承嗣了？”长孙泰道：“我还未知程建男的事，哼，阳太华招来他的狐朋狗党，投靠魏王，莫非当真是想造反？”歇了一歇，问道：“听说武承嗣武三思私通突厥，这事情你知道得很清楚，那次突厥王廷的武士大会，我没有参加，是事后听得夏侯坚老前辈说的，听说武承嗣也派了两个使者来，当场给夏侯坚的金针射死了。”李逸道：“不错，是有这回事儿。武承嗣通敌的事情，玄霜知道得最清楚。”

长孙泰感触颇多，望了李逸一眼，道：“可惜玄霜现在不在长安。”李逸问道：“她去了哪儿？”长孙泰道：“她比我先回到长安，听说只在宫中住了两天，又赶到前方军中去看狄大人了。武承嗣通敌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将你所知道的写一份出来，让我交给张相国？”李逸道：“张柬之敢动武承嗣吗？”长孙泰道：“张相国秉公执政，很得天后信赖。昨天张相国还叫我和白元化去，详细查问武承嗣派密使到突厥去的事情，可惜我知道得不清楚。”李逸奇道：“咦，他怎么倒先知道了？”长孙泰道：“还有二样奇怪的呢，阳太华投入魏王府中，被派充东门校尉的事，也是他告诉我的。你知道我未曾参加突厥的武士大会，根本就不认识阳太华。幸亏张相国告诉我，我才知道他的底细，现在总算和他结识了。”李逸道：“你为此特别去结识阳太华？”长孙泰道：“我这是奉了张相国之命，张相国不但要我结识阳太华，还要我和武承嗣结纳呢！”

李逸怔了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张柬之用心良苦，如此看来，他早已有了布置了！”长孙泰道：“你真聪明，一下子就猜到了相国的用意，武承嗣武三思近来广招门客，对羽林军的军官和禁卫军的统领尤其拉拢，张相国便叫我将计就计，依附于他，探听他的动静。说得直白一些，那就是叫我去卧底了。”李逸笑道：“二武虽然权势滔天，论到老谋深算，绝对不是张柬之的对手，何况还有一位极得人心的狄仁杰帮张柬之策划，看来二武的被消灭，只是迟早间事，我可以无忧了。”当下就将他所知道的，关于武承嗣私通突厥的事情，写了一份，交给长孙泰，让他拿去给张柬之。

过了几天，又是长孙泰入宫轮值的日子，李逸将他从程达苏身上搜出来

的黑虎帮的名册和符令也给了长孙泰，让他向禁卫军都尉李明之交差，但却叮嘱他不要说出是自己缴获的。

长孙泰去后，李逸心事如潮，坐卧不宁，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，长孙泰兴匆匆的。赶了回来，见到李逸，第一句话便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给你安排妥了。”

李逸连忙问道：“怎样安排？”长孙泰道：“我已经见了上官婉儿，下次我进宫轮值的时候，你换上禁卫军的服饰，我带你入宫，你可以在华清阁里和婉儿单独见面，到时她自会把宫女遣开。”

李逸道：“她还有什么话说？”长孙泰道：“她没有其他说话了，只是叫你依期赴约。哦，对了，她有一首新诗，墨沈未干，便给我拿来了。她说，你拿去也好，就给逸哥看看吧。他会懂得我的意思的。”

李逸展开诗笺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首五言绝句，诗道：“白驹歌已逝，伊人水一方；杂揉芳与泽，相见忍相忘？”第一句用的是诗经《白驹》篇的典故，说是她想把远方的客人留住，所以把他的白马拴起来，可是终于还是留不住的，因此说是“白驹歌已逝”。第二句用的是诗经《蒹葭》篇的典故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那意思是说她所仰慕、她所要追求的人儿，可望而不可即。第三句是用楚辞《思美人》篇的典故，意思是说美人受了委屈，香花混在浊草中间。第四句是说，在这样情势之下，相见之后也还是互相忘掉的好，但又怎忍相忘呢？虽然这首诗仅仅是寥寥二十个字，却包含了极复杂的意思，哀怨之情，溢于言表。李逸心弦颤抖，“婉儿她果然还在苦苦的思念我！”但他起了极大的怀疑，以三四两句的诗意来看，婉儿似乎是受着很大的委屈，似乎是要嫁给一个她所不愿意嫁的人，这件事可就奇怪了！

李逸深知上官婉儿的性格实是外柔内刚，只有她认为是对的，她才肯去做，所以她当年敢孤身去行刺武则天，但一到服了武则天之后，即使是她心爱的人，也不能改变她的主意了。以她这样的性格，若说她甘愿将终身大事任人摆布，那是不可想像之事！

长孙泰问道：“婉儿这首诗说的是什么？李逸道：“没什么，仍是以前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她似是有一件事情要和我商量。”李逸怕长孙泰难过，因此不肯把诗中真意向他解释，心中想道：“长孙泰痴心暗恋，可惜婉儿喜欢的不是他。唉，那个她所不愿意嫁的人是谁呢，又是谁迫她的呢？难道是武则天？以她的性格，她所不愿意做的事，即算是武则天迫她，她也不会依从的！何况武则天正宠爱她，要利用她的才能帮她办事，想来也不会迫她。”想到婉儿绝顶聪明，古今少有，若然嫁了一个她所不喜欢的平庸之辈，那岂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李逸虽然早已断了和婉儿结合之念，但想到此处，仍是十分难过。

长孙泰见他低头默想，以为他是在猜测婉儿的心事，便道：“好在她愿把心事向你倾诉，这个闷葫芦过几天就可以打破了，我却闷了一年多呢！”李逸道：“泰兄，我看你也似是有什么心事？是为了婉儿吗？”长孙泰叹口气道：“我盼了这许久，盼到你来了。怕只怕我没有机会知道婉儿的心事了。”李逸道：“她告诉我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长孙泰道：“但只怕我下次不能陪你进宫了。不过，我纵使不能陪你，我也会叫白元化替代我的。”李逸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是说早已和婉儿约定了吗？”

长孙泰苦笑道：“是约定了。不过，后来又有变化，我正要和你商量。”

李逸道：“ 什么变化？ ” 长孙泰苦笑道：“ 我见了婉儿之后，不久李都尉又召见我，交给我一件差事。 ” 李逸连忙问道，“ 什么差事？ ” 长孙泰道：“ 明天武承嗣有个宴会，宴请和他有交情的军官，我也接到了请帖。李都尉要我在明天的席上，将阳太华和程建男这两个奸贼拿下。这事是张相国和他决定的，张相国说是时机已到，在席上擒奸，也好叫那些军官识破武承嗣的阴谋。纵使这不能扳倒武承嗣武三思，也总是对咱们大大有利。 ” 李逸道：“ 这主意不错！ ” 长孙泰道：“ 武承嗣府中武士如云，若是他当场变面，庇让那两个奸贼，虽然我持有李都尉的命令，另外也有几位羽林军和禁卫军的军官听我调遣，协同捕贼，但终是敌强我弱，武承嗣一变面，动起武来，事情就难办了！ ”

李逸想了一想，毅然说道：“ 你帮了我的大忙，我也应该帮你一个忙，明天我和你一道去便是！ ” 长孙泰道：“ 你不是怕露出身份吗？ ” 李逸道：“ 我还藏有夏侯坚的易容丹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即算冒一次险，也是要的。你拿一套武士的服饰来，让我改装易容，试一试看！ ”

李逸打扮停当，再黏上了两撮小胡子，揽镜一照，哈哈笑道：“ 泰兄，你可还认得小弟么？ ” 长孙泰一看，只见李逸额角微有皱纹，容貌质朴苍老，与他平素风流俊雅的模样大不相同，长孙泰道：“ 夏侯坚的易容丹果然神妙，若是在别处相逢，我也不敢相认。只是眼神还未能收敛，透露出一股英气。 ” 眼神是无法变易的，好在他装扮的是禁卫军军官身份，也应该有点威仪。李逸笑道：“ 我上次在突厥参加过他们的武士大会，曾瞒过了阳太华一次，但愿这一次也瞒得过他。 ”

长孙泰再仔细的看他一遍，忽地叫道：“ 哎呀，还有一个极大的破绽，需要设法弥缝！ ” 李逸道：“ 什么？ ” 长孙泰道：“ 你这把宝剑，一看就知是大内之物！在突厥可以瞒过，武承嗣府中的武士岂有不知？ ” 李逸踌躇道：“ 若是不带这把宝剑，只怕没那么容易制服阳太华。 ” 长孙泰道：“ 换过一把剑鞘如何？ ” 李逸原来那把剑鞘镂金刻玉，珍贵异常，长孙泰给他挑选了一把样式古老质朴的套上，剑柄再漆上了一层，说道：“ 行啦，若是你不拔出来，别人就看不出是把宝剑了。 ”

李逸笑道：“ 泰兄，你比以前精细多了！ ” 长孙泰道：“ 我在宫中执役，已有了九个年头，多少受了一点天后的薰陶。 ” 李逸默然无语，心想接近武则天的人，竟是毫无例外的，每一个都受到她的影响，就只是从这些小事来看，武则天也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！

待到了宴会之期，长孙泰携了李逸依时前往，赴会的军官，有四五个都是长孙泰预先约好的人，白元化也在其中，这一班人算准时间，同时到达，好让李逸混在中间，不过，除了白元化知道他的底细之外，其他的人却未知道，只知道是长孙泰邀来的一个高手，冒充是禁卫军军官，请他们帮同遮掩的。

武承嗣的王府堂皇富丽，豪奢气象，胜似皇宫，李逸暗暗嗟叹。进了几重门户，到了宴会的大厅，忽见阳太华站在阶上迎宾，李逸心道：“ 在突厥的武士大会中是他招待我的，现在又是他来了。 ” 暗暗盘算应付的方法。

长孙泰在禁卫军中已做到了三品骁骑都尉的官职，在当日赴会的军官之中，除了三四个人之外，就以他的军阶最高了，阳太华首先和他见礼，李逸混在人丛之中，向他点了点头，便想混过，阳太华眼光一瞥，见李逸似乎有点相识，忽然问道：“ 这位大人还未见过？ ” 长孙泰没法，只得说道：“ 这

位是新来的禁卫军张队长。这位是东门校尉阳大人，魏王爷跟前得力的人。你们两位多多亲近亲近！”阳太华伸出手来，道：“张大人，幸会，幸会！”

李逸知道他是想试试自己的功夫，上次在突厥武士大会中，阳太华也曾这样试过他的，当时他运用正宗的内功抵御，几乎给他看出来历，这次李逸胸有成竹，神色不变，毫不迟疑的就伸手与他相握。

阳太华练的是一种邪派内功，双掌一握，只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李逸急忙抽出手来，跄跄踉踉的倒退几步，双掌连搓，凑近口边呵气，阳太华也晃了两晃，他们脚下所踏的青砖，已碎了两块。

原来在双掌相交的时候，阳太华玄功一运，手掌登时变得似炽热的火炭一般，李逸若以精纯的内功抵御，自可无妨，但他有过上一次的经验，不愿被阳太华识破，这一次纯以刚猛的掌力反击，丝毫不露出自己曾练过内功，这样一来，李逸的手掌登时似被烙过一般，起了两道红印。而阳太华吃他的掌力一震，也自拿桩不稳。

李逸拱手说道：“阳大人好武功，佩服，佩服！”他哑着嗓子说话，装出喉咙焦渴的模样，阳太华果然听不出来，心想：“这人原来练的是外家功夫，功夫虽然不弱，到底是二流角色，做一个禁卫军的小队长，也算得是适当的了。”当下也拱手说道：“阁下的金刚掌力，练到这样的地步，也很不错了。请进里面去坐。”

堂中宾客如云，十之七八都是军官，长孙泰一看，羽林军中好几个高级的军官也都在座，心想：“被武承嗣拉拢的人，倒还真不少呢！”长孙泰与几个高级的军官同席，李逸与白元化另坐一席，同席的有一半是长孙泰所约来的人，其他的一半虽然都不认识李逸，但有白元化他们替李逸掩饰，那些人果然把李逸当作新到任的禁卫军军官，没有谁起疑心。

坐定之后，武承嗣步出中堂，身边有一个道士，戴着灿烂的金冠，还有一个老儒生装束的人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有人低声说道：“金冠道人和牛布衣也来啦！”李逸虽然不知道二人的来历，见众人这样注意他们，料想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。

武承嗣一到，众军官纷纷起立，武承嗣满脸堆欢，举杯说道：“难得各位光临，请不必拘束，尽情欢饮。我先向各位敬酒三杯。”众人纷纷说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武承嗣笑道：“朝廷最近打了个大胜仗，突厥大汗已遣使求和，这第一杯酒是祝捷之酒，各位岂可推辞？”干了第一杯，武承嗣又道：“第二杯酒祝天后陛下万寿无疆！”众军官欢呼万岁，把第二杯干了，李逸心想：“武承嗣私通突厥，阴谋篡位，难为他还敢说出这两句话来，脸上半点不红，当真是老奸巨猾。”又想道：“看这情形，军官们对武则天确是一致效忠，怪不得武承嗣一直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武承嗣举起第三酒，道：“这一杯么……”略作沉吟，似是正在想一个劝酒的藉口，阳太华朗声说道：“魏王辅佐天后陛下，功在国家，这一杯么，就祝魏王千秋万岁，事事如意，都干了！”众人轰然称是，纷纷干酒，李逸暗里骂声，“无耻！”以袖掩杯，悄悄把酒泼了。

武承嗣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王何德何能，全靠各位扶持，今后要仰仗各位的还正多呢！”魏王府的总管崔九霄接着说道：“今日之会，高人云集，尤其得到金冠道长与牛先生前来，更是增光不少。机会难逢，我想请他们二位显露几手功夫，让我们瞻仰瞻仰！”

金冠道人知道武承嗣的心意，是想要他们显露绝技，慑服群雄，教这些

军官将来不敢背叛，便首先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今日恭逢盛会，理该凑凑热闹，贫道有一手不成气候的功夫，聊博王爷和各位一笑。”

说罢便请王府中的执役将各处窗户都关起来，只见他站在当中，忽地长啸一声，在座诸人都觉得微风飒然，掠面而过，随即听得窗户格格作响，周围一看，所有的窗户都已打开了。众人大惊失色，试想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殿堂中，足有几十个窗户，他只是一声长啸，便令窗户全部打开，这气功的厉害，当真是匪夷所思！

李逸也自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这贼道的气功，虽然未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但已在我之上，看来今日擒奸之事，险阻定多！”

金冠道人笑道：“牛兄，轮到你了！”牛布衣轻摇折扇，走出场来，笑道：“我可没有你这样高明的功夫，只好来一个狗尾续貂，将你弄熄灭的烛火重燃上吧。”原来在各处窗户的旁边，都燃点有巨烛，光耀华堂，金冠道人在用气功推开窗户的同时，也同时弄熄了烛火。李逸之所以认为金冠道人的气功还未得炉火纯青，就是为此。

只见牛布衣长袖一挥，折扇一摇，他袖中飞出数十点流星，那是他独有的暗器流星火焰弹，体积极小，被他折扇拔了几拨，四散飞开，每一颗火焰弹刚好落在一支巨烛上，霎时间就把几十支巨烛都点燃了！这种暗器的功夫众人哪里见过？登时又是暴雷般的一片采声。

待到采声静下，武承嗣又微笑说道：“两位先生的武功真是出神入化，佩服，佩服！阳校尉，你也是新来的人，上任还未有几天，和许多朋友都未见过，咱们今日是以武会友，你也露一手吧！”

阳太华知道武承嗣存心将他捧起来，心中得意之极，却故作谦虚的说道：“珠玉在前，卑职焉敢献拙？不过王爷有命，我也不敢推辞。待我想想，用什么来向各位请教呢？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喝了几杯酒有点热了！且恕我无礼，脱了这件衣服吧。”忽地将脱下的衣服揉成一团，合在掌中。

只见他双掌急搓，片刻之间，便有火花从他的指缝中飞出，金冠道人点头微笑道：“好功夫，好功夫！”阳太华双掌一张，但见黑烟滚滚，火光耀眼，那团衣服已变成了一个火球，迅即烧掉，阳太华拱手说道：“献拙了，请各位不要见笑！”

阳太华所炫露的这手功夫，虽然还及不上金冠道人和牛布衣那样的神奇，却也非同小可，须知钻木取火也得费好大一会功夫，而他以双掌摩擦所发生的热力，片刻之间便能燃烧衣物！这种邪门的掌力也算得是相当怪异了。

一众军官知道他是武承嗣的人，兼之他这手功夫确实也还不错，便纷纷给他鼓掌喝采。牛布衣哈哈笑道：“阳大人，你的功夫漂亮得很，就可惜毁了这件衣裳了。”

武承嗣微笑道：“崔总管取一件锦袍来赐校尉。”阳太华披上锦袍，得意洋洋的走过去向武承嗣道谢。

武承嗣又道：“今日还有几位新来的朋友，请大家不要客气，将各自拿手的本事抖出来瞧瞧。”

阳太华的目光注视到李逸身上，王府总管崔九霄便走到李逸席前，说道：“这位是张大人吗？以前还没有见过。”白元化代他答道：“这位张兄是最近才到禁卫军的，他是长孙都尉多年的好友，目前虽屈居禁卫军队长之职，本领却委实不错。”崔九霄道：“是长孙都尉保荐的人，当然不会错了，便请张大人略显功夫，让我们开开眼界！

李逸站了起来，哑着嗓子说道：“ 白大人给我脸上贴金，其实我只会几手粗笨的拳脚。 ” 崔九霄道：“ 张大人不必客气了，王爷也等着瞧你的功夫呢。 ” 李逸苦笑道：“ 那么，我这个丑媳妇可要迫着见家姑了。 ”

座中还有好几位禁卫军的军官，都不认识李逸，只当他当真是长孙泰最近引来的新人，还未曾正式与同僚会面的。大家都有点好奇，纷纷将眼光注视他，看他有什么本领。程建男投进魏王府，还未封有官职，混在执役的王府武士群中，这人心思细密，见这个军官的神色有异，便也目不转睛的盯着李逸。

李逸站在场心，作出一付苦口苦脸的神气，说道：“ 哎呀，我这几手三脚猫的功夫怎么拿得出来呢？我当真是只会几手拳脚，像他们几位单独就可以表现的神通，我可拿不出来！ ” 崔九霄道：“ 那么，就请一个人出来和你合演一套拳脚吧？ ” 李逸道：“ 我刚才看到阳大人那手功夫，仰慕得很，但是还有点怀疑，不知在对掌之际，它能不能烧焦别人的皮肉，我想向阳大人领教推掌的功夫，不知道阳大人肯不肯赐教？ ” 此言一出，众军官大为惊愕，听李逸起初的说话，很是客气，想不到他会突如其来的向阳太华指名挑战！

阳太华先是一怔，继而笑道：“ 今日之会，本来就是以武会友，彼此切磋，有何不可？ ” 心想：“ 我刚才令他吃了一点小亏，他的同僚也都看了出来，他新任军官，面子上当然过不去了。他的金刚掌力未得施发，想必心中还不服气，要来找回面子。好，他既然不知进退，我就正好拿他扬威立万！ ” 阳太华在李逸入门之时，就试过他的本领，自忖有绝对的把握胜他，当下客气话也不多说一句，便即欣然离座。

李逸声明是要比试推掌的功夫，这正合阳太华的心意，双掌一粘，立即默运玄功，施展他的邪门掌力，掌心发出腾腾热气，李逸似乎是禁受不了，额角沁出黄豆般的汗珠，阳太华心道：“ 我非令你求饶不可！ ” 当下更催紧掌力，掌心的热度也越来越高！

但觉对方的掌力竟是毫无反应的朕兆，也未嗅到皮肉被烧焦的臭味，自己那样强劲的掌力，却似打到棉花上一般，既无反抗，也未震动对方分毫，阳太华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 莫非这人身怀绝技，故意来诱我上当的么？ ” 心念未已，忽觉对方的掌心生出一般粘力，将他的双掌牢牢粘住，进既不能，退亦不得，阳太华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 我只道他练的是外家功夫，怎的内功也深厚如斯！而且竟似乎是峨嵋心法！ ” 定睛一看，越看越觉得这人似是在哪里见过一般，蓦然间心中省悟：“ 莫非他是李逸？ ” 可是阳太华这时看出，已经迟了，李逸的内力已从掌心吐出，绵绵密密，不但吸住了他的双掌而且反冲过来，这等高手比拚内功，实是非同小可，哪容得他分出心神说话！阳太华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李逸这样大胆，竟敢乔装军官，闯进武承嗣的王府。心中叫苦不已！

李逸的内功比阳太华精纯得多，渐渐旁边的高手看了出来。程建男更是留心注视，他起初见李逸汗下如雨，似乎阳太华的取胜只在指顾之间，哪知还未到一盏茶的时刻，形势便完全掉转，李逸气定神闲，阳太华却是神色大变，汗湿重衫！程建男这人武功虽不很高，但却机灵得很，他见过一面的人，很久都不会忘记，这时也怀疑到这个军官是李逸乔装的了，但李逸进来的时候，却是有好几个禁卫军军官陪同他的，程建男虽然越想越疑，一时间却还未敢揭破。

再过片刻，但见阳太华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，神情越来越狼狈了。武

承嗣也发觉有点不好了，眉头一皱，对程建男道：“你去劝他们罢手吧！”就在这时，只见阳太华已摇摇欲坠，程建男领了命令，再无顾忌，见此情形，化解不及，倏的便飞出一颗铁菩提，暗袭李逸的穴道，忽听得 的一声，在另一席上飞出一个酒杯，和那颗铁菩提撞个正着，登时粉碎！

飞出酒杯的这个人正是白元化，他的暗器功夫远在程建男之上，第一个酒杯碰跌了程建男的铁菩提，第二个酒杯接着飞来，打中了程建男的曲池穴，程建男双膝一软，跪倒地上，攀着武承嗣的这张桌子沉声说道：“这个姓张的军官是李逸冒充的。”这时屋子里闹成一片，程建男说话的声音，只有武承嗣和他旁边的几个亲信的武士听到。

武承嗣叫道，“反了，反了！是谁捣乱，快查出来！”话犹未了，场中李阳二人业已分出胜负，王府总管崔九霄正想出去劝解，还未曾走近他们，忽见李逸已把阳太华举了起来，旋风一舞，振臂抛出，白元化一把接着，立即把他反缚起来？这一来更是全场哄动，武承嗣忽地喝道：“这两个人乃是突厥奸细，快给我将他们拿下！”他指着的是李逸和白元化二人。武承嗣这时已知道李逸的身份，他想继承姑母的地位，除了太子是他的大敌之外，李逸也是他所顾忌的人，所以武承嗣不能再藉口李逸是王孙而逮捕他，他料到李逸不敢表明身份，因此接纳了程建男之计，将李逸诬为奸细，连带扯上了白元化。

武承嗣此言一出，众军官大吃一惊，有七八个王府的武士奔出场来，长孙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掏出了李明之给他的那张“海捕文书”，（不限地点，不限时间的缉捕罪犯的公文，各处官府，都要协助。）扬了一扬，朗声说道：“王爷你弄错了，这里确有两个突厥奸细，但却不是他们。”武承嗣面色大变，喝道：“是谁？”长孙泰道：“一个就是这位东门校尉阳太华，另一个是你旁边的那个程建男，他又是江湖上著名的匪帮——伏虎帮的少帮主！这里是李都尉颁发的，捉拿这两个奸贼的海捕文书，请王爷看，便知端详！”说罢便将那张“海捕文书”交给他身边的一个武士，一手传一手递上去给武承嗣，传到哪一个武士的手中，都不免瞥了一眼，旁边的军官也都伸长颈子来瞧，文书上的大红官印，李明之亲笔字迹，那些军官大都见过，知道这张文书绝不会是假的了，登时哄闹的气氛又静止下来，军官们都给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住了！

武承嗣接到文书，瞧了一眼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将它撕得稀烂，拍案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这两个人都是我提拔的，我素来知道他们，怎会是奸细？你快把阳校尉放了！”长孙泰忍着气躬腰说道：“李都尉的命令卑职不敢有违！”武承嗣喝道：“李明之的命令你不敢违抗你就敢违抗我的吗？好，天大的事情有我担当，你们给我将阳校尉抢回来，再把那两个奸细缚了！”

武承嗣这次所宴请的军官，大多数是属于禁卫军和羽林军的，李明之是禁卫军统领的直属长官，羽林军虽然不归他管辖，但也是有关系的上司，长孙泰持有李明之的命令，那些军官既不敢得罪武承嗣，更不敢违抗自己的上司，因此十之八九都在袖手旁观。

长孙泰是禁卫军的高级军官，王府的武士也有点顾忌，不约而同的都奔向李逸，李逸喝道：“放着奸细在这里，你们不去捉，来做什么？可休怪我无礼！”一个武士飞过来一柄流星鎚，被李逸使出金刚指力，一抓抓着鎚头，反荡回去， 两声，登时把另外两个武士的刀剑磕飞，迅即又飞起一脚，踢中了近身的一个武士膝盖。有两三个羽林军军官想讨好武承嗣，也出来参

加围攻李逸，白元化喝道：“你们怎么打起自己人来了？你们难道当真把我当成奸细么？”白元化是从禁卫军出身，当上了羽林军一个相当高级的军官的，同僚们深知他的底细，绝对不会相信他是突厥的奸细，听他一喝，都停了下来。长孙泰约来的人这时也纷纷挺身而出，一面拦阻不明就里的军官，一面帮助李逸抵御王府的武士。

程建男与阳太华休戚相关，见王府的武士也不敢去救人，便冲了出来，向长孙泰攻击，长孙泰喝道：“你来得好！”拔出长剑，一招“神龙出海”，分心便刺，长孙泰的剑术是家传绝技，即在禁卫军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手，这一招“神龙出海”刚猛无伦，程建男双笔一架，震得胳膊酸麻，不敢再行硬接。他所擅长的是点穴功夫，但长孙泰的长剑展开，周身风雨不透，气力又大，程建男根本欺不进身去，点穴的功夫也就毫无作用，数招一过，窘态毕露。

武承嗣大怒喝道：“我养你们干什么的？还不赶快出去捉贼救人，李明之算得什么东西？你们就怕了他么？天大的事情有我担当！有哪个敢拦阻的，管他是谁，都一并拿下！”王府的武士被他这么一喝，这才空群而出，但仍然是大多数去参加围攻李逸，只有一小半奔去救阳太华。长孙泰喝道：“我奉命捉拿奸细，谁敢阻挠，休怪我剑下无情！”唰、唰两剑，将最先奔到的两个武士刺伤，白元化的飞刀也伤了儿人，众武士到底对长孙泰有点顾忌，只是团团的将他们围着，还不敢真个动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长孙泰已是一脚把程建男踢翻，白元化将他按着，迅即点了他的穴道！掌中扣着三柄飞刀，一脚踏着阳太华，一脚踏着程建男，火眼金睛的盯着王府武士！

武承嗣怒道：“崔总管，你出去督战！”就在此时，李逸又用大擒拿手法摔倒了两人，与两个禁卫军军官并肩冲出，忽听得呼的一声，突然现出了一团金光，原来是金冠道人将他的金冠飞出！

金冠道人本来是个独行大盗，二十年前，纵横陕甘道上，所向无敌，武则天执政之后，严刑峻法，诛灭强梁，金冠道人为了逃避缉捕，隐姓埋名，投入凉州白马观中做个道士，前任观主死后，他霸占白马观自为观主，武承嗣访知他的来历，以卑辞厚礼，请他入京。他躲避了二十年，料想缉盗的衙司不会再注意他了，兼以有武承嗣的庇护，遂放胆出山。准备扶助了武承嗣登基之后，他便要还俗再享荣华。

金冠道人在这二十年中练成了道家的天一罡气，又练了一种极厉害的暗器。能以金冠杀敌，所以自称金冠道人，这时他见王府的武士处在下风，即将溃败，有意在武承嗣面前，卖弄神通，一出手便飞出了他的独门暗器。

金冠飞出，声势甚是惊人，但见一团金光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，在众人头顶呼呼旋转，王府的武士知道厉害，四散避开，帮李逸抵御武士的一个禁卫军军官抬头一看，恰恰碰着那金冠斜飞袭来，但听得惨叫一声，这军官的一只手臂已被金冠削去。原来这金冠不但帽沿锋利，内里还藏有十二柄匕首，有如锯齿，可以绞人首级。这军官仅被削去一条手臂，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金冠削断了那军官的手臂之后，仍然盘旋飞行，倏的就飞到李逸面前，李逸大怒，拔出宝剑，喝道：“大胆妖道，助纣为虐，吃我一剑！”李逸的宝剑可以断金切玉，宛如洒下满天刀雨！王府的武士和军官们都有几人受了伤。金冠道人损了金冠，又惊又怒，大吼一声，立即跳出场来，扑向李逸。

赴宴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大吃一惊，他们认得这把宝剑乃是以前太宗皇帝的佩剑，后来赐给李逸的，李逸十四岁离开宫廷，这时正是三十出头的中

年，那些老年的军官依稀还记得他当年的容貌，这时仔细一看，李逸的面貌虽然大大改变，但仍有一两点特征，他们还可以认出来。这些军官虽然不敢当场认他，但却不再相信他是突厥的奸细了。

金冠道人奔出场心，冲着李逸一声长啸，李逸但觉心灵一震，幸而他在天山潜修八载，内功的根基亦已相当深厚，金冠道人的天一罡气伤不了他。李逸笑道：“你鬼叫什么？”宝外一挥，寒光电闪，一招“八方风雨”，登时将金冠道人的身形笼罩在剑光之内。金冠道人大怒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恃着有一把宝剑，就以为可以在老道面前逞能了么？且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取出一对铜钹，双钹一合，轰啜之声，有如雷鸣，厅内数百军官，耳鼓都给震得嗡嗡作响！

李逸挥动宝剑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剑光流散，李逸但觉一股大力压来，不由得倒退三步。金冠道人的功力在李逸之上，李逸的宝剑被他一震，几乎脱手飞去，但虽然如此，金冠道人的一面铜钹也给他划了一道裂痕。

金冠道人一举手便破解了李逸的剑招，哈哈大笑，双钹一合，又以泰山压顶之势攻来，李逸试出了他的功力，不再硬接，脚尖一点，腾身飞起，宝剑在他铜钹偏旁掠过，剑锋一转，倏然间便是一招“划破天河”，剑锋与铜钹一擦，登时又是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宝剑所抖起的寒光，就如黑夜繁星，千点万点，直洒下来！这一招李逸虽然仍是给他击退，但双方的劲力是正面接触，李逸所受的压力便大大减轻，而金冠道人也感到了宝剑的威胁。

李逸仗着轻灵精妙的剑法与金冠道人周旋，虽然仍处下风，但已可以勉力支持，这两人展开恶战，周围三丈之外一片剑光，千重钹影，其他的人哪里插得进去？

王府总管崔九霄出来督阵，率领武士，将长孙泰这一班人围得风雨不透，崔九霄便待去抢救阳太华，白元化一脚踏着阳太华，一脚踏着程建男，右手一扬，飞出了三柄飞刀，崔九霄是王府有数的高手，所使的铁拂尘是江湖上罕见的外门兵器，白元化飞刀掷到，给他一拂，两柄落地，一柄飞开，旁边的一个武士闪避不及，给飞刀刺伤，崔九霄虽然不惧飞刀，也给阻了一阻。白元化大喝道：“你要抢人，我就把两具尸体给你。”崔九霄怕他踏死了阳太华，果然不敢硬来。只好指挥武士，向长孙泰狠狠攻击，心想把长孙泰捉了，迫他下令，不怕白元化不依。

长孙泰大喝道：“各位同僚，我奉了李都尉的海捕文书，请各位协同捕贼。”李明之是禁卫军的顶头上司，这时军官们又知道了李逸绝非奸细，有一部分入便出来帮长孙泰作战，但大部分人还是怕武承嗣的威势，仍然袖手旁观。

这样一来，形成了王府武士与禁卫军官的混战局面。武承嗣大怒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立在他旁边的牛布衣笑道：“王爷不必生气，待我将这些犯上作乱的叛徒擒来便是。”他是暗器的大名家，在六七丈外，飞出了一把梅花针，在那样混乱的场面中，梅花针竟似是认得人似的，专打禁卫军官，片刻之间，竟有四五个武功稍弱的军官给梅花针射中了穴道，登时倒下，被王府的武士捉了去。

正在闹得不可开交，忽听得一声斥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竟然是个女子的声音！

第三十一回 历劫了无生死念

李逸心头一震，想不到来的竟是武玄霜！高手比拚，哪容得稍稍分神，就在这时，金冠道人双钹一合，竟把李逸的宝剑夹在当中，劲力一发，李逸虎口流血，把持不住，呛啷一声，宝剑坠地！金冠道人正要再伤李逸，忽觉背后微风飒然，金冠道人双钹一旋，反手劈去，武玄霜斥道：“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！”金冠道人突觉气氛有异，那闹哄哄的场面，忽然间变得寂静如死，简直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只觉虎口一麻，两面铜钹已给武玄霜劈手夺去！本来以金冠道人的武功，虽然敌不过武玄霜，最少也可以抵敌四五十招，但他在恶战之后，加以心神一乱，立即被武玄霜乘虚而入，点了他的穴道。

武玄霜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妖道！”一掌击出，将金冠道人震出三丈开外，立即喝令禁卫军的军官把他缚了。

李逸呆若木鸡，目光相接，只见武玄霜泛出一丝笑意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李逸点了点头，弯腰拾剑，再抬起头时，武玄霜已走过去了。

军官们和王府武士都认识武玄霜，见她突如其来，料想必是奉了则天皇帝的命令，谁人还敢动手？只有牛布衣不认得她，但也觉情形有异，混乱中忽听得武承嗣悄悄吩咐他道：“你把阳程两人杀死，赶快逃走！”军官和武士们两边分开，让出一条路来，牛布衣听了武承嗣的吩咐，悄悄退下，退入武士丛中，就在这时，武玄霜也已走到武承嗣的面前。

武承嗣佯作不知，起立说道：“妹妹，你来得正好。这里有两个突厥奸细，我正要捉他们。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，那两个奸细不是已经捉住了吗？”武承嗣道：“谁？哎呀，那两个不是奸细，这两个才是呢！”武玄霜道，“长孙泰，你的海捕文书带来了没有？李都尉命令你缉捕的奸细是谁？”长孙泰大声说道：“要缉捕的是阳太华和程建男，幸不辱命，已经拿下来了。但魏王不肯放走，海捕文书也给他撕烂了。”

武玄霜柳眉一竖，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说？”武承嗣虽然是武则天的亲侄儿，但他深知姑母宠爱这个堂妹远在自己之上，一向都对她有点惧怕，被她迫问，慌忙辩道：“李明之想必是有点误会了，这阳太华是东门校尉，怎会是奸细呢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你说他不是奸细，你和天后陛下说去，我奉了陛下的诏书，说他二人罪情严重，天后陛下要提他们入宫亲自审问。你要替他们辩护，那么就一同去吧！”

武玄霜取出诏书，武承嗣吓得面如土色，想不到事情己闹到则天皇帝的面前，李明之的命令他可以不理会，皇帝的诏书他焉敢不遵？这刹那间他转了好几个念头，忽地拍案骂道：“哼，你这两个奸细竟然敢混到王府来，骗得我好苦！自己是奸细，却还诬赖别人，真真可恨！左右，将他们押上来，替我重重的打他们一顿！”

白元化和长孙泰也想到武承嗣是为了转圜，但一想武承嗣已肯低头，承认了阳程二人乃是奸细，他到底是个王爷，多少也得给他一点面子，白元化便移开脚步，把阳程二人抓了起来，交给了一个王府武士。

有武玄霜在此，长孙泰料想不至于有什么变卦，哪知武承嗣的话，实在是暗示牛布衣下手的。武玄霜道：“不必在这里责打了。解进宫里再审问吧。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两声惨叫，原来是牛布衣混在武士丛中，暗下毒手，两枚

喂有剧毒的透骨钉，射入了阳太华和程建男的心房！

这一下变生意外，长孙泰刚省悟是武承嗣杀人灭口，忽见金冠道人也爬了起来，往外便跑，原来他的气功造诣非凡，运气冲关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自己解开了穴道。长孙泰一掌击去，“ 篷 ”的一声，正中他的背心，金冠道人穴道方通，尚未能运功反击，但长孙泰这一掌却也打他不倒，他顺着掌势，向前冲得更急，转眼间已出了大门。

白元化认出暗下毒手的是牛布衣，一抖手飞出两柄飞刀，金冠道人中了一刀，摇摇欲坠，另一口飞刀触及牛布衣的身体，却“ 啷 ”一声，跌下地来。原来牛布衣练有“ 沾衣十八跌 ”的上乘武功，他和金冠道人不同，他未曾受伤，功力无损，飞刀虽然掷中了他，却连他的布衣也没有刺穿。

李逸飞身便追，只听得武承嗣大喝道：“ 可恼，可恼！是谁暗杀了钦犯？将他毙了！ ”登时一阵乱刀，将那个武士砍死，真凶牛布衣则已逃出大门，李逸脚步不停，跟着追出，背后隐隐传来了长孙泰的叫声：“ 李兄，回来！ ”

李逸心中一动，佯作不闻，仍然紧迫不舍，原来他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要追牛布衣，另一方面，却也是藉此机会，避开了在这种尴尬的场面之下与武玄霜相叙。

禁卫军也有几个高手追出来，但追了一会，便逐渐落后，只有李逸还在牛布衣身后，片刻之间，追到了僻静的所在，牛布衣忽地冷笑道：“ 李逸，武则天也是你的仇人，你何苦为她卖命？ ”反手一扬，一大片细如牛毛的梅花针化成了一篷银雨。向李逸罩下来，李逸挥动宝剑，只听得嗤嗤之声，不绝於耳，梅花针投入剑光圈中，都给绞成粉屑！

牛布衣双指一弹，“ 铮 ”的一声，又发出一枚透骨钉，透骨钉的份量比梅花针沉重，劲力也当然大得多，竟然穿过剑光织成的光幕，李逸挥剑将它打落，也自觉得虎口一麻，剑尖震动得嗡嗡作响。透骨针从他鼻尖飞过，隐隐闻得一股腥风。

李逸大怒，飞身一掠，一招“ 鹏搏九霄 ”，剑光如练，凌空刺下，牛布衣早已脱下身上的长衫，当成兵器使用，扬空一卷，李逸的剑尖在他的布衣上一滑而过，劲力竟然使不出来；牛布衣卷不着他的宝剑，亦是心中一凛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逸倏的又变招刺出，这一招用的是内家阴柔之力，牛布衣的长衫一震，两股阴柔之力一粘，李逸的宝剑锋利非常，但听得“ 嗤 ”的一声，牛布衣的长衫开了一道裂缝，急忙后退，李逸喝道：“ 哪里走？ ”一招“ 横指天南 ”，跟踪追击，牛布衣喝道，“ 你真个要给武则天卖命？ ”忽地又发出一宗暗器，形似圆球，呜呜作响，距离极近，闪避不开，李逸一剑将它劈破，突然间飞出许多黄豆般大小的铁莲子，有如冰雹乱落，李逸挥起一圈银虹，腾身拔起，但觉肩头微微一麻，已给一颗铁莲子打中。

牛布衣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 你还敢追么？ ”一扬手一个圆球又飞过来，李逸斜刺闪开，牛布衣冷笑道：“ 你虽然学了乖，可惜仍未学全！ ”扬手一柄飞刀，将那圆球击破，铁莲子又纷纷向李逸射来。

忽听得“ 呼 ”的一声，突然间从屋顶上跳下一个人，手执一面大旗，大旗一展，将铁莲子全都卷去，就在这时，李逸已追上了牛布衣，宝剑一招“ 惊涛拍岸 ”，向他下三路卷到，牛布衣的长衫疾忙往下一裹，就在这一刹那，手执大旗的那个武士已如飞赶至，大旗挥舞，反而把牛布衣的长衫裹住，牛布衣的脚踝中了李逸一剑，登时被那个武士的大旗卷了起来，只听得他一声惨呼，武士将旗抖开，把牛布衣掷落地下。他被那武士的大旗紧紧一束，肋

骨断了两条，人也早已晕了。

这个武士原来是神武营三大高手之一的秦湛，李逸以前冒名投军，曾和他同过事，秦湛生擒了牛布衣，望了李逸一眼，叫道：“咦，你是谁，咱们好似在哪里见过似的？”李逸改了面容，他一时认不出来。李逸道：“我姓张，前日才来的。你把这厮送去给李都尉吧，我也该回去覆命了。”秦湛正想问他覆什么命？李逸已展开陆地飞腾的轻功身法，如飞跑了。秦湛颇感奇怪，他做梦也想不到是李逸，为了怕他认出，避开他的。

李逸回到长孙泰的府邸，长孙泰尚未回来。李逸独坐书房，心乱如麻，想起了上官婉儿又想起了武玄霜，正自神思迷惘，忽地有人揭开帘子，走入他的房中。

挂在墙上的圆镜现出一个少女的影子，李逸心头一震，颤声叫道：“玄霜！”武玄霜笑道：“你想不到是我吧？我也想不到你会回来，敏儿好吗？”李逸道：“好，夏侯前辈己答允收他为徒了。这孩子他也很挂念你。”

武玄霜坐了下来，向李逸望了一眼。柳眉微蹙，问道：“你受了点伤？”李逸道：“不错，是中了牛布衣的一粒铁莲子，不算厉害，铁莲子虽然是喂了毒的，但已给我运内力将毒迫出来了。”武玄霜取出一粒碧绿色的丹丸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师兄所炼的碧灵丹，能解百毒，我怕你余毒未清，小心为上，你就再服一粒吧。”

李逸深感她关切之情，虽然觉得凭着自己的内功，可以不必再要解药，还是依言服了。两人目光相接，万语千言，不知从哪里说起？过了半晌，武玄霜道：“你回来已有多天，长安是比以前好了还是坏了，你总可以瞧出一些来吧？”李逸默然不语。武玄霜道：“其实不管是好是坏，总胜于托庇异国，老死异乡。”李逸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也许将来我会带敏儿回来，但长安却不是我久居之地。我想见了婉儿一面之后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武玄霜忽然低声问道：“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问你？”眼光中显露着异样的表情，李逸心头一跳，道：“咱们现在还有什么话不可说的？说吧！”武玄霜道：“你不过刚入中年，敏儿也还要人照顾，死者已矣，你可曾想过续弦么？”李逸心弦颤动，轻轻摇了摇头，武玄霜叹口气道：“婉儿绝代才华，又是自幼和你一起长大的，你们本来可以是一对天生佳偶。”李逸这才知道她原来是撮合婉儿，更觉心乱如麻，过了半晌说道：“有一个人很爱慕婉儿，你知道吗？”武玄霜道：“知道，是长孙泰。但婚姻之事，岂能勉强，婉儿尊敬他，但却不愿意嫁他。”李逸道：“前几天我得到婉儿一首诗，看诗中的意思，她似乎要嫁给一个她所不愿意嫁的人，有这回事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你若是和婉儿结合，你们两人都可以终生快乐。若是你不娶她，也许她会嫁给一个她所不欢喜的人。”李逸道：“婉儿怎会做她不愿意做的事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她不喜欢这个人，但却是愿意嫁给他的。除非你娶她，否则她一定会嫁给这个人，而且也一定是终生郁郁不欢。你再仔细的想想吧。”

李逸的脑海中浮起了长孙璧的影子，心想：“璧妹尸骨未寒，我怎忍另谈婚嫁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也罢，你一时委决不下，让你先见了婉儿也好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在见到婉儿的时候，先要打好了主意，婉儿一生的命运，就要看你如何处理了。好，你今晚就去见她吧！”

李逸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今晚可并不是长孙泰入宫轮值之期啊！”武玄霜道：“我带你进去。”李逸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带我去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不错。你藏在我的车子里，谁也不敢搜查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去了。”李逸

道：“你姑姑知道了没有？”武玄霜道：“我当然不会告诉她。”李逸神色踌躇，武玄霜道：“你若今晚不去，以后再找机会就难得多了。”李逸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你今日在魏王府大闹一场，天后陛下现在还无暇查问详细情形，将来一定有人告诉她的。”

李逸心头鹿撞，只听得武玄霜又道：“我已和婉儿约好，入宫之后，你躲在我的房中，二更时分，她来会你。我去绊住姑姑，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们遮掩。你赶快换过一身衣服吧，后宫可是不许男子进去的啊，你最好扮成一个宫女。”李逸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岂能易弁而钗，我不扮宫女。”武玄霜笑道：“这有什么打紧，当今的皇帝尚且是女人，你却还是重男轻女。好吧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不过，这身武士的服饰是要换的，我总不能带一个武士进我的闺房呀。这样吧，你打扮成小太监的模样，和我同车入宫。”她早就准备了一套宫女的宫装和一套太监的青衣小帽，现在李逸不愿改扮宫女，她就把那套太监的服饰给他，笑道："委屈你一下子，换好了衣服，就请出来。”说罢便走出房间去了。

李逸一片茫然，心中只是盘旋着一个念头：“我今晚要见婉儿，要见婉儿！”长孙泰忽地走了进来，将门轻轻掩上，说道："玄霜已经和你说好了？”李逸道：“说好了，我今晚就见婉儿！咦，你是几时回来的？武承嗣的事情，武则天怎样发落？”长孙泰道：“我是和武玄霜一道回来的，我知道她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武承嗣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张相国已经递上奏折，又有武玄霜作指证，料想武承嗣这番难逃公道。”

李逸匆匆的换过衣裳，回过头来。长孙泰一片怅惘的神情，叹口气道：“李兄，你对璧妹生死不忘，我感激得很。但死者不能复生，敏甥也要人照料。眼前有合适的人，我劝你还是续弦的好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婉儿一直将我当作兄长看待，璧妹死了，我就只有她一个妹妹了，我不愿意婉儿抑郁而终，我失掉了一个妹妹，不能再失掉她了。唯有你可以令她快乐，我也但求她得到快乐。李兄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。”李逸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，不过，不过——”长孙泰道：“不要再说什么不过了，你们快乐，我就快乐。一切都要为婉儿着想。好吧，你换好衣裳了，快些出去吧！”

长孙泰眼角有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急忙举袖拭去，但李逸已在镜中瞧见了。李逸回过头来，缓缓说道：“泰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令你失望的。”这说话模棱两可，但长孙泰已无暇推敲了，紧紧握着他的手道：“你明白我的心意就好，好了，你去见婉儿吧！”

李逸藏在武玄霜的车子里，一路驰入宫门。车轮疾转如飞，李逸的心也似随着车轮转动。长孙泰的意思明白得很，乃是希望他与婉儿结合，宁愿自己默默忍受哀伤。李逸心乱如麻，他不忍长孙泰伤心，但也不愿婉儿郁郁终老。“婚姻之事，岂能勉强？她真正欢喜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啊！”武玄霜刚才的说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来，他知道婉儿的性格，她不愿嫁长孙泰，劝也没有用的。可是刚才听武玄霜的说话，若是他不娶婉儿的话，婉儿一定会嫁给另一个人，“这个人不是长孙泰，她虽然不欢喜这个人，但却愿意嫁给他！”这是什么原故呢？饶是李逸绝顶聪明，却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李逸藏在车厢后面，不能和武玄霜交谈，他望着武玄霜的背影，不禁心乱如麻，他爱惜上官婉儿的绝世才华，要是婉儿没有归顺武则天，而自己当年又迫于形势，不得不和长孙璧结婚的话，也许他早已与婉儿结合了。然而现在——唉，转眼将近十年，十年来的变化又是如此之大！他在婉儿之后碰

到了武玄霜，在武玄霜之后又碰到了长孙璧，更想不到的是与长孙璧成为夫妇，而长孙璧又是为他死的！

往事历历，重上心头，李逸望着武玄霜的背影，不禁幽幽的叹了口气。现在长孙璧已经死了，他本来决意独身终老了，谁知又碰到了这桩事情。上官婉儿才华绝世，他又怎忍见她彩凤随鸦？婉儿和武玄霜的影子同时在他脑海中泛起，婉儿和他的性格较为相投，而玄霜和他的感情则更为深厚，李逸又是一阵迷茫，但尽管仍在踌躇，那独身终老的决心已是有点动摇了！

武玄霜的座车毫无阻碍的独入后宫，武玄霜在宫中住的时间很少，她喜欢清静，武则天在太液池边的竹林里拨了一所住宅给她，因为不常住的原故，服役的宫女只有几个人，其中两个还是她带来的心腹婢女，李逸扮成一个太监的模样随她进去，并没有引起怎么注意，其时已是黄昏时分，武玄霜将李逸安顿房中，吩咐了心腹婢女几句，便出去了。

李逸独处房中，听宫中玉漏已近二更，心头怦怦跳动，过了一刻，忽听得有脚步声传未，好似不止一个人，李逸怔了一怔，慌忙逃到帐后，接着听得一个娇柔的声音笑道：“玄霜表姐的住处真不错呀！”

来的是武则天和她的女儿太平公主，李逸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难道她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？是谁把风声泄漏出去了。”但听得武则天笑道：“你看她的房中图书满架，装饰虽然简单，却比你高雅多了。”太平公主道：“玄霜表姐文武全材，我怎能与她相比？”武则天道：“嗯，你真该向你的表姐和婉儿多学一些东西。”太平公主应了一个“是”字，说道：“妈，其实我更想跟你多学一些治国平天下的本领。”武则天道：“你有这个志愿也未尝不好，治理国家最紧要的是大公无私，用人唯贤，还应该体恤百姓。做皇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！我看你近几年来越来越贪图享受了，听说你最近要京兆尹给你征集民伕，大修驸马府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太平公主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咱们帝王之家，女儿就是多造一座府邸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只是事前没有有禀明母后，这是孩儿的过错。”武则天道：“胡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更应该自知检点，帝王之家，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你建造私人府邸，怎可以动用京兆尹来征集民伕，你这是乱了朝廷的法度，你知道吗？尤其现在是战争过后，更不可劳民伤财。”太平公主面色大变，说道：“母亲责备的是，孩儿停止修造便是。”

武则天喘了口气，续道：“还有人密告你鬻官卖爵，任用私人，窦怀贞、萧至忠等人都是凭藉你的势力得官的。”太平公主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妈你不要听别人的闲话，孩儿绝没有鬻官卖爵的事情，孩儿引进一些人也不过是为母亲分劳罢了。婉儿不是也推荐过姚崇、宋璟等人么？”武则天道：“姚崇、宋璟都是有才能的贤人，窦怀贞等岂可与之相比？”太平公主道：“窦怀贞不是也有相当才干吗？”武则天道：“不是我见他们有点才能，我早就把他们贬谪了。他们对我馅媚奉承，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心术不正的小人。”

太平公主不敢吭声，武则天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以前对待你的几个哥哥很严厉，有人说我没有骨肉之情。其实我无非是想为你们好啊！”太平公主低声道：“妈，我知道。”武则天道：“我忙于国事，对你们的管教其实已是失之过宽了。我现在已是八旬老妇，精神不比从前，对你们更纵容了些，这是我的过错。唉，要不是我管教不严，怎会闹出武承嗣这桩事情。”

太平公主道：“承嗣表哥一时不察，被奸细混入他的王府，还望母亲从宽发落。”武则天道：“不用你管，我自有分数。咦，婉儿怎么还不来呢？”

听了这话，李逸又是心头一震，“莫非她已经知道了我与婉儿在这里约会？”

太平公主道：“婉儿不在她自己的屋子，一定是到这里来了，母亲你就再坐一会，看看孩儿料得准么？”武则天笑道：“这点鬼聪明我相信你还有，不过婉儿一定料不到玄霜不在这儿，她见了我，亦当意想不到吧？”听她们的口气，似乎武则天已找过婉儿一次，找不到才到这里来的。李逸稍稍安心，但武玄霜到哪里去了？武玄霜本来对李逸说过，她是要去绊住武则天，让他们的幽会不受惊扰的，何以现在武则天来了，武玄霜却不随来？想至此处，李逸又不禁心头惴惴。

过了一会，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，太平公主微微一笑，意思是说：“妈，你看我料得多准！”果然揭帘而入的正是上官婉儿。武则天哈哈笑道“婉儿，我等你许久了。”

上官婉儿大为惊愕，极力忍住，不让神色上表露出来，她向武则天行过了礼，问道：“天后陛下可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么？”武则天道：“正是有件紧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，孩儿，你且退下，过一会再来。”太平公主内心妒忌，却不敢吭声。

太平公主走后，武则天笑道：“婉儿，你今晚面色有点不对，为的什么？”婉儿心头一凛，说道：“没什么呀，也许是昨晚睡得不好吧。”李逸从帐后偷窥，见婉儿颜容憔悴，暗暗痛心。

武则天道：“这几天事情较多，辛苦你了，承嗣的案件，卷宗你弄好没有？”上官婉儿道：“已整理好了，就等陛下过目。”武则天道：“承嗣送来的请罪奏折怎么说？”婉儿道：“他说不知道那两人是奸细，自认失察之罪。那两人已经死了，无可对质。”武则天又问道：“玄霜指证他曾派遣密使，私通突厥，他的折子里怎样自辩？”婉儿道：“他说突厥大汗要求和亲，想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淮阳王延秀，他派去的人不过是谈和亲的事情，那时战争尚未发生，后来战事一起，他的使者回不来，是否迫于淫威，归顺了突厥，那他就不知道了。他没有禀陛下，自认专擅之罪。”

武则天冷笑道：“他倒善于避重就轻！”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婉儿，你给我起草一封诏书，将武承嗣的各种职权尽皆褫夺，并罚俸三年，只保留他魏王的封号。”

婉儿以为武则天定要大发脾气，重责武承嗣的，哪知竟大出她意料之外。武则天瞧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婉儿，你心里一定不服，说我袒护自己的侄儿了？”婉儿默不作声，索性给她来个默认。武则天道：“婉儿，你很忠直，我就是欢喜你这个脾气。魏王罪大罚轻，难怪你不服气，可是事至如今，我也只能这样！”

武则天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这几年精神不够，一个人年纪老了，对儿女、对侄儿又不免溺爱一些，显儿和承嗣都想在我死后，继承我的帝位，他们各自结党营私，我早已知道了。错在我自负过甚，料想他们翻不出我的掌心，没有及时制止他们，现在他们的羽翼都已长成了。去年，我权衡轻重，立了显儿做太子，承嗣生了怨妒之心，这我也知道的。他派遣使者勾通突厥的事情，虽然没有真凭实据，只有玄霜的一面之辞，但依我看来，多半也是真的！依法我应该杀了他！但这事情一揭开来，牵连极广，绝不是只杀了承嗣一个人就可以了事的，我老了，魄力远不及年少之时，而且又在和突厥大战过后，国力消耗过甚，我不想再惹起任何乱事了，不论规模大小，我都要避免。所以我只褫夺承嗣的各种职权，让他没有力量造反，我的苦心，你明

白吗？”

婉儿呆了好一会子，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武则天道：“这两天我没有功夫看群臣的奏折，有什么紧要的你拣几件说给我听听。”婉儿道：“也没有什么紧要的，只是崔玄　、袁恕己二人合上一个奏折，是对陛下有所劝谏的。”武则天道：“他们二人是正直的人，既有劝谏，那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了，这还不紧要吗？赶快说吧！”婉儿道：“他们劝谏两件事情，一件是请陛下停止修造佛寺，他们说去年修造同福寺，又建佛教的“天枢”，用了铜铁两百万斤，耗费钱财工力太多，请陛下体恤民艰。”武则天悚然而惊，说道：“用了这么多钢铁，办事的人竟然没有告诉我！这是去年我在病中，他们替我‘祈福’而建造的，当时我想这也无可无不可，一时考虑未周，便答应了，想不到他们得了我的旨意，便大兴土木，耗费民力。唉，刚才我还责备我的女儿修驸马府呢，岂知我的错比她还大！真是令我痛心！还有一件是什么？”

婉儿踌躇片刻，说道：“他们请陛下远小人而近君子。”武则天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们指的小人是谁？”婉儿道：“指的是张易之和张昌宗，他们说二张是陛下的嬖臣，留在宫中，易滋物议，请陛下驱逐他们出宫！”武则天道：“我见他们二人懂得音乐，的确是把他当作嬖臣看待，留在宫中解闷的。我是一个老太婆了，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闲话的；晤，但他们说得也对，二张并不是正派的人，要防备他们持着我的宠爱而卖弄权势，好吧，我明天遣散他们便是。唉，不是有人劝谏，我这一生真不知还要做错多少事情！”

婉儿道：“陛下一生中做的好事也难于胜计！”武则天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好事是应该做的，不值得提。嗯，婉儿，现在轮到我和你说了！”

武则天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神色显得非常沉重，婉儿心头一凛，说道：“陛下有什么吩咐？”武则天道：“不，我这次是来求你的！”婉儿吓了一跳，急忙说道：“陛下言重了，婉儿待罪之身，得陛下托以腹心，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！”

武则天道：“不，我更感谢你。这十年来你帮忙我做了许多事情，最懂得我心事的人恐怕也只有你了。”歇了一歇，叹口气道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我今年已经是八十几岁了，自知来日无多，说句笑话，我已是一只脚跨进坟墓里的人了！”

婉儿望着武则天衰老的颜容，听着她凄凉的声调，想她一代雄才，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帝，最终也不免归于黄土，心头不禁一阵伤感，忍泪说道：“陛下精神健铄，胡为出此不祥之言！”

武则天凄然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人总是要死的，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，多少也做了一些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情，就是死了，也没有什么遗憾。但是国家大事，我仍未能放心，所以要求你来分挑我的担子。”

婉儿惶恐说道：“陛下这话折杀我了。”武则天正容说道：“婉儿，你听我说，我今晚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腹之言。”喘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死了之后，我卸下的担子不知谁能挑起？我本来想过要把帝位让给狄仁杰的，可惜推位让贤的事情只能见之于古代，现在是一家一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，我拗不过这几千年来的观念，所以我这个心愿也只好永远搁在心头，除你之外，对任何人都未曾透露。”

婉儿道：“太子为人忠厚，陛下当政以来，又提拔了许多贤人可以辅佐

他，也不必过于多虑。”武则天苦笑道：“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才，太子较为忠厚，却不是能够担当大事的人。我的几个侄儿更不是好东西。我的女儿，唉，她想学我只学到我的皮毛，她贪权慕势，如果我死之后，没人管她，更恐怕将来会弄出祸患。”

武则天喝了口茶，连连喘气，婉儿道：“陛下你歇歇再说吧。”武则天道：“不，我现在不说，将来就没机会说了。今天闹出的武承嗣案件，更令我对儿女、侄儿失望伤心，我死之后，是随时会发生变祸的！所以我求求你，求你做我的媳妇！太子可好可坏，有你做他的内助，我死了才能安心！”

李逸藏在帐后，听到这活，有如焦雷轰顶，他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婉儿碰到的是这个难题，她所不喜欢的但又可能嫁给他的人乃是太子！

婉儿面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如纸，好久，好久，都未曾答武则天的话。本来，这件婚事，在一年之前，武则天就曾经叫玄霜和太平公主向她示意过了，但武则天亲口向她提亲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武则天轻轻抚摸婉儿的秀发，眼光中充满爱怜和期待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儿子是个庸才，这头婚事实在是委屈你的，若然另有良策，我也不想你嫁给他的。但为了大局着想，我还是希望你做我的媳妇。你跟我多年，熟悉政事，我的担子，也只有你能挑起来。你不但可以辅佐我的儿子，将来李武两姓的纠纷，你也是最好的调停人。”

婉儿眼角沁出晶莹的泪珠，缓缓说道：“陛下，多承你看得起我，我也感激你对我的期望，对我的信托，但这件事情，我还得想想。”

武则天抽出手绢，亲自替她拭去了泪珠，凝眸对着她说道：“婉儿，你是不是另有心上的人？”

婉儿避开她注视的眼光，摇了摇头，心头却泛起了李逸的影子，“他来了没有呢？我心上有他，他心上有没有我呢？”“天后一生的婚姻也极不如意，她实在是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幸福的，我是不是也应该走她所走过的路呢？”婉儿心乱如麻，一时间实是委决不下。

武则天翻了翻桌上的一宗文件，忽道：“李逸已经回到长安，你知道了么？”帐后的李逸与待立在她旁边的婉儿，同时心中一震，只听得武则天继续说道：“今天在承嗣王府捉拿奸细，也有他的一份。禁卫军的几个统领都来向我报告了。”

武则天歇了一歇，叹了口气，续道：“李逸是个人才，可惜他以前一直把江山看作他李家之物，对我成见太深，不知他现在有些改变没有？听说你小时候和他很好，若是他愿意辅佐太子，那么我可以封他做个亲王，让你做他的王妃。”

婉儿心情激动之极，低下头来，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心上早已另有人了。”

武则天道：“是么，我还未知道呢。其实，对我来说，我当然是最希望你做我的媳妇，现在的情势已经迫得很紧了，我大约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婉儿，我在等待你的回复！”

婉儿想了一想，答道：“陛下，请你给我三天的期限。”武则天微笑道：“好，三天我大约还可以待得到吧。”说了这一句话，她接着就按了按桌上的金铃，唤一个宫女进来，问道：“玄霜回来了没有？”

那宫女回道：“她们已到凌波宫问过了，郡主还没有回来。”武则天皱起眉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奇怪，难道当真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挥手叫那宫女

退下，神色之间，似乎显得甚是不安。

婉儿禁不住心头一凛，她跟了武则天将近十年，很少见武则天有过这样的神色，她还记得就是在徐敬业造反的时候，武则天也还是谈笑自如，难道在这承平的日子，会突然发生比徐敬业造反更大的乱子不成？

婉儿问道：“玄霜姐姐怎的不在宫中吗？”武则天道：“我听说有部份禁军不稳，是我差遣她向李明之打听去了。”婉儿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了武玄霜何以不在武则天身边的原因，也明白武则天何以要那么着急向她提亲了。

婉儿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李明之是陛下的亲信。禁卫军和羽林军的军官也都是拥戴陛下的可靠之人，或者那消息是谣传的吧？”武则天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有些事情往往是难于预料，你越以为不会发生的，可能就会发生，我还是回去看看的好。”

武则天颤巍巍的站了起来，婉儿扶着她，刚刚走到门口，忽见太平公主匆匆跑来，叫道：“妈，不好啦，有军士哗变，已经打进宫来了！”武则天道：“是谁率领的？”太平公主道：“不知道！外面很乱，妈，你最好暂时不要出去，我已经叫张易之兄弟去调动宫中的宿卫军士了。”

武则天斥道：“胡说，这时候我不出去，还有谁能够制止他们？张易之兄弟懂得什么，你胡乱叫他调动宿卫，违反我的法度，你还未知罪么？”太平公主慌忙跪下来叩头，道：“母后陛下，我是为了你啊！”

武则天怒道：“你就是知道给我多添麻烦！婉儿，你陪我去，我亲自处理这件事情！”事到临头，武则天登时好像换了个人，反而精神奋发，镇定起来，李逸也不禁暗暗佩服，他对军士哗变的事情，也觉得大出意外。

婉儿扶着她刚迈出一步，忽地又有两个武士跑来，大声禀道：“叛军已经打破了朱雀门，冲到了凌波殿啦！两位张大人也都给叛军杀了！”他们所说的“两位张大人”指的乃是张易之和张昌宗，武则天愠道：“二张有罪，也应该让大理丞去依法审问才是，怎么可以擅杀呢？另外还杀了什么人没有？”那两个武士道：“宫中混战，有许多宿卫已在乱军中被杀死了！”武则天道：“是谁带领叛军？”那两个武士道：“有张相国、桓彦范、敬晖、崔玄 、袁恕己等人在内！”

武则天面色大变，颓然说道：“连他们也背叛我么？”这些人都是她素来相信的正直大臣，听说他们率领叛军打入宫廷，她心中自是难过之极。其中崔玄 、袁恕己二人是婉儿向武则天推荐过的，婉儿听了，也是惶恐不安。

其实这些人倒不是要反对武则天，而是要迎立太子。他们见武则天年老，二武掌权，心中早已有了隐忧，这次闹出了武承嗣的案件，他们都是出头弹劾武承嗣的人，见武承嗣虽被削去职权，却仍然稳坐王府，他们自是更为忧虑，生怕武则天一旦死去，二武争权，国事便要弄到不可收拾，因此只有趁这时机发动兵变，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，请武则天退位，迎太子回朝，恢复李唐正统。

武则天尚未知道他们的来意，但想了一想，立即又恢复了自信，毅然说道：“我不信这些人会伤害我，婉儿，你扶我出去，让他们见我！”太平公主叫道：“母后陛下，俗语说得好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许你所亲信的人，也正就是要害你的人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一味相信外人么？宫中危机四伏——”顿了一顿，那两个武士突然喝道：“咄，这屋子就伏有刺客！”前面的武士把手一扬，倏地一柄匕首向帐后掷去！

以李逸的武功本来不至于被他暗算，但他听得宫中发生变乱，婉儿就要跟着武则天出去，他也是大受震撼，他全付心神都放在听武则天和婉儿的谈话上，猛听得金刃破空之声，躲闪已来不及，那柄匕首穿过了帷帐，在他左臂上划破了一道伤口。

另一个武士拔出腰刀，立刻扑向李逸，忽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那柄腰刀断为两截，太平公主叫道：“婉儿，你——”原来是上官婉用武则天送她的那柄匕首削断了这武士的兵刃。

武则天蓦地喝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太平公主叫道：“母后陛下，你要问问婉儿，为、为什么——”话未说完，武则天已挥手止住了她，喝道：“不许多嘴，嗯，是你回来了？你是要见婉儿的么？”后面这两句话是向李逸说的。

李逸跨上一步，面对着武则天和婉儿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？武则天接着说道：“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你们说话了，你回来了很好，待我处理了这件事情，再让婉儿和你相叙。”

婉儿忽地叫道：“哎呀，你受伤了！这是喂了毒的暗器，这，这怎么好？”李逸的伤口流出带着腥臭气味的黑血，这时听得婉儿这么一喊，登时觉得整条手臂麻痒痒的，心头也欲作呕！

太平公主呆了一呆，忽地掏出一个小巧雅致的玉瓶，倒出两颗丸药，说道：“这是大内的七宝灵丹，能消百毒，你赶快给他服下。”一边说话，一边捉着婉儿的手，把那两颗丹药塞到她的手中。

上官婉儿哪里知道公主正打着歹毒的主意，原来太平公主自小看惯她母亲做皇帝的神气，心中非常羡慕，也想学她母亲的榜样，可惜她母亲却把帝位传给了她的哥哥。武承嗣知她心意，极力巴结她，答应将来扶助她，就算做不到女皇帝，也可以帮她掌握大权，操纵朝政，因此太平公主反而与武承嗣结成了一党。她甚工心计，平日和婉儿非常亲近，博取母亲的欢心，因此武则天和婉儿都没有疑心她。武则天虽然发觉她行事任性，也只当她是被纵容惯了，恃宠生娇而已，想不到她怀有那样大的野心。

太平公主既然和婉儿日夕相处，婉儿的心事也就瞒不过她，这次她知道李逸已回到长安，料想李逸必定会冒险入宫探望婉儿，就叫心腹的太监宫女，暗地里注意上官婉儿和武玄霜，果然给她探听到了武玄霜带一个小太监进来的消息，武玄霜和婉儿的交情，太平公主素所深知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便起了猜疑，所以她才纵恿母亲到武玄霜的房中等候婉儿。

就在武则天和婉儿密谈的时候，她却出去拷问武玄霜的宫女，那宫女见是公主，又知道她与婉儿素有交情，便把秘密说了。太平公主叫手下将那宫女看管起来，不许泄漏消息，一面召集了自己的心腹武士来，恰巧叛军打进宫中，她便趁此机会，以搜索奸细为名，搜出了李逸。她本以为连上官婉儿都可以一并扳倒的，哪知她母亲不但丝毫没有责备婉儿，对李逸也似乎甚有好感，听她的口气，甚至还要将李逸留下来。太平公主一想，婉儿的聪明才智在她之上，若再加上一个李逸，自己将来一定要受他们压制，于是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竟把随身携带的毒药冒充七宝灵丹，交给了婉儿。

这时武则天正在催婉儿陪她去应付兵变，时机紧迫，不容婉儿仔细思量，而且她做梦也想不到太平公主存心要害李逸，得到“灵丹”，如获至宝，立即给李逸服下。

只听得外面奔跑呼号之声，渐来渐近，又有两个太监进来禀告，说是叛

军已打进了乾元宫，武则天道：“ 婉儿，你害怕吗？ ” 婉儿道：“ 在陛下身边，我什么都不害怕。 ” 武则天道：“ 既然不害怕，就赶快吧，还等什么？ ”

在这样紧急的关头，婉儿当然要陪着武则天，她含着眼泪，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望着李逸，想不到费尽心力，才把李逸弄进宫来，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！

第三十二回 经霜方显傲寒心

李逸忽地感到眼睛发黑，一股冷意直袭心头，晕眩中隐约似见到太平公主与那两个武士相视而笑，李逸心头一动，急忙运了一口真气，奔上两步，叫道：“婉儿！”婉儿回头一看，见他面色有异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李逸道：“我与你一同出去！”武则天厉声说道：“不行！我不要旁人卷入这个漩涡！”李逸道，“我也不想卷入漩涡，但我不能留在你的宫中，”上官婉儿还未想到是毒药发作，只道是他受伤之后，血还未止，虽有“解药”，却仍然支持不住，心想：在乱军之中，叛军和宫中的宿卫都认不得他，出去固然危险，留在这儿，给乱军撞到，也有性命之忧，便向武则天说道：“天后陛下，他既不愿留在宫中，就让他从地道出去吧！”武则天道：“也好，就让如意来照料他并护送他出去！李逸，这是为你而特别破例，你可不要泄漏了宫中的秘密！”她扶着婉儿的肩头，口中说话，脚步却一直不停，说完了这段话，她们已走到甬道的转角处了。上官婉儿最后还回头一望，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。

李逸目送婉儿的背影，走过转角就不见了，他心中一阵阵绞痛，一个宫女如飞奔来，转眼间就到了他的跟前，笑道：“殿下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这宫女正是武玄霜的心腹婢女，曾随过武玄霜大闹峨嵋山英雄会的那个丫环如意。

太平公主和那两个武士本想待武则天走后，就把李逸杀了的，却不料武则天把如意叫来照料他，他们都知道这个丫环的本事，当然不敢动手。太平公主佯作关怀，诈笑说道：“李逸，你好好养伤，乱事过后，早些进宫，婉儿还在等着你呢！”

李逸道：“多谢公主好心，我不会再进宫来了！如意，咱们走吧！”如意把大床移开，揭开了一块石板，现出洞口，原来地道就在下面。宫中为了防备危急时逃难之用，修了许多条可以通到外面去的地道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武则天不惜让他使用这条地道，确实是对他特别看待了。

如意向太平公主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公主若见我家小姐，请告诉她是我护送殿下出宫。”太平公主道：“好的，你放心走吧！”她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，一说完就和那两个武士急急忙忙走了。

如意和李逸走下地道，李逸拔出宝剑，借着宝剑的光华认路，走了六七步石级，忽地又觉头晕目眩，五脏六腑都好似要翻转来似的，一个失足，竟从石级上滚下，如意大吃一惊，急忙将他拉起，问道：“殿下，你受了重伤吗？”

李逸深深的吸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碍事，咱们快点走吧！”其实这时他体内的毒药已经发作，毒气正循着他的手少阳经脉攻上心房，幸亏他在入宫之前，曾服了一颗武玄霜给他的碧灵丹，虽然不是对症的解药，时间也隔得过长，但总是增加了他身体抗毒的能力，他仗着精纯的内功，将真气运了一转，将要攻到他心房的一条黑线，又渐渐退到手腕以下。

这时李逸也起了疑心：“难道太平公主给我的不是能解百毒的七宝丹，反而是另外一种厉害的毒药么？”

如意贴在他的身边照料他，说道：“小姐本来要带我到禁卫军去的，走出了清华门，小姐不放心，又叫我回来。想不到你果然给他们发现了，真是好险！你可知道你是怎么给发现的吗？”

李逸心头一动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如意道：“我一回来，就听到公主在拷问宫女，你躲在小姐房中的秘密，是那宫女泄漏的，后来公主就带了那两个武士进去，我以为公主一定对你不怀好意，现在看来，她对你还像不错，或者是我瞎疑心了。嗯，你的伤是怎么受的？’

李逸听了这话，登时恍然大悟，心道：“原来太平公主果然是想把我置之死地，要不是武则天差遣如意送我出宫，只怕我早已做了糊里糊涂的冤鬼了。”

如意听说他是中了那武士的毒药飞刀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那武士是公主的亲信，她明明知道躲在房中的是你，还让她的武士伤你，哎呀，这事情不妙，咱们快走、快走！提防有人追来！”

两人急步如飞，跑了一会，那地道黑黝黝的，除了他们的脚步声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声息，李逸稍稍放心，说道：“如意，谢谢你！”

如意笑道：“谢我做什么，你应该多谢我们的小姐！”李逸道：“是啊，你们的小姐已经救过我几次了，我还未得好好谢她。”如意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！我只当你心上没有小姐呢。你可知道：这九年来她一直是在等待你啊！”

李逸心弦颤抖，想起武玄霜对自己确是海样情深，在她决意要撮合自己和婉儿婚事的时候，心中不知蕴藏了多少痛苦！但她为了婉儿的幸福，竟不惜牺牲自己，甘愿作个红娘，这又是何其可佩！

李逸心情动荡，登时毒气又升上来，他急忙强摄心神，继续前行，走了一会，到了地道的尽头，忽听得有轧轧的声响，如意叫声：“不好！”一抖手，飞出了两点寒星，拉了李逸，急急忙忙的向地道口扑去！

只听得外面“哎哟”一声叫喊，就在这刹那间，李逸和如意已到了地道口，如意伸手一按枢纽，开了石门，但见一面千斤闸正在急速降下。

原来宫中修造这些秘密地道的时候，为了预防出口处给敌人发现，都装有一面千斤闸，危急之时，可以把千斤闸放下，堵死洞口，隔断追兵，好让里面的人，退入宫中，再从第二条地道逃走。千斤闸非人力可能移动，须用辘轳升降，这时外面正有两个武士扯动辘轳的钢索，将千斤闸放下来。其中一个武士被如意的暗器打中手腕，迫得松手，要不然这千斤闸早已落下来了。

如意一俯身从下面滚了出去，李逸迟了一步，那千斤闸离开地面已是不到三尺，李逸平躺地上，运了全身功力，向上一托，立即似箭一般的射出，他双手刚一松劲，但听得轰隆一声，那个千斤闸已经落了下来，真是险到极点！

李逸一个鲤鱼打挺，跳了起来，那两个武士亦已从城墙跳下，这地道通向皇城外的一处僻静所在，李逸见只有两个武士，稍稍放心，但抬头一看，却又不禁心头一凛。这两个人正是李逸以前在神武营时候的同僚，一个叫崔仲元，是剑术名家谢补之弟子，未入神武营以前，在北五省就大大有名；另一个名叫周大年，也是个内家高手。李逸当年冒眉山武士张之奇之名，参加神武营的选拔试，就是和他们同一场考取的。当时周大年曾显露过踩豆成粉的武功，而崔仲元则以一套“灵猿剑法”慑服群雄，后来神武营的都尉李明之要李逸和他比武，李逸剑下留情，故意让他打成平手。

这两个人的武功仅在神武营三大高手之下，李逸若然未曾受伤。自是应付得了，但现在中了剧毒，那就殊无把握了。

只听得崔仲元哈哈笑道：“李逸，你还想逃得了吗？来，来，来，来，咱们再来比划比划！”李逸道：“崔兄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何以苦苦相迫？”

崔仲元道：“你与我无冤无仇，与太平公主有仇，公主不肯饶你，你做了冤鬼，到阎王老子那里控诉她吧，我是奉了主人之命，你须怨我不得。闲话少说，亮剑吧，咄，你在神武营时候的威风哪里去了？”原来这两个人，从神武营转到宫中当了宿卫之后，太平公主知道他们本领高强，就把他们收为心腹的武士，他们现在正是奉了公主之命，来取李逸和如意的首级的。

李逸被他迫得无路可走，勃然火起，冷笑说道：“好吧，崔仲元，咱们便再较量一次剑法，这次可不比在神武营的时候了，咄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崔仲元大笑道：“这个何须再说！”唰一剑，便刺过来！

李逸吸了口气，一个“回身拗步”，剑如飞凤，斜斜削出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崔仲元的剑锋已损了一个缺口，崔仲元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李逸宝剑锋利，喜的是他已试出了李逸的内力大不如前，心中想道：“太平公主果然没有骗我，他的确是已经中毒受伤！”要知崔仲元本是李逸的手下败将，要不是他知道李逸中毒受伤，他是怎么样也不敢来的。

另一边厢，如意和周大年也交上了手，周大年刚才中了她的暗器，虽然仅仅是划破了皮肉，但也是个成名的人物，吃了一个小丫环的亏，这口气自是忍不下来，他用的是一条软鞭，一出手便是“回风扫柳”连环三鞭的绝技，唰，唰，唰，呼呼风响，卷起了一团鞭影，如意用了一招“一鹤冲天”的身法，唰的一声，周大年的第一鞭贴着她的鞋底扫过，如意在半空中一个翻身，俯冲下来，手上已多了一把青钢剑，鞭剑相交，周大年的长鞭给她拨开，如意也趁势倒纵开去，周大年的第二鞭又给她化解了，待到周大年的第三鞭扫来，如意已解下了束腰的红绸，红绸挥舞，俨如一片红霞，疾卷而来，将周大年的长鞭裹住，右手长剑一伸，便来刺他手腕，周大年内力透过鞭梢，运劲一挥，呼的一声，软鞭有如蛟龙出海，倏然间脱出重围，刚好把如意那一剑拦住。

如意的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这家伙比英雄会上的那些什么寨主、掌门还要难斗得多！”周大年更吃惊不小，他有三十年以上的内家功力，凭着这条虬龙鞭也曾打遍大江南北，想不到今日碰到了劲敌，而这个劲敌却不过是个年纪轻轻的丫环！

这一来两人都不敢有些微轻敌，但如意为了要照顾李逸，却不免分了心神，激战中忽听得崔仲元一阵狂笑之声，如意扭头一看，但见李逸臂膊上一片血红，似乎是已中了敌人的一剑。如意叫道：“殿下别慌，我来啦！”飞身一纵，周大年如何肯放过她，长鞭一挥，鞭梢扫中了如意的脚踝，如意一跤摔倒，急忙一个鲤鱼打挺，翻了起来，周大年的长鞭，已似暴风骤雨般的袭到，如意被他困住，竟然脱不了身。

李逸叫道：“你小心应付敌人，我不碍事！”其实他中的那一剑正在左臂的“曲池穴”之处，一条手臂已是不能动弹。崔仲元一剑得手，攻得更猛，李逸运了一口真气，故意卖个破绽，让他欺近身来，猛地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剑光起处，如箭离弦，这一招败中求胜，精妙之极，只听得唰的一声，崔仲元的肩头，也中了一剑，李逸暗叫可惜，若是他内力充足，再深三寸，这一剑就可以把对方的琵琶骨刺穿！

李逸中了剧毒，全仗着一口真气，护着心头，这时也强运玄功，拚尽全力，一剑伤了敌人，本身亦已支持不住，忽地感到眼前一片模糊，一种麻痹的感觉，渐渐从左臂延及全身，不由得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。

崔仲元见此情形，心中大喜，疼痛也都忘了，哈哈大笑，又扑上来，交

手数招，李逸的小腹又中了一剑，被剑锋拉破了三寸来长的伤口，鲜血汩汩流出，他虽然极力咬牙忍着，也不禁哼出声来。

如意这时也正到了吃紧的关头，她的本领本来不弱于周大年，但心神一乱，却连连遭受险招，这时忽地听到李逸呻吟的声音，心头一震，周大年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长鞭一挥，倏地将她卷了起来！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周大年得意的笑声刚刚发出，忽听得如意也喝一声“着！”将手中的长剑化成了一道银虹，倏然间便脱手掷出！这一招是与敌偕亡的杀手绝招，非到最危险时候，决不轻易使用，周大年做梦也想不到敌人已被他的长鞭卷着，居然还有这一招杀手！他卷着敌人，顺着鞭势，往后一拉，接着再向前摔出，就在他刚刚要摔出的时候，猛见剑光一闪，冷不及防，就被剑锋穿过了他的咽喉！

周大年大叫一声，长鞭一甩，往后便倒，但这一甩乃是他毕生功力所聚，如意被他一甩，登时也晕倒地上，失了知觉！

激战中的李逸和崔仲元听得他们凄厉的叫声，心头一震，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，眼光一瞥，崔仲元见同伴丧命，固然是大大吃惊；李逸见如意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只道她也已活不成了，更是感到完全绝望！

崔仲元叫道：“你再不弃剑投降，就要跟他们一同走了！”李逸待他扑上前来，蓦地一声喝道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宝剑一挥，登时抖起了数十朵剑花，俨如黑夜繁星，殒落如雨，崔仲元一声惨叫，滚出了数丈之外！原来李逸趁这时机，早已运了一口真气，将内力透过剑尖，蓄劲待发，待崔仲元扑到，他突然间便展出杀手，这一招名力“银河星落”，正是峨嵋剑法中最精妙的一招，崔仲元也是在受伤之后，如何招架得了？一招之内，身上受了七处剑伤。

李逸这一剑刺出，耳中听得敌人凄厉的喊声，精神一松，登时感到地转天旋，眼睛发黑，全身麻痹，瘫在地上，一点气力也没有了。

过了片刻，只见崔仲元忽地蠕蠕而动，向着他慢慢的爬过来，原来他身中七剑，虽然伤得极重，却还未曾毙命！

崔仲元在地上慢慢移动，一寸一寸的向着李逸的方向爬来，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渐渐李逸可以听到他沉重的喘气的声息，感到他剑锋的寒意了！李逸感到了死亡的恐怖，心头一片苍凉，上官婉儿、武玄霜、他的儿子，一个一个影子从他心头掠过，他不是怕死，而是还不愿意死啊！

就在这刹那间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：“李逸，李逸！”李逸心头一震，“这是我的幻觉呢，还是她真的来了？”他正要挣扎着抬起头来，崔仲元忽地大叫一声，滚到他的跟前，一剑就向他心房扎去！

李逸眼睛发黑，心中叫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然而奇怪得很，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疼痛，也好像还有知觉，迷糊中隐隐感到一只温暖柔软的手掌轻轻的抚慰着他，面颊上感到露珠的清凉，这绝对不会是那个凶恶的敌人，呀，这不是作梦吧？他用力睁开了眼睛，陡然间发现一个白衣少女站在他的面前，他惊喜交集，叫了一声，由于心情过份的激动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这个少女正是武玄霜，她是回宫之后，听到宫女的报告，知道李逸已从地道出去，匆匆忙忙的赶来的，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她将崔仲元一脚踢开，救了李逸。李逸面颊上感到的清凉，正是她滴下来的泪水。

待到李逸恢复知觉的时候，已是回到了长孙泰的家中。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武玄霜坐在他的身边，正在用一方手绢拭泪。

李逸吸了口气，但觉胸口隐隐作闷，真气已是不能运转自如，他心头颤栗，然而他所盼望的人儿毕竟是在他的身边了，因此在死亡的恐怖中也感到了欢欣，他低声说道：“玄霜，多谢你又一次的救了我，我，我，唉——”武玄霜微笑道：“不要多说话，安心的静养吧。我这里有两颗碧灵丹，你过两个时辰服食一粒。”她掏出银瓶放在床前的几上，李逸感到一股暖意，好似电流般的通过他的全身，但他也感到了武玄霜的微笑，竟是异样的凄凉！

李逸仍然禁不住问道：“如意呢？”武玄霜道：“她没有死，我也将她救了。”李逸道：“请你代我向她道谢。”武玄霜道：“你不要再想旁的事情，听我的话，安心静养吧。”李逸凝望着她，好像心中悬挂着什么事情想问她的神气。武玄霜知他心意，柔声说道：“我都告诉你吧，让你放心。乱事已经过去了，婉儿和天后陛下都还活着。太子这两天就会回来，天后陛下已经下诏退位，让太子做皇帝了。江山已是交还给了你们李家，你应该可以满意了吧？”

武则天退位的消息，李逸若是在前几年听到，一定会欢喜得跳跃起来；现在听到，心情却反而更灰暗了。忽听得房门外有脚步声走来走去，武玄霜道：“长孙泰回来了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到宫中一趟，你安心静养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”

李逸挪动身躯，想倚着床柱，目送她的背影，忽地感到腹中阵阵剧痛，四肢亦已完全麻痹，力不从心，李逸心头一片寒冷，武玄霜的影子已经从他的眼帘消失了，唉，以后还可能再见到她吗？

李逸挣扎着抓到放在床前几上的那个银瓶，吞了一粒武玄霜送给的他的碧灵丹，痛苦是减轻了，但呼吸仍是未能舒畅，想运转真气。那更是不能了。原来太平公主骗他服下的那颗“解药”，是孔雀胆和鹤顶红两样最厉害的毒药合成的，又经过一场恶斗，精力消耗殆尽，虽然有碧灵丹，也不过仅能苟延残喘而长孙泰走了进来，他还未知道危机这样严重，李逸刚服卜了碧灵丹，气色甚好，长孙泰走到床前，说道：“听说你受了伤，我匆匆忙忙的赶回来，不太紧要吧？”李逸道：“还好。昨晚张柬之、桓彦范他们带兵入宫，你也有去吧？”

长孙泰叹口气道：“我是临时被李都尉招了去的。早知如此，我也不会去的。”李逸道：“怎么？”长孙泰道：“其实我们都并不是想反对天后陛下，只是想太子早日登基，可以消除武承嗣作乱的野心。”李逸道：“我明白你们的用心，武则天的年纪确实是太老了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就是为此，我们不想天后陛下太过操劳国事，希望她卸下担子，安享晚年。这番用心，其实还是为了敬爱她的。哪知她看到我们，伤心到极，我当时在张相国的身边，看见她将退位的诏书交给了张相国，双手颤抖，只说了几句话：“你们好自为之，但愿你们辅佐太子，治理国事，比我更好！”张相国眼中满是泪水，天后陛下不等他说话，就扶着婉儿回去了。听说她一回去立刻就病倒了！”

李逸道：“武则天一生掌惯大权，她是这样倔强的女人，当然不甘心被别人迫她放弃权力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当时我们也难过得很，但想到乱事或者可以因此防止，也还值得。”

李逸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次的乱事是过去了，以后的乱子恐怕会闹得更凶呢。”长孙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怎么？”李逸道：“武则天死后，太平公主更没有人管得住她了。她没有她母亲那份才干，却有她母亲那份野心，手段的毒辣，则还在她母亲之上。太子不会是她的对手的！”长孙泰也约略

知道太平公主的厉害，不禁大为焦急，搓手说道：“这怎么好？这怎么好？”

是呀，这怎么好？长孙泰焦急的声音也引起了李逸心弦的颤动，这时他才深刻的体会到武则天的心情，明白她为什么那样着急要求婉儿做她的媳妇了。

长孙泰用惶惑的眼光望着他，问道：”李兄，你想什么？”李逸低声说道：“我见到婉儿了。”长孙泰心头一震，他本来早就想问关于婉儿的事了，由于一连串的意外发生，直到现在才谈到她。

李逸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也见到了武则天了，她们两个人在一起。”长孙泰急忙问道：“婉儿怎么样？”李逸道，“她很可怜，嗯，也许不是可怜，而是一付沉重的担子，令她感到惶恐。”长孙泰喃喃自语道：“沉重的担子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李逸道：“不久你就会明白的。唉，我现在想透了，一个人总得舍弃些什么东西。说心里话，对婉儿的事情，我是不满意武则天的。但也许她看得比我们远些，她要婉儿跟着她的路走，对与不对，我可就不敢说了。但最少武则天也并不是完全为自己着想的。不论怎样倔强的人，有时也难免要让自己受到一些委屈，舍弃一些东西。泰兄，你明白了吧？”

长孙泰好像有点明白，再想一想，禁不住颤栗起来，他不敢再问下去了。李逸经过了一番激动，脸色又苍白起来。长孙泰道：“你歇一会吧，我给你端茶来，这是玄霜求御医开的方子。”

李逸心事如潮，暗暗叹息，过了一会，忽呼得脚步声响，李逸正在想道：“泰兄怎的这样快又来了？”抬头一望，忽然发现进来的是个女子，她是上官婉儿！

李逸失声叫道：“是你来了？”婉儿将一碗药茶放在几上，坐在他的床前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既然回来了，我怎能不来看你呢。你的伤好了点吗？”她眼光一瞥，忽然发现李逸枕边有一方手帕，满是泪痕，她认得这是武玄霜的东西，这刹那间，她的心头忽然感到非常沉重！

李逸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好得多了。”他不愿意说出真相，免得婉儿为他伤心。他知道若是说出了太平公主下毒的事情，婉儿一定会与她决裂的，当然也就不会嫁给太子了。太平公主在宫廷中有极大的势力，现在武则天又已病倒，婉儿没有支持，纵使有武玄霜帮他，也是斗不过公主的。而且他不愿为了自己，再引起什么变乱了。

这时他也注意到了婉儿的神情，心头一动，拿起了那方手帕道：“玄霜姐姐也来过了。这方手帕想必是她留下的，就托你带去交还她吧。”婉儿心乱如麻，凄然笑道：“不必了，还是你留着吧。我想她总会再来看你的。”

要知武玄霜虽然是对李逸一往情深，但因为她和婉儿情同姐妹，她自从和婉儿结识之后，便知道婉儿爱的也是李逸，因此她从不曾将自己的心事在婉儿跟前表露。不过，婉儿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日子久了，她也隐约猜到一些，如今见了这方满是泪痕的手帕，她更是完全明白了，“原来玄霜姐姐对李郎的刻骨相思，也是和我完全一样！”霎时间心乱如麻，想起玄霜对她的情意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李逸拉着她的手道：“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无憾，我这次得和你见面，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婉儿，你也不必伤心。月有圆缺，人有离合，世上的事情，本来不是样样都尽如人意的。”

婉儿紧紧握着他的手道：“只要你满意我也就满意了。”李逸何等聪明，

当然听得出她的话意，婉儿是为他和玄霜而祝福，想是她认为自己已经决定和玄霜结合了。李逸心中一阵酸痛，却不辩解，缓缓说道：“在十年前，我听到你做了武则天记室的消息，当时曾经很是悲伤，甚至还恨过你！现在我却是佩服你了。你有志气，有才华，本来应该做一番事业，武则天也是值得你替她效力的人。”婉儿微笑道：“你的看法也终于改变了。嗯，那你今后打算怎样？该留下来了吧？”李逸心中一阵剧痛：“我已将不久于人世了，哪里还谈得到将来？”但他极力压制着心底的悲伤，不让婉儿看出他病情的严重，提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现在太子即将复位，我的心愿已了。今后我将以闲云野鹤之身，在江湖上度过一生！”婉儿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玄霜姐姐曾对我说过，在乱事过后，等到天后陛下归天，她也将从此流浪江湖，不再顾问朝廷之事了。嗯，他们二人志同道合，能结为终身伴侣，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他们的欢乐也就是我的欢乐了。”婉儿此时心意已决，玄霜曾经为了她而想牺牲自己的幸福，如今她也愿为玄霜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了。

婉儿缓缓起立，凄然笑道：“天后陛下如今也是卧病在床，我要回去看她了。咱们今后恐怕未必可以再相见了，你、你好自保重吧！”她将李逸那张古琴移到儿上，调好琴弦，黯然悲歌：“可怜瑶台树，灼灼佳人姿，碧华映朱实，攀折青春时。岂不盛光宠，荣君白玉墀。但恨红芳歇，凋伤感所思。”歌既终，泪盈于睫，歇了一歇，琴声再起，继续歌道：“玄蝉号白露，兹岁已蹉跎，群物从大化，孤英将奈何？瑶台有青鸟，远食玉山禾。昆仑见玄凤，岂复虞云罗。”铮然声响，琴弦断了两根，婉儿推琴而起，背影冉冉而没。

婉儿弹的这两首歌辞，第一首是悲叹自己命运的不幸，本来以为可以在自己青春未消逝的时候，找得如意的配偶，同享荣华的（碧华映朱实，攀折青春时。岂不盛光宠，荣君白玉墀。），哪知一阵无情的风雨，摧残了正在盛开的花朵，剩下的便只有无可奈何的惆怅与悲哀（但恨红芳歇，凋伤感所思。）！第二首是羡慕李逸与武玄霜的远走高飞，四海逍遥，名山偕隐，从此不用忧虑人间的罗网，做一对称心如意的夫妻（瑶台有青乌，远食玉山禾。昆仑见玄凤，岂复虞云罗。）

余音袅袅，李逸却暗自泪咽心酸，想道：“婉儿，婉儿，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意啊！”转又想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她可以放开我而嫁太子了。”李逸之所以要瞒着病情，并由她误会，为的就是这个原因。他拭干眼泪，心头渐渐平静下来，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长孙泰守候病房外面，心中正自忐忑不安，忽见婉儿满脸都是泪痕，长孙泰吃了一惊，叫道。“婉儿，你怎么啦？”婉儿挥袖说道：“我要走啦，你进去看护他吧。嗯，你今后也不必入宫探望我了。你对我的好处，我会永远记得的！”

婉儿走了，长孙泰十几年的痴情眷恋，等到的就是这几句话，长孙泰心头绞痛。一片茫然，“啊，原来婉儿对李逸是这样情深！但她为什么如此伤心？是李逸说了些什么话令她心碎？”

长孙泰进入病房，见李逸神色安静，不似闹过什么风波，李逸说道：“泰兄，你精神好像不大好，连日劳累，你也该早点安歇了。我刚才吃了药，好了许多，你不必挂心。”长孙泰心想：“且待他病好之后，再问他吧。”

哪知过了一晚，李逸非但不见好转，反似越来越沉重了，长孙泰一早起床，便去探望他，只见他已在昏迷的状态之中，时不时发出模糊的谵语，好

像是在呼唤武玄霜的名字，又好像是在呼唤婉儿。

长孙泰大为震惊，想不到他的病情会突然间沉重如斯，他不能离开李逸，只好将个家丁唤来，差遣他去通知白元化，叫白元化赶快去找武玄霜来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得有鼓乐之声，从街外传来，那家丁说道：“宫中今天办喜事，大清早就有小黄门来通知了，说是要所有的大内侍卫，在午时之前，都到宫中报到，听候调遣，老爷，你自己不去么？”长孙泰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娶西宫娘娘？是哪一家的，你可知道？”那家丁悄声说道：“听说就是昨天来过这里的那位上官小姐！”

原来这是武则天的主意，她要在未死之前，看见婉儿成为她的媳妇。婉儿的正式封号是“昭容”，并非西宫，但因为武则天对她特别看重，迎亲时的仪仗礼节，都不过仅次于王后一等，所以小黄门往各处通报，就把她称作了“西宫娘娘”。婉儿昨天来见李逸，尚在踌躇，待到见了武玄霜的手帕，心意始决，回宫之后，便接受了武则天的封旨，第二天就办喜事，九城奏乐，内外同欢。

长孙泰听了家丁的报告，想起婉儿昨日的神情，方始恍然大悟，暗自伤心，他吩咐家丁道“我要照料病人，今天不能入宫了，你仍然照我的吩咐，拿这封信去见白大人，并请他代我向总管大人告假。”

遣走了家丁，长孙泰再去看望李逸，李逸也好似为外面的乐声所惊醒，双眸半启，问长孙泰道：“是谁家娶亲？鼓乐喧天，想必不是寻常百姓？”长孙泰忍着眼泪，摇了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李逸回光反照，神智忽然特别清醒起来，长孙泰悲痛的神情落在他的眼中，他凄然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？我可知道了！这样的收场不很好吗？婉儿的心中有你、有我，她也有她自己的路要走，你又何必伤心？”

李逸的声音渐渐低弱下来，说完了这一段话，已是气若游丝，长孙泰吓得手足无措，急忙抱着他的身子，在他的耳边唤道：“殿下！我已派人请玄霜来了，你等等她吧！”

忽听得武玄霜就在旁边说道：“让我来看看他。”原来武玄霜已经来了，长孙泰尚未知道。

李逸精神一振，抬起头来，只见武玄霜满面泪痕，柳眉深锁，李逸微笑道：“你哭什么，世上哪有百年不散的筵席？婉儿有了归宿，我已心安……”换了口气，再继续说道：”只有你的恩情，我尚未能报答，而且还要将身后的事情来麻烦你……”武玄霜咽下眼泪，紧握着他的手道：“你说吧！”李逸的脉象已经散乱，这时武玄霜也绝望了。

李逸断断续续的说道：“这，这把剑请你带给我的敏儿，他长大了，你带他回中国来！”武玄霜垂泪道：“我真不该叫你回来！”李逸道：“不，不！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回来后，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，但也看到了更多令人兴奋的事情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个人实在算不得什么，咱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！”声音突然又微弱下去，武玄霜凝神聆听，李逸说道：“我不放心的只有你，嗯，你的师兄，他、他，为人很好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便咽了气！

武玄霜心痛如割，反而哭不出来，她拿了李逸那把宝剑，心中说道：“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，你是生是死，我都对你一样！”她走出大门，后面方始传长孙泰的哭声。

物换星移人事改，李逸死后，匆匆又是一年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武则天传位给了儿子之后，不久就病死了，上官婉儿做了皇帝的“昭容”，太平公主

的势力越来越大，长孙泰升了一级，做到禁卫军的副都尉，只有武玄霜早已离开长安，不知去向。

天山的南高峰上，李逸的儿子在等着他的父亲回来，他已经是十几岁大的孩子了，比起以前更懂事得多，这一天他跟裴叔度在山前练剑，居然将一套很复杂的剑法使得中规中矩，裴叔度满怀欢喜，说道："要是你爹爹见了，不知道该多高兴呢！"

李希敏把剑一收，忽地问道："叔叔，我的爹爹怎么还未回来？他说过最多一年便回来的，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又三个月了。"裴叔度道："从长安到这里有几万里路，稍有阻误，便不能依期回来了。而且也许他还有旁的事情呢？"李希敏道："不，我爹爹从来不会骗我的……"话未说完，裴叔度忽地失声叫道："咦，那边有人来了！"他定睛一瞧，蓦然似触电一般，浑身发抖。

李希敏箭一般的射出去，叫道："爹爹！爹爹！呀，姑姑！"武玄霜白衣如雪，腰间悬着李逸那把宝剑，眼角有晶莹的泪珠。

李希敏扑进她的怀中，问道："姑姑，你果然没有忘记我！你在长安可见到我的爹爹么？咦，这把剑是我爹爹的！"武玄霜道："你爹爹么？他，他不回来了！"

李希敏睁大了眼睛，在他稚弱的心灵中，隐隐感到了不幸。武玄霜道："你爹爹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带你回中国去，你愿意跟我么？"李希敏"哇"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哽咽说道："姑姑，我听你的话！"

裴叔度低声说道："这真是料想不到，料想不到，师妹，你不留下来么？我，我也可以帮助你照料孩子！"他在伤心之中突然鼓起了勇气，说出了久已想说的话，心情似绷紧的弓弦，等待师妹的回答。只听得武玄霜颤声说道："师兄，多谢你的好意，我的心已经死了，今后我只有和这孩子相依为命了。我答应过他的父亲带他回去的，不想再麻烦你了。夏侯前辈呢？"裴叔度道："夏侯前辈往北天山找符不疑去了，他已传授了这孩子的内功心法。"武玄霜道："那么我只好等待将来见面的时候再向他道谢了。师兄，本门的剑法待你发扬光大，你，你善自珍重！"裴叔度失望伤心，心头冰冷，泪影模糊中，遥望武玄霜携着孩子，已去得远了，远了！正是：

人间无限伤心事，死别生离两不堪！